籌遼碩畫

二三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Kuo-li pei-p'ing
t'u-shu kuan shan-pên
Ts'ung-shu

AC 149 P3 v.49

Ear Engl
AC
95
.E5
K97

AC 149 .P3 V.49
107-208283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五　己未孟秋一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禮科給事中張國祥題遼左顛危可慮城中騷動堪憂謹陳一得之愚仰佐安攘之策伏祈
聖明採擇以遏夷氛以維泰運事職候
命旅邸目擊奴酋猖獗覆軍殺將邊城殘破人心惶惑感慨憤激思欲排闥叩閽披肝瀝膽者屢矣未及之戒輒復中止日者冊封之役徼
俞旨職得叨隨科臣之後稱言官矣而忍不吐衷

赤少盡臣子之心乎方今
皇上所宵旰而慮諸臣所吐握而圖者無如遼事
爲急矣職聞制敵之策首重選將
皇上俯順輿情拔熊廷弼爲經畧賜尚方之劒假
便宜之權寵賚優渥倚托重大卽古推轂授
鉞之風不過是矣廷弼感激恩遇度其入遼
之後必能倡明忠義以鼓三軍敵愾之氣宣
布恩威以收百姓渙散之心職可無容贅矣
惟是屢疏陳乞急于調兵而徵發在四方之

遠期會在歲月之久戎馬逼于臥榻干戈攢于眉峯欲汲遠水曷救近渴職謹借箸而籌條有切近五議仰塵

聖覽

一議城守遼左用兵之失如四路進勦職雖至愚于往歲初議勦時逆料其必敗何者國家承平日久文臣不習軍旅武將不諳韜畧九邊之所謂戰者不過以撲斫擣巢爲事非有逢對大敵能奇正相角變化無方者也以粗

猛之將將烏合之衆而欲其冐越險阻破强
酋而殲其種此必無之理也若夫憑城堅守
似亦今日之不難者而清河一陷開原再陷
俱寅來卯破甚哉邊將之無用一至此乎所
以然者豈在于兵馬不多糧餉不足哉由于
將不知兵不惟戰勝攻取機權謀畧一切闇
如并守城方畧想亦未嘗講習也今宜擇通
曉文義有機智者以爲謀士每人抄給武經
總要中所載守城方畧與名將守城事跡一

冊使修造演習排撥兵將晝夜乘城分番更
代常如對敵道臣不時親自查閱務令城堡
樓堞整飭堅完砲弩矢石放打精巧驗其疎
密勤惰以行奬戒賊以掩襲爲慣計我之偵
探嚴明則不得施矣賊以勾梯爲長技我之
砲弩精巧則無所用矣賊無十日之糧我能
固守旬日賊之伎倆窮矣
一議援兵城守之法固貴善守尤藉强援在我
有内外犄角之勢則氣自壯在賊首腹皆受

敵之患則志自懾遼將素稱勇敢慣戰者無
如賀世賢近得西兵散卒數千人并其原統
兵丁約有六千戰士雖以不戰戴罪當此人
心震蕩之時宜稍寬文網勿挫其志但恐獨
拍無聲仍令于遼將中選擇驍健六七人以
爲偏裨如遼將不足令世賢于西將中自舉
所知移咨調用强將精兵合爲一營賊烽一
傳令世賢統所部爲奇兵先發李如楨統大
衆爲正兵後繼隨處救應賊若收兵待戰且

宜固壘觀變不宜輕舉妄動賊若不顧攻城
宜挑選精銃一枝直衝其背再用二枝張左
右翼以分賊勢城中惟以步軍守城外援合
戰急以騎兵從中衝出内外夾擊正兵營與
城上軍放砲吶喊以助聲勢未有不能破賊
者也兵志曰兵無選鋒者北人知謝安談笑
破秦軍百萬而不知當時所恃者劉牢之等
六七人俱萬人敵部下皆精徤之兵號曰北
府軍故能摧鋒陷陣所向無前遼左若養成

此一營兵可以壯三韓之膽奪建奴之氣矣
一議策應遼陽爲河東腹心廣寧爲河西腹心
經撫二臣居中運籌之地宜屯宿重兵以壯
根本山海爲薊鎮咽喉近議添有總兵亦須
募健兵一萬馬步相兼團練精壯平時各守
信地若遇賊出河西總兵急提大兵一枝進
駐遼陽以聽調遣山海總兵急提大兵一枝
進駐廣寧薊鎮總兵急提大兵一枝進駐山
海以爲聲援以備緩急兵法有聲有實旌旗

鉦鼓烟火銃砲東西相望首尾相聞此兵之
聲也奴賊諜知重營疊疊絡繹不絕勢成率
然庶可伐其深入之謀折其長驅之銃西虜
聞之知我兵整暇有備無患要挾犯搶亦可
默消此兵之實也況東急可相連而東西急
亦可相連而西遼薊血脉貫通
陵京安枕無虞矣
一議賞罰邊鎮賞罰原有定式第此時急在城
守賞格罰條更宜增置申明往時重在首級

以一百二十級爲一大捷此時當以能守城十日攻打不下者筭一大捷等而上之一月可筭三大捷等而下之一日可筭十二級照賞一級賞銀五十兩俱犒勞軍士將惟紀功待擢以賊來賊退之日爲準援兵未到賞錄本城將士援兵既到主客共分賞錄若平時不設守備賊來棄城先遁者將卒無分首從一槩斬首不能固守而潰散者亦宜一體重治總之不進死于敵則退死于法決不可姑

息寛貸賞貴于信而不遺微賤罰貴于必而
不假親倖庻幾賞一人而三軍勸于勇罰一
人而三軍耻于怯用之守則固用之戰則勝
此鼓舞振作大機權所當亟爲申明者也
一議自强史臣論諸葛之治蜀曰國雖小以勤
儉富兵雖寡以節制强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權柄在手操縱由心遼雖彈丸地幅員廣有
千里生齒幾于百萬豈不可成富强之業雄
視諸邉威服夷虜而畏奴如虎奈天下笑何

昔李牧爲趙將居代鴈門匈奴入犯急先收
保客精簡練疑阻譏間畧不動搖卒能選强
兵十餘萬人破滅胡虜未嘗借一兵一騎于
別地也願遼左任事諸臣卧薪嘗膽奮發自
强蒐乘簡士屯田積穀期以數年蓄聚訓練
食足兵精除兇雪耻庶國威可振夷禍可消
不然者客兵日增費用日廣平定無期轉運
不已財匱食竭終歸于不可收拾耳以上五
議皆職一得之愚儻蒙

聖鑒勑諭諸臣悉心料理危遼庶有濟乎慨自各
邊狃欵貢之安忘綢繆之戒軍役私門餉肥
債帥行伍单虛武備衰弱匪獨一遼左爲然
上谷一再徵兵情實盡露舉一類推大畧可
覩應調者既非素練之卒招募者又皆不教
之民棄無辜生靈以膏鋒刃仁人所不忍驅
易潰白丁以捍強敵智士所不爲習武教戰
此時不可不汲汲矣李抱眞爲澤潞留後度
山東必變教民習射農隙校閱三年間不費

升斗得強卒二萬人由是澤潞步兵冠于諸
道各邊鎮省直督撫宜倣此法而行緩急之
間授以甲冑器械卽民卽兵勝于不教而用
者萬萬矣此亦今日亟務宜通行天下者也
從來危亡之患不成于人情所畏而成于人
情所忽秦竭力以備胡而匹夫呼于草澤隋
黷武以征遼而寇盜起于中原葢徵調紛紜
賦役繁重刑罰嚴急使閭閻囂然喪其樂生
之心而後偷旦夕之活以徼倖于必不可成

之事然俱爲奸雄憑藉之資歷代喪敗之源
念及于此而生民之休戚可不急爲軫念哉
先賢論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亾
也視民如土芥是其禍也我
國家太平二百餘年薄海之内生齒日煩衣食
維艱水旱不時饑饉歲有兼之礦稅遣使以
來血髓吮于虎狼之吻肝腦飽于狐鼠之腹
百姓巳窮愁無聊矣邇來官箴日壞吏治日
汚囊橐日充蓋藏日竭天降康年僅能糊口

猝逢荒歉十死一生識者方有土崩之患而
以遼左之役議加賦議招兵催科急于星火
追呼喧若雷震當此之時非親民守令加意
撫摩苦心區處而欲保民生之安難矣
○兵科給事中周希令題爲疆場失陷至極不修
廟筭因循屢敗仍故懇乞
聖明圖巳破之邊并圖未破之邊因巳見之患并
防未見之患乘此危形大爲振作勿更依違
用人以再誤苟且推諉以長禍事職聞制治

未亂未聞亂極反恬聞耻然後奮未聞不奮
不耻者今日危遼急着當首圖修復深謀决
發以爲九邊倡必不可内恬外嬉陽急陰緩
以爲目前計當思遼臣養虎二十年卒受其
啗以爲九邊戒必不可徒徵無用之兵盡剜
心頭之肉以奉一隅而爲根本累

廟堂之上當有一定之畫一定之法持之必堅
爲之可久中間機宜利害間不容髮當與上
下明白决斷不宜含糊無所短長有名同而

實異鎮靜與遲疑當辨也勢急則忙緩則已
非鎮靜矣機密與蒙蔽當辨也耳目壅塞內
外相冐非機密矣進守與退保當辨也棄城
以與賊多備以自弱內外之聲勢已絕東西
之聯結無關非進守矣有名異而實不同多
兵與練兵不侔也一可當百與百無一用異
矣徒募兵與專募死士不侔也千人自廢與
一夫先登異矣一槩限募之費與量材不限
募之費不侔也千金得士與萬口糜餉又異

矣凡此皆須立定脚跟開張耳目俾內外一心利鈍一轍乃克有濟今外只主多而不究無用之多言多何益如寛奠之戰一萬四千軍聞喊自墜坑中可謂多乎內只主少而不求有用之少言少何能如渾河之役近萬精銃雜之庸衆中人馬相軋勇怯盡斃又可謂能用少乎爲今日計乘奴酋暫歸急命勇練之將與道臣馳入開原嬰城死守更置一將于北關外一將于慶雲堡外以壯開原之勢

以荅金白之望以格西虜之聯而經畧移駐
瀋陽鐵嶺之間往來從中策應至鎮江不可
不備以牽朝鮮三岔河不可不宿重兵以防
邀截旅順口不可不置重臣以謀水兵奴酋
三路勝後多造大船設順江而下斷三岔則
河西絕掠岫巖則腹裏盡搶旅順則餉道塞
乘勝直抵天津則京師震卽守山海何益哉
且山海不足恃也陸有一片石鐵騎可通水
有近關一帶囊沙可渡惟急令薊鎮兵移廣

寧宣府兵移薊鎮大同兵繼之延綏兵又繼
之魚貫而進不患無救援更番迭出不患無
休息四鎮兵馬一應除額兵外另用一經戰
將官別募三千人爲一營朝夕訓練專備策
應有不當不備罪坐撫鎮庶幾朝聞夕發至
于眞保定河間諸路昌平易州三輔等地宜
屯宿重兵厚積訓練以備內外非常此所當
先事預立不可旦夕緩者也新經臣熊廷弼
氣槩有餘赤衷足監必不患其陽恢陰欵必

不患其卸肩委轡但願其愛行于威克之中則和于衆誠通于氣岸之表則和于朝天下事必衆人如一人乃克舉天下事必一人合衆人乃克成廟堂當事各拿出一片爲國眞心毋徒蓄齟齬于胸中共尋一條恢復長策毋徒委孤注于閫外別選一班軼材遍置畿輔左右以爲後手繼昔人所謂若無其害備之何傷至如京城建設敵樓教習火器此千百年之利何論救目前之急奴酋負板攻城

等技卽今人所謂洞子法此類甚多靖康如姚友仲輩皆一一有以應之若非奸民乘機內亂毆殺統帥更十日宋不亡矣此又所當深謀遠慮不可頃刻緩者也若往事雖云無追然來者于今可鑒一者不核鎮額遠征士馬兵既不求所長餉又茫無定筭

詔旨朝更夕易人無固志賞罰前遮後縱臣有易心二者擁旄之臣身不臨邊陲戍不列疆場調兵原以衛民而民反在外兵反在內廬野

者悉遭刼執收歛本爲保聚而民既苦入兵又畏出入壘者亦盡陷亡三者聚廢總有連雞之棲無統帥之馭居則彼此各不相習出則首尾必不相應平日既昧地形臨時又無犄角經臣外示虛矯滿腔全欲買虜中寔恇愯易置盡是私心駕馭全無謀斷並廢所宂可恨者專征在外半年不見訓練一卒但見一旦分兵四出折衝在内一籌不聞方畧指授但聞馬上差人趨戰及至王師挫傷大將

殞沒典刑既闕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效命者欲誅于既死逗遛者反旌以全師或粧夷户而釋囘增美或嗾屬國以混功緩罪朝廷每爲模稜未嘗究勘曲直尚不思修復棄城揀擇屯練惟務征發益師不顧中乾外竭調者不赴來者中潰强驅而前守亦不能以臣思之多所未解夫以不能制酋于未亂之舊撫作制酋于已亂之經畧置人已非況今日期殺奴定亂之新鎮臣卽前日養奴成亂之

舊總兵遺將益誤事巳至是乃始尋前此曲突徙薪之按臣頂今日焦頭爛額之敗着亦巳晚矣又况殺其戰者留其不戰者廷弼即才亦難手搏即去一如栢用一如楨名實何以殊或有別措非職所喻即如李向日之何以去何以死公文塘報朝廷不問至于如楨即使可用亦宜削其冐銜降以副戎一以激勵立功爲他日賞勞之地一以完五年軍政全朝廷幽黜之體何至使制臣不敢窺面孔

經臣不堪聞聲勢哉且奴酋此舉九邊觀望盡取諸道生兵制一方死命全遼無實用各鎮盡虛空設使素囊哄邉不貢吉能憤降報復又將調之何方耶又使虎墩兎憨諸酋毀盟以萬騎張疑于岫巖千山之左則遼陽絕援再以三千騎圍折木城則海州斷救薊門之石塘路大水峪亓建口去陵三十里去都八十里而近戎馬一呼頃刻立至又將調之何方耶山後既叛住牧之酋生齒頻而外向

獨石往來日市之夷虛實熟而內窺黃花鎮古北口常河川入犯又將調之何方耶職愚謂宜廷擇幹臣分遣閱視即以舉廢爲其殿最查究虧額清限占役練土著以省堡兵併堡兵歸營伍以合軍勢凡要地適中須議各駐重兵互相救援奏報欺隱并誅大吏節鎮推諉罪坐總督期以三年士振臣勵如其不然功罪一體此職愚所謂當因已破之邊并圖未破之邊者也况遼左之危如纍卵士馬

錢糧一擲無遺監軍贊畫並相混蔽嫚書何
事縱容與奴傳簡叅謀何官展轉爲李護法
尚可泄泄不急遣一閱視之臣耶邉戍既弛
禁旅一空雖有四方之師無救一朝之患不
記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
衛無誰何之人耶設使有如俺荅黄台吉寇
宣薊逼通州
陛下大同兵能卽以三萬三千至乎保定河間山
西諸路能卽以五萬五千至乎分遣營兵屯

城内外能不懼見虜泣不敢出乎闕廂把棍能陰勒部署不至乘勢作逆如庚戌時事乎素無紀律動輒鼓譟能保不詭遼陽軍椎髻刼掠乎職因有以知今日之未易辦矣設若有曹欽輩怨望懷異稱兵内向能即有馬昂孫鏜帥師赴陜之軍可濟緩急乎又設若有哨聚無賴如劉大葉七輩屠劉郡縣梗塞道途朝廷能卽命都御史帥師往討更將徐恭合力平寇乎職又有以知今日之未易辦矣

職愚謂宜京營建一大將務使中權力勝毋致如往者徒藉其玩繼者惟幸其弭乘此備外爲名勿露機括于下凡所以處之用之之方陰消而潛萃之不惟作居重馭輕之氣勢兼亦存南北相制之軍情其要不須盡捜另補徒生事端即就選鋒立營內外分頭訓練畧如向巡視之臣所條日操之法訓練既成令得各自收徒但驗精否寡衆因授隊伍總把不過數月百可敎千千可敎萬爲之以漸

持之以久弱者將自强占者將自格此臣愚
所謂當因已見之患併防未見之患者也況
鐵瀋屢警秋防正殷試看新將履任之初似
欲預爲虛張堵截之地及至失陷全無哨探
慣套至死不破公然視朝無人尚不急下樞
垣印信看詳叅駁之臣耶若夫募多兵而舍
訓練募游手而舍死士冲鋒無人全軍定潰
但使千人得百人千人强矣萬人得千人萬
人强矣若廣之香山東海之勞山閩之北港

江南之孟河枹鼓連檣揭竿蔽谷世有宗澤安所不得大盜而用之乃至材官必分等第等第不分則勇者爲怯者所累怯者多勇者之費必熟察校閱明辨其優劣之科便作鋒隊之別課責有度衣糧各異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自無觖望之釁匪徒強兵亦兼節費餉必請留天下見徵之稅期事平乃已此外民馬無用可折物料本色可折盔甲弓箭弦條無用可折屯田當講開鑄

當講廣寧路河當復高坪一帶秋草當採屢年不補兵馬缺餉當查鎮江原儲開河及各處備倭餘銀當查淮安歲儲河防當查奴酋歲賞兩年華數當查天下稅契羨餘協濟節省當查儻兵息無期亦惟此可繼如一旦加派無已後來無法可增事苦則慮易兵久則變生職之愚誠實懼于此諸將之中既智勇可倚方畧曾施何不即以建壇而必抑之叅副其人誠足除兇靖難亦何必盡取于將家

平等以職料之誠能修復鎮城屯戍耕守兵
練士飽斥堠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
困拆但令臣子勿以凌駕先沉毅勿以虛恢
先實效朝廷宜懲前姑息重申賞罰乞詰罔
上之輩流便作振軍之題目當時失事非一
人而維翰值其窮逮維翰當并論維翰所由
以舉者此亦可爲後日保任連坐之法矣今
日耳敗非一事而楊鎬總其竄逮楊鎬當并
論楊鎬所恃以誤者此亦可爲今日耳食用

人之戒矣他如勘報不實者斥謀賛不堪者
斥無才無膽徒黠邉道者斥即別用一番救
焚拯溺之人亦須有左提右挈之助但須嚴
立責成必使便宜處置畧倣藩鎮故事庶幾
人自爲守職再反復思維喫緊尤在謀斷但
請反觀便知眞實若使李氏向以棄地合門
掌戮遼陽豈不復置帥又使奴酋眞以厭兵
一旦求欵河東豈卽可罷師事勢甚明無容
再計若使有活監軍無死監軍何以明臣節

有縮頭將軍無斷頭將軍何以稱士氣卽宜從恕用人豈可槩置勿論中間有料敵在先功過不掩有首通奴酋與夫罪狀較著者畧舉數端可以數見如前時建議運海之用懋卽今日宜起登萊之廢官如今日規避開原之國用猶當時憂患立畧之能臣若黨緣逃察敗露以去之養粹正受奴重賄誘質假子之罪魁此所當重處彼不妨錄用至于開原潰敗致殲道府之馬林豈非平日縱兵與僉

臣有隙之懦將況從來未有設防在外賊已
入城而擺塘不知者卽服毒不盡其辜營起
遼左恇怯賴病之秉忠豈非延綏坐視不救
弘謨之罪鎮況從來未有武弁告病奉
旨稱是而獎率以去者卽追論不孚其罪處處棄
地人人輕法雖得經撫二臣亦復孤危再有
劉杜兩帥無由奮激諸般舉動盡宜易轍論
及至此則經臣必當沉機計遠撫臣必當協
衆盡慮督臣必當攬馭去蔽樞臣必當察斷

綜覈輔臣必當從擬一票擔當切責俱不容
汶汶明矣然外議藉藉咸疑奴書入而左右
之布散必工如楨出而扛運之打點更著此
事固未足信近來礙滯頗似有因
陛下宜思就中用兵存亡在呼吸間或假本兵以
便宜令得自爲展布或除授奏報朝上夕下
任專責重稍有差池即行速治庶幾惟斷乃
成職等待罪該科耳目所及有如前貪怯欺
罔之將帥因仍扶同之大臣不敢不據實糾

叅以明職守苟有利于國家卽捐糜所不惜

也職不勝寒心披瀝延頸願望之至

○工科給事中范濟世題爲危遼事尚可爲懇乞

聖明自爲社稷計亟

勑兵部火速調兵遣將以救遼左以保國家事以

今觀于遼事亦旣岌岌乎不可爲矣以攻則

我之堅城立下以戰則我之片甲不歸不惟

遼東成破竹之勢卽

神京亦有纍卵之危所幸酋不長驅猶得有片

時之安得以效燕雀處堂之樂然要之建酋斷斷乎必長驅無疑也可遂束手聽之乎回視我師未征進之時兵幾何將幾何尚欲犁庭掃穴擒奴酋以獻

闕下今雖大敗喪亡士卒不過四五萬人耳然以國家全盛之時視亡此四五萬人何足爲損以四海之廣九邊之衆卽補此四五萬人亦何足爲難此亦非不治之病必不可成人之局也何至垂首喪氣束手無策置遼東若

不顧忍以國家僥倖也則大臣不忠於
皇上不任事不任怨之過非國家物力不足以制
奴酋也大敗于今四月有餘逐日言招兵言
徵調曾有兵若干將幾人出關者乎何怪開
原之復陷也今若不急為救援則遼陽廣寧
亦開原之續耳其何能立焉然非調邊兵精
銃必無救于遼左之危亡非速調邊兵精銃
亦無益于遼左之緩急今九邊雖云空虛每
邊五七萬人亦或有之每邊或三千或五千

量其程限計其時日咨文某日可到兵限某日起身違三日則逮其撫臣又量其起身之日某日可以出關或途路稽遲或軍士老弱則斬其將領凡兵士所過之處過府則府官出而犒之遇省則方伯出而犒之過京師則遣大臣犒其士卒勞其將帥如此則人有奮心廉可作其敵愾之氣于以固圉却賊何難之有至恐九邊空虛則招土著實之薊邊鄙之民皆雄健善鬭即青衿之士耕夫餉婦皆

能荷戈持弓矢彼其膽氣力量與達虜相當
予以厚糈自有應者若餉無所出者大內金
錢既堅不可問必欲請
皇上發之必致悞事而搜括之說如鏡花水月望
之似有取之實難即有亦豆汁蠅脂所濟幾
何不若仍泒之地畝中兵部之馬價工部之
器械咸于此取足焉前每畝三分三釐再加
三釐三毫尚不至七釐以粟易之不過二三
升豐歉時之所有每畝只作少收二三升亦

未爲不可百畝之家即朋友有急亦用銀三
五錢相周況國家有難事關
宗社禍及身家即耴此此亦非過者何至遂疲敝海
內而爲此緦緦過計也今計不出此悠悠忽
忽今日議兵明日議餉日復一日畢竟餉無
所措手兵亦歸于烏有兩部互相推諉各言
職掌不至于誤國家之事不已矣或又有人
謂奴無大志不敢出巢者今已黃袍加體改
元稱朕彼必不肯株守建州一片地作猢猻

王也明甚況奴酋部下多南人旣巳犯順前有富貴之望後有性命之憂必不肯罷手以待天朝之誅夷又明甚或又見奴屠戮開原以爲猶達虜搶掠之常態不足介意不知此正奴酋之狠謀長驅之石畫也葢計彼精兵不過七八萬人使得一城撫一城須用兵守之大城須兵三五千小城亦用三五百計遼東數十城彼之兵僅足以守之以之進攻則兵力殫矣今得城卽屠之使鷄犬不留彼置

之若不顧我居之實不能開原不爲明驗乎酋去二三日尚無人敢至其地者有城郭宮室人民尚不能守今城郭夷矣宮室毀矣人民盡矣非兵力數倍于前不能戍守使遼陽廣寧處處如此則二三千里之地虛無人烟胡騎縱横于其間我能復居其地否我能復出山海關一步否彼捲則歸巢我不能追出則抵山海薄都城我不能當再結連粆花驅使北關日蹂踐于郊圻之間不知諸臣何策

以禦之也而都城可閉門而守乎
皇上可安枕而臥乎即九邊無恙于國家又何益
也本兵有言我竭力爲之不能則去之再不
然則死之夫去可也死可也如
宗社何如
皇上何伎倆如此焉得不誤國家伏乞
皇上念諸臣原不可倚重自爲社稷計速下
嚴旨令兵部酌調各邊精兵二三萬鞍馬器械俱
要堅利刻期出關聽經畧調度庶幾有濟若

再遲緩至事不可爲即日耴人而戮之亦何
益于成敗之數乎此今日萬萬不可頃刻緩
者也抑職猶有説焉宣府鼓譟撫臣既拿有
首惡矣久在囹圄恐反側生心斃于杖下亦
無以示懲今合速請
明旨梟示二三人傳首九邊併梟撫道抗
命違慢之罪于以風勵邊塞庶人心警惕其于調
兵遣將亦一助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危在旦夕保守宜

爲亟圖乞
勑彼中諸臣固結人心以守孤城振作士氣以遏
夷鋒庶幾全遼可保事竊惟今之譚遼事者
率稱兵餉矣然餉屬臣部不足者臣任其咎
若餉足矣而保守不固徒糜多餉則臣部似
宜有言而況當危急存亡之秋可無拯溺救
焚之圖哉請竟言之葢奴酋蓄謀已久我中
疎防已極此往事無論已獨是撫順等處既
失而我尚爲處堂之燕清河等處又失而我

不爲補牢之謀以至四路進兵一敗塗地舉士馬錢糧衣甲器械鉅萬之積一擲如掃至今開原不覺失陷而瀋陽鐵嶺懼不保遼陽鎭城懼有失奴成破竹之勢我有纍卵之危越河西而山海直抵京師此勢所必至亦衆所深憂者然而守在封疆者宜圖自强夫有衆十萬而一城不能守署道者所司何事二將提兵逾萬置城不顧乃合兵于城外又不能應敵是二將棄開原也奴酋不動聲色取

之如寄我則使然開原既失瀋鐵遼陽自宜固守以圖恢復而守之道無他惟以忠義鼓人心以恩信聯衆志使人自爲守家自爲防如孟子所云效死勿去則庶幾危城可保若兵部之疏謂民心堅固皆爲干城按臣之疏謂併力死守各衛身家此皆目前切要之圖而部疏又謂晉陽之圍沉竈產蛙睢陽之困羅雀掘鼠而民俱無叛志此皆古昔可倣之規也夫今之人心不異于古何古之臨難有

堅城今之有事卽潰敗則以古倡率有道今聯屬無法古昔勤勵自作金湯今人偷惰自失保障耳且凡我黎庶孰肯舍身家而就流離棄中華而趨腥羶然而聞風奔潰則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所宜亟圖者一也至于遼兵舊額九萬餘歲費餉銀共七十餘萬自昨年喪敗不聞整搠舊兵臣部因敗查餉逾年不報此舊兵不必言矣新兵出征敗衂按臣報餘兵尚有四萬二千餘名近日川兵又

到一萬五百餘名遼東巡撫又召一萬四千
餘名暨新開原道所招兵三千餘名則新兵
見在七八萬餘也甘肅地方三千里兵馬止
五萬可戰可守無俟旁求此臣昔年閱視所
親見近時撫臣之疏有確據者遼左新兵七
萬餘尚苦無兵舊兵九萬未知何在臣切惑
之夫新舊兵十六七萬豈無堪用者就中挑
選即十得二三亦可得精兵數萬分布要害
時常訓練上馬者備戰征次馬者充防守賊

來能當其鋒賊去能擊其歸此外調兵有至再爲附益則兵不患寡又屬有用聊固吾圉或者在此古稱三千一心可當十萬道固然哉所宜亟圖者二也夫人心固則無土崩瓦解之患兵力齊則無敗北輿屍之凶此皆切實之事目下卽可爲不必姑待明日就近卽可行無俟馳鶩于遠舍此二端別爲他圖終是落後一着無救目前危亡卽今日盼調兵明日覬援遼恐兵未至而遼已難保兵旣至

而遼巳先失所謂西江之水難蘇涸轍之魚
嗟何及矣若臣部接遼之餉除巳發過三百
五十萬外今又付經畧十萬借與兵部二十
萬解督餉侍郎二十萬新餉司近又取三十
萬巳發過十萬則餉之所發亦不爲少臣部
處餉似亦不誤此後兵部調兵但有兵若干
即供餉若干分毫不敢推諉惟是亟簡見在
之兵以待征調之至是臣所爲夙夜于遼者
若遼東舊兵九萬見在何所喪失若干存餉

若干此當再行督撫查明而此新餉三百五
十萬餉兵止用一百萬餘二百萬俱充別用
亦當併行經畧查明此皆兵餉之大關係社
稷之安危者臣故揭而入告如此伏乞
聖明裁察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爲東西虜警日甚援兵出
關無期伏乞廷議兵餉亟救危疆以固人心
事竊惟自建賊攻陷開原該臣疏請新經畧
熊廷弼先帶就近兵馬三萬餘即時出關救

援仍乞在廷諸臣速議救遼之策已荷
聖覽矣續于七月初三月據鎮守李如楨塘報據
丁字泊守堡差夜不收口報西虜達賊從石
家堡北空入犯圍住鮑家崗墩臺本鎮聞報
即提兵馳援至汎河城據丁字泊撥夜口報
達虜已將鮑家崗墩臺攻破當即出境本月
初七日據清河遊擊禀報回鄉崔志復等稱
奴酋兵馬攻陷開原至今未曾回巢傳家下
部落達子運送乾糧炒米老營俱在新寨子

住牧等因本日又據正安遊擊報稱已領營
頭兒額伯華太大小十个頭腦帶領精兵二
三萬并盔甲鉤梯會合粆花明説講賞不依
不知犯搶那地方等情同日又據錦州遊擊
報稱哈喇慶營聚達賊二萬已到大紅螺山
不知犯那地方等因到臣爲照開原失陷以
後鐵瀋震蕩遼陽阽危臣先疏請發近兵三
萬者葢非此不足以救燃眉特爲固守遼城
計耳乃旬日以來新推經畧幸荷

俞旨而議兵議餉尚無定數合東西夷虜狺然競
起且經畧渡關諸夷觀望在馬隨帶兵馬非
三萬不足壯遼陽金湯之固非三萬不足遏
狡夷豕突之鋒非三萬不足寢夷虜交訌之
謀非就近徵調不足解危鎮倒懸之厄目前
緊着斷非三萬兵馬刻日馳援不可也至經
臣建牙以後必亟議恢復開原聯合金白以
間東西合勢沿邊要害必屯以重兵相機戰
守非再得兵馬數萬星羅棊布而東西一帶

邊疆處處當防恐兵分而勢微也不然徵發不早单弱難支疆場干係重大咎不獨在邊臣矣是在樞臣加意徵調或就近召募安左臂而固薊門端在于此臣不能不于樞臣有專望也至師行糧從必本折相參督餉業有專命轉登萊及截漕以實三韓矣其折色除有撫臣條議地畝加派二百餘萬原爲供遼軍興之用外大司農宜多方設處如環無端以壯三軍氣膽不然軍興不繼脫巾一呼患

不獨在外而在內矣持籌畫以濟軍興臣不能不于司農有厚望也兵馬芻糧餉足經畧帷幄圖度以戰必勝守必固矣有不褫醜虜之魄而奪其氣者臣不信也伏乞

皇上速下戶兵二部再加覆議亟先發兵三萬跟隨經畧出關以救燃眉速議添足兵數以資戰守本折參半相時轉輸庶河東垂危而復安人心幾散而復聚全遼再造

宗社寧謐在此舉矣

○禮科給事中蔡思充題爲
聖心轉動有機及時修攘惟斷乞大奮乾綱立決
賞罰易危爲安事竊見建酋以幺麼屬夷悍
然犯順攻掠殺擄開原清河數大城一望無
烟稱號改元蠶食未歇凡抱國憤莫不以振
勵之權望我
皇上玆者特允經畧熊重加寵遇一時臣民皆仰
皇上英明神武不忘東顧惟是朝廷之爵賞刑威
嘗狃後時而臣僚之推諉拘攣鮮效將順自

索神氣招侮外夷職請直言而無諱焉自奴
酋以七宗夷語侮慢
天朝未有聲其罪而責之者誠
明詔天下數此奴世受豢養之恩及目前侵陷之
辱期必殲此而後朝食赫赫
王言義士必發憤于同仇奴虜或知罪而悚息則
聲罪一詔安可後也閣臣方從哲其病苦困
頓之狀情見乎詞使早補三四員參畫商確
必不至孤陋寡謀今事勢至此豈容再悞則

特簡委任何可後也經畧熊廷弼直至開原
陷沒而後用倉皇出關急遽何暇綢繆空拳
豈能退虜況巴領等酋臨關挾賞東西設防
兵力愈分望應援如捄焚宜令各鎮刻期挑
選毋以弱卒撞塞毋以畫地挨延坐此者以
遲悞之罪罪之如以各邊空虛何妨隨發隨
補則差官督催何可後也五城九門之差原
以奸棍溷雜非臺臣一意廵視未免疎虞今
遼陽報獲奸細種種有據奴寃狡譎所部又

多漢人豈不能潛伏京師乘機內應則允用
數差何可後也自李維翰從容聽勘于是有
靦顏幾幸之楊鎬退縮偷生之李如栢棄城
逃命之鄭之范中外憤懣欲食其肉而一則
曰候勘一則曰候勘諸臣舌焦筆禿曾不能
動其毫毛是使貪緣有權蹙國無罪誰肯捨
萬死一生之身保此疆土則逮正典刑何可
後也此數者天下皆知其不可已
皇上亦自知其不可已與其需之事窮勢極之後

曷若風行雷勵不逾時而决乎抑職猶有說焉汲黯一小臣耳矯節發粟千石匙爲美談今郡國搜括不遺餘力獨不有蘇杭之織造額解之金花可暫支借用事定補還者獨不可先發後聞以身待命者計臣肩任盈詘不難辦此也顏眞卿一郡首耳猶能藉丁壯數千悍遏强胡今職同官官應震條陳疏內有廢弁自募家丁一款誠爲急着獨不有家貧俸薄不能召募者又不有草澤豪傑不肯俛

首聽募者宜合在朝臣工舉其所知備開某官舉某人各送兵部行彼中撫按起送道府州縣訪有智勇超群堪爲將帥者給以馬票赴部聽用而又嚴比試之法重妄舉之罰舉得其人主者送吏部紀錄加以優擢否則罰俸此皆可以題知徑行不必一一煩瀆者向使招兵之使權宜四出則條緒已可觀抑使李懷信既推促令前來沿途候

旨亦不至杳然三千里外也此則樞臣之責也昔

淮西之役裴度請行金城之役趙充國請行
當日因而用之竟奏成功今詞臣徐光啓不
辭艱險慷慨任事而當路者未免紙上視之
此危急何等時苟非熟計胸中必不敢以國
事爲戲以身爲嘗朝廷何難破格優用攄其
素抱至部寺之有奇畧者勿泥序遷以展長
才京卿之負才品者勿輕遠轉以備緩急此
則銓臣之責也總之玩愒成風凌夷太甚賊
來則張皇賊去則息緩分曹則各爭職掌分

地則各執疆場苟不急為振刷將至悠悠不
可收拾伏惟
皇上念遼仰關
宗社猶豫必至燃眉早頒
明詔以鼓人心早補閣員允巡視以效勵勤嚴催
近鎮應援之兵使經臣得以措手亟逮悞國
數輩使奸回不至效尤
諭二三大臣殫力擔當同心共濟毋拘常習故坐
失機事徒以屢請不應委之

皇上庡轉因循爲交儆內修既固神氣益張區區
醜虜不足平矣
○兵部尚書黄嘉善題爲援兵時刻難緩期會申
戒當嚴謹計程定限仰請
聖裁事職方淸吏司案呈查得遼左危迫亟須救
援本部前後催調各鎭未發兵共二萬三千
五百名相應立限督催案呈到部爲照援遼
之兵曰調曰募兩法止矣而調尤便于募者
葢謂尺伍具存按圖可以索駿訓練有素熟

路可以駕輕甲馬器械不煩猝辦而宿舂可以戒途故臣部先後議調薊鎮眞保宣大山西延寧甘固山東河南及祁魯二家與各將官家丁赴遼應援除已發已出關外未發者尚該二萬三千五百名夫奴酋之難憂及君父敵愾諒有同心各鎮視之鬬在鄉鄰痛癢終不着體空虛藉口誰修急難之矛觀望成風孰樹先登之幟此乃嚮者劉孔胤所爲以逗遛蒙誅之覆轍也至若額兵各官或鈐束

無法或騷擾是聞徒咨河上逍遙不顧軍中緩急如浙之彭天翔楚之田萬年劉廷藩者豈少哉按途立限之法誠不可不預飭也除薊保二鎮總督臣所轄移此應彼如左右手相護自當刻期調發隨經略出關不俟勅限外其宣府大同山西距遼稍近議日行八十里寧夏固原山東河南祁魯二家各將官距遼稍遠議日行六十里各以咨到半月後爲起程日期定限抵山海關各督撫先咨報

部本部按日查考如各鎮執留不發延緩違
期與領兵各官沿途濡滯賣放騷擾者聽臣
部與科道衙門指名叅究庶事有責成而兵
無後至遼左危亡之急或可救于萬一耳

○兵科給事中周希令題爲敬陳兵食急計可以
救燃眉可以繼後手可以不專累九邉可以
不盡掘根本仰祈
聖鑒以備採擇事竊計開原再陷遼左孔棘此時
豈惟智者獻謀勇者獻力即婦人女子亦當

礪刀劒紉衣甲以洗腥膻之辱而兵食二議舉朝言之詳矣顧兵調之近邊爲救急耳如今日十方寺堡之尅必不得已也至若奴騎内躙諸虜蠢動邊卒空虚倘九邊復有不逞誰任其咎兵曹四出分募無論緩不濟事卽得烏合之衆器械全無未經訓練漫無紀律豈便可驅之赴敵莫若抽班一策除邊兵已徵赴遼者免抽外其餘請無問邊腹凡一撫鎭所轄之下卒萬人者必有將領數十員豈

無三五智勇自效之輩即當假之事權委其
挑各營精銳十分之二必揀敢勇當先者令
隨帶火器兵輩倍其安家行糧計地刻期勒
限本官督率赴遼如有家丁儘其隨帶仍與
行糧其本地定伍即時募補以備抽番之用
則兩京各省數萬之師不出三月次第可集
葢此輩衣甲全備練習日久休養有素況十
中抽二上易爲力糗糧豐溢下亦甘心且今
年正值武試當必有豪傑鱗集請無拘定三

科爲例速行各省直自一科以上與凡習武
軍民有異技可效者統令赴京另設材官奇
畧兩科寛其文藝廣其解額果堪效用專命
省部兩臣提督試習便以四方募至新兵分
屬之就令畿輔地方訓練整頓内可護衛
神京外可更番迭出倘東事未寧比照班軍事
例來年照數挑選便屬齎捧三司監督前來
換班庶勞逸均而人不畏難矣又虜之數入
數利者獨其性敢戰不畏死耳我亦必有不

畏死之兵以制之其能戰不即死者又獨其馬上爲家長箭短刀甚熟習耳我亦必有熟習于兵之兵以制之則無如川湖及貴州水西之土兵也其人筋骨嗜好皆與人異利刃勍弓以爲佩帶射生歷險以爲耕作穿耳刖足以爲法斷頭貫胸以爲常每有戰陣勝則不盡敵不休衂則不報仇不捨以土兵性習與虜無異也然前日所調每不來來或中途而逸其故有二一則未檄本省宣撫自行押

解而以有司外衞軍官與之素非統轄旣無
所畏而文法尅減之弊又非所樂一則耳數
甚少一寨中勾耳數人彼見同伴稀单膽氣
不壯聊以畸零脆弱者凑數又强半至漢人
地方沿途舟子輿夫丐見涙應之若令各土
司官親領夷兵前來則不患不多人多人不
患戰氣不倍在四川播州可得二萬酉陽石
柱可得一萬湖廣永順可得四萬近日水西
永寧相搆何不使其立功自贖在水西可得

三萬永寧殘破或得近萬必兩調以息其忿令異行以防其爭合之不止十萬目前得一
嚴旨催取遠不過四閱月近不過二閱月可陸續至矣誠得十萬可當烏合之二十萬以七萬發遼陽以三分置山海廣寧等處单以一將統之虜來則戰去則守人心不至倉皇然後待召募兵到訓練而用之再議攻取可也或曰虜與土兵馬步不相當不知土兵習用長鎗鎗鋒所及十步之外馬可刺也虜去馬卽

三不當此兵之一且其技不過刀箭中國所長者尚多特未得用之之人耳若募兵有三難其初得之難其既練之難竟後散之難有此三難非歲月計之不能若徵土兵則只須一檄之力得之不難但得真正土兵用之不難事平本管押回不過費犒賞而已無加地進爵之例無結聚不解之患散之又不難獨有一難則安家行糧彼中一時難措若必待文移往返又稽遲矣當此危時普天臣子俱

當如坐漏處焚之下或責成撫按于彼處正
解錢糧內那借若干即作正支銷查照當日
征倭原例或遣兵部司官將召募銀數開支
若干到襄陽南陽等處接濟催儹上道無不
可者至于餉內裕勢如轉石田賦時難卒辦
金花稅銀可以乞留宗祿官俸數亦有限竊
意尚有各州縣積貯倉穀雖多寡不齊大都
粟紅糜爛徒壯鼠雀何療民饑莫若檄令各
藩司速將諸屬冊報倉穀除見報災荒處全

留聽賑外餘各存半防饑割半濟邊截長補
短每邑可得千石均其貴賤易銀充餉則數
十萬軍資可傳檄至也此外尚有各撫按存
貯贖鍰及藩司運司老庫餘銀并淮浙鹽院
未動各屬鹽船小票銀兩又如各省直扣存
兵餉還官入官贓銀沿海之塘夫修河之米
折均屬緩需積之無用試一清理數十萬可
立致也惟急藉計郎一䟽題知統之餉部傳
檄督促紀覈其怠緩觀望者請得以考功律

之則不勞而餉集矣職自有東事以來日夜與諸臣講求方畧如前抽班救急變穀濟邊二策則與教授喬拱璧往來參酌至再川貴湖廣藺水土兵一着則令檢討王應熊相與蚤夜建議者也拱璧曾爲縣令孰知撫鎮營兵事理及州縣積穀數目言當不妄若應熊生長蜀中習見土兵伎倆非漫語者此其說視募外兵之不必即得得亦不必即可戰守視調京兵之不必即練練亦不必即能捷速

相去萬萬也謂宜

勑下當事諸臣商確施行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募兵邊鎮以禆實用以救危遼事爲照援遼之兵抽調不足繼以召募建議者有謂內地之民或怯不應募或募不堪用時日躭延無當緩急除四省差官募兵外臣採之輿論叅以虜見非另募于宣大山西延寧固昌等鎮不可盖其生長與虜爲鄰則膽氣多壯耳目與軍相習則訓練易精

䭾使馬不膘壯甲不堅完器不銛利與空手同儻猶關領于內庫取給于兌買又不無掣肘搪塞誤事反多今議于大同募兵五千名延綏募兵五千名宣府募兵二千名山西募兵二千名寧夏募兵二千名固原募兵二千名昌平募兵二千名以上共募二萬名每兵一名安家馬匹盔甲器械衣裝等項各從寬議給銀二十五兩計兵二萬該銀五十萬兩先于戶部湊發臣部查照募兵數目差官分

解各巡撫其招募訓練盔甲馬匹責成總兵官給散錢糧責成巡撫器械衣裝給銀本兵自辦庶弊無侵月而兵有實惠募到之日先取五人連名保給選委見任謀勇將官立營團練該鎮務細加點驗兵士必期驍勇馬匹必期膘壯器械必期堅利即令原統領將官陸續發解造册二本一報臣部一呈送經畧其投經畧衙門批文仍赴臣部掛號回日銷繳有中途逃脫者移文巡撫查原結連坐究

罪有經畧駁廻汰多者叅究總兵官各追原
領銀兩另爲募補其行糧糧草等項該鎮塡
单支給報戶部查考此目前援遼實着萬難
時刻停緩伏乞
皇上立賜允行
○原任戶科給事中姚宗文題爲遼左大勢全危
急救可回萬一懇乞
聖明亟舉群策以雪耻除兇奠安宗社事盖自三
路覆師諸將並没楊鎬破膽驚魂于東隅之

敗不能驤首振翮爲桑榆之收棣事諸大臣
聞警則失色張皇不過素服入朝漫爲商畧
竊傾耳于黠虜歸巢之報報至便談㗖雍容
依然清平世界請募兵請議餉築舍茫然曰
舊例曰職掌盈庭譁若
皇上且高拱深居十不報一諸臣痛哭流涕之譚
抒忠抱赤之語奴勝而籌之不已我敗而委
之若棄開原之破踵至矣夫開原破而有兵
有將尚能恢復守禦遼之危未甚即因開原

之破而集兵集餉可圖恢復守禦遼之危未
甚即未能集兵集餉而言官謀國大臣用言
體國有一段振起積玩感動
皇上之精神遼之危未甚試觀今日有一于此乎
職以遼之危如一病者勢奄奄未絕尚能飲
藥餔粥糜竭力營之不無起色而秉家政者
漫視之求藥不應呼粥糜不應如必欲殺之
而後已事良肖此殊可痛心今新經臣熊廷
弼荷特遣出關正東事更新之會而隨行萬

兵且皆紙上空言此可令外夷見哉昔宋備西夏有臣如韓范眞稱名世且須勝兵四十萬竭中國之物力以供之僅能時勝時負以須其自斃今逆奴視西夏何若而可易視也兵餉二事臺省諸臣條議已詳職就諸臣之論以管見衡之議餉則無如加派協助兩者加派雖非美名非美事然事在今日豈能顧惜如民間有田十畝者連前新餉共加七分等而上者加愈多其貲亦愈厚稍節浮費便

可仰佐公家第令室廬田里無恙父子夫婦相保豈便以此小徵求至相唱爲亂耶外省目撫按藩司與郡邑塩運之長酌量定額令其裁省輸助人臣急公之誼自無所辭此兩項約可三百萬金不必輸入太倉徑領之督餉侍郎爲招兵買馬之費如稅銀金花可留各色改折可行織造工價可于各堂長借用其半此在各撫按藩長殫心爲國者身任而力圖之其餘一切纖細瑣屑于國之利無多

爲民之害實甚悉宜停止第加派于遼事終始事平之日併前派立行除免不許不肖有司重耗徵收與借協助之名額外苛歛有一于此叅奏提問則撫按監司之責也議兵一事職逆知九邊徵調艱難疏請科臣召募今以四司官行職虞其終成畫餅耳眼前急著無如科臣祝耀祖所請募運軍一說與科臣官應震臺臣唐世濟請令罷閑弁官募兵起用一說盖募兵于運非用運軍而用外水于

運事無妨能于領運衛官激勸有方招來亦易聞運船回空者已近二千宜即日行之緩將無及武官自守備而上參遊而下其得起補者未必論薦論序大率論地論缺居閒賄賂得之如以貲爲郎再若令其隨力召募或三四百或滿千身領至關願入遼者照所募多寡加升不願出關者予之原職以兵之多寡論缺則嚮應雲集計三月可得兵二三萬總督查兵出關卽疏名上聞兵部隨于三月

內除官其逾期不補者即以職方留難索賄聽科道官叅糾川湖廣貴州土司之兵議者皆言其可用宜嚴

勅撫臣與河南之毛兵一槩調發其領兵即用土司素統者以防中逸川貴調兵似遲緩迂闊而職議及此者私揣東事未能旦暮結局如大舉在明年則此固軍旅之前矛耳至以夷攻夷如臺臣王象恒科臣官應震所請用西虜一說其委曲利害言之已詳臺臣疏

皇上已下該部而擔荷不力竟無成功夫因北關以通西虜此今日第一議虜以實應我事當大濟卽虜以名應我亦不不過費金錢數萬可虛張聲援伐東西夷虜之交而任事者不加

營綜萬一虜爲奴用悔將何及以上諸欵皆諸臣嘉猷入告職策其斷斷可行者戶兵二部宜急爲講究已得

旨者竭力奉行未得

旨者據揭題覆足兵足食經臣熊廷弼臨事好謀

細心展布訪智能之將不妨徒步登壇簡驍勇之兵不妨倍加糧賞有利于國決意徑行以鼓舞人心收羅豪傑使人自爲戰庶可挽回萬一如泄泄猶昨敗壞相尋東事不可救藥而危亡立見矣

○巡按陜西監察御史牟志夔題爲海內援兵漸集遼左制勝有機謹陳一得以佐朝議仰祈

聖斷事臣惟圖遼之局日異而月不同今當審時度勢而不得膠柱鼓瑟拘于一成而不可變

以坐銷歲月也盖遼事之壞也初苦于兵餉之俱竭幾欲空拳搏虎繼失于戰守之無計至同寘行致蹶普天率土共憤同仇直隷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各州縣募兵四十名入衛臣初覽報猶以爲少至于今而未有應也盖天下承平久矣且閭閻虛耗法紀廢弛驟有敗亡宜其惶惑永平奉

旨召募以備山海關揭榜旬日無一應者而直省之募可知也自檄到以至今日臣所轄臨洮

肇昌二府募尚未就即二府而三秦之募可
知矣即三秦而直隸之四府與四省之募又
可知矣趙奢之救閼與也令軍中曰有以軍
事諫者死竟立斬一人既秦間已遣許歷請
以軍事諫趙奢曰胥後令臣謂今亦胥後令
之時也五直省驍勇壯丁固宜有之若槩各
州縣則不盡然勿以遊棍充數勢必于殷實
之家此一不應也不得僉派騷擾鄉民則有
司之計且窮此又一不應也應用領兵官徑

行選委如許州縣應用如許營領果遂得如許智計足約束而無脫逃乎此又一不應也臣謂除順永保河募兵備山海關外其眞順廣大及四省宜以數等爲率上等者六十五十名中等者四十名下等者三十二十名照地畝僉派方不至偏若在直隸者以四府共計在各省者以一省共計合之必如四十名之數此一說也有兵之處以所募之兵應如河南之毛兵少林寺之僧兵山東臨淸之獲

送標兵之類并他州縣驍勇應募者夫不强之以不就于行間約束猶易必欲如初檄而無變計有司迫于文法勉强支吾則亦臺臣盧謙所云有衣百結身瘦小而不堪舞槍作椰揄狀者耳無兵之處以募兵之具應安家行粮月粮酌地里遠近于原加地畝起派遠者十餘金近者數金大約合之以十金爲率刻日齎解赴京以優給應募者分撥團練獲效必倍此又一説也當此措兵措餉艱難之

時直隸四府及四省以兵計幾將二萬名以
銀論幾將二十萬兩二者居一于此差人馬
上督催誰敢不應勿至遷延無濟而開抗違
詔旨之端于天下也臣惟部臣吳伯與之疏曰不
善守城者守于城內而善守城者守于城外
夫遼左固而京師始得宴然固遼正以固京
師是亦城內城外之說也嘉靖庚戌虜薄城
下良久解去猶爲僥倖耳論根本遼左爲輕
京師爲重論隄備遼左爲急京師爲緩善變

者不過得先後着耳奴酋即用兵如神乎豈有越開鐵寬瀋而直薄都城之理此時之計全付精神宜必用于遼經畧之任度無如熊廷弼者矣澄汰而後督撫按道將諸臣極一時之選募遼兵以圖遼自是不可易之論合遼與省鎮兵計之漸次集聚約已有十四五萬事足辦矣夫不深惟我之所以敗而謂奴之果不可勝非也深懲于往日之敗而狃于今日之所以勝非也臣巡閱塞上入夏而塞

草青越月而塞草長胡馬且驕嘶矣因念遼地轉盻秋高馬肥在我則欲固壘堅壁先守而後戰在虜則欲豕突鴟張以戰而爲守前事之失後事之師也當事者要必有成筭胸中先有可勝而後戰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主待客卽以奴酋之所以勝我者勝奴奴固可勝也卽不遽勝亦不至敗也今以往事之失論撫順之敗乘其無備出其不意無足怪也清河之敗臣初猶謂天下財貨畢萃清河

奴酋必欲得之如兵法之因糧于敵然者其挾資素富懸有先登之賞馭下素嚴盡驅敢戰之虜以故不支而城陷耳巳而臣從塞上問之自遼回者則云奴置人于城中雜以卒伍不覺外攻內應破在頃刻若是則亦無足怪也四路進兵之敗在杜松則兵未渡火器未渡違衆自往投死在劉綎則奮力長驅巳尅十餘寨李如栢等逗遛不進未有牽制未有應援奴酋素憚綎威名不得不悉全力以

救敗縱之於此此亦誤輕敵若是則亦無足怪也故曰後事之師也以臣愚計制勝有五要焉一曰隆委任一曰儲糧餉一曰精訓練一曰嚴紀律一曰布仁恩夫曰隆委任者何也方今省臺尚議出奇無窮牘且滿公車是則

廟堂之有戰勝也臣每讀諸臣條奏至深有肯

綮處輒深嘆服臣又讀鎮臣李如楨

陛辭一疏而韙之其云六難四易與道臣韓原善六難四易之說相爲表裏如其見之實用而

不徒爲紙上空言于以克蓋其兄之愆標銅
柱勒燕然在此行矣科臣李奇珍一片苦心
比于藥石生我忠于爲國謀也亦忠于爲李
氏謀也語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夫不受
君命大惡逆也而云此者亦以明夫任事之
時之不可掣而後得展布其四體也
聖主特簡既已崇隆鎮臣于此宜有報稱臣又讀
候補知縣李登照磨董啓祥之疏而躄之登
遼人也以遼人談遼事自是親切非涉胸臆

語所云願效血誠十三款言俱破的中窾可
措諸施行無難滅虜啓祥所陳遼餉省費足
費提法大得要領較前疏揭所論猶爲透徹
就中亦有一二須商確者其云客兵每名每
月頓減三錢謂其逃伍敗北耳夫主帥紀律
未明彼等亦以藉口若必欲得其盡力則每
名近例之一兩五錢者無薪給也其云各省
鎮新募援兵所調既集豈得遣還即成議既
布豈容頓減近例每名支餉一兩五錢者臣

謂于此尚當有差等耳須編其什伍而演練之因以上下其賞決拾超乘膂力過人者即浮于一兩五錢之外可也登陴守障者次之雜作服役不充戰陣者又次之將人且賈勇以覬上賞士氣自倍其中自有減省則每名定例之一兩五錢者可無泛給也是在督撫經畧贊道將之深酌也今之談者率云草澤英雄此二臣者是其儔矣拔置行間重爲委任如是者奴酋可擒也夫曰儲糧餉者何也

自發帑加派外戶兵二部條議如許科臣又
參以酌議雖其間征解有完欠接濟有遲速
要以誼在急公無致廢格足可支持自今以
往一年之用若本色不足則軍餉即有一兩五
錢之給無堪騰貴糴糶猶之乎四錢六錢耳
海運之開前按臣王雅量及今科臣官應震
詳哉言之以水運而兼之陸輓登萊諸郡天
津一帶可刻日而至行招殷實之人于解到
新餉銀內預給糴本遠近分班市糴轉輸絡

繹不絕是則督餉臣為政也從荷戈而秉耒屯田以困諸羌古固有之然可修而不可恃耳猶未也敗衂甫傳商賈自南來者望風竄奔遙聞京師洶洶幾將罷市而遯左又可知矣今宜盡弛商賈榷稅之禁加意招徠軍中一切米鹽雜零所需不至缺乏而人心乃可固也如是者奴酋可擒也夫曰精訓練者何也驅市人而戰倉卒至用背水陣以非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惟韓信可耳語曰巧者不過

伏習者之門武經七書具在即先臣戚繼光之破倭破虜所著紀效新書可究而習也惟是三令而五申嫺習有素將坐作進退耳不亂金鼓目不駭旌旗泰山崩而不變麋鹿興而不瞬不庶幾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乎近副將賀世賢招集訓練已有次第矣如是者奴酋可擒也夫曰嚴紀律者何也董閼于行石邑山中見澗深峭百仞問之傍人痴兒馬牛無入者董乃嘆曰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

必死則人莫敢犯也莊賈就戮出師至以威
燕晉寵姬立斬整兵可以赴水火未有紀律
不嚴而取勝者張巡睢陽之戰雷萬春面中
六矢不動劉錡順昌之戰統判官趙樽韓直
身中數矢戰不肯已至令金人震恐喪魄夫
奴酋金餘孽也順昌之戰宋將所以勝金兵
讀之躍躍有必奮之氣如是者奴酋可擒也
夫曰布仁恩者何也統烏合之衆履危蹈險
置之死地而後生自非精神灌輸渾爲一體

誰肯用命攘苴之為將也士卒攻舍井灶飲食疾病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至與士卒並分糧食吳起之為將也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此二將者懾勁敵而伸主威古今艷稱鎮臣之疏曰恩澤未洽則得民死力之難見及此矣如是者奴酋可擒也若夫遠斥堠多間諜探彼情形作我鄉道精造火器戰車以

防衝突此自兵家所急無煩臣借箸矣奴酋
向來自負其強與虎酋爭雄長何況北關雖
犬羊未可理喻而伔自其夙心頼
宗廟社稷之靈虎酋謀折無講亦旣受我戎索矣
北關孤危朝鮮脆弱拔臣屬國當聯一疏信
爲至處旣經部覆亟宜沛發尺一
明詔多所賞賚吊死扶傷褒忠激義誠玆時急着
萬一天末悔禍處酋并金白二酋未懷我恩
偶中奴餌折而入于奴則事必不可知矣夫

兵貴精而不貴多諸臣已屢言之誠使物力寛然有餘以整暇應敵敵無不可摧者當此錢糧空匱假令調募果如願畢集給餉必不費區處今戶兵二部報議未有成說留京戶兵工三部議各借動銀十萬兩爲目前買馬之用諸臣先期至欲以去就爭臣猶以爲非同舟共濟誼也若然則改差司官募兵之説尚當有再計耳憶臣承乏西馳道出保定也先未陣亡鎮臣王宣授臣一冊具云此時九

邊東之奴酋西之火酋俱懷不逞臣再叩之
又云火酋擁衆七八萬奴酋擁衆三萬有餘
然擅參貂之利招納亡命甚衆臣感念疇曩
眞堪隕涕而訓導吳京有揭亦云奴兵多不
過二三萬何足以當天下雄兵即鎮臣之疏
亦云少則二三萬多則四五萬亦自足用此
亦可以得圖遼之槩矣臣叅往酌來證今援
古自附芹曝之獻仰紓宵旰之懷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為東省阽危可慮兵力萬

萬難支懇乞

聖明俯允招募計處餉銀以固防守事職按國家之有東省運道之咽喉南北水陸之總會是

神京之左腋也登萊瀕海東距倭六百里東南距朝鮮一千二百里東北直達海蓋遼陽三岔河烏龍江等處一水盈盈可通舟楫是登萊又左腋之屏障也眞定山陝等處止于防倭乃山東則防倭又防虜矣奴酋犯順各省

止于調兵乃山東則調兵又兼海運矣今天
下㝡稱緊要首患被兵之處遼陽之外獨有
山東養山東之全力北可以衛
神京東可以捍乘船入犯之寇而今竟何如耶
職甫受事東省細查通省官軍兵馬數目非
真擁强兵勁卒雄視海岱有虎豹在山之勢
也水營春秋防汛向有兵五千往因東事旣
平日就減汰僅存一千八百名近奉
旨選調一千五百名所存止三百耳目今議補六

百連前亦共存九百耳此九百人者可分守寥廓之疆隅汪洋之海而左右顧而防倭虜乎省會鋒營合南營共見在兵二千七百名今又奉

旨選調二千名所存止七百人耳此七百人者又多係家丁書記砲鼓燈夫門皁等雜役可控制首城之重地分布險隘之要區左右顧而防盜賊乎股肱肘腋之近武衛单弱神氣不張恐來海外之窺伺長萑苻之嘯聚譬之身

左臂無力其何以衛腹心職甚懼焉當事者
以遼陽被兵亟如救焚救焚無如近水明知
東省兵稀不得不借資近地以從其所急彼
時遼急而山東猶稍緩也今開原陷矣河東
諸城勢如破竹矣遼陽危于旦夕其去盖州
不遠矣遼船盡集于盖州我之海運尚覔船
于彼處奴乘盖州見在之船又駕鳥龍江新
造之船乘風入犯片帆直達即司馬穰苴而
在恐不能率此三百挑淺之夫六百新集之

卒與強寇相持對壘我無披堅執銳之兵彼有摧枯拉朽之勢登萊之急不與危遼同一轍哉即不然而彼以一旅之師乘船絕我餉道遼東十數萬之命懸于呼吸彼時不戰自潰奚待破山海而後徐及京師也職諦觀時勢正圖補牘而臺臣張至發議登萊添設道臣一員選募海兵之善識風勢水勢及工于舟舵者千名更調募浙閩水兵數千名擇南將之善水戰者統領而以道臣專督操練若

身履其地而灼知利害者是職所欲言者臺
臣已先言之矣科臣李奇珍疏稱遼鎮萬有
餘危揚帆而天津危登萊危淮楊亦危是職
所欲言者科臣已先言之矣經畧熊廷弼慮
賊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
一帶是臺省所深慮者經畧併慮及之矣矧
登青萊三郡亢旱十旬萊陽氷雹三尺黃縣
民家生豕有雙頭四耳一身八足之異竊恐
封豨薦食羸豕蹢躅竭蹶于奔蹌之苦支離

于頭緒之多人之所惕天意徵焉可不先時
預備綢繆山左之門戶哉按臣陳王庭入境
有極言登州海防當預爲整頓城操營兵當
急爲募補各府諸兵當實爲操演語語先憂
爲地方至計而御史盧謙一疏于登州有隱
慮焉案查先年東省防倭設兵二萬有奇倭
有朝鮮中隔尚且用于防範矧建酋有十倍
之強而旅順僅一日之路則臺臣所云募兵
數千者即引其端猶有未竟之説何可置之

不講也夫募兵先須議餉餉何從處說者以
爲新餉之當留也以其原爲禦奴酋而設也
職念遼師之仰需海運者甚急各府新編欲
通融以濟海運未有贏餘而東省饑荒之後
庫藏如洗別無堪動銀兩尋思本省額編甲
丁等庫錢糧及紅花黃蠟等件或可量折一
二年以佐軍興之急向見邸報甲字庫實在
銀硃等料共四百八十五萬六千四百十六斤
零丁字庫實在銅滌等料共一百七十萬六

千一十二斤零二庫如此此他項可知錙銖耳之泥沙置之此無關于內供之輕重亦無關于司農之緩急惟內監之利于鋪墊惡聞改折耳夫內監中豈無識時解事者耶時勢至此如寇盜臨門所向莫禦異珍奇寶將挈之而趨何于粗重不堪之物不以之賞禦盜之人尚講家常閒語以爲年規之必不可廢者哉無已又有解部泰安香稅因向年荒香客稀少未能充額起解神明香火之餘似當留

之本省以充餉兵之費至于解部助工銀兩
此皆時屬可捐盖盜賊退而後問及安居家
室寧而後計及薪木事分緩急着有先後其
一半解監稅銀暫宜留用以濟時艱當此非
常可懼之時
皇上顧恤地方不得不以權宜假貸萬一兵臨寇
至封疆之臣惟知地方爲重以朝廷之錢糧
守朝廷之地土應解銀兩勢必一槩題留且
求發內帑以資急用安得急土木以緩軍興

重方物而輕疆土又安有香客望泰山而輸稅中涓執年例以求鋪墊者哉夫招兵累萬費餉甚夥必非前項數欵可能充額然職不習餉而主餉在計臣之籌畫眼前急需恐不能不藉資于加編之銀兩盖各省不防遼可加編以助遼本省之自爲防更急于防遼未有自爲而兼爲人急爲人而緩于自爲者也虛東省之兵餉以助遼無救于遼而先以自弱弱而後加之兵此兩敝之道也職即愚昧

不識天下安危之大計豈臺省諸臣皆爲東
省設不必然之慮者哉職又念水兵與陸兵
不同水兵必操演習熟纔可揚舲渡海冲鋒
禦敵若臨期招募必不能遽集亦必不敢嘗
試于汪洋巨浸之中招兵之意伏祈
皇上速賜允行事乃克濟若仍置之高閣直待事
勢危迫而後行職之言職能爲于可爲之日
不能爲于不可爲之日是以東省爲孤注由
此而窺徐兖以及淮揚河渠之梗漕運之憂

南北支離之患豈待問哉伏乞

皇上軫念重地瀕危急

勑戶兵工三部酌量兵數餉數多方議覆請施行

籌遼碩畫

二四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25
K97

AC
149
.P3
v.50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六　己未孟秋三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巡視京營工科給事中范濟世等題爲都城時當戒嚴營操尚屬虛套敬陳末議以資防守事竊照京營兵馬

天子之六師在焉臣等奉

命巡視值建酋跳梁京師戒嚴臣等朝夕拮据加意整飭亦妄冀士馬精壯營伍充實然無奈入營有數放操有時于營務實無裨益也蓋

臣等戴星而往先徧歷隊伍察其器械朽鈍馬匹瘦弱者而撲責之比上將臺則日已高舂矣迨抽籤較藝分營監視臣等看各營官射箭未畢陰陽官已報放操矣此時卽欲少留頃刻亦不可得至于安營衝打軍亦有旗鼓陣亦成行列非不可觀然亦止徒觀美耳而吶喊放砲跑馬捉賊眞同兒戲卽三尺童子知非實用也欲以禦強寇此只自欺耳臣等不揣謬妄謹條陳五事或于營務有裨乞

皇上勅下該部斟酌議覆施行為此具題請
旨

一曰教放火器以衛京師中國禦夷莫要于火器故又謂之神器言其迅速猛烈敵人不知所禦也三大營兵火器居其六七則其重可知但太平日久人不相習臣等每下營驗試有裝藥不如法點放僅有烟而無聲者有手顫不能點放併火器墜落于地者能中木牌者僅二三人耳平居無事之時從容暇豫拏

架手照應門費許多周折尚然如此一旦對
敵矢石交加性命呼吸欲其人器相習百發
百中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今刑部犯官張名
世衆稱其火器精妙乞
皇上命臣等提出教諭諸軍一人教十十人教百
百人教千一二月中目有成效若有效則赦
其人不效則的坐其罪此于國法亦毫無傷
損貫一人而成禦敵之功亦事之所當急行
者也伏候

聖裁

一用勳衛以固城守火器練習可以城守矣然非得盡忠不二之臣盡心訓練加意撫摩一旦驅之站立城上徒有心悖耳合選侯伯中英特有志識者十六人或二十人每人各與火器手一千名使之逐日練習臣等不時查其勤惰而舉劾之蓋勳衛世受國恩與同休戚值國家多事亦人人思奮觀其各有建白一段忠憤之氣亦欲得當以報于

皇上耳令使各操千人必有可觀人少則易于稽覈業專則易于精通有急則分撥于十六門併各處防守彼人與器既相習上與下又相識又以保身家之心保國家未有不盡心者也果其人以爵位自矜驕蹇不奉法臣等自簡自在不敢辭也伏候

聖裁

一曰預屯兵以資犄角内有城守之兵則外當有犄角之兵今合令營中六副將各予以信

地各配以戰兵或五千或一萬卽在信地各
自操演使熟知地之險易人之勇怯時時擺
列戰車演放火砲如何而禦敵如何而救援
事事預習庶免臨時張皇臣等仍不時查其
勤惰蓋今日安營立寨之地卽異日安身立
命之地而今日同營伍之兵卽異日同生死
之兵彼亦不得不加意練習加意撫恤庶指
臂之勢成而禦侮之功著矣伏候
聖裁

一曰取砲手以禦強虜今有大將軍或設而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見效者以未得練習火器之人而點放非其時也葢大將軍安置于地與鳥銃弩架手點者不同其苗頭之高低與點放之遲速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一砲不當虜若電光巳倏忽而至矣所係何如者可令不習之人嘗試而漫爲也今或令人日演放又令選善放大將軍者一二百人教習多人併發之遼東以資守禦亦今日急着也又廣

東昔年曾解毒藥于京師用淬刀鋒箭鏃以
中人無不立斃者後以無所用罷之今四川
亦有蝮蛇毒較之廣東尤烈兩者宜各取三
五十斤卽取善用之人來京用以淬兵器亦
禦虜一助也伏候
聖裁
一曰加月糧以勵軍士京營軍士選鋒雙糧軍
士单糧雙糧猶值銀六七錢单糧則值銀二
三錢以其米色更下也加之票錢約四五分

故軍士多身無完衣面有菜色今若竟日操練非加月糧彼尚無朝夕餬口之資安問投石超距之勇哉合每月或加糧五斗或銀三錢有教習而武藝不長進者就奪其糈以示激勵庶人心競勸督責可施而操練易于成功矣至票錢一事公然形之詞狀若必不可少者詢之謂奉有

明旨以充各衙役工食之用此其初諒必有說然以十萬軍五分計之每月當出銀五千兩何

處用此許多爲也此皆軍官指一科十借名以魚肉軍士耳國家太平無事此輩坐糜米石取之或不爲過今東事決裂京師震驚此輩似當優恤合無另行設處捐此以恤貧軍或定有額數使軍官不得借名科歛亦體恤貧軍之一節也又每月仍合操六日臣等與總協仍分營操練庶舊規不失而營務亦可改觀矣伏候

聖裁

○河南道監察御史盧謙題爲策遼百無一備謹

陳愚悃以救危亂事竊惟我

國家自奴事以來在三路則不能戰在開原則不能守奴三勝益張我三衄益靡奴與虜相通東與西交訌此時奴蓄銳于東而虜擾我于西使我疲于西而奴突發于東長驅之勢只在此朝夕之間國家安危亦在此朝夕之間急急焉圖安于危者不過此一二日之内耳此一二日者千百年之一二日也奈何無

事視之而漫不加急也此時最急者無如
皇上臨朝乃羣臣屢請不能得奈何望閣臣方從
哲伏闕懇請而閣臣不然奈何所恃者樞臣
黃嘉善耳三路失利到今遣兵遣將曾幹一
事乎曾用一策乎即如科臣姚宗文散单會
議之說深得集思肯綮而樞臣不聽奈何此
時此際惟望
皇上急下九門御史急分三大營屯練九門急逮
楊鎬以明賞罰急行恩澤以固遼中之人心

急信法紀以振遼中之軍氣募兵之官急出都門調遣之兵急入遼陽此綢繆內外之計皆今日急着也又有于迹似爲緩着而實爲急着者則貴州有安宣慰司之兵其將有安邦俊李希堯有安順張土司之兵其將有張鶴冲與夫獨山州蒙召兵平州司楊國堅兵凱里司兵皆當速調以爲援遼之用何者貴州者張鶴鳴數年用兵之地也鶴鳴熟知兵將兵將亦信服鶴鳴仲苗害在一隅鶴鳴且

誓在必克卒奏平定况奴酋事開
國家安危鶴鳴其肯推諉阻撓乎數萬之兵應
手點發刻期到遼豈待言哉論路程數千則
迹似緩論遣調易集則賞爲急且此一調也
其便更有幾焉素集之兵不待招募而致同
鄉共伍非若招募者爲五合六聚之人武藝
久習又非若招募者聞金鼓而魂銷執此與
募兵較孰便南壮萬里音操土風奴酋奸細
不得竄混于其内執此與調近處之兵較孰

便故曰此一調也似緩而實急者也昨歲調兵川湖人皆以緩不及事近日遼陽所倚城守者誰乎奴酋之事不知何時結局此時調發正不爲緩且此聲一倡可以寒奴酋之膽而褫其魄則此一調也又最爲急着矣若湖廣之保靖宣慰兵廣西之泗辰州岑紹動兵募役司禮思明兵皆可調用惟在該撫院擇領兵之人耳至于調遣資糧取足協濟與加派是在司餉者討之說者曰不見田萬年督

兵四千餘而出關止七百六名乎職謂主之者有鶴鳴萬萬無是蓋其所信服者素也職又有說焉薊遼總督汪可受恬澹有餘展布無效近已杜門請告矣夫今日薊遼何地而可臥理哉應將鶴鳴總督薊遼以數年戰勝攻取之才當山海用兵之地人地相宜莫此爲甚使以鶴鳴當關又急下姚宗文以閱視使兵馬錢糧不至化爲烏有經畧用兵有資何患奴哉科臣官應震臺臣沈珣所舉可用

之人才與情皆以爲救時急務職謂啓事速
請尤當事者之急務又令選雲南易門縣知
縣呂聲揚舊爲溆浦縣訓導苗刧鄉紳捕官
退避聲揚挺身督捕其間調度機宜卽老于
兵事者無以遠過而苗卒爲擒當以湖廣巡
撫梁見孟薦超轉麻陽縣令其疏具存匪屬
風聞今復除雲南易門縣是置有用于無用
矣揚州江都縣張桂山駢脅多力火攻之術
占風之旗皆其長技四川梁山縣李孝子素

以隆中自負原任偵探守備葉時新綽有才
智許定國雖小節不嚴職見行人郭鞏談其
勇力實堪戰將以職愚見在呂聲揚當酌量
改移在張柱山等當急行取用者也遼事無
所不宜急而人才尤急着中之大者故職因
併及之伏惟
皇上念國家安危只在朝夕急急焉圖安于危者
不過此一二日之内留神裁擇天下幸甚
○兵科給事中魏應嘉題為遼左萬分危急制勝

　貴有定謀敬陳一得之愚以備
聖明採擇事職觀自東事披猖三路敗衂人心玩
　愒怡怡處堂若無事然者而開原今又破矣
　兩河孔亟何恃不恐夫駭而圖之曷其有及
　失今不圖將至于不可爲矣職愚以天下無
　必勝之兵而有必勝之將將者三軍司命
皇上視之今將何如乎數十年威名過蠻四夷咋
　舌者都已身膏草野優恤不聞而逋誅若李
　如栢尚爾餙辦無忌恇怯若李如楨又見坐

失嚴城夫以遼左肘腋之雄疆豈李氏一姓功名之地爲今之計除如栢失陷清河逗遛不進者奺罪無所逃戮亟宜正法外

勅經畧急擇廉勇素著者早易如楨庚壁壘一新三軍生色遼猶可支乎而儲將之道無如今歲武科蚤爲料理者何也

國家文武并用今雖承平日久而長才大畧如熊如羆之士多于科目中得之今年會試天下武舉宜大破嘗調以騎射技藝爲主精爲

試驗而第三場無策論令其直書所見明述所抱九九可收偷兒可用中式之數應展加舊額數倍又不泥先推三十名以前之例盡一榜進士俱咨送遼東經畧督撫巡按等衙門隨才補用以一往之銳氣受剪拂之新恩當無不投抉而爭先者葢與其得之于鑽營孰若羅之于科目名器既正遴鋒又公在今日若爲嘗譚在後來即爲妙着是在

皇上勅當事者今科着實舉行其效定可收也有

將無兵徒手不能戰今之策兵者無出召募
調發二議爲調發之議者以各鎮兵素當虜
與烏合白徒不同一面調發一面募補矣然
遼左猶是一隅西壯更爲全局萬一防偹空
疎募補不及大虜蠢動支東支西庚戌之前
車不可鑒乎聚而鼓譟猶其小者故各鎮兵
除已發已題數外秋防伊邇似難再掣勢不
得不出于召募頃議專差科道誠得殫壓之
法職思以爲零星召募終非事體人各一心

保無竄逃要在以將召兵以兵屬將懇乞
皇上卽勑科道星馳各省分授募兵到日與該省
撫按備細商量凡一切廢棄將領草澤英雄
令其人自召募有家丁者團聚家丁有親識
者另召親識使詐使貪用力用膽隨其所募
多寡原任者加其位秩無官者授以職銜該
省撫按多方處辦安家行糧抵關給以新餉
彼其內激于忠憤外勸于官爵意氣鼓動生
死相關賈勇而前庶可濟事他如河南毛兵

金華民兵雲貴四川上司諸兵尤當照前多
爲召募而以合于見在遼鎮舊兵數萬訓練
而奬勸之則守有餘而戰足應矣師行糧從
餉爲至要自有東事以來耗餉至四百餘萬
矣司農搜括扣減那借之法窮于無可施然
欲足餉莫先清餉遼兩年連敗軍丁士馬陣
亡幾何見于奏報者動以萬計其所食料若
不亟爲開除何以清影射之源何以抵募補
之費聞司農屢催不報是何情弊又在當事

諸臣破捐積習速加清理清出一兵一馬之
糧料即得一兵一馬之實用仍祈
皇上念此危遼特發帑金數百萬特留金花一二
年及將解內一半稅銀俱付督餉侍郎李長
庚令其移駐永平山海之間料理給發出納
詳明錙銖不與舊餉相混毋致如前者四十
萬瓜分明借寂然一空分毫無補于遼而天
下司府州縣庫藏若有存積公費贖鍰修城
備賑等項各該撫按盡行嚴查解部以濟軍

需如有隱匿支吾查出郎以賍斥此當無匱于餉矣而職所最慮者誰傳七宗恫恨之書又進鼠竊狗偷之說百方蠱惑陰爲内主而我意愈怠彼謀愈深即如昨年四月後因循而有今年之慘今年三路敗衄後因循復然以致開原突陷瀋鐵垂亡儻奴酋遂爾長驅登止河東不守輿言及此心膽俱摧制勝根本尤在

廟堂之上矣伏乞

皇上臨御文華殿面相商確盡發諸臣章疏覆酌
施行務使兵餉就手文武協心賞無吝施罰
不輕貸速簡閱臣谿釋懇臣惺然惕悟照見
在旁之奸
勑經畧熊廷弼以收人心以盡衆慮修治城堡力
守開原毋得退後一步又
勑諭内外羣臣各銷私鬩共矢公忠惟期念聚
國家勿以虜遺君父
天語森嚴即是聲靈赫濯幺麼夷醜直箠笞之耳

徹職一得之愚如此倘蒙
聖明採擇東事幸甚
○南京陜西道監察御史趙䟦題為天民日見可
畏君臣未見交儆懇乞
聖明亟為用人行政于以制治保邦事臣竊惟人
主之有天下也天與之其常有天下也民戴
之顧天民亦何常哉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者
天道也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者民情也邇來
天災流行無歲不有今且

神京以南大風拔木留郡以北流火鑠金矣邇來民心離散所在皆然今且宣軍安土而抗調楚卒中道而回鄉矣夫建酋雖強不足當中國一大縣第恐乘我天怒民仇之日而跳梁不已患滋大耳杜松之悻戾自用也李如栢之觀望不前也楊鎬之淺衷弱植也即至愚如臣亦曾早責備之豈以

廟廊無知者哉惟忽而不慎致王師三路俱敗即

聖王亦為不寧要非奴酋之真不可勝也然彼其

時手足紇無措迨于今而上下又偷安矣聞
撫安柴河零賊一入復殺擄我男女六七百
黨全師而來李如楨能以殘敗弱軍當乘勝
強虜否上顧悠悠下亦泄泄乎熊廷弼到京
久矣此何等時而亦為久稽楊鎬喪師亦久
矣此何等事而堪使再誤臣所急望于
皇上者大端有三大要有二願
皇上垂聽焉夫遼之失事自李維翰始前日惟放
維翰回籍故其事愈敗壞而不可收拾議者

乃欲盡舉而歸之陣亡之杜松似矣然將官
不善用兵死誠有餘辱豈經畧不能馭將生
獨有餘榮禦敵而死者猶來沒世之指摘豈
臨陣而逃者當享終身之富貴臣恐寬一維
翰因致維翰之後有維翰儻再寬一楊鎬與
李如柏安知楊鎬之後不復有楊鎬而如柏
之後不復有如柏也故
皇上誠誦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杜則賞罰宜
速决不然而懼無以奉天命服民心也自有

東事以來上封事者亦何牘滿公車兩端雖
云雜陳兼收總足致用
皇上惟一槩留中以致事多掣肘官多曠職今日
日吾亦欲行其道奈無所禀承且既得推諉
于事前明日日上若能用吾言亦不至敗壞
耳又得解脫于事後
皇上曷不將一切章疏盡發該衙門俾擇其切要
者彙揭呈覽朝上夕下後日倘有不效按職
掌而責之顧甘爲臣受過也故

皇上誠欲善則歸君過則歸臣則章奏宜速下不
然懼無以代天言定民志也奴酋之得志也
總乘我之虛而不信仁賢則空虛之大者
皇上自下兵部侍郎外至戎政閱視巡視巡城巡
按等官關係何等緊要俱催之不報豈昔日
一司馬爲之不足者今日兩侍郎遂爲之有
餘乎股肱不備則持行之力不周耳目不充
則視聽之用不廣如加派一節乃萬分不得
已之計臺臣議嚴革羨餘夙弊以舒民力臣

甚心服之聞今且有指加泒而肆侵漁者此
非按臣孰與不時叅挐哉枚卜得
旨朝野歡聲雷動曷不將九卿科道一時悉下使
天下共仰大聖人之作爲也故
皇上誠念得士者昌失士者亾則員缺宜速補不
然而懼無以亮天工立民命也以上三事羣
臣言之何啻舌敝頴禿乃下求之愈急上持
之愈緩以臣之愚妄揣
聖意或者重熈累洽以後西除哼南除播遂一切

輕視寰區而有所恃于中興然試思今日之兵馬錢穀如初年之兵馬錢穀否今日之吏治民生如初年之吏治民生否九州四海之隷吾籍者雖如故神氣元氣之在宇內者幾無餘天下無可恃之勢而

皇上有恃之之心此敗道也臣願

皇上無恃我有民社我有天命正古狂愚之所以自速滅亾者又或者春秋鼎盛以來力漸衰神漸疲遂一切厭薄世務而有所倦于志與

然試考古來有二十年不臨朝不聽政之
天子否有二十年不臨朝不聽政不亂之天下否
二祖
八宗相傳之大業可自我而損其強
聖子神孫世守之歷服可自我而啓其弱一日有
萬幾而積玩豈免禍亂之道此亂階也臣願
皇上無倦速黜枚卜之臣日與面商庶政信賞必
罰聽言用人弔死問傷蠲租止稅兵馬問其
何以訓練糧餉問其何以充足則天意可回

人心向用區區建酋將不戰而自屈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為援兵不至遼餉將絕謹再瀝血籲懇以救危亾事項自開原失陷
皇上始下經畧之命遂該兵部議以薊鎮兵馬四千令柴國柱朱萬良統領隨新經畧熊廷弼出關目前救急之着計必出此職遂移書督臣促其督發乃督臣汪可受復書云柴帥練達可用近有病漸安約初十後可出待延綏兵至合家丁共二千五百人出關宣府兵可

并屬之也朱萬良已蒙劉撫院調中協兵千
五百人待其統領第有關臺疏留未知部覆
如何耳夫柴國柱既待延綏兵而劉撫所調
中協兵一千五百又恐格于關臣之疏是薊
兵四千總屬畫餅近者尚無纓冠之義遠者
曷救燃眉之急今關臣疏業已下部該部斷
宜照前議督發不可狥爭執舊套誤救焚之
急圖況新經臣又急勤王慷慨就道而險薄
之徒猶然譏其濡滯乃隨行兵馬寥寥無幾

望援近鄰搖首不應似不欲其成而欲以實修隙者之言此職所爲反復思之而不得其解也又接新餉司郎中畢崇書云二韓岌岌誠爲憂懼然有餉不患于無兵乃崇于五月差人催餉一次六月差人二次七月差人二次前後共五次而銀不一發且謂餉司之銀不當那爲安家買馬製器者用夫安家買馬誠兵部事製造器械誠工部事而遼東營糧者果另有一兵部在乎另有一工部在乎若

有兵工也職可以辭矣旣無兵工則餉司安
得不借乎今見在庫之銀僅僅十萬轉盻卽
化爲烏有倘有庚癸罪將誰歸等語職讀之
不勝憂危不勝鬱憤遼何時也而餉之鈌乏
一至此乎五請不發該部之執拗一至此乎
山東司郎中張國銳迎合堂官不顧大計徃
徃掣職之肘不獨餉司爲然也則何不令來
督遼餉一目擊邊臣之苦乎職區區愚見急
欲恢復開原然欲復開原須屯重兵欲屯重

兵須積厚餉今開原已成鬼城援兵憚往職移咨該部凡戍開原者月給銀二兩戍鐵嶺者月給銀一兩八錢戍遼瀋者月給一兩五錢而經畧楊鎬復職書云瀋陽一兩六錢爲妥職深韙之職與經按二臣議欲便宜行事即如議給發以鼓援軍矣又恐該部之仍爲掣肘也合併爲題明閫外之事生殺得由經臣豈以錢糧因時加增而不得自由總之該部多爲湊發毋執膠柱之見毋爲數米之炊

則垂危之遼猶可收拾于萬一耳統乞
聖明軫念即勅施行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翀題爲謹因會議敢效
膚言以備採用事職竊觀往古雖危亂之國
亦或有食有兵在偏安之朝亦且有將有相
未有百年泄泄至于今日兵壞散而餉空虛
相孤立而將彫敝當事諸老以爲不可爲眞
不可爲眞不可爲也夫事莫急于祛內庭之
惑而煬竈之奸表裏纏結事莫急于寬用材

之局而藩籬之設畢世莫解事莫急于淸賄
賂之門而苞苴之肆視爲當然事莫急于作
擔當之氣而模稜之習株守難破至于益高
天聽穆不聞聲如絲王言循爲故套天子幸有邊
疆一事朝夕報聞而奉行不急于星火
至尊惟有大臣疏揭省覽時下而條畫不中于祇
承乃至樞密乞骸黃扉晝閉求去于不可去
之日求代于無可代之人此際此番將何措
手然說者無過議兵議餉而議兵召募議餉

加徵除此二途原屬無策欲于無策中求策但當隨事盡力不必妄添舉動只遣官召募可也遣官而裁費省事秋毫不擾則忠勇雲集若遣官而供帳濫觴逢迎旁午耗費金錢繹騷郡邑則伏戎之慘乃在輶軒召募而招集丁男鼓舞生聚則銳卒攸綏若募而里老追呼雞犬不保民丁逃竄鄉井蕭條則脫巾之虞乃在閭左竊意募兵一法惟有簡用各處省直巡撫有缺未補者速補曾經論列者

速易如朝中京卿夙望近日所推擢者急徼
俞旨令其星馳受事使得稽察司道而綜核守令
撫以行之司司以行之府縣不拘多寡惟求
精悍恤其内顧厚其行糧但以募兵一事入
于考成中而各郡縣之兵一巡撫辦之足矣
夫欲用民力先安民心欲安民心先息民擾
此不可不熟計也今之餉不爲不多搜取不
爲不盡然惟清餉乃能足餉須另設戶部卿
貳一員專管金錢出數而以兩部郎分理之

或即責督運侍郎亦可而須移其駐劄于山海關每金錢解至該輸經畧衙門幾何巡撫衙門幾何各兵備司道幾何各總兵官軍前幾何一一散自主餉者而兩部郎時稽察之必令入于軍士之腹而無浸尅欺冒之弊則軍宿飽而餉亦不漏卮矣不然國家金錢錙銖取于民間而不用以養戰士乃用以充苞苴厚囊橐乾沒而無底止即度支蒿目且奈何哉又竊怪今日當事者絕口不言固京師

何也夫卽令京師萬萬無事桑土根本亦宜
修葺完固而況邊陲蠢動旦夕叵測誰能保
其無變乎昌平
陵寢通灣餉道兩鎭宜屯大將重兵以備非常而
西北之鞏華城及聞京城東二十里曰大壩
乃御廐處有城甚寬當葺其城各以精兵五
千一營將居守爲京師干掫應援昔年趙文
肅公及張新建公皆有築四輔城之說而不
知因此可以爲利也至于重城都城外敵臺

八座極宜添築以固城池以防衝突如徐宮
贊光啓新議設處經費亦不甚多而版築勸
助儘可有濟且如近日戚畹輦載木石華棟
連雲費直鉅萬此輩各有重貲厚積依城爲
命但令樂捐一二亦不爲過而元勳世爵居
于輦下者與都城共此安危苟有可捐寧復
吝惜止須督工有法綜理有人不費公帑而
京城扞蔽可完備也夫禦寇于守不如禦寇
于戰與寇馳突于郊原不如乘高據險擊之

可使違去而莫敢近此此實固京師之妙策也當今之病最患無才而在用之無策夫舉朝豪傑才堪濟國者豈曰無人當事者不一求之遂沉淪不見耳至于跧復田園者亦不可勝計也銓部大臣宜會集廷臣各分一单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開列多寡或灼見未有于胸中亦不妨闕疑但須每名下細開某某在何處作官有何事績可證其生平是何樣氣品堪俻何等任使一一註明而上之銓部銓

部大老則又合而細審核之或訪其同鄉賢
者之口或咨其相習之評果合所聞則以其
本等職銜起用赴京以備不時緩急之用夫
三年之艾須蓄三年之前此正其蓄之者也
而又莫拘門戶掃盡異同今日但求應變濟
時豈復可栽籬樹棘此在大臣宜速加之意
也百官具疏伏
闕自是忠憤苦心人人稱快然伏
闕原是百年來間舉政須言有斟酌請有次第

令所陳必見施行而後
聖德乃光臣僚亦自生色若以
皇上所必不欲行之事而以舉朝羣臣強聒而邀
之萬一竟日免冠
俞旨未報廷臣置此更無別着而
皇上亦視爲泛常舊套將來進言之路益覺扞格
難通故今日叩
闕惟當揀最重一事或如召見羣臣或如各處
撫按宜下科道宜補之類

皇上所決然當行者請之俟其已行而後徐及所未行最爲致君救急之術也職又思凡治病者須尋受病處而藥石攻之今日遼左如此殘破京師如此空虛一庸人皆知其危而我

皇上自下一經畧而外漫無動念者病在內豎小人輩勾通賄賂結黨彌縫旣示金錢之有靈又惧罪狀之發覺故寧蔽

皇上之耳目而決不肯恤國家之安危今日則曰奴酋七宗惱恨搶邊耳搶過便去決非有意

遼東明日則曰遼東有一熊廷弼自然抵當
得來遼陽廣寧決無他慮明知百無一倫來
則必危而若一說明則聖主聽察根株所由
必且兵在其頸此種情事諸臣不言
皇上何由知之若會議公疏之前點破此機謂奴
酋築城任牧以休兵力糾合西虜以擾邊堡
打造戰船以絕糧餉廣散細作以圖內應種
種着數意在圖京師萬萬非也先俺荅之比
皇上萬無視爲小寇無志大舉不奮怒以誅失事

不褒恤以奬忠魂愛惜金錢而令後日變生
雖有金錢亦無可用擯棄豪傑而令後日潰
散雖有忠義亦無如何故臣等合大小各衙
門官員公同會議具疏俯伏候
旨伏望
皇上哀憐臣百官一段愛君苦心洞察事勢危急
本末速賜省覽召見廷臣一新庶政有此等
懇切明白語便不負一番叩閽籲天舉動也
職儒臣原無言責特以與聞國議憂切于中

故敢冐昧言之

○戸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驚聞遼餉將絶空帑匱極難措權借金花銀兩以救燃眉之患事竊照自遼東開原復陷東西交訌慶雲十方寺等堡相繼攻尅遼陽一帶已岌岌乎朝不保夕矣欲拯遼勢不得不厚集兵欲養兵勢不得不多備餉欲足餉勢不得不酌緩急以爲之應頃督餉侍郎李長庚有扣留金花之疏臣業已擄疏題覆政在候

旨間忽接邸報見遼東巡撫周永春援兵不至遼
餉將絕一疏夫恢復開原新兵加餉較常不
啻三倍而鞍馬器械復咨取給于餉司餉司
無以應遂大聲而疾呼臣讀之不勝駭愕隨
查太倉新餉見貯之數除借與兵部安家銀
二十萬經畧帶銀十萬解赴督餉衙門召買
糧草二十五萬外僅存十萬有奇是不獨餉
之在遼者將絕而在太倉者亦將絕矣夫在
遼者絕恃太倉以爲灌輸在太倉者絕須中

外以爲接濟故當奴難初發臣嘔心借箸惟有那借各衙門見在之銀可以應在臣部如取如携無等待之煩在各部隨借隨發無措處之苦雖借復不足益以搜括又益以加派然必先賴見在者以應咄嗟而後可徐議陸續者以成補湊而今已矣各衙門借無可借各郡縣搜無可搜所恃者獨有加派而加派豈應急之物哉道途遠近尤非一時可到及今而求續將絕之遼餉計畫無復之矣方圖

率屬叩閽多請内帑以救目前偶值南京浙江廣東等處解到金花銀兩不後不先當戹而至臣舉手加額爲社稷稱慶曰此天所以延遼左一綫之命而不欲遽絶也葢銀屬見在與儲自各衙門者相同而事可應急較發自去年者更捷總此奴氛總此遼餉而今年之急十倍去年豈各衙門可借而金花獨不可借乎竊意

皇上雖愛金玉未始不愛山河臣固知借此無難

也況此金花銀兩兼言
祖制則當議留而臣獨酌時局則止言借夫留則
久為據無復他說借則終當還尚煩曲計而
臣顧舍彼就此亦足見臣之不敢專擅而
皇上可俯亮其苦衷矣惟是羽書旁午甲士呼庚
政目不及瞬之會萬一
俞旨稍稽恐餉未及發而天下大事去矣臣是以
不避罪譴容將金花銀兩轉發遼東餉司接
濟急需俟遼患稍平即行解到額餉照數補

還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督餉戶部右侍郎李長庚題爲遼餉燃眉再陳末議懇乞

聖明速賜允行以便責成以圖接濟事臣謬膺餉務日見開原一失遼事孔亟廷臣議兵議餉若欲嘔心所議之兵責臣部以餉也所議之餉責臣司其運也臣心危迫詎在諸臣之後該臣趨事之日遼餉本折尚未議定若于臣條議前疏欽請施行計一歲兵馬大約之數

以便計餉不意

俞旨久稽近接部咨方行計筭則每歲本色約有六十餘萬而馬匹之用有謂芻豆更需三十餘萬二項共及百萬而目前見運者一登萊耳登萊之運雖議自去歲而實于今春方力主行之惟時計二府遼餉額數物力止于十萬茲准部議增爲二十萬臣咨行山東撫臣于濟青近海地方均爲協濟且議量動倉穀以廣其數矣然亦此一方也臣疏請截漕淮

上十萬今日久而漕船將盡部咨量截二萬
慮且無及矣疏請截漕天津十萬由天津運
至永平起陸出關今議者咸謂陸運煩費爲
難行矣有言沿海北岸可徑達遼海者行遼
委勘稱其風礁甚惡不敢輕試矣臣復以厚
値顧募漁舟行天津道委鎮撫譚宗仁百戶
梅守仁等并行永平道委差復探若探得其
道則軍國之福也所省實多若北岸道不可
得則天津十萬之糧必由南岸抵登萊以達

旅順海程遙遠脚費不啻數倍極難措處又如部行薊永二鎮召買糧料每以地窄民貧求減縱使如其數北岸不可行則薊永之糧亦無路輿以達于關外也夫運祗海陸二策耳海道祗南岸則淮楊登萊北岸則天津永平耳除登萊一處之外餘處未有定議文移往返十不應一及其應者動至經月如此則百萬之糧將何飛渡臣輿念及茲食不下咽秋深風厲時日迫矣臣于海道且不及勘明

文移亦不及覆議矣謹先議目前濟急之策
并及大開海運之策所謂目前之策除登萊
報過千總黃徹恩等運發一十一萬餘石仍
行山東撫臣備行司道于近海州縣多納本
色數十萬廣爲運計而登萊止有漁船合用
船隻定僱淮上部議截漕二萬于淮應行總
漕衙門轉行除淮司道多方僱發價值從優
若沙船可募則或納本色或行召買以半運
淮糧以半運登糧達于旅順尤爲兩便其天

津十萬之糧有天津餉司道臣同心任事酌量南北二岸可行者行之但南岸遠北岸甚險須厚其僱值但許以帶貨則應募者方多至于薊永召買之數北岸可行自當俱從海運無疑矣聞北岸有芝蘇灣爲征倭曾行之道已經行道復查求其可達第九月以後海不可行而草束尤爲吃緊關外有撫臣設立牛車關內道臣詳議設立勢不得不陸運草束以助海運之不及斯目前之策也仍即速

差司官一員于淮上查東征舊例動戶兵工三部銀共一十三萬五千兩應爲酌議督造淮船近登州道呈報文登縣主簿徐弘諫所造淮船每隻止用價銀百兩餘亦稱省便又聞沙船東征時曾僱用不惟運糧兼可禦侮則移其値以僱之勒限報完一切事宜查照遮洋舊例舉行預令沿海州縣新泒地畝盡納本色或量留糧陸續發運盖由海達登舊有成山之險邇來登州屢次僱舟而來未有

失事矣再行山東濟青登萊及薊永河間近海州縣新舊遼餉俱納本色于南北二岸分發海運其無舟地方議造議僱一如期限海運大開從此無可憂餉矣此海運之策也大抵海運速而險陸運穩而遲職原言海者十之七陸者十之三茲地方諸臣既稱陸必難行何敢拘于原議巳爲悉籌山運之策若山東之增運天津之截運與淮船一一俱逹何須于陸但海上風波不常適海蓋道報登州

船戶陳彬漂損一船三百餘擔誠恐萬一有失則陸運雖不行亦不得不存此議以為備着也而職尤有四說焉航海入洋民間良善者多不應募此輩利誘而來中間奸僞則兩地各給单引腰牌以為稽察一也奴酋造船恐截運道沿海以命實煩有徒海運大行凡淮揚登萊天津薊永之海防不減邊備今日海防不議異日必以海禁之開遺患者此當速議二也每歲漕運在江在河無不漂損況

涉大洋乎係新沠地畝之糧無合幇輕賫可補一有漂失不准倉收何以計筭此文法當寛三也海運之舉不但用其力且用其命凡士民有運糧若干石者計其脚價事例之數每百兩減其二十兩准令納監納官若文武官能運五百石以上者准紀錄一千石以上者准作一正薦軍民給與冠帶數及五千石者文官准陞一級武官准以守提實銜管事軍民量授一職臣非敢越爼妄議苐海運之

險非藉功令以爲勸勵誰肯用命者是望吏兵二部之破格主持覆行四也夫海運風波之險僱舟之擾陸運跋涉之遠僱車之費以及民力之窮地方之敝此等情形誰不知之然遼事至此無可奈何海不可行舟不可僱陸又不可運此地既難彼地孰爲易者惟有束手待竭耳事至今日非内外臣工救焚拯溺披髮纓冠同爲共濟而止令臣一人之身以文移往復豈能行之及事悞而罷臣罪臣

何濟于大計也臣智力短淺謬議若此顧
皇上卽下戸部與廷臣共議如臣策非也則急爲
改正以求其可行而無敝如爲可行也則
勅下各處督撫諸臣督同司道官一體施行事在
淮上則徐淮司道任之事在山東則山東司
道任之事在天津薊永者則各司道任之而
督撫諸臣一體催督有司不奉法者會行參
處庶乎有濟不則仍如往昔之空言而已以
今日之遼左復以往昔之空言塞之乎其臣

前疏所議凡各司道盡加管理餉務職銜便
臣責成沿海府州縣官內聽吏部外聽撫按
以賢能銓調蓋理財必先用人若用不得人
即咫尺不可行況行之海上耶唐臣劉晏出
納錢穀必委士類斯往事之師得人爲急也
遼兵一進無餉脫巾臣萬不能自貸臣議已
定而各處不爲奉行臣亦何以爲解惟伏
皇上之乾斷速賜允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攄

新綸補陳舊牘以裕遼餉事臣接邸報見督餉
侍郎李長庚遼警甚急一疏爲請留金花請
行改折請借稅銀而發也稅銀奉
旨允借一年舉朝手額以爲
聖旨有漸轉之機遼軍有宿飽之望矣乃于金花
子粒則曰
祖宗舊例内供正項及武職俸銀所費不貲如何
擅欲借留于解庫改折則曰俱屬急用不必
稍停改折

王言如綍中外臣子敢不祗遵乃
皇上言祖制臣請以祖制言之即以臣舊牘所已
言者言之蓋臣在甲寅歲二月有九邊餉缺
堪處九卿會議有
旨一疏曾將金花專引祖制奏聞矣當時查會典
于內府庫則曰金花銀國初俱解南京供武
臣俸祿各邊或有緩急間亦取給其中正統
元年始自內庫嗣後除折放武俸外皆爲
御用由斯以言是金花在國初

烈祖常以濟邊而正統後方爲御用也非
烈祖意也會典于太倉庫則曰嘉靖二十一年題
准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子粒應解內府
者一併解貯該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分毫
那借由斯以言
世宗朝金花全充兵餉不知
皇上初年乃何故而歛之內也非
世宗意也今
皇上不查各邊取給之例不查悉備各邊應用之

例而反云

祖宗舊例內供正額抑何相左若是至武俸每歲三六九月皆臣垣同臺臣一員計臣一員內監一員領出支放每次不過四萬餘金合之總十萬餘金耳夫金花總數一百二十萬其給不貲臣殊未解總之

祖宗朝貯外庫以充邊牺之用而萬曆朝貯內庫以充尚方之用且原數一百萬而自

皇上之歛而內也多增二十萬向來廷臣但以震

數之增而多者執爭而不以餘數之涸而內
者入告年深日久始末都忘非
皇上之有意慳留乃
皇上實有所不知耳夫
祖宗當太平之日尚爲餉計矧今日乎即甲寅春
臣疏止爲薊鎮饑軍計矧今日遼事關
宗社存亾寧止饑軍之謀乎況昨歲十萬帑金該
臣以巡視之役允給遼左驗出原銀鏨有金
花字樣色變而黑漆體變而塵土臣曾有具

奏舉朝震驚可見此銀留之則朽蠹異日祇
供強夷攫取之資用之則軍需目前可救疆
宇危亾之急以臣愚計之母論今年當借嗣
後年年濟邊可也母論未來者當濟邊即見
在內帑者當盡還太倉故物可也聞刻下解
到有十餘萬兩司農稱此作何執留若
皇上更當慨然棄捐長物力濟燃眉庶遼安而
宗社亦安矣至于物料改折臣在壬子歲閏十一
月有積貯出入無經實海兵農交困一疏內

稱三吳困織造秦困羊羢晉困紬豫章困磁
器諸如此類請各暫停改爲折色臣丁巳歲
三月有籌邊長計已詳濟時暫計宜講一疏
特請改折內府十萬物料矣戊午歲閏四月
有邊需甚急庫貯宜清一疏特請改折內庫
供用物料矣蓋臣查
莊皇帝元年科臣王浩題准清查內庫折徵銀兩
解部濟邊六年戶部查丙字庫物料尚多題
准改折夫先朝富庶且然今日可知又

莊皇帝用南科臣岑用賓議將南京各該監局錢
糧盡折解濟邊夫南京且然則大內充牣如
今日又可知此皆臣舊牘語意皆引祖制爲
言乃臣除特疏外或不時條議帶及數聒而
皇上付之充耳臣小臣也何足動聽唯是督餉大
臣專爲餉設
皇上用之督餉而不用其所以計餉之言目今遼
撫周永春又以餉庫垂空貽臣書札一字一
血司農束手點鐵何能夫無餉即無遼無遼

卽無京師彼時大内縱堆金積玉擕之而去不得散以給軍又不得未審
皇上何如爲計也
○山東布政司添註照磨董啓祥題爲夷虜合謀狂侵遼危震憐益急懇乞防禦
神京以備非常經畧薊鎭以奠宗社事臣自奴酋發難以來曾三獻芻荛于
御前矣事有急着而有急中之急着則今日之
神京是也邊有重情而有重中之重情則今日

之薊鎮是也臣請先言薊而及都城薊鎮者
皇上法宮門屏也欲法宮安寧必須門庭壯固而
今日之薊鎮何如也邊長矣而一牆之外盡
是虜巢兵少矣而援遼之後漸成弱勢其原
設督撫司道等官皆太平無事之世循資供
事之常員而非所以講于目前虜情重大臨
危應猝聯三輔而禦狂虜之勝筭也昔日遼
左重今日薊鎮尤重而遼左已有新經畧矣
中外恃以無恐矣奈何以尤重之薊鎮而缺

鈌馬不急設經畧一員畀以捍衛法官門屏之專責以觀厥成乎臣願

皇上亟照遼東經畧之例立設薊鎮經畧大臣一員駐扎薊州專一料理禦虜安邊軍務東北起自昌平密之古北口朝河川義院口牆子嶺等處迤邐而盡山海關一帶緊要隘口西南起天津眞保河澗紫荆寧武等關迤邐而盡居庸關一帶緊要處所悉聽經畧衙門調度剗去舊時欺天欺人之惡套做出今番報

君報國之實事今日猶幸薊鎮風景不殊往昔其衛所屯牧如故其州縣城堞如故其民間桑麻蓄藏如故乘此之時正好措手做事倘失此不圖即遼左之續矣時乎時乎決不再來矣況古稱燕之地沉雄慷慨天下精兵勁卒之所萃聚而盧龍一路唐開元時軍冠諸道今日正隸順永保河眞順廣大之區豈今人眞不及古人哉而動輒稱應募之寡召募之難也良由招揀都是虛文被若曹識破

不特使之掉臂抑且資之捧腹今欲得十萬雄兵捍衛薊鎮不必多費金錢亦不必費徵調而呼吸可得者其法臣請併言之如順天府所屬五州二十二縣州州縣縣皆有驍勇挺生其間姑舉近京寶坻一縣以例其餘寶坻地瀕海壖幅員廣濶卽生長斯邑之民有老死不能遍走其地者而生齒之煩夥可知矣宜令本縣虛心體訪實心鼓舞在城內則坊坊躬歷延舉在城外則都都圖圖躬歷延

舉如得大勇一人或幾人則厚禮聘請降體
以友事之如得智謀奇杰異等一人或幾人
則隆禮聘請降體以師事之就任此大勇奇
杰之人各舉所知有舉即收有收即練每村
每鄉就便量擇寬濶處所立爲團練教場即
用此大勇奇杰爲本場帥長而正印官必須
親臨校閱畧具花紅酒果躬爲勸奬諭以大
義示以利害激以忠勇誓以爲國報仇各保
城郭丘墓毋爲虜賊魚肉徒膏原野爲天下

笑兼勸諭槩縣慕義素封之家不妨少助米粟蔬酒之類以助團練戰士一飡之需蓋今之守令即古之將帥以親民之父母感本治之子弟分既親切情尤易孚只要眞作用出于眞心肺腑則無不立効宜于薊鎮一帶州縣之長悉充以知兵火器之士其或博學宏詞長于吏事而于軍旅未嫺習者不妨優調腹裡愼勿所用乖其所具以致人地兩誤爲也以臣此法行之即實坻一縣可得勝兵四

五千人推之五州二十二縣雖大小不等衆寡不同大約可得勝兵十餘萬人無事則練之在鄉邑而家家樂業各具武事有急則提之在要冲而戶戶精銳俱堪戰陣不食公粟亦不隸軍冊所謂鄉民父子兵也如有戰功照例一體授官升級並弗吝惜而燕趙之間義旅如林此皆經畧職掌之所得爲也舉順天一府而他府悉可類推臣故曰急設薊鎮經畧大臣一員實係法宮門屏安危重寄乃

萬萬分急時刻不容少緩者此也神京者即

皇上法宮也

二祖

八宗廟祀在此南郊壯壇

社稷日月歷代帝王崇祀在此外而五府六部

大小九卿等官衙門太倉金錢廒倉積儲數

千萬石官軍本色糧米億千萬兆生靈廬舍

丘隴託命在此內而二十四監御庫重寶歷

代奏進錢糧堆積岡陵天下命脈關係在此

何等事體何等重大而今日所稱神京爲
皇上之法宮者何如也四方萬衆雜沓蟻聚五城
之地流寓居其强半流品混雜奸賊潛藏而
把棍横行一節則明徵較著異僧邪道宄物
寺觀街衢如酉奸細託跡此輩胎禍非輕而
近如會鞫僧犯性德一起則又明徵較著臣
眼見今年春月遼師三路敗衂聲息緊急比
時自縉紳家屬及民間各色人等惶駭出城
望南奔逃莫必其命甚至中途被賊殺刼有

身首異處者此實都城人心易搖易動之大槩也見者心傷聞者股栗夫聞一敗信萬衆内潰已至此極倘虜騎猝薄城下其情狀更當何如臣不忍言矣推本病根全在京城内外不專設防禦大臣一員專重軍旅以肩保障環衛之事則蠢蠢萬衆何所恃以無恐而能有固志乎其原設府部等衙門各有專職即各有分職事權不萃于一身視聽悉熒于旁撓萬一誤迺公事詰問司馬必曰已調兵

矣詰問司農必曰已處餉矣詰問司空必曰
已集器械矣而詎知夫所調之兵所處之餉
所集之器械畢竟付之何衙門官獨肩獨受
親總親任以爲我
皇上宣力效忠勝此任而愉快乎臣願
皇上亟設京城内外防禦大臣專一料理拱衛神
京軍務與薊鎮經畧唇齒相倚血脉貫通以
鎮定郊圻萬姓之人心以永保
祖宗億萬年無疆之基業而一切防禦規模梗槩

臣畧請併陳之自都城暨正南重城周圍城上安牆共計垛子二萬四千有奇每一垛用一軍挨序站立晝夜守禦該用軍兵二萬四千有奇輪番更替其數稱是而供給各軍衣食者不與焉大約須六七萬人足矣舊制有警則用鳳陽河南山東等處春秋入衛班軍上城列障看守而城外結陣立柵與賊對敵斬馘獻俘等事悉用三大營官軍充戰毋令賊騎薄城此與臣勦夷初疏內所開守者專

守攻者專攻各勤其事各不相淆之意相合凡用兵要明分合之數此法行而分合之數明矣凡用兵要聯首尾之勢此法行而首尾之勢聯矣至于城門以裡各坊各巷萬衆聚族而居亦萬姦託跡而伏變態洶鑠端倪莫詰寬之則狐鼠成羣白晝公行急之則飛語流言脫空陡起此等流禍爲日已久然皆承平無事之時弗足深慮也今羽檄旁午人情洶懼豈可復容此輩陰設陽施乘隙蹈瑕作

輦轂下之窮奇檮杌乎宜令巡捕營官軍三大營官軍悉聽防禦大臣衙門調度城以外則盡南北東西巡城御史所轄之地方城以內則盡京城十六門暨皇城六門街坊市巷悉聽防禦大臣設法嚴核奸蠹細作等項務期法令肅清人心悅服以保護京城萬萬無虞爲第一功也且國之神威全籍火器而今之火器多不堪用其相沿病根都係造作無法教習無人雖有火器與無火器同臣于去

年曾具揭稱原任雲南叅將張名世獨擅此技窮工極妙曾經京營巡視科道衙門躬親驗試委實堪用宜速令出繫付京營或兵部工部收管星夜鳩工督造大小萬具如所稱佛郎機等器直衝三四十里觸之者碎當之者爛天下無敵之神威也防禦京城擊賊冲堅之具莫妙于此矣此皆防禦大臣職掌之所得為也臣故曰急設京城內外防禦大臣一員實係

法宮安危重寄乃萬萬分急着時刻不容少緩
者此也先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觀
厥成天下晏如也臣願
皇上自爲社稷計歸斷于心毋惑羣議毋拘舊格
有非常虜患神謨伏乞特
勅吏部立設薊鎮經畧大臣一員以固門屏立設
神京防禦大臣一員以備非常一切軍旅機宜
悉以任之不徒中制
皇上可以怡神法宮之上稱萬年之觴矣至于經

畧防禦二一官任大責重必品望兼隆才識兩
合庶乎克稱厥職以無負任使付託之重則
崇階不必拘也泠局不必拘也惟期得眞材
爲朝廷資急用而已
○江西道御史李徵儀題爲省直募兵當議遼左
賞罰宜嚴併陳膚見仰備
聖明採擇事項自遼師失利開原既陷羣臣嘔心
建議爲社稷計安危者已無遺策乃一切廢
閣而事勢日益危迫人情日益驚怖諸臣不

得已叩閽者再内閣九卿科道廵撫官已奉
明旨俟卽點用職亦不敢再瀆天聽而職愚管見
以爲近事之失策唯遣官募兵爲最遼左精
銳已盡九邊頻調空虛職非謂募兵之可已
也且今司官旣行成事矣遂事矣職復何言
然其事有亟宜申飭者夫地方事權孰有重
于撫按孰有專于撫按所遣之官無論司屬
卽臺省奉命而往雖足以聳動人心而其號
召設處無不籍于撫按則

陛下第下一嚴切之詔併須募格于該省撫按立募若干人踰期兵不集集而不及格則有軍興發在輕則論黜重則逮治撫按有不奉行唯謹者乎今四省既差司屬不必再增臺省也惟力請

嚴旨責成撫按而臺省之差或在沿邊久戰之地或于畿輔募召奇才異能不拘常格或智謀或勇略或製造器械衣甲火器之極精者又不必盡皆荷戈士也然四省召募不知該部

定何方畧抑令有司僉報乎抑聽各郡良家子自投乎職聞去年各鎮選兵援遼其點而富者人輸數百錢于該管將領即可除名皆以貧弱者充數此素豢于官者且然況報點民兵有司奉行不善賣富差貧種種弊政天下之亂必從此起若聽其自投准近邊各府或廢將家丁草澤亾命間有應募若平民之有恒產者即罪遣即勾補承平無事時非有肝腦塗地之慘且猶重去其鄉況區區數金

安家乃肯以性命寄刀頭乎兵之隸籍也生
死之命寄於主將主將非人亦有徊翔而不
下者且募兵者一人練兵者一人則無論市
魁乞丐僅取足數中途逸去僱覓項替勢所
必至又使練兵者一人用兵者又一人則練
時塵飯塗羹之戲何益于實事乎職以爲欲
募兵先募將各省撫按檄該省清軍臬臣或
別道有謀畧經濟者專董其事擇于該省武
弁中及別省廢將有智勇兼全曾履行陣者

薦拔為將如果無人卽白衣應募中未必無
將帥才不妨出格拔用薦授官職專令朝夕
操練務使兵將相習如家人父子然異日卽
統于大將亦令各當一面永不分析其隊伍
領出關道經京師
皇上命官試驗勇怯以為殿最如兵力強壯技藝
精熟者募兵臬臣照邊道考滿例超擢之不
則論黜逮治毫不假借昔言勁卒五千勝羸
師十萬宋將岳飛以五百騎破兀朮十萬兵

誠貴精不貴多也故以薄宜而得百常人不若以百人之直而得十勇士一省之中存留公費各項堪動之銀儘可措處該部少限兵數而厚給其直則有一兵必得一兵之用撫按諸臣公忠體國者諒有同心毋俟職言之喋喋也土司各兵精悍可用科臣韋蕃與職言之甚悉職政宜具疏以請而同官盧謙科臣周希令言之鑿鑿確乎其可速行者或言各兵遠在萬里緩不及事不知各兵縱遠徃

返不踰一年半載差官募兵一事該部人地不宜取棄不定遲回四閱月而遣官始克就道未知所募之兵再踰四月亦能出關否也相提而論則難易遲速之效豈不較然乎第兵已集矣已練矣而進無明賞退無顯戮卽孫吳視師豈能取勝而將來之鼓舞實視旣往之賞罰則遼左功罪當議更爲今日第一義矣遼師覆敗無功也而無事者卽功大帥劉綎偏裨喬一琦等長驅深入殺傷亦畧相

當援師不繼力竭而死此最上一乘矣杜松等或尤其輕進然其死事與張承徿相爲伯仲一昧進止於臨時一乏綢繆于平日至其爲國捐身凜然大節

聖恩優䘏恐難軒輊若世職加升似須酌量耳撫順陷失亦塞虜盜邊之常惟李維翰因斫樹啓釁隱匿不報旣而其事頗洩欲徼倖首功以優前罪遂勒張承徿使全軍覆沒乃議者欲當之守備不設是罪不先于撫臣矣故職

前疏引失誤軍機之律按臣勘疏令箭紅旗
是實則維翰之罪恐無俟再勘也楊鎬廷推
科臣官應震亦言不可去年頒曆之晨同官
唐世濟曾于班行頌言鎬之輕躁師期萬宜
愼重衆以爲然葢因兵調未集兵集未練爲
期須一年之外耳不意師老財匱之一言而
無定河邊之骨遂滿職惟嘆息痛恨于駁正
之無人也今新經畧既已出關
皇上必不以三尺貸三臣矣至若鄭之范者貪剝

無厭立殺開原數萬生靈
皇上卽命新經畧以賜劒從事可也然職復有慨
焉宋臣以正心誠意爲主上所厭聞每相戒
不言今日急務孰有先于臨朝發帑二大政
者昨諸臣公疏或諱之不請或請之不力葢
老成納牖苦心不敢以必不可得之事塞
聖心轉圜之機凛凛有宋臣之戒耳乃
俞旨猶自遲疑不卽下登特待事司馬門三日不
報哉我

皇上試思自開闢以來有數十年不見臣民之天
子乎有外夷殺掠邊民數十萬殲我大帥墮
我名城而
人主猶深居不出者乎
肅皇帝時庚戌之變虜抵城下嚴嵩入直謬云饑
賊飽當自去輔臣徐階具以實對
肅皇帝赫然視朝有所責讓逮治而虜即震懾宵
遁今羣臣不得聞謦欬之聲左右近習毋得
有踵嚴嵩故智以虜不足畏上蒙

聖聽乎羣臣所上封事得毋半有浮沉乎臣願
皇上一御文華殿召對羣臣勵精圖治則中外之
人心不約自固三軍之勇氣不鼓自奮百官
之職守不申飭自嚴議餉議兵必不互相爭
執以成道旁之築一切用人行政同時並舉
矣羣臣積四閱月之血城方合詞叩
閽翌日召司農切責者惟金花一事一及內帑
幾于齒馬矣但奴酋始發難
皇上已捐十萬今歲復四十萬司農所搜括加征

而輸之遼者三百餘萬今已告匱矣五十萬
陛下之財而三百餘萬亦
陛下之財也儻奴酋猶復逃死加徵何時報罷今
淮徐齊魯宋衛燕趙之間非告水則告旱民
饑欲死横徵繼之揭竿內亂禍且有大于奴
酋者無論司農束手而內帑之以五十萬出
者政未有已財也職請譬塞河決者然朝投
卷石暮投摞土石土徒逝波而決口如故何
如捲箒築提爲一勞永逸計哉

陛下誠大發帑金召募四方驍張材官必有雲集
響應者滅醜虜而朝食則永無軍餉市賞之
費而各酋之挾賞暫加亦可漸減國計自饒
宮府皆裕計無復有便于此者不然大內有
聚羶之物危邊有不宿飽之士萬一胡馬驟
至郊原烽火達于甘泉此時募兵而人不應
散財而不見德天下事可不為之寒心哉故
職不勝杞憂直布其芻蕘之見若此
○京營總督泰寧侯陳良弼題為遼左迫切燃眉

之急都門剝膚之憂敬陳京營戰守以壯
神京以固根本事項因奴氛正熾中外洶洶蒙
皇上扳臣久廢惟是主憂臣辱之會捐糜正此其
時用是勉焉拜
命實慚皷負茀今日京營非復尋常徒擁居重
之虛聲已也關係更重廢弛益深欲襲常而
蹈故固無裨于振刷若改弦而易轍則又駭
于聽聞是以振刷二字人人能言之人人欲
行之然而伍行不臻實效旌旗未即改觀者

良由從旁有築舍之議當事懷首鼠之疑無
怪乎因循玩愒沿習至今也除潔已幸屬拂
情任怨凡可徑行者臣當日勉無庸贅瀆外
至事干諸司非藉

天語叮嚀恐諸臣意見不同未必能諒臣聽臣也
謹陳乞緊九欵臚列上請
一兌發京軍夫遼危岌岌望援不啻救焚當事
者以募之不及徵之無從不得已而搜及京
軍臣豈不諒燃眉事急而敢爲是爭執以犯

時忌哉除副將江應詔遵
旨遣發外惟是京營所係上而
宸居外而
陵寢未可與他方外鎮同日而論輕重者且逆酋
萌長驅之志諸夷起要挾之心逆奴奸細布
滿中外而澤中之宄輦下之羗潛伏而測目
者不可勝數此何等時勢乃紛紛議調遠出
山海倘奴酋用西虜爲鄉導陸由薊鎮諸路
而入水由天津而入越山海不一二日可薄

都城彼時不知何以措手其戍之山海者且東西隔絕矣乖其所之能令返師以勤王乎譬之癰疽發于四肢先飲護裡之劑毋使流毒于內然後徐療不然四肢之毒潰入心腹盧扁且如之何此今日之善喻也伏候
聖裁

一預認信地國家所恃以環護
宸居者惟此十萬之衆然標戰車城各有信地車戰布列關廂城守分擺各門所藉以捍外蔽

內者止此三十五營之兵而已觀今日徵調之難豈能猝集如林之旅言之眞可寒心而分認信地豈容再緩合無將各營查照原分信地錯綜碁布令彼各量地勢須先認定某營聯絡某營某營策應某營務其首尾相應如常山左右相救如臂指一遇有事則分認既明犄角可恃不然倉卒莫措即郊甸之間自迷地利又安望其捍禦之藉哉伏乞

聖裁

一那借行糧京軍糧薄每石市價不過百餘文糊口甚難自來操演寅聚辰散相沿已久近因東事國門啓遲各軍到營業已過卯打射不兩隊短兵不數排轉聆之間而散砲放矣

一營之衆即點喝不暇又安望其耳提面命技精藝熟哉然以情揆之啓門既遲散砲不得不早緣貧軍赴操率皆枵腹巳午不食委爲難支無怪乎落旗稍遲而怨謗沸騰也查得秋操各有行糧戰兵有小糧共計七萬餘

石部例五折價得銀三萬餘兩向來本色歇
操方散惠不當饑徒充貪總積識之囊今秋
操伊始合無以各軍應得之糧預行折價發
營自開操日爲始次給與每軍月得一錢五
分以操期十五日計軍每日可一分足充一
飡之費耐半日之勞即多留片時且易見惠
而竟勞矣至于春操兩月例無行糧今多事
時難以例拘照依秋操增給不過二萬餘量
該部決不以此涓涓而阻鼓舞大機也伏乞

聖裁

一多火藥中國長技火藥爲最致遠摧堅藥之力也京營火藥雖自官給各軍每日仍買細藥一二文摔合裝砲方得有聲居常尚可姑容倘對壘之際官藥不堪賣者不至悞事匪輕查得兩廠年例供辦京營者粗細藥共三十萬斤計用官銀萬一千兩而商匠領用硝黃有門欄脚價鋪墊等項糜費冗而物料低欲求如式堪用難矣計今細藥三十萬斤約

可用銀九千兩合無給價來營委官督造各期精便倘一備且有三利焉藥精命中制虜死命一也歲省金錢有益公家二也軍士不買私藥貧卒少匱三也用完作正開銷有餘抵充年例似亦不妨該廠成例伏乞

聖裁

一亟補戰車夫安營布陣莫要于車今車營無車是自撤其有足之城今之畫地為營從有步騎安所容足而措手計查營中武剛車尚

缺八百餘輛即今分泒信地需車最急若行
該廠必至悞事前發二百三十輛延捱十餘
年僅完一百七十輛尚屬不堪今患在剝膚
勢難延緩乞
勑該部照依近議成造價值發營分投置造碁布
信地以防衝突葢造器即用器之人則利害
相關便于法繩較之商匠秦越爲心苟且充
數者大相徑庭矣容臣會同恊諸臣遴廉能
將領董理車得精堅錢糧不致虛糜伏乞

聖裁

一更置器械語曰器械不利以卒予敵奴酋蕞爾小醜造鉤梯攻具陷我名城無堅不破豈以堂堂中國五材所出百巧所集反不得堅甲利兵之用耶且營中器械在京造之兩廠在外解自省直然發價造辦驗試起解入庫等項處處有舖墊之費人人懷乾沒之心作止十一侵欺十九欲求堅利堪用豈能得哉今庫中所貯諸器名數徒充無一堪用皆鈍

甲朽戈胡稱犀利查得腰刀間有可用其紫
花等甲當如近議兩領攢造一領酌議工料
容臣共恊廵諸臣會同部臣公委營中將領
照依邊式改造務期堅緻適用至于弓矢更
爲可異刀鎗甲胄即不適用尚存糜鐵乃弓
矢給軍多爲棄物該先後諸臣每每議折價
給軍當事者莫肯信從合無准其折色比照
先年恊臣周世選題借工部銀兩給軍買辦
弓矢事例如數發營聽臣等選匠料工製造

大弓大箭給散軍選以裨實用其所借銀兩
候外解折色至日扣還伏乞
聖裁

一加增犒賞語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議常
操散遲以便教演非徒用以應名而責諾也
必射者習射鎗者演鎗短兵者熟短兵其殿
者固罰而最者賞不踰時非所以示勸也營
中犒賞居恒自是不敷及查例凡遇虜驚倭
變俱外動部寺銀兩數萬以充賞軍置器之

用今日之變更屬非常合無比照前例量動數萬給發本營以供犒賞器械等費仍容臣等會同巡視衙門支用登薄以防侵冒庶臨事相機激勵將士與夫置辦急秘器具不致倉卒請議之煩也伏乞

聖裁

一申嚴訓練各營官軍歲有春秋大操月有短操非不旅進旅退馳馬舉砲若未嘗懈者求其足用者幾何知方者幾何毋亦稽核全疎

教練無法耳自今嚴行將領見行營陣外另
考陣法孰爲可戰孰爲可守孰爲可變幻而
移避不妨改擬其騎射弓矢打放火器演習
刀牌各官身親教訓每遇總協進營倍加抽
選俱置冊簿　本記其技藝精熟者爲上等
平常者中等不率者居下年終甄別之時以
此相兼定其優劣至于著有勞勩薦剡既多
者容臣等咨部即爲推用使其有所戒惧不
敢自逸尚謂操練爲故事耶伏乞

聖裁

一優扳將領夫將者軍之司命今京營之缺素稱冷局人人厭薄無非養廉不敷升遷遲滯耳然所以分猷輯衆惟諸將領是賴使其視官如寄欲責之克修職業勉樹功名必不得之數也向來各官各以簡調隨到隨論官軍徒煩于迎送而過期不至營務不勉廢弛甚非將識兵精之意也或就近推補或嚴罰違限均聽該部酌處中間各將才堪折衝而伏

居城隼儻有秩雖優崇而不堪練勇臣會同恊巡咨部一照原官更調如吏部煩簡之例此其抑揚之道而戰守兩便矣伏乞

聖裁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遼事尚多隱憂

廟筭宜周意外懇乞

聖明酌羣策以足兵足餉事職觀自有遼事以來

陛下未嘗不慮遼矣而語及用人不報語及練兵不報語及

御殿不報語及罪已不報至發帑一節豈惟
陛下惡聞之羣臣中亦知
陛下必不能發無事此空言爲矣以一隅之警
騷擾四方巳爲非策況暴歛傷心或別有不
可知之事則後日憂方大耳然則欲救目前
之急畢竟是發帑二字欲爲
陛下理財畢竟是節用二字如羊羢磁器袍緞諸
費即量減六七分無損於國金銀寶玉奇巧
諸匠作即暫停二三年無妨於用南京馬快

船之轉輸有何益于官府各處鈔關之楮幣有何利於軍民不此之圖而徒責餉於戶部戶部其何以應恐一旦事急而外廷之借用尚多不止金花銀兩而已也

陛下亟採科臣祝耀祖言謂詞臣徐光啓不宜外用矣然朝鮮素患文弱今喪師之後其氣益沮喪苟無謀斷之奇才以振其弱而堅其守則奴遂無東顧之慮光啓未可出廣寮中獨無可代徃者乎所當議者一也光啓雖有濟

時之志今京中弛廢已極

陛下何不加以憲職令其贊理京營使以其意教演三大營戰守之務但以巡視科道[illegible]之而前議兵部司官不必另遣所當議者二也京營十萬之衆大約以城守營及火器手為藏拙養老之地今京營巡視有兵分城守之議其意良深但分遣勳臣各司信地而于城守營及火器手分而練之不責之戰而責之守易之以其所安也其餘諸副將各領萬人為

一軍而二三偏裨佐之加其月糧日夕操練每軍用火器手三千人必須妙選精絕者教而後戰庶乎他日可以摧鋒陷敵所當議者三也科臣姚宗文

陛下用之于關內閱視然三韓陣亾子弟當有以慰之兵興以來所用金錢當有以稽之金白及宰煖諸虜當有以聯之宗文卽在關內亦可辨此事但在

勅書中開載得明耳至于陝西三鎮則宜另遣一

官不宜併責宗文一身所當議者四也解遼
本色無如從海道便然登萊一帶所得船幾
何聞浙中有船下可運糧中可運草上可拒
戰非用錢募之何以得至轉聆秋期過海道
便不可行所當議者五也虜揚言欲從岫巖
以取海蓋所謂以虛聲分我之備使我無所
不守耳然此中運糧山積苟無重兵守恐其
用曹操烏巢故智也今何將何兵可以扼要
嚴備所當議者六也職起家令蜀知蜀兵窮

苦隆冬時有葛衣者今離家遠戍艱苦萬狀
目今冬寒何處得衣被焉職知蜀兵長於凌
險登山最步兵之良當另爲優給宜急命戶
部司官一員綿絮衣襖製就而賜之去年所
遣西兵尚餘幾何亦併賜之方可以結其心
壯其氣使之盡力殺敵所當議者七也李如
楨庸劣鄙猥本非將才纔一入遼而淚泣哀
號無復人色此豈足當重敵冀成功哉李懷
信爲西壯邊名將當令往代如楨大將之旗

鼓一新而軍中之意氣自倍所以圖敵實在
于此所當議者八也虜屠我數城備極慘毒
遼中子弟豈可時刻忘此虜新經畧到任必
能激勵振作使人自爲戰然徒手之人豈能
搏虎衣甲器械復應于何處取用犒賞應于
何項支給所當議者九也古來戡亂之人必
待非常之士然其人非困於屠釣耕牧之中
則累於文法世網之内如古衛霍李郭之流
但得一人焉足以成功矣今各省撫按司道

及募兵使者隨地物色果有奇士不妨具本起送宇內之大未可謂無其人也若束于資格拘于成調則英才必無自見之日矣所當議者十也夫

陛下慮遼事當實有紓遼之策

陛下錄羣策當必求可見之實不然議論日多而實用日少他日卽欲圖之恐無及矣職故不揣愚劣以發豨爲綱以十事爲目以塵

聖覽

卷之二十六終

籌遼碩畫

二五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
.C5
K9

AC
149
.P3
v.51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七　　　　己未仲秋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戸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部司旣蒙
欽譴徹職亦當併褫仰祈
聖明卽賜罷斥以懲愚戇事項見戸部揆出
聖諭知
皇上爲金花借留赫然震怒而于堂官罰俸司官
降職夫借金花非井該屬部堂之罪也臣之罪
也蓋此銀自先朝爲濟邊之用貯在外帑萬

曆朝爲御用貯在内帑歷四十餘年無敢言者而臣以甲寅二月内專疏特請仍解太倉復還故物是開金花外解之端者臣也臣之罪也自臣疏後昨奴酋匪茹見措餉艱難多有主金花充餉之說者臣亦于昨歲五月内有遼餉燃眉舉朝袖手一疏内云諸臣或爲金花瀆奏止謂之執爭不謂執留執爭者議論之所爲而執留者司出納之所爲也爭者空言留者實事臣盖隱然以執留激發該部

是開金花執留之端者臣也臣之罪也至邇
日侍郎李長庚亦以留金花額稅爲請仰荷
明旨准留額稅不准留金花臣是以有敬據
新綸補臣舊牘一疏內稱金花目前解到十餘萬
兩未審司農作何執留本日該司官過臣寓
商及遼左鈌餉憂形于色情見乎詞欲將金
花一面給遼一面題奏臣甚韙之慫慂必行
臣復隨會尚書李汝華亦慫慂必行是今日
持金花應借之議者又臣也臣之罪也夫任

事之部臣或罰或降豈其言事之科臣乃獨
超然免于罪譴故臣特請罪而謂必當三褫
者以此雖然臣之妄言實冐多罪乃若
皇上肯用臣言將一舉而五美具焉自
皇上深居大內欲法
世宗乃
世宗諭金花子粒專備各邊用不許別項那借今
皇上雖久充大內之用不無那借之嫌若一旦仍
以備邊恰符

祖制

世宗在天之靈歆悅可知也美一遼事纔年餘措

處餉銀連解邊及內外各處買馬安家製器

等項共不下五百萬金後來結局無期萬一

接濟不敷枵腹之軍微論不能制奴且恐內

亂今自藩王以及文武有位下逮加派小民

慮亡不人人捐割以爲遼而

皇上先後發帑乃僅僅五十萬而止即如黔總戎

助餉若干且流聞係中官歛而之內臣未敢

信以為然恐海內不知者或妄疑
皇上重阿堵不重封疆若
皇上翻然而以內藏為邊備則朝野華夷必且歌
誦明德謂
聖心所重在此不在彼美二書曰所寶惟賢語有
之不寶金玉而寶善人司官名位非甚貴倨
也乃念疆埸搶攘至寧抗
天子而行權宜有汲黯矯詔發粟之風焉此正善
人之當寶者若還以原官刻印銷印足明聖

人之無我且使天下曉然知
皇上實賢果不以金玉奪也美三夫奴酋不軌
皇上宜何如震怒而風聞宴樂更倍恒時甚至敗
事之楊鎬李如栢當究不究貪婪之鄭之范
當誅不誅此輩大憝偏及于寛政而至爲
皇上多方濟邊汲汲如捄焚拯溺者奪俸奪職不
少貸儻
皇上一還其故而賞罰進退無至倒施美四且鹿
善繼慷慨擔當臣殊壯其爲人若張國鋭在

山東司非曾陞知府而以遼餉故題准留部
者乎餉務繁冗國銑勞瘁有年臣曾具疏請
添設郎中矣今不惟不添設且併國銑削去
須另選有心膽有智討者頗難其人若
皇上奪而復予則餉務仍賴一臂而不致有紛更
叢挫之患以貽遼士卒憂美五夫臣有罪
皇上治之亟削臣藉臣且拜
皇上之賜若
皇上欲尊五美則望收回成命部司仍免降罰金

花仍准暫借庾幾用臣之言毋論罷斥臣卽
虀粉臣臣有餘榮矣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等官張延登題爲計屬急
公可原降處過甚乞恩寬宥以昭
聖德並收人心事自奴酋不靖肆爲猰貐三路喪
師開原繼破徵師四方轉餉千里饑卒張口
待哺司農束手無策請帑難再不得已計及
金花銀兩盖此項原備邊需非專上供實群
臣僉謀非計部私意也該司官鹿善繼毅然

慨發不阻志委在乎急公罪不同於矯詔
皇上赫然褫俸一年臣等方以爲過矣况復并其
官而降之調之厥罰不已重哉雖然善繼急
公獲戾甘之如飴而
皇上之爲此舉也臣等以爲有三失焉前征遼敗
亡士卒傷者未復孤者未卹暴骨中野者未
收方翹首望露澤之溥今乃以數萬無多之
銀罪司計之屬而不之宥使彼中將士聞之
皆解體灰心曰

聖天子眞忘我矣非所以振其敵愾之氣其失一
也遼事縮朒正坐功罪不明今啓釁釀禍喪
師辱國奔北偷生之輩安然無恙而急公之
臣先罹顯黜自此以後誰肯爲國家肩弘鉅
者非所以明賞罰之當其失二也海内調遣
之士視遼如湯火驅之不前然背鄉離井寧
死而靡二者獨恃有厚餉可以結其心耳有
如區區私鏹不肯動支慳恡既開致令疑畏
非所以鼓勸王之志其失三也臣子官爵命

之朝廷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矧伊降調臣等
何敢代爲綴煩惟是
皇上舉動內外觀瞻一舉而三失具焉使天下謂
皇上愛財貨甚于愛封疆非計之得也語曰恡少
失多廉賈不處況大聖作爲超出尋常萬萬
者乎臣等方草疏復接塘報奴酋從三岔堡
入約長四十里蟻聚而來遼左危如朝露所
需軍餉料非多發內帑無濟事機伏願
皇上念善繼志在急公允復其官用以昭

聖度而收人心反三失而成一大善則三軍之氣
不戰自倍殲此逆酋不難矣
○廣東巡按王命璿題爲謹陳戰守機宜仰佐
廟謨以除奴賊以安遼民伏乞
聖裁事曩者賊負國厚恩肆逆狂逞蹂躪我疆圉
虔劉我人民襲撫順侵清河毁城堡逆理悖
化誠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者也我
皇上神武仁明赫焉整旅興問罪之義師起經畧
賜尚方選將練兵發帑調餉亦旣殫厥拮据

集羣策而蒐搜之事求可功求成隱然勝著在我矣胡當機而失之竟致國耻未雪虜志益驕其故何哉不和于民不可以出師不和于臣不可以出師今無論權稅繁多疲於奔命四方之民心未和也即遼左應募之士卒糧餉果充乎步伍果齊乎心志果一乎今無論名位虛寄權輿未承班聯之臣心未和也即遼左共事之將領氣無相凌乎功無相妬乎志無相拘乎守且未堅戰何輕舉非戰之

不可也速戰之不可也地形未習則險易何
知虛實未窺則竒正失節深入非策也深入
而已喪其所守敵知其所攻尤非策也諸臣
雖報國心長滅賊志鋭天時地利人利三者
今俱未盡得焉此勝著所以幾得之而俄失
之也修德可以禦侮固内便能攘外職願
皇上法祖敬天毅然儆省尊賢使能行仁修德蠲
稅罷賦安民固内折衝于尊俎之間戰勝于
廟廊之上而已矣夫然後課督邊臣先守而後

戰務戰不離守人和得而天時地利因之俱
得于此有機宜焉職未諳軍旅向者叨承
簡書巡視邊關頗加詢問叅之邇左今日情形
敬竭一得之愚列爲八欵上佐
廟謨以備採擇
一簡精鋭以嚴訓練夫兵貴精不貴多宜
詔經畧鎮臣容於十餘萬人内取精徤足用者三
分之二餘歸之京師還之各鎮十餘萬人之
聲旣揚矣卽其抽歸者夷固不知也是數十

餘萬人之威固在也其實足以省虚糜之費
留爲添賞加厲豈非兩便哉速戰則用多然
多而未練者必敗遲戰則用寡然寡而精練
者未必不勝或量于汰去數内募遼左近邊
土兵素習地形知彼知巳者以養京軍者養
之以賞京軍者賞之數日數萬可立募也且
先時我師失利其死亡者非其父兄子弟則
其宗族親戚爲之撫瘡痍問疾苦恤孤寡賑
窮乏死者無尤生者益奮因以簡其强壯聯

絡部伍宣以國恩諭以虜仇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坐作進止訓練如法務與之振不共之仇酬朝廷之德何堅不破何鋒不摧哉伏乞
聖裁

一開屯田以贍兵食職巡閱兩關親見邊地平坦處儘可屯牧至遼東遼陽撫順清河開原鐵嶺等處邊地豈無山川險易林木蹤窩虜騎趨避可守可屯可牧處近年互市防備廢

弛斬木捕獸自折其藩籬壅水決河自塡其
溝壑虜得馳騁肆無顧忌宜
詔經畧鎮臣履畝周巡務求其地可以屯種如漢
趙充國條上屯田十二策以制西域卒殲先
零者可法也虜無別長惟恃壯馬羶燥之氣
奔突馳擊如風雨莫攖其鋒惟處處鑿溝洫
以限馬蹄自一堡達各堡自一里達各里擇
要害爲虜馬所必經之地專設廉勇將官督
屯卒合力以修之多設疑穽以伺之淺深橫

濶隨地相勢取其足限馬蹄而阻蹂躪檄行之各邊該道將募壯士願屯邊者徙塞下與屯兵雜耕其間爲之分田耕作築堤捍水俱官給牛種器具勸之播蒔凡在塞下者當草生之時發騎就草另置遊兵防其寇抄仍於田所乘塞列隊部曲相保寇至則授甲歸屯遥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折毁邊墻亭壁以遏冲突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而輸餽亦可省其一半然

非必另募一耕卒也從澄汰中老者發還壯
而未經訓練合各赴調遣與本處土箸相間
合耕每一百人立一哨官一千人立一守備
擇其善識東南水利者專理溝洫力課耕作
俟有成功破格優叙先時耕作未經收獲照
例支給廩糧俟年餘秋成騐有收獲酌減其
其候二年後減去廩糧三分之二迨五六年
後騐收充贍令各食其力可充支給卽以田
予所耕之人嘗永不徵稅先二三年給以耕

種不時課賞其勞田畝分界經畫井然不准
侵奪仍給帖照時慰勞之則寓兵于農於勸
相勞民之中隱然有運臂使指之勢矣推而
九邊
勅令沿邊督撫道鎮諸臣各酌便宜修屯田三年
後科道一員閱視有成效者視軍功一體破
格優叙則所以固金湯靖胡塵裕軍儲貽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曆者端在斯矣伏乞
聖裁

一養將才以壯銳氣昔南宋偏安當時宗澤岳
飛韓世忠劉錡備行陣李綱佐
廟謨尚足禦金人之衝突今當事諸大臣提綱挈
領諸將士矢志報効戮力疆埸遴選宜公咨
詢宜廣間有邊塞舊將夙號驍勇智謀以過
失禁錮者准其立功自贖使貪使詐使佻可
也彼素知邊事加以積憤其與不習地利志
圖保守者功相萬耳吳起忍人也而稱名將
陳平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

明三北而成功過何必不可使哉但在馭得其道恩結其心威讋其氣使其耳目手足精神志意爲公家用不爲私用臂指相使患難相恤爲郭李之協力無爲張陳之相傾或寄授方畧隨材器使以責其控禦或解文網之煩苛優一體之禮貌以壯其銳氣則將士用命而忠義可鼓矣伏乞

聖裁

一練車營以肅隊伍昔李衛公平突厥時奇兵

實寓于正偏箱六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用若非正兵安能致遠馬隆討凉亦是依八陣圖法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正兵盖古人所重也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回車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從何來徒從何之哉且兵去不愆于六步七步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每輛用步軍十人馬拽行走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車空缺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枝能我用鎗砲動用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時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過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古所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守邊簡易之法不越

是者我朝余子俊葉夢熊等常用之效職竊
謂奇正相生車營其最要也伏乞
聖裁
一明賞罰以收人心大得則大賞大失則大罰
有能出奇制勝或用間而使自攻殺或設伏
而避實擊虛殲厥渠魁不惜公候爵賞鐵券
世襲永鎮遼陽倘北關北虜朝鮮有協力勤
王斬寇首來獻者以其地封之將領失機僨
事者不准幸脫如是方能振疲散之卒摧方

强之虜夫豈慘刻寡恩哉將官頭目動以一二百計非勢家子弟則豪門夤緣皆以權力强委動輒刻剝仗勢奪功無勞冒賞少不如意則中以蜚語席權力以庇護也苟戾于法敢斬之以殉乎將威因此輩而索然矣亟澄汰於始無使觖望于終可也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辦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誘師當其挑誘時蓄而不應未免小有剽

掠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于危亡不從則恐誅其坐視此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覆轍可鑒也今若恣其操縱予以便宜時縱之也不以爲坐視姑舍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免其重誅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儻張承胤等非懼罹文法不爲挑誘所致也何敗焉有能掩襲于覆敗之後擊其情歸如賀世賢者賞宜從優以勵將心仍不時優賚

以恤軍士之勞陣亡者優恤其後功成者一體併賞毋中撓毋牽制毋惑浮言豈非收拾人心一大機權哉伏乞

聖裁

一備戰守以酌機宜中國將卒步過于馬利于遲戰山戰奴酋騎射有馬無步利于速戰野戰奴酋變詐或捐棄牛馬以僞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奔潰以埋伏或潛軍而假和若深入交鋒是投其所長以卒予敵也爲今之

計速將撫順清河二處簡擇大將二員固守
訓練修築城垣鑿池防禦遠斥堠以緝姦宼
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
而遼陽一帶近地修堡築臺互爲聲援平原
曠野屯畆溝洫森森環列既有以繫其馬足
又於溝洫兩邊多建烽臺橋道仍于溝洫外
寬濶處所彼可以來我可以往用車陣爲城
内藏神鎗火箭等物以阻奴馬衝突車陣十
小車護一大車排列聯絡内載輜重藏軍器

編隊伍以奴酋騎射所長當此則勢屈氣阻矣伺其隊伍息散出奇邀擊仍設伏夾攻或用銳斧犯其鐵騎或用麻扎刀砍其馬足我勝則戒勿遠追以防詐誘各處溝洫闌阻伏兵四出虜騎竄脫何之偶敗則收入車營其車營不動之將卒神閒氣定足以禦之奇正相生虛實相權鮮或敗者以溝洫縶馬足以車營防衝空而又設伏出奇則中國之長技伸夷狄之長技屈矣然須平時訓練一二年

餘始熟復更番屯牧農卽爲兵兵卽爲農于其地耕牧卽於其地訓練統馭車營擇數員精幹者備分督精選一廉勇沉毅者司總管如父兄子弟宗族隣佑之相屬然各軍營練矣各馬步兵練矣至于將識士意士識將心度可以戰矣而猶未也頻加犒享使皆蓄威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巳矣昔李牧備邊日以羊酒享士士皆樂爲一

戰而牧圉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
并出是以一戰而破强胡盖我食既足我威
既盈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
銳可守可戰而不可勝者在我我足則虜日
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
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
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敝奔逃然後用奇
設伏陳師鞫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
邀夾攻首尾横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

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始
克有濟蓋必休養生息訓練精熟三年後可
戰七八年後而遼爲富强之遼矣所謂戰寓
乎守守寓乎戰立於不敗之他而不失敗敵
之道也伏乞
聖裁
一定閱核以達邊情漢時周亞夫屯細柳天子
按轡勞軍我
宣宗章皇帝

御極勤政屢巡邊閱武邊防加毖今不敢望
御輦親巡乞照
祖宗朝例
勑大臣一員同科臣一員擇老成通達長慮卻顧
者會同彼中撫按逐營稽覈何處可修屯畝
開溝洫何處可築城堡建烽臺何處可練車
營分信地馬匹足用若干車器足用若干火
砲弓矢刀鎗甲帽足用若干鈌宜速補壞宜
速修各若干糧餉運貯若干勞逸分給若干

未足額數亟宜轉輸若干文武道將府佐宜
添設若干將卒喪亡殉國忠勇宜優恤若干
流移孤寡人口應加拊循和輯若干作何屯
牧作何戰守實意任事一心共濟務期補益
邊防毫無虛應故事閱視完日據實還報多
方鼓勵以責成功則經制爛焉復整邊方無
不達之苦情而戰守有一定之勝算矣伏乞
聖裁

一隆信任以昭同心我朝

憲宗純皇帝時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衆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初因指揮劉清等逼索賄物召怨致叛陳介吳琮皆不知兵法不候延綏兵至麾兵直趨石城軍士勞困饑渴爲賊所襲朝廷差劉玉項忠等討賊賊聞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官兵居固原分兵爲陸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毛忠恃勇自領鋭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死我軍遽退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殉衆乃

稍定時群論洶洶謂滿四驍勇恐與北虜連兵關陝益危獨内閣彭時謂前者賊若四出攻刦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圍困日窘賊將楊虎貍見勢不可爲夜潛出詣軍門降忠厚慰勞之示以賞格明日誘戰伏兵東山口擒之餘黨潰走追捕之捷至人始服彭時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

云忠披堅督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畧不少退怯向人言曰奉命討賊义無成功死所耳心夫項忠坐困叛達之績不下于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時之主議朝廷有人豈非社稷之福哉今奴酋狡黠驍勇勝于滿四克撫順清河二城而不據退居建州舊巢虎據深山蛇藏深窟視滿四據石城謀畧過之今欲深入征剿一投足皆我兵不識之地又慮有因間爲間輸情于彼詐弱誘我設復

制我者能如項忠時之以師據賊水草道乎
能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乎荒烟沙漠無糧
可因各兵遠行水土不服運河爲界運糧輙
阻主客勞逸之勢之不相若也職竊謂欲戰
而勝非休養生息修屯牧熟訓練習地形酌
機宜如趙充國之且守且戰需之七八年不
可也然非有彭時魏相之力主其議同心信
任幾何不中謗篋訖無成功哉伏乞
聖裁

○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題爲夷虜外訌國勢中危懇乞

皇上臨朝決策以安

宗社事昨見遼東撫按二臣報云奴酋攻尅鐵嶺開鐵既破瀋遼之危真在旦夕矣又聞西虜滿且有擁兵入犯攻圍朱萬良之報夫滿酋所犯去都城僅二百里使其聚兵挾賞止于尋常搶犯巳蠢動可虞萬一西虜東夷鈎連爲禍使我力疲于防兵分于戰則封疆之

事何忍言哉奴酋破鐵嶺後未聞退兵鐵嶺破而無子女玉帛之利其欲未厭慮卽長驅以向遼瀋河東之危在此日矣奴旣深入我得堅壁以待其困得出奇以邀其歸可奪奴酋之魄亦在此日矣經畧熊廷弼新到戰守之計當有令圖傳聞遼陽城中團聚鄉兵數萬心一氣鋭可藉爲干城職手額天惟願有此耳如果有之經臣必有䟽上聞願

皇上出内帑之金須厚犒以見拔謬之惠仍

宣諭遼東生員監生人等有能團聚五千人者事平以舉人拜官能團聚萬人者事平以進士拜官至斬獲保全有功比官軍功賞再加一等其武職人等另以武銜議賞夫河東居民迫而聚遼陽此困獸必鬬之時也激勸有方何難于萬死中求生路至遼東之兵募新而舊者擄入餉新而兼支舊糧故督臣汪可受有一兵費三兵之論職愚以為遼陽之兵宜將主客新舊一槩勻平只隨處挑為三等

其體貌雄武藝熟膽氣壯步伐閑者名爲戰
兵能登陴乘障習弓矢打火器者名爲城守
兵其尋常庸下者名爲備兵戰兵餉宜上等
日給一錢城守餉次之日給七分備兵餉日
給四分戰守分則不得攙混勇怯分則人知
勸勉伍藉自爾井然糧似增而實省矣待東
事既平再復經制易易也各處調援之兵已
奉
旨催發募兵旦夕難完且零星湊合烏合不練恐

難濟事川貴湖土與河南毛兵議者俱云宜
調職亦疏言之揀事者謂道里行遠非數月
不能至遂置之及至數月後問數月前應變
之急着皆畫餅也如以數月中便賀平胡無
所須此如揣數月中危亡立見無所須此則
大臣謀國豈宜有幸災樂禍之心哉語云亡
羊補牢未為晚計宜
勅兵部亟調土司之兵即以土司素領者加其職
銜統領應援使得効力于數月後猶勝今日

之東手無策耳京師爲根本之地承平日久
武備廢弛職嘗受事京營營軍多老弱不堪
操演之法大卒麾飯土羮耳通州新設總兵
李懷信既移薊門宜另擇廉勇大將募二萬
坐鎮通州開營操演營軍每月挑精壯三千
每名加糧一石以本營將官統之帶練通州
可以衛倉廒可以練京軍可以備都城緩急
救援之用至都城防禦在城以外濬濠掘塹
萬不可遲選京營副將之有智畧者分授信

地令其相度遠近地形爲一時結營屯兵邀
擊堵截之計都城以内宜
勅五城九門監察御史嚴行保甲之法法行自貴
雖勲戚璫侍之家亦須挨次排編以聽覺察
如城守所須懸樓撞竿氈簾等項即宜如法
料理盔甲火器弓矢刀鎗等項須曉暢官員
分領其事查内庫及成造衙門見存有幾堪
用者有幾其不敷者應爲創製如硝黄爲火
藥急需而奸商内璫相倚爲奸半土半鹽歲

久盡化而爲土宜領價耑官別買以便製造
如奸商人等復謀承買者立斃之杖下可也
如急求兵將無如起廢閑將官令其募用急
議兵餉無如加派爲畫一之法職前疏已備
在戶兵兩部集議上請耳職竊見
皇上雖靜攝有年然國家重大事宜緩急操縱未
常終悞今奴酋犯順日積月深憂在

宗社祖宗疆土陸沉腥羶而
皇上如不惜也將士生靈委胔成山流血成沼而

皇上如不念也逆奴背慢遺書屬國辱逾巾幗而
皇上如不憤也烽燹漸迫自東而西剥膚不遠而
皇上如不知也且荒國憲棄明刑寬斧鉞于辱國
喪師之疆吏而忘遠圖急內供加降斥于秉
誠體國之計臣此中主所不爲不意我
聖明有此舉動群情洶洶疑在帝左右有宵小黨
蔽爲鼠竊狗偷之說以欺
皇上者果爾則烽火接于郊原目爲細事痛哭陳
之章奏棄爲妄言天下事去矣乞

皇上奮攬乾綱從諸臣請臨朝視事使大小臣工
畫地而陳先言夷虜憂危之狀後聚米而策
各盡內外戰守之宜群策兼收
宸衷獨斷雷霆雨露刑賞並加于以慰臣民瞻仰
使將吏歡呼雪耻除兇犁庭掃穴在
皇上一照臨間矣
○巡按直隷監察御史田生金題爲軍紀不可不
肅國法不可不伸懇乞
聖明大振乾綱嚴行罪罰以懲積玩以保危邊事

臣惟勝敗之事兵家常有而英雄之主往往轉敗爲功非獨其師武臣力也盖必有一種明作之氣鼓舞于上而後臣下之精神以奮疆圉之壁壘自新則未有置功罪于兩忘懸賞罰于不用覆軍不問糜餉不問陷城亦不問而不啓戎心受實禍者若今日之遼左是矣臣觀奴酋犯順我兵失利以來議者曰無兵無餉也已而萃九邊之兵搜海内之餉而不足以當楊鎬之一擲伏屍五萬流血成川

慘氣干霄寃魂號野未見
廟堂有何舉動議者又曰無兵無餉也今開原
失矣遼陽廣寧岌岌乎殆矣議者曰無兵無
餉也計臣樞臣互持也夫疆場之事惟兵餉
二者而已兵餉不足雖孫吳何以措手今使
司馬發兵司農給餉同心恊力共振軍聲豈
非目前之急務哉顧遼有極重不可藥之症
而不可不一大振者則今日之人心是也何
者兵死事也使退而不死于法誰肯進而死

于敵者今遼人膽落于奴全無固志惟知望風而走耳如開原之陷賊方臨城署道推官先去以爲民望而文武將吏隨之誰爲攖城拒賊者哉夫我未登陴奈何言守賊未襲地奈何言攻經畧楊鎬未事不問守之堅瑕臨事不覈守之真僞苐以賊陷開原報何其朦朧甚也至若奴酋謀犯開鐵久已有聞矣楊鎬擁兵數萬作何防禦哉鎬之咨撫臣也謂河東兵馬盡發開原救援矣乃賊據開原未

見有一矢相加者鎬之兵馬安在哉使其倏
來倏去如風如雨猶云策應不及也明知賊
在開原矣連日殺擄甚慘矣曾不聞稍設一
籌乘其醉夢擊其惰歸而藉口馳赴瀋陽開
諭人民以掩其不救開原之罪將誰欺哉夫
以遼之守臣輕棄開原如此而鎬不能請于
陛下以誅也以鎬之誤遼毋論三路敗壞卽開原
不守亦斷無可原之路而
陛下不誅也然則誰爲效死以爲

陛下用者乎臣謂今日之事宜行遼東按臣復查開原城廣狹若干東西南北守者若干某將領兵若干守城若干賊從何處陷城是誰失事其兵將曾否尚在有無戰歿推官鄭之范自西門出是否門原未築抑亦掘門以行諸將中誰爲固守誰爲逃奔按其棄城者聞于

陛下命經畧熊廷弼卽軍中斬之而後守者不敢爲開原之續也此肅軍紀之一端也至于楊鎬之罪雖童稚女婦無不欲食其肉者業已

讜論盈朝公議共棄臣何須臚列言之惟是鎬未度遼遼中百無一備奴未敢乘勝長驅奈何假以專征之權賜以尚方之劍需以歲月之久益以十萬之師而調度乖方一敗塗地以致賊奴易我狂逞勢如破竹遼東數十萬兵民之命由鎬殺之鎬何詞以自解乎臣謂亟逮楊鎬以舒公憤而後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也此伸國法之一端也夫國法伸則威嚴在朝廷而風聲自震于邊境軍紀肅

則號令在部伍而刀斗自固于干城釋此不
圖則在事文武詎懷敵愾之心而援遼各兵
徒踵怯懦之習雖日日遣將時時調兵何益
于事哉然經畧熊廷弼精明果斷臣不患其
治軍不嚴而特爲
皇上言之者盖臣下所守者朝廷之法也法行自
上而後信從在下若上主寬縱而下任嚴明
毋論觖望易生正恐積玩人心訓定亦未易
耳且使法紀正而人心定遼兵雖少猶可使

也不則雖有十餘衆將掉臂而去亦安得用之令有人焉當救焚拯溺之時爲緩步雅歌之事則迂而無當難免水火之灾遼瀋將危

神京震恐

陛下惟明罰勑法猶可悚人心柰何其泄泄從事耶若夫黜閣臣以實政本下科道以集衆思破常格以羅將材覈京營以資防守勤訓練以求兵之可用行錢法以求餉之可繼廷議但有可採不妨巨細兼収是在

皇上沛發
俞綸并
勑所司加之意而已而臣尤不能無望于輔臣也
夫大臣事嚴
主則濟以寬而事
仁主則佐以嚴正如鹽梅舟楫相需爲用耳乃
皇上寬仁大度槩施于喪師辱國之臣而輔臣票
擬極重不過聽勘二字此何異以水濟水也
獨不見滇南武定之失撫臣陳用賓等械死

獄中維時執政者未敢以同鄉救庇之此與
今日遼左之敗孰重輔臣可以思矣臣一腔
熱血慙無奇策以佐

廟謨但臣嘗誦書曰威克厥愛允濟今日救時之
藥似無如威之一字臣敢以此當諸臣兵食
之籌仰惟

聖明留意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為亟議募兵近畿以備不
虞事職方司案呈到部為照夷氣正熾遼勢

日危剜膚之患將駸駸及國門矣臣決策無能憂時徒切凡所爲募兵計者業巳先後具題于五省各州縣議募二萬又于四省議募二萬又于各邊鎮募二萬竊恐道路遼遠未易猝至查畿以内順永保河真順廣大之間猶有燕趙遺風多驍勇慷慨之士平居捍法結把聞變易動難戢若招之爲兵隸以尺籍飼以月餉閑以訓練令其椎心猛氣収爲我用較之各省似爲得力但此輩托處不一其

方應求各以其類如近日薊鎮總督咨送生
員李慎言及原任經歷程繼怡各稱結識英
雄矢忠報國則草澤之中豈曰無人茲欲廣
延而羅致之物色既難聯絡不易宜畧倣宋
臣張浚之法能招百人以上者授把總招三
百人以上者授千總招五百人以上者授守
備各職銜又查嘉靖二年題准陝西甘凉募
兵事例見任百户招百名陞副千户副千户
招一百名陞正千户正千户招二百名陞指

揮僉事指揮僉事招二百名陞指揮同知指
揮同知招二百名陞指揮使若指揮僉事招
二百五十名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同知招
二百五十名陞都指揮使而止若爲事立功
及職閑住官員能招百名悉與覆職以上三
例匪直可行于幾輔並可通行于省鎮者也
其所招之兵驗果堪用兵給器械馬匹官各
劄授職級然後合而統之于一大將編隊列
伍立營操練不論駐防調遣招者與所招者

始終聚族不離使之結同袍同澤之歡勵偕
作偕行之氣至其中有異能奇謀千人萬人
之豪傑則又優以殊禮勿令牛驥同早庶可
將兵兼致然必董其事者風猷威望真足招
徠斯能勝其任而愉快也查得工科給事中
祝耀祖擬授刑科給事中曾汝召巡按順天
御史王象恒題請准實授差巡按真定御史
周萬鎰才優經濟力裕担當用之募兵必有
聞風而响應者今議順永保河差祝耀祖王

象恒真順廣大差曾汝召周萬鎰各前往召
募相應題請伏候
俞允施行其一切應用錢粮會同戶部酌議于堪
動餉銀関支該部仍差司官一員專領其事
統兵將官臣部公同議委至于審勢相時隨
機變化在諸臣自饒爲之非臣所敢盡擬也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爲東省防禦急于燃眉兵
食錯處猶然畫餅懇乞
聖明亟賜覽察特允便宜行事以振積弱以伐狡

謀以保危遼命脉事職惟太平無事尚先徹土天下多故難狃怡堂矧今遼陽諸鎮已成瓦解之形夷虜諸酋合肆蜂蠆之毒不啻火之嚮邇而溺之載胥也東省爲

神京左背東北距海西南距河握淮揚漕艘之咽喉接天津海運之故道而登萊一帶三面臨虜一面當倭尤呼吸相通腹背受敵之處也先年倭警告急增兵設將征調之使幾遍天下繕甲整戈精銳之士布滿郊原然彼時

朝鮮獨當其鋒必朝鮮破而後波及青登萊隨侵東濟兗州則朝鮮當爲之蔽而數千里洸洋又有超海之難也當時中外戒嚴多方備禦負爲凜凜若此今開原既破鎮西慶雲以及鴨綠江渚城堡望風解體闃若無人相望登萊止隔水面業已侵肌及骨猶忘拯溺捄焚且援遼之兵馬累奉抽添全省之空虛朝不謀夕回視當年禦倭之日外有朝鮮內有重兵者其虛實踈密何但徑庭哉舉朝慄

慄危懼獨急遼陽遼陽之外並急登萊以遼陽之安危關係

宗社而登萊之安危又關係遼陽也查登州海口如欒家口劉家汪青魚灘龍門港花鴿灣海中島嶼如崆峒長山鼉磯沙門成山嘴玄真島羊角盤青棘島不下五十餘處萊州海口如白浪河芙蓉島三山口岈岈島淮河口薛家島赤石礴董家灣不下三十餘處俱屬要害最難隄防而衛所之在海中可據而為難

者在登則戍山靖海威海寧津奇山海陽百尺崕大山諸位所也在萊則靈山鰲山夏河王徐寨諸衛寨也總計登萊各口周環繚繞在內地者約二千里而遶在海中者約三千里而遶昔年防委每處沙唬戰船多者十餘隻少者四五隻防兵每處多者千名少者數百名綢繆戶牖幸以無虞今地方之遼濶如故而城池之隤隳有加兵則承平日久汰之又汰矣船則動稱惜費銷之又銷矣通筭登

州水陸兩路各營之兵不滿二千不但虜勢長驅单之不支卽以供哨防而爲畫地之守以二千人泒之九十餘處是毎處止一二十名也且不可令敵人聞海內見而曰防海防海云乎哉且目今所急無如海運海運由羊頭凹宗島而行則運船横渡鴨綠江口哨防由皇城達旅順而北則兵船一葦可航鹥陽斜對登萊止隔衣帶孤山𪊲場又遼糧往來水陸必由之道向聞羊頭凹等處數十城堡

軍民相率棄去登遼遞運不絕如綫片颿南
下便可搗其虛而扼之項此餉道之可虞一
也且數十城堡之軍兵數十城堡之丁莊旣
以四散驚遁勢必群諸島合出没島嶼剽掠
海洋以自爲生聚近日閩浙之間刼船擄島
所在見告彼出于通夷一二亡頼且如此今
以日不聊生之人而爲獸攫苟活之計流毒
肆害可勝言耶此餉道之可虞二也且東省
悉索不腆之賦以供遼餉該道奉行獨殫心

力舳艫啣尾俱登彼岸金蓋之粟堆積如山
無柰車輓不前未免躭延時日使敗船有坐
守之嗟居停有浥耗之患賫糧誨盜誰不生
心空國護行終非長便此餉道之可虞三也
再亢暘不仁六月無雨槁苗鮮實繼以虫傷
濟兖青登被灾尤劇職方批行勘報已見流
亡載途近青萊地方大盜竊發一夕馳刼數
家郵報狎至瀕海無賴哨聚萑苻自其故習
況復凶年驅之益滋不逞此餉道之可虞四

也登萊之在今日正如孤村行旅大盜睥睨
莫爲擁護莫爲救援每一念至眞厝火積薪
而不能頃刻寧者徃撫臣調撥防汛有原設
青兵一千四百餘名鋒兵二千七百名以供
犄角之用今援遼之後十抽其八請議募補
尚若捉襟然當夾切剥膚之時姑爲急則治
標之計舍募兵更無策者故今日之登萊不
能遽倣當年備倭故事增兵以數萬計而北
兵量補四千名以充陸營南兵量補五千名

以充水營揣度事勢萬一不容已者也顧師
行則糧從有兵必有餉當此中枯外竭安得
鬼運神輸撫臣王在晉疏請折留額編中丁
等庫錢糧以及進內解部諸稅加編遼餉等
銀苦心婉畫海是救時之急着即
皇上自爲
社稷計恐亦不得不出此也頃奉
明旨各省先經未解稅銀并許扣留以佐軍興
皇仁一沛

聖武孔昭從此推廣不患無兵無餉又何患狡奴
哉職又惟加編新餉原爲禦狡奴而設今遼
左登萊輔車相倚救登萊正以救遼左難分
緩急曷有輕軒即盡數扣留以充本省兵餉
他省自不得比例者或念接濟海運通融新
編則僅扣一半以餉海兵以護海運又非若
秦越人之肥瘠者度計部大臣平心體國必
有以處此也其本省各項稅銀遵
旨應留及京庫本色應改折色者併乞

聖明容職等具疏題知扣留濟急蓋與其躊躇束手惜小費而餐成決癰潰隄之形迫有事而費至不貲以蹈遼左今日之轍何如裁此錙銖充不容已之費先為小費以省大費之為得也日來奴酋按兵不動奸細四出密查登萊運去米豆數目夫金蓋數十萬之粟奴之所深忌又其所垂涎也取金蓋以絕餉道必其本謀餉絕而遼饑遼且不攻而潰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金州距登州半日程耳彼烏龍

江所造之船足資戰艦又山東見泊糧艘可
供濟渡揚帆纍至勢必不止數萬人釐登州
千餘疲卒以待能爲戰乎能爲守乎由此而
下天津抵徐淮阻絶咽喉搖動根本
神京重地尚可高枕而卧耶勢固有必然而患
且有必至者弗謂職等今日不言也伏乞
皇上軫念此近憂廓然遠慮特
勑戶兵二部俯採職愚亟行議覆以觧登萊倒懸
尤遼左一大幸也不然者職等寧甘矯詔之

罪以殉封彊必不忍狃從令之恭以悞君父矣

○兵部尚書黄嘉善題爲夷氛轉熾兵力尚单僅議調水陸精兵以備戰守事職方司案呈到部爲照遼自開鐵再陷奴勢益張以堂堂全盛之時主客多兵猶不能堅壁拒敵豈盡賊鋒之猖獗抑亦懈弛而不設備之故耶近聞屯住新城日日謀我兼又造船遣諜偵我虚實潜有航海内訌之意則旅順登萊未可視

爲無事惟是島嶼風濤之險非素習水性者
而騾驅之是問燕人以越路有畏足不敢前
耳安能資其防禦哉臣酌之時勢參以報聞
援遼之兵莫若調之土司防海之兵若若調
之浙直查得浙江南直沿海額設水兵遇汛
出洋習知水道且便捷勇敢稱海上長城湖
廣四川貴州各土司兵生長懸崖峻坂之間
利臂輕足性悍嗜殺與虜相等埒且素有藤
盔毒弩等器械足爲禦虜長技以上各兵俱

應量調以資戰守在水兵一切安家銀兩照征倭例動該省加泒地畝錢糧若土司例無安家亦宜厚加犒賞鼓其樂從若永順土司彭元錦願以一萬自統而前尤當嘉其忠義破格奬賞以爲各司之勸是在撫按鎮道加之意耳若統領水兵須挑選廉幹武官督領赴旅順登萊天津等處住防其所用船隻内有各官自製者各照數給價土兵聽該司揀選定委土官及親信司把仍令廉勇武職官

員一同領發援遼各土司世沐國恩賈勇慕
義諒不肯自後于彭元錦而省直撫按司道
各臣同舟共濟又無俟臣部叮嚀告戒爲矣
謹將應調水兵土兵數目開坐上請伏候
勑下臣部星夜移咨各省直撫按等官一體遵奉
施行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鼐爲微臣憂國無策愛
君有心謹攄事直陳以回
聖聽事職切見奴賊横行深入遼都開原既陷鐵

嶺已墟昔之長城今為塞外我之內鎮為彼窟穴兼以合營西虜蹂躪長驅將帥躊躕兵力孤弱不能嬰城何況血戰近聞經臣出関兵止八百各邊征調勢如摶沙而又薊門告急還救不暇原其事勢非朝廷威令不行于軍興非各鎮調遣敢稽于時日因行糧不足安家無資道路阻長接濟難繼或謀本地或逃半途夫人不貪財誰甘蹈死計自遼左兵興以來餉費五百餘萬而軍覆地蹙兵連未

已民力重困誅處已窮民間已不能鬼輸那
借必需之內藏而近奉
嚴旨切責計部降罰司官非有別項權宜止爲金
花五萬舉朝之臣皆以爲
皇上狃于貨財不思邊計祗因危亡之禍未迫
聖衷夫寢厝火之上而不肯去其薪載漏舟之中
而不肯塞其隙及其身在水火之中望救已
難況于今日全不求救自古夷狄之患往往
積小而大劉聰亂華阿保機造遼阿骨打開

金忽必烈叛元始聚部落而蠶食既用蠶食而橫行及其强大支蔓驕虜亦出望外以至于僭神器而窺天下豈非中國備之無方畧而積衰亂之漸以成之乎今即不謂奴酋能大有為而我不能制其死命則彼且得而潰我腹心况奴攻我犯我着着皆密而我禦奴備奴着着皆疎我師出不能擣其巢而彼石城已築于關外種牧休息收我蓄積以實之而反令我客彼主我邊既失而偵諜不通而

彼四散奸細窺我內地虛實探報速于郵傳我不能北聯金白東結朝鮮而彼鷄連西虜掣肘內訌長驅東逞莫可誰何我水兵不練天津登萊處處皆虛強委督餉大臣海運未濟遼急而彼修治船隻意圖海道相襲扼我餉路似此籌筭豈止意在全遼籍我全遼之糧擄我全遼之地驅我全遼之人逞其鴟張爲難中國勢必飲馬都城狼心始快五胡遼金元之禍行將復見于今也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京師
祖宗之京師
高皇帝間關百戰而開百代之基
文皇帝又三犁虜庭而定萬年之鼎至我
皇上萬歲無疆享國永久海內將令飴飲醇豈忍
一旦小夷憑陵以至此且萬一當此危亂也
皇上將安之乎
六宮將安之乎
太子皇孫將安之乎而

皇上積年所儲蓄一毫不肯犒賚軍士者將安之
乎古人云君守
社稷臣從其君一步不可移動義也然能爲
皇上守者誰乎必有傳宣號令預叅機密如陸贄
者而後奉天可以興唐必有外治軍旅内整
朝綱如李綱者而後南渡可以造宋必有提
鼓揮浮戮力勤王如郭子儀李晟宗澤岳飛
者而後播遷可以議恢復只如本朝已巳之
變都城圍而于謙調度于内石亨力戰于外

庚戌之變都城圍而徐階楊博王邦瑞調度于內卽諸將如趙國忠張珏張騰輩亦且擁兵劄大營于外而今倉卒間能有之乎然則京城必至搖動而

九廟社稷城中百萬生靈皇親勳舊貂璫貴豪之家皆可深慮

皇上積年儲蓄亦且散之不得聚之不可試念及此能不矍然動念卽或有爲弭逢迎合之說者曰奴因惱恨搶邊斷非有意大舉今奴旣

破遼之半其說已非又曰遼東尚遠京師且
先朝京城受圍迄無他恙夫遼東失而山海
逼即山後諸夷皆乘釁而動寧謂無虞又曰
遼東既付熊廷弼經畧必能料理決不仰厪
聖憂不知無兵無餉廷弼今且束手尚不接應安
能料其成功此等言甘易信理巧可悅而不
知已居焚溺之勢水火之中
皇上細思有以此言上聞者決誤
皇上決誤社稷試因臣言一洞燭之則壅蔽立破

自此亟圖挽回之策職又以為不難夫以
皇上聰明神聖其于國家大事廷臣不能處分而
聖斷處之晏如即如去年張差一事
皇上知其禍中骨肉危迫社稷亟召群臣見于
皇太后几筵前祖孫父子大小文武懽然一堂而
皇上徐出一語開諭明白群臣皆呼萬歲而退所
謂化有事為無事聖人作用超出尋常何至
今日難于區處今日廷臣望見
天顏如太旱之求時雨

皇上空卽日親
御便殿召見群臣賜以無畏受其盡言而所爲立
賜處分不過明賞罰以振紀綱
宣詔令以聯華夷行此二者其餘皆可振飭夫失
事經畧楊鎬逗遛聽兵李如栢損
皇上百萬錢糧殺遼東百萬性命不誅無以謝天
下遼將卽無功可賞而獨有死事可恤可贈
請速命禮部與劉綎杜松潘宗顔等卹典賜
廟賞罰既已明信朝廷乃有紀綱若夫宣

詔令有五一曰詔告天下古之賢君有竭民力而
不勞用民財而不貪兵休事已而人無怨者
天下皆知其無用兵之心而諒其有不得已
之實故也今宜下一
詔須示天下曰奴酋背恩狂犯法在不赦調兵徵
餉實非得已若事平之後定行大赦寬卹決
不忍久累百姓又下一
詔須示遼東曰念邇遼土殘壞人民不得聊生朝
廷自有憂卹爾須勉力奮義人自爲守上報

國恩下完妻子仍用公帑給爾口糧賚爾功
級又下一
詔宣諭朝鮮國王君臣曰王勤于本朝兵事令忠
臣仗節軍士死綏朝廷軫念今遣使慰
諭國王并犒賚頭目旌贈死事大將及優䘏陣
亡軍兵其硝黄依請給附之下一
詔以示北關告以與國同仇之義彼此相依之勢
毋畏奴酋而暫附之以自貽後患又下一
詔以示火墩炒花西虜撫賞無缺不宜憑奴哄誘

相煽為訌奴既悖中國安得有爾等且奴性
狡黠必不相容卽今助奴橫行爾輩必終受
吞噬五詔旣須而四海華夷皆知朝廷德意
翕然拱衛矣至于其中行事窾要處錢糧無
所仰給則決當蠲帑藏以濟其用夫財貴用
之當耳此等井井有條而用
皇上亦何惜而不用之夫天下有大儲有小儲有
大寶有小寶唐陸贄云損其小儲乃完大儲
也損其小寶乃固其大寶也匹夫愛其小者

故為守藏虜聖人愛其大者故為天下王夫
以戶部設處既盡金花那借即令百萬
皇上亦宜慨然俯從乃甫用五萬而震怒至此此
大臣當以去就爭使知
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而後可回
聖聽于萬一也非為此數萬金爭也今日之事散
財則濟惜財則危濟則散而復來危則積而
籍寇且如今日能慷慨出身為國任事者外
則經臣熊廷弼而

皇上超格用之內則詞臣徐光啟而
皇上特旨留之二臣皆有眞心于君父分憂患者
皇上若各發數十萬金錢付之二臣令其調度戰
守鼓舞將士邊疆輦下氣象自然不同職知
二臣決不肯私公帑一文錢謂付之有用之
人流轉有用之地也今廷弼一出關而甲兵
不足士馬空虛獨坐何以守孤城空拳不能
當虎噬欲成廷弼之功可以無兵勝寇無餉
集兵乎且如

聖旨徐光啟曉明兵事而令其練新兵防都城也
坐何衙門憑何印信責成何事役使何人事
權既不可輕錢糧亦須應手卽今欲固京師
根本如都城之修敵臺之築昌平通州城之
置鎮鞏華城大垻之屯聚內而營兵訓練外
而調兵徵集無一不需經費安能盡派民間
皇上豈得以帑藏爲已物而置根本于度外哉職
觀後唐莊宗黷貨不散至于喪亂許以金帛
募戰士而士卒以爲今日無所用之掉臂不

顧此等景象思之亦可寒心且
皇上重于財貨而輕于人臣大臣誰肯爲國家盡
心小臣誰肯爲社稷效死臣思軍興以來費
用既多但當稽核金錢出入之數而使邊疆
無乾没不當吝惜帑積朽蠹之餘而使備禦
不修舉獨願
皇上以天下之財用天下之人平天下之患不得
以内外積貯自分彼此也夫自遼東失事也
廷臣喁喁然望

皇上奮發一怒乃今
聖怒不用之失事之經臣而用之權宜那借之大
臣不用之逗遛之邊將而用之案呈題請之
該司恐自此舉朝疑懼則擔當之氣愈衰
天聽載高則謀國之忠不效夫令朝廷盡保祿位
保身名之臣事
皇上然後可而
九廟神靈亦何藉此等臣哉安其危而利其灾思
之卽賈誼痛哭亦且淚應枯矣職言可聽願

皇上聽而行之言不可聽則褫臣職而爲嘵嘵言
事者之戒毋令職一腔熱血叫九閽無從也
○戸部尚書李汝華題爲籌國無能叩
閽莫效謹瀝愚忠仰祈
聖明自爲社稷封疆大計事臣頃以留借金花蒙
恩薄罰退省連日不遑寧處切念臣事君猶
子事父也父母譴責爲子者負罪引慝敢有
違言然又深思父母之家計日耗父母之食
指日煩父母之門戸宗支有蕩析傾頹之患

爲子者敢終避遣責不一哀鳴于父母之前
乎臣今謹披瀝心腹哀鳴
皇上之前夫奴酋作難臣部一歲運三百五十萬
金錢而彼中不斬奴一卒且合文武將吏數
萬人俱殞今又屠開鐵逼瀋遼矣厲兵秣馬
輓粟飛芻度歲費五百萬或可支奴而未滅
奴也奴一日不滅如五百萬之費不知須得
幾番而今日加泒二百萬外僅僅微恩留稅
耳一年之稅可滿三百萬之數乎如其不滿

又當覔之何處問之何人臣反復尋思不得
皇上爲臣尋思遼東索餉臣可對曰無餉否臣部
無餉可令遼東不須殺賊否夫遼東不殺賊
賊必殺遼東賊不愛遼東土地人民愛此一
線路可走京師故于城郭到處則壞人民逢
着則戮不留些子礙手之物然後直指京師
社稷安危瞬眼便見
皇上聰明神聖豈不思慮到此而臣部事急無措
一借金花以救遼東之危遂干譴怒屢

旨森嚴臣退自修省惟有反躬自責但顧
皇上自爲社稷封疆大計畢竟覔之何處問之何
人可得一歲五百萬之數乎臣言及此即
皇上盡借金花尚憂不足而況堅不肯借毫不敢
請如此乎臣衰且病獨肩計部九載籌邊愧
無一得直以
皇上稍憐臣部苦心萬一可效犬馬今智盡能索
借及金花未蒙
皇上鑒允薄罰臣俸臣知所以自處矣然不敢不

以忠計之愚畢陳于上庶幾
皇上反覆思之至以臣故降斥司官臣愧滋甚夫
小臣似不足爲重輕但恐人言謂以五萬金
花降及司官則四海之内或議
皇上重金鏝而忽封疆狃目前而忘大計恐于輕
重空酌耳以臣愚計或念司官與臣共濟危
遼實出萬不得已心本無他免其降調則
聖度益弘
聖德益光薄海舉手嘉額稱頌曷其有涯臣旬日

冐罪不敢有言以社稷封疆大計終難循嘿故爲之謬陳并乞恩于司官如此嗣後邊陲有急臣部無處仍再爲請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奴酋謀截餉道先聲有據懇乞

聖明速允加兵之議以固海防以存海運事據登州總理海運兵巡道陶朗先呈本月二十三日據天橋哨官陳應選報申内稱有遼東金州海防同知黄宗周家眷由遼東地方駕沙

哳等船送至天橋尚未進關等情隨差南營中軍官查詰間本日隨據黃同知禀帖謂探知奴酋自破開原後計欲不攻遼瀋先取金盖因見海運有數十萬之糧欲絕餉道先送家眷囬家欲從關而入危邊可虞今且冐險渡海出萬死一生之計等情禀揭到道據此爲照遼左用兵勰勰然慮者惟是糧草不敷士馬疲敝之爲危急向議水陸並運餉道尚非一途後因運徑由虜地焚刼可虞且脚價

不二得不償失近且盡改而爲海運海運之途惟南貯金倉白抵蓋套念此二路更無餉遼之策餉絶而遼饑遼饑而庚癸之呼且在蕭墻之内遼且不攻而自潰而奴可拱手而取全遼矣今開原既破藩籬巳無且奴自稱兵以來所向無阻取金蓋而絶餉道此不待智者而知也第金州距登州半日之程耳彼見金蓋運去之粟積此厫倉且謂登萊之糧必且足支數歳一則因糧于敵以拒内援之

兵一則并擾山東以撓根本之計而賊在烏龍江所造之船足供戰艦又山東見泊糧艘可充濟渡揚帆麋至勢必一二萬人登州鼇軍兵之數能爲戰乎能爲守乎此自臣履任以來日夜以此爲懼請兵之議一歲三上去年兵部復准僅補水兵六百名僅僅護送餉船未裨戰守今兹寇在門庭業有形象似不得在俟時日也爲此撥馬馳報復乞本院將職前詳俯賜具題以量度時勢于前詳兵數

之外再嘉酌添請

旨等因又據該道揭開據押運把總李繼武稟稱七月初一日盖州拏獲奸細三人夾召盖州衛内外有奴細達子一千餘人要搶盖州燒截運艘船隻又據運糧把總魏雲龍稟稱近來奴酋之謀更與上年不同四散出來奸細無地不有無日不獲龍抵套于初二日夜五鼓時李繼武糧船幫有異船二隻駕入漿飛走外洋天明附近訪問無踪又拏奴細供稱

原有船三十隻在口外而逹海前有一隻飄
失無踪等語其節次提獲奸細有作賣油生
理有作遊食僧道及百工技藝之人而來甚
有以馬駝柴俱藏匿利刃及有遼陽提獲奸
細搜出身邊報单將蓋套糧船四十七號及
運糧千總某人把總某人俱開寫送至奴寨
卽此而觀遍地奸細我兵情形彼中巨細皆
知龍與千總葛惟功等計議速傳各船將糧
取赴十分之三于岸上舟浮活水箭不能及

之處各處敗陣之兵有望糧船而求附者龍等遵禁孰敢容留今大家巨族力能造船者多有造船以思南渡等因到職該臣看得運粮二把總傳揭事在彼中或語出風聞未審的據實然臣職司海運據報有關運務理合一併具奏聞用兵者不攻其所守而攻其所忽酋蹂躪之後遼左已無堅城矣頃者調兵遣將畢力於遼陽瀋鐵間是遼陽我之藩翰開原一失之後所極重之地獨有遼陽聚九

邊之偏裨調六服之群鰲堅距相持銛戈相
向奴固知遼陽我之所守者也奴雖視之蔑
如然而攻一遼陽未足以制數十萬人之死
命也數十萬人之命係於金蓋廒倉之積而
金蓋廒倉之積懸于一線之海道然則有登
萊而後有金蓋之粟賊之睥睨金蓋側目以
窺登萊久矣
廟議正急遼陽金蓋其所忽者也登爲東省重地
舉朝知其不可忽而視之若稍緩焉以爲稍

緩是以抽東省之兵以捄遼精鋭盡發若置
二東于不顧是謂拆堂奥以修門戶門戶未
可支撑而堂奥先廣頽壞矣職始受事萊州
遊擊管叅將事馬孟騂來謁職問之曰海上
城池可守乎曰城多傾圮毫無錢糧可修葺
軍皆以京班入衛並無一人可撥守也登州
副總兵熊大經來謁職問之曰水兵能戰乎
曰兵甚寡且以援遼往船甚稀且以海運行
也夫兵船防海者也今以之運餉則防海更

有何船職查冊水寨三營有㖂船四十五隻以載糧行矣今欲撤載糧之船以防海則海運之糧數必厥欲將防海之船以運糧則海上之汛防誰守今日始議增兵增船尤爲緩不及事矧䟽入未卽下部下部猶待議覆議覆而後招兵兵畏援遼未肯卽就恐邊塞情形急于風雨金州至登州風帆半日秋冬風色彼順此逆之時倘賊至而後借援于遼或撤回援遼之兵以自守卽御晨風以飛渡可

幾及乎今爲姑緩之說者曰腥羶習騎水非其長技也詎知烏龍江造船彼豈置之不用亦豈無人演習水戰更聞有江夷慣海肯爲効命我中華亡命實繁有徒從古虜騎南侵皆緣南人被擄者思歸輙爲引導今南人被擄者豈勝計哉職又查問彼中道路清河旣破後自有一途可直達金蓋彼出其長技以攻遼而間發偏師以擾我我力旣分則彼攻益銳登萊二郡爲全齊咽喉之地爲天津總

會之區為遼左命脉之源登萊少有疎虞則
全齊擾亂而金蓋之粟必匱金蓋儻有蹉跌
則三軍枵腹而全遼之地不守職願
陛下毋以金蓋為可忽以登萊為稍可緩也抑臣
又有說焉登萊之粟發運甚艱貴同珠玉金
蓋之區糧收甚緩積如泥沙計登萊之船運
而未返者尚有二百十八隻船歸既緩則發
運必至愆期今不謀金蓋之轉餉而弟責登
萊之發糧是徒望口吻之飲食而不知胸胃

之痞塞也萬一金蓋被兵則此二百六十餘
船且爲寇藉矣國家欲飽全遼必當嚴督軍
徒陸運而以海運濟之乃爲萬分之策如以
爲陸行費巨不求多于陸而求多于海今歲
山東大祲尚安得有餘粒以取足于一路之
供億耶臣是以因海汛之當增兵併及海運
之當酌議伏乞
陛下將臣募兵處餉前疏一件
勑干該部酌議具奏伏仍

嚴勑遼東經畧撫臣分撥重兵謹防水陸必由之
路預固金蓋積貯之區則餉道無虞而遼兵
可資防禦矣
○禮科給事中亓詩教題爲
聖斷失平忠言不納謹瀝血披奏以感動
聖心以稍弭禍亂事職嘗讀宋史至眞宗朝李迪
爲翰林學士一日召對內東門出三司使所
上庫藏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可以濟
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境上及以

支兇荒今邊無他費陛下出此佐國用則賦
歛寬民不勞矣上曰朕當出以借三司迪曰
天子于財無由外卽賜三司示恩德何必曰
借上悅果如廸請夫真宗固宋之賢主然以
我
皇上親之當度越遠甚乃頃者金花子粒銀兩先
朝取義殆與內藏庫同耳且出以佐軍興之
費視內供尤重用以應庚癸之呼視在內支
用尤急

皇上豈見不及在戶部止名爲借未敢顯言出巳
失李廸所云天子于財無內外之
皇上不惟不悅而從之反于堂官嘉之罰更于司
官重之降書之史冊傳之後世得無令真宗
獨專其美乎卽此一事虧損
聖德巳自不小倘雷霆少霽俾臺諫之說得行如
印之銷若圖之轉于戶部堂屬特免降
罰
諭令供職誠莫追于旣往庶有復于將來豈非

大聖人之舉動超出尋常萬萬哉柰何輔臣
揭救銓部申明科道官交章以請或婉詞或
法語踈凡几上竟百呼而百不應耶嗟嗟職
有以知其故矣蓋金花等銀從來皆屬官輩
居之以爲奇貨偶或矣去洶洶上聞蠱惑
聖聽勢所必至
皇上不察爲其所中因爲其所用遂至此耳然遼
餉之仰給浩大遼餉之措處艱窘遼餉之催
索迫切其非內供缺乏之可比甚明也故凡

議餉者無不以留皇稅借金花爲第一義職
昨于經畧將行兵食宜豫疏中曾微諷戶部
尚書李汝華計不出此爲畏
皇上帕中官語雖過直意實急公由此觀之計臣
豈得已而不已者耶況禦虜在兵無兵其何
以戰養兵在餉無餉其何以兵奴酋未有勦
滅之期遼餉尚無結局之日彼一時也司農
告急戰士待哺當呼吸俄傾之間有瓊林大
盈之想內帑即千百萬不須呼籲且將立發

又安問金花子粒之五萬云乎哉至此
皇上恐亦不得自由雖傾所有以出嚴則戶部求
可用之地與可用之人也無及矣故今日之
鮮進金花子粒銀乃中涓之利非
皇上之福一庸臣能知之也
皇上顧惟中涓是喜是信是聽是從欲遣緹騎則
遣緹騎欲弛門禁則弛門禁今又有如金花
子粒銀兩所爲者無求不得無往不如乃至
職等公疏单疏請逮一喪師辱國之楊鎬一

逗遛失機之李如栢併追論一開釁養亂之
李維翰靜聽日久寂不聞聲銜行逆施輒至
于此天下事尚可爲耶職每觀自古帝王有
天下者未嘗不顧世世守之與天無極而不
虞其後世子孫一旦失之也試稽其失國之
由畧有數端或以荒淫酒色不修國政或以
屏棄忠良不用仁賢或以聚歛掊尅荼毒生
靈或以暴戾恣睢褻越神器或以寵幸貂璫
竊弄威福有一于此皆足致敗然苟能始迷

而終悟猶愈于有初而鮮終古今善敗之林得失之數百不一爽甚可畏也我

皇上以聰明睿知之資撫長治久安之運四十七年于茲矣求之上世惟舜文可擬其晚近如漢武唐明不足數也夫千秋而下窮黷之譏視無爲之休稱何若播遷之辱視十世之丕基何若亦偏人主所自爲耳職願

皇上仰遵舜文之盛軌毋蹈漢唐之覆轍法戒照然間不容髮但得

聖心由此感動將來禍亂猶可消彌此職所爲歷
血披奏幾幸萬一者也若曰爲一司官求免
降調自有已言之者職不敢及伏惟
聖明亟賜裁察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七終

籌遼碩畫

二六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C5
K9

AC
149
.P3
V.52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八　己未仲秋二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經畧遼東熊廷弼題爲恭報代期併陳初到事宜以慰

聖懷事該職出關一路日期前疏已經報聞今月初二日行至海州教場與舊經臣楊鎬交代隨將原領

欽發關防令旗令牌併付與職職接受任事時鐵嶺初陷復聞東西虜合營而南遼瀋軍民外

黨者一路絡繹不絶職差官執旗諭令止之
有聽諭而還者有徑去不返者初三日入遂
陽城延見文武吏士皆公舉鄉官知州李尚
浩先將家眷搬回搖惑人心職責而繫之併
責一二富生巨室皆搬回家眷而人心始定
初四日廵城城上舊用川兵搭棚住守職以
爲示弱且強兵不以禦于外而爲嬰城自守
之計非策也撤令營于城下亟編民兵之壯
者分垜守之因而閱視兵馬自將官以下皆

犒賞有差以慰其勞不動官銀自具金幣爲
地方拜謝賀世賢以示優異令監軍部道于
都司衙門議斬逃將劉遇節等以正軍法躬
祭撫清開鐵官軍士民人等慟哭悲號以吊
其死而感其存一路欵虜送馬到職者職皆
厚撫之乃量大送馬三十匹賞尤加厚北關
金白二酋差中軍擺言荅裏等來賀職且求
復開原共資犄角職遣萬里侯厚賞徃慰示
必復之意以固其心又議遣使諭宰㜸等酋

設詞激怒以離其黨數日之間諸凡可以收拾人心激勵士氣羈縻夷虜及一應軍中急切事宜如買馬採草招匠開局置烽撥探之類無不舉行粗有次第惟是遼陽軍民有甲有馬者皆配與總兵李如楨賀世賢防守瀋陽虎皮驛一帶而城中雖有見兵及川兵二三萬皆赤身徒步之士又零星雜亂無所統一令雖令副總兵柴國柱搭配成營然無甲無馬無火器實難守禦而此時又一無所有

可以供職之猝辦職亦惟有感之以血誠鼓
之以忠義申之以號令守効死勿去之義爲
遼東保此一塊土而成敗利鈍職固未能逆
覩也職恐
皇上憂念特陳一二施行次第仰慰
聖懷至于楊鎬原領符驗已經鎬奏繳仍乞照例
速賜施行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邊報緊急懇乞亟請盔
甲硝黃以濟燃眉事據永平道袁應泰呈稱

本道單騎詣河流口修防處所查訪工程正
慮虎酋挾賞聲言入犯薊鎮其東協四路各
邊口如河流口與徐流口義院口桃林口界
嶺口羅漢洞及冷口一片石等處皆可萬馬
長驅方極目北望悵慨憂惶間忽接喜峰路
王都司報據撫夷通事徐萬金禀據屬夷頭
目小長禿男抽扣兒差夷孩子等三名到關
報稱今有東虜王子虎墩兎憨因爲連年荒
旱不收分投差役會合西虜王子罕孛羅士

等各聚兵馬停當八月二十前後議令罕孛
羅土伯暈大憨赶兎炒兎胡安台吉等領兵
犯搶潘家口迤西洪山馬蘭等路虎墩兎憨
與西虜伯暈阿亥等犯搶冷口迤東桃林界
嶺義院等處等語到道本道熟思犬羊叵測
終必一逞應援兵寡力单若乘虛分犯處處
是瑕遼左不能外蔽薊兵又已中虛其何所
恃而不恐乎凡修邊募兵簡料製器本道力
可爲者無不拮据而受事日淺要領未請蕪

各口軍器銀兩匱竭搜括曆處半月尚無着
落今雖𥁞發帑銀募兵而所募之兵來投者
皆赤身空手兼以薊鎮隣邊抽調援兵獨多
一番抽調一番馬匹器械隨之山海大將兩
遣出關一番出關堅甲利兵隨之微獨新兵
苦無盔甲器械并舊兵亦强半無有矣今固
無錢糧爲製造軍資也即製造能倉卒濟用
乎合無懇乞請發工部盔甲二萬副硝二十
萬斤黄四萬斤急濟軍需統惟𥁞賜裁决亟

爲題請施行等因呈祥到職據此看得虎酋
兟兟邊外昨年挾賞于遼方投骨而去今復
欲挾賞于薊又啣尾而來雖聲言入犯固彼
平素狡謀而有備無患則我防禦長策况義
院口則有十九年長昂之變河流口則有三
十六年蟒金之變東協之患所從來矣則今
日虎酋之報豈盡虛哉除一切駕馭機宜聽
該道便宜行事外據稱所募新兵皆赤身空
手而舊兵器甲因柴鎮守出關又多帶去則

所請盔甲硝黃皆斷斷不容緩者伏乞

皇上即

勑下該部速議給發以濟燃眉此疏應候督撫會

稿但恐路遠來遲遂急切具題

○南京兵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臣晏文輝題爲

遼左危在旦夕上下志狃因循事無一行勢

難再振懇乞

聖明亟圖亟斷以固疆圉以奠

宗社事臣惟自古無久安長治之國而危亂亦

所時有第未形而圖者戒在張皇已形而圖者戒在猶豫故急一日則有一日之功緩一日則有一日之害遼左自撫順失陷主帥敗衂之後當事者不速圖以復而清河繼矣自清河再失二堡搶掠之後當事者又不速圖以復而三路之師潰矣自三路潰師大將連殞之後當事者亦不速圖以復而開原失潘鐵危大順堡十方寺堡又失矣則復開原以保全遼經畧熊廷弼之議誠爲上策然欲復

開原必須早計而
皇上可託疾宰相可杜門樞臣計臣可相爭執乎
同心一德聚精會神議及于兵便當速爲調
募議及于將便當速爲搜羅議及于餉便當
速爲措處凡部臣詞臣科道以及候命大小
諸臣之條議攄赤畢慮鑿鑿可行者便當速
爲批發即
皇上未暇槩省而其中有喫緊者當事大臣便當
委曲舉行苟有利于

社稷夫何嫌夫權宜蓋救焚者不擇日拯溺者
不待時也迺今則一味苟且因仍毫無振作
一味虛文塗飾全無實際寇至則急寇去則
緩再至再急再去再緩調將而將不至募兵
而兵不集處餉而餉不齊致令新經畧出城
隻身數僕行宿通州有同兒戲何以宣威武
何以壯聲勢寧不令內外聞且見者竊笑哉
卽如共推閱視之姚宗文萬分所當急用者
數月以來下不力催上不特允豈以用經畧

可不用閲視耶不知當茲夷虜交訌倥偬之
際經畧但能料理其綱維豈能細稽夫兵食
耶南兵從陣回者曰遼兵實數不滿三四萬
其中疲癃者實多如我南兵在遼者凍折手
足不能動移尚有數千人此等虛冐可無查
乎又曰南兵去冬無糧借貸不敷及解糧將
至衆已潰敗此等虛匿可無查乎又曰道臣
康應乾見劉綎三日無報先避以爲民望寛
奠遂爲一空此等虛職可無查乎乃當事者

但言兵與餉之當查而不急請去查之人其
何濟焉即此一端而其餘可類推已故人謂
今日之事大類於宋而臣謂今日之禍尤烈
於宋也嘗考之宋不過顯奉道教冊封道君
未至擾擾營營黷貨恡財如今也不過誤聽
馬植誤激郭藥師未至泄泄沓沓失筭蕩紀
如今也不過專寵蔡京童貫梁師成未至槩
棄不任槩疑不信槩員缺不補聽其寥寥落
落鬱抑墮隕如今也然且金兵一再至而城

中衛士七萬人皆掉臂而去況今京營衛士
又皆單弱無實乎以今揆昔實可寒心鑒昔
圖今豈容却步伏乞
皇上速下罪巳之詔以收拾天下之人心而激發
其忠義速召援遼之師以招㯐天下之豪傑
而收歛其徒衆速黜枚卜之臣以平章天下
之政事而弘濟夫艱難速俞閱視之
旨以稽查邊方之月破而充實夫軍伍速沛科道
之命以分布中外之任使而廵察夫利病速

逮債事之官以快舒朝野之忿慾而整餝夫
臣工爲相臣樞臣討臣者苦請苦求必得而
後已毋此議而彼推毋彼行而此阻毋彼此
議行而優游以俟日期毋妥徼天倖而謂會
虜或不長驅毋妄冀君福而謂敗亡或不立
至庶可轉危而爲安易亂而治也不然因循
如故振起無機三韓一洗
九廟漸墟宋室君臣蒙羞忍耻鑒不遠矣夫善圖
者謀之

廟堂之上善斷者决之頃刻之間惟在

皇上與大臣之留意焉

○欽差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議置道將以專委任以便責成事職按遼左額設道將各官原該爲西北大虜而設獨寬奠淸河撫順三處爲東夷而設各有信守不相假借况以三岔河分東西爲兩斷相去千里尤難調援惟總兵職統全鎭無事居守廣寧有事東西策應與各守一地者不同自逆奴發難河東用兵

而調西道爲監軍疲寧錦于奔命顧此失彼東去西空甚不便主客旣雜亂而不一調撥又更易而靡常人不承肩事無專責又不便信地不問甲乙而一槩混援虜警不論大小而全師虛逐又不便以全遼總鎭而管河西之一隅以專征經畧而代河東之三道又不便職謂河西廣寧寧前兩道距遼陽或八百里或四五百里斷難離信地河東海蓋道有本等責任又歲加海運米豆百餘萬石卽議

增管糧官二員分任收發猶恐拮据不前何
可更占爲軍前之用遼陽開原兩道雖于東
賊相關而原設初意全重西虜今宰爕炒花
等酋日日挾犯支撑已難寧得專心一意料
理征討惟靠贊畫一人又以鄉紳充任桑梓
部民事多掣肘而職不亦孤立之甚乎查得
近年總督李化龍征播事例除用監軍道六
人專督征討外其餘司道府廳州縣各官委
遍全蜀使用甚充今賊視播克强十倍一切

軍務遼中既無他官可委僅僅五道又各有
信地難于占調似應照例量設監軍道臣二
員專理征討事務然非心腸之真切才識之
老練謀猷之沉斷者不足以當此任而如大
梁兵備高出原任寧前道邢慎言實其人如
慎言服猶未除尚有原任兵科給事中今推
南戶部主事胡嘉棟忠良懇誠老練極堪任
此但于職有師弟分義未便朝夕與王化貞
改任監軍道亦甚便也至于額設主將主兵

不宜與援遼兵將相混仍應守原泒之地禦
原對之虜凡有缺員伍盡數補足聽于各管
地方專精團練待職大舉取用平時不敢輕
調以重地方之空虛滋兵馬之奔散其援遼
兵將專一分防設伏備禦東賊今賊勢既重
人心既寒自東南鴨綠江起至西北七八百
里信地又遠非得四大將泒定寬奠清河撫
順及柴河會安間四處信地分督偏裨守定
要害漸宿重兵以轉蹙之而任其出没内地

長驅城下則遼瀋且不可知開鐵何由恢復
今總兵已有柴國柱賀世賢兩人李懷信已
到薊鎮當即調發併見帶家丁星夜赴遼而
廿肅總兵初秉忠西陲健將新著威名又家
蓄士丁甚多併當即調來援者也至援遼總
兵將領俱用鑄給征夷關防印信征虜將軍
印仍應照舊歸于原設總兵掌管着令照舊
東西策應如遼瀋開鐵西邊一帶虜警此該
鎮二百數十年來責任職不能爲渠代任也

必如此而後道將各有責成主客不致混諉
可免東西撥遣之煩可免人馬奔馳之苦而
其大者猶在額設官兵不苦占調得專團練
以供職大舉之需職亦以援兵聲勢震慴西
虜而作地方隱然之助則河東河西彼此相
與有成而東夷西虜勦撫咸得其要矣伏乞
皇上亟下吏部議設監軍道官二員卽將高出等
補促令星夜赴任兵部議覆援遼將領關防
改用征夷字樣其征虜將軍原印仍付原設

總兵掌管李懷信祁秉忠亟行調取前來應
急危遼幸甚職愚幸甚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請發軍器以濟急用事
遼自淸撫三路開鐵喪敗以來一應盔甲弓
刀鎗砲等項爲百年之所藏貯各鎮之所撚
運者盡歸賊手而遼之軍器一空如洗矣昨
往教軍場驗各營殘兵及新舊募兵之在遼
城者近三萬人內有盔甲器械者不過數千
人俱朽敝不堪餘俱氈帽夾衫徒手應點及

問各總兵將領各營軍士除家丁器甲外其餘隨營各軍盔甲鎗砲皆缺其半無人備辦無處請討職一聞之驚倒欲絶夫以賊三十年所造軍器刀能斷鐵矢能透鎧卽身穿重甲猶懼難當況露頭赤體空拳之人雖欲不跑亦何可得且火藥止有四五千斤硝黃止有數千斤尚未合造賊至可一發盡也職未出國門時卽聞遼中缺少軍器比時卽欲疏討未知缺少何項何意裝裝俱缺件件俱無

一至于此今急迫疏請戊字庫兵仗局各樣
軍器計明盔三萬頂鐵甲三萬副腰刀二萬
把三四眼鎗二萬杆单眼鎗一萬杆連珠等
砲五千杆佛郎機五百門滅虜砲五百位虎
蹲砲五百位百子銃五百門湧珠五百位鳥
銃一千門硝黄六萬斤大小鉛鐵彈一千二
百萬個鉛三萬斤熟鐵十萬斤鋼二萬斤乞
勅該部同科臣祝耀祖親往庫局逐一檢發堪用
諸器以期實濟又前次給發盔甲閱今四月

並無運到一項一副皆由馹遞疲困接運不
前若今番仍如前運明年此時亦不得到令
以遼城數十萬生靈寄于露頭赤體空拳各
軍之手旦夕死亡皆不可料職盼此物眼穿
血滴仍乞
勅該部責差主事官一員督各委官分運押解毋
靠驛遞仍應部議別項錢糧預發各州縣官
顧覔車夫星夜趲運定以一個月到遼陽為
限違併差官一體叅究至于開局打造併改

造各項運器鐵匠各項戰車糧草車輪等項
木匠須各得一二千名方能敷用而遼東四
面非海即虜偪處絕地河東地方失去大半
儘力搜尋原設局匠鄉城民匠及各營軍匠
僅各得二三百名更無別處可行僱募非借
力于關西必難濟事併乞
勅總督衙門轉行順永兩府州縣召選各匠打造
精巧者大處鐵匠木匠各四十名小處各三
十名安家行糧亦如募軍之例每日工價議

倍其直則衆槩易舉事旣可以速完而工價
增厚人亦樂于遠出此皆事體必不可緩必
不可已者伏惟
聖斷卽賜施行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賊謀掩臣不備倉卒難
支仰懇
聖明亟發近鎭軍將以救旦夕事自逆賊犯順以
來陷撫順尅清河敗三路大軍巳驕銳不可
言顧是時猶恐關西大發兵援地方人殊攷

戰未敢輕自出巢及開原鐵嶺不戰而自下
又懿蒲遼瀋不攻而自逃兵無戰心人無固
志賊手始滑而謀奪遼瀋之計決矣日來各
路屯鄉奸細供報賊情紛紛不斷又該職親
審奸細陳得功等皆係奴酋同李永芳等商
議若待職到遼陽日久事有準備將來攻犯
不得不如乘其初至未備傾巢大舉決一效
戰恐怕降麗在寨爲患將副元帥與麗兵一
併殺盡向來奴酋俱未出今聞說要親自出

來等情皆與別細供報不謀而合其情近真
其氛甚惡除嚴督將領分防設伏多方隄備
外惟是總兵李如楨督同遊擊栢世爵等專
守瀋陽雖復幇以河西李光榮之兵共有萬
計而堪戰者不過一二千人總兵賀世賢專
守虎皮驛應援遼瀋兵雖數千而堪戰者不
過二千四五百人總兵柴國柱專守遼陽雖
有川兵及殘兵募兵零雜之衆二三萬人然
皆無甲無馬無器械既不能戰而守城又無

火器等項其將領中軍千把總官俱賊殺各兵又皆無人統領人但知遼尚有兵而不知箭不能射馬不能騎與無兵同無甲無馬無弓刀器與無兵同無將官統領無中軍千把總分領與無兵同即皆有之而弓折刀缺馬疲矢窮與無兵同即器精馬壯而望風即潰遇陣輒逃與無兵同遼至今日眞可謂之無兵而職到僅旬又不暇一一整頓萬一賊果猝至城下職雖孫吳諸葛其如赤身徒步見

賊而跪者何遼陽之事今已十去八九若非大發兵馬出關張揚聲勢以壯虛怯之膽如何站立得住聞得總兵李懷信隨帶家丁七百名已到薊鎮伏乞

皇上獨斷亟發李懷信帶領家丁併挑原題未發薊兵一千五百名退換兵五百名星夜前來救此旦夕之急其兵部題發各鎮兵將更乞

嚴勅催發如期來援若賊肯稍緩三五箇月使職收拾殘敗支撑得定職亦豈敢屢瀆

皇上逼勒各鎮而寇來倉卒措手不及不得不爲

封疆社稷一哀懇也

○户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楊嗣昌題爲軍容再肅

三韓

廟勝宜周萬筭仰控

聖明亟

勅中外諸臣審時決策以圖共濟以遏非常事職

備員户部竊見遼東覆軍殺將巳事堪怜感

激于中久矣近接邸報新經略臣熊廷弼業

已交代行事此光弼登壇旗幟精彩皆爲一
變之時也亦克國臨羗馳至金城圖上方畧
之時也軍機進止職雖未敢與聞然而一兵
必責一餉兵一日不止餉一日不停職餉部
之屬願一言俯效愚忠雖死不憾職聞召客
者卜日肆筵設席必問中厨麤飯之資救火
者滿座爛額焦頭必討主人牛酒之費若中
厨毫未有辦客到何以應之牛酒費至傾家
則主人之火救與不救等耳兩者田里細民

不爲況
社稷封疆之大付之公忠才識之臣顧肯爲之
乎然而今日之兵徵調召募乃至二十餘萬
餉從何出未嘗過而問焉豈諸臣漫爲之哉
蓋皆有所不得已耳夫遼東者
皇上之遼東非經撫二臣之遼東也奴酋大逆無
道狡焉啟疆非今經撫二臣在事之日也
皇上以催殘狼狽一壞再壞之遼東畀之二
臣試觀今日身在事中獨肩重擔萬苦千難

無二臣苦也而二臣之請兵爲
皇上保此遼東寧得已乎二臣請兵舉朝大小臣
工皆言請兵且勞心借箸某兵當調某兵當
募不謀同詞皆爲
皇上保此遼東非得已也而皆責望于兵部兵部
邇來調募取數二十餘萬而未已亦無非爲
皇上保此遼東又得已乎凡此不得已者戶部雖
殊苦之實心亮之然至兵已調矣已募矣戶
部之苦乃有呼天搶地之聲所不能告訴擘

水移山之力所不能撑持者雖使經臣撫臣舉朝大小諸臣盡亮户部竒窮照見户部心膽亦何益于勝負之數就使

皇上長流户部之官虀粉户部之骨亦何補于社稷封彊之大計哉職愚若不妄言後恐圖之無及然非以職之臆敢望諸臣萬一也願與諸臣平心和氣仔細斟量斯事關係重大瞬眼安危職者言之透徹料想諸臣亦不參商職所欲言者何也經臣中府會議開口説兵

必須一十二萬及上河東諸城潰陷一疏內
止議增新兵七萬先調一萬隨之入遼比其
到關調兵至者不過數千與俱度遼只八百
耳是豈經臣不欲足數而該部掣之肘乎徵
發期會事勢艱難雖欲如取如携而不得也
今已出關度遼交代受事觀其奏報疏中除
李賀二帥所統外城中見兵及川兵止有赤
身徒步二三萬人勢固不容不調且募而調
且募亦應以經臣之言度之乃前則求一萬

而不足今則至二十萬而有餘臣茲惑焉夫
經臣于遼事先見有年使其必須二三十萬
諸臣會議之時何憚不說而顧損益于十二
萬與七萬間必有故矣職思其故有衆二三
十萬不惟戶部萬無如許新餉遼東亦難容
許客兵且厝餉都是金錢養士必須米穀遼
東城堡失陷既多則有團聚附著之人有荒
蕪不耕之地即使盡力所生或難自給而況
援兵四集數倍居民本色止恃海運海運止

恃登萊寄命風濤之中出入姦盜之藪危事也絕地也至于糴買徵收又值東方大旱則出人事意料之外餉臣嘔心畫策請帑截漕疏報洛行動淹歲月職恐遼東他日强寇在外饑軍在內居民苦其驛騷客子憤其蹈藉患有不可測者此猶以兵到遼東言也若夫募兵就道撨命辭鄉所過之處民間豫愁搶掠罷肆閉門此輩市買無從翻成搶掠小民泣訴令長只得隱忍容之一處兵來如是別

處又然今日兵過如是明日又然職恐所在
農商不得安然作業輸納租稅然猶州縣民
兵結隊不滿千百爲害有涯至于土兵四萬
取足六司計程凡數月之遙安家無一錢之
例此則數千爲隊到處凶殘向無紀律民間
言語不通誰肯與之交易卽不他有搶掠但
求遂其饑食渴飲之常而擾不可勝言較州
縣民兵何啻什伯焉者使此兵雖有搶掠盡
數到遼或猶得其一臂之用當恐小痛以來

之若永順前調三千到關止于八百逃回斬首足者又止一十四人其續補二千則逃兵之數而此逃兵二千餘人進旣不能到遼退復不敢歸穴將安之乎惟有化爲盜賊出沒于夷漢兩界間而兩處俱不得問耳今之四萬保無前日之事爲地方憂者乎猶曰害止逃兵而已土司忠順固多鷙驁亦復不少富饒固多貧薄亦自不少今遠調沙場非其本願設有抗令趦趄討糧賫發者朝廷將運以

給之乎抑舉兵而加誅也兩者不可不筭猶曰罪在承調者川湖貴三省除土司外別有無主苗民如所稱紅苗犵獠仲家者頻出圍城刼寨近歲驅除官兵數少大半調用土兵今各處土兵俱調赴遼此苗仲得意之秋橫出攻圍必報𢙣貴州以梗塞雲南西南從此多事設有臨城逼印如阿免者朝廷忍不聞乎是又生一遼東也猶曰遠在萬里外也土司仇殺自古及今日以爲常戢之猶虞其動

動之安望其戢鼠鬬穴中毋論已今之調發俱往遼東合之川兵幾五六萬誰爲大將諸夷素所慴服者而統之可使兵知將意將識士情有事奮勇齊驅無事調和豫附者乎竊恐今日拜將一軍皆驚如韓信者職不敢料無人思用趙人若廉頗者未之聞且見也將難其人狼心烏合有萬不可知者且如播之役安彭二氏互殺寃莫觧也今以安之一萬彭之前後一萬八千同調可乎水藺之役黔

蜀二省相爭訟未平也今以水之一萬藺之三千同調可乎以莫解之寃與不平之訟使之居同地出同塗勝同功敗同罪雖至愚知其不可夫奴酋者夷狄之夷狄也土司者中國之夷狄也使土司無故而窺左足于我內地必且猜而拒之按而討之今以奴酋之故盡引入中國中熟我山川道里窺我版籍人民過我五雲雙闕之下此何等大事豈可嘗試爲之哉古人以夷攻夷所謂夷者皆在

中國之外牛羊之力水草之性一切皆同而又有利可爭有交可携有讐可結我則行謀伐謀挑釁激怒使之追奔流血小轢大傷乃卞莊刺虎之謪耳今土司之與奴酋何利可爭何交可携何讎可結而能激其怒心挑其困鬬我所以用之者不過朝廷之名分足以維持中國之威力足以驅遣耳嗟乎名分何物土司何人可真恃以維持若我之威力業已無何奴酋而用彼矣彼亦何所復憚而招

之必來驅之必效爲我勠力同心必如子弟
手足之捍衛乎唐用突厥太宗以爲百王之
恥顧其開剏餘力尚足擒而雪之後用回紇
香積之捷引兵欲掠長安代宗爲廣平王親
拜于馬前陜州之役德宗爲雍王入壁相見
可汗責王不舞蹈從官帛少華等死之此中
國外夷之効百千萬世之師也今瓊林大盈
之積頗有擅名引萬里非類之兵一一經過
毋論姚令言朱泚之變突起當防卽令斑爛

朝跪厥角稽首坐索一飱犒賞金錢不知當
用何項銀糧臨時作何慰遣此須有備而無
患不可有患而無備也職自聞調兵朝思暮
筭從大至細從細至大利害亦畧分明心肝
亦幾嘔出然不敢斷斷曰一切不當調兵也
但思兵部調兵除州縣二萬安插通津昌平
等處守衛
陵京外其餘必皆遼東應用者耳遼東應用之
兵必先問之遼東用兵之人攻守勦平應出

何策歲月日時須得幾年兵數若干見有若
干應增若干某處應調若干某處應募若干
用餉若干本色若干折色若干衣甲器械若
干馬騾駝牛若干一年之費若干三年五年
之費若干以至軍中一切事宜經撫二臣與
其文武將吏悉心咨度定局如何變局如何
急着如何緩着如何奇着穩着刼着如何末
後之着如何一一詳審精盡應請
旨者疏請應移文者咨移應劄議者書劄以至疏

咨劄中所不能了所不可泄所不得通者戶
兵兩部迭遣司官絡繹往來虛心面議求妥
求確期于血脉貫通指臂靈應外行一事內
者洞見腑臟內行一事外者抉着痛癢而後
奴因伎倆可筭遼東經撫可爲戶兵兩部可
應在兵部則知某兵果屬有用果不可緩而
已調募者亟催之某兵未必有用尚屬可已
而方調募者亟止之在戶部則知本色一年
應用多少數年應備多少而不足者設法運

之折色一年應用多少數年應備多少而不
足者設法請之如此决不須兵二三十萬之
多决不須餉五百餘萬之外所省海内徵調
騷擾如泒催科亦决不至如此忙亂而爲
社稷消隱憂爲封疆弭異患尚亦有利在此一
着在此一時着萬不可差也時萬不可失也
職之愚慮以爲遼東一年之内患在兵少一
年之外患在兵多今日兵部當調有用之兵
不當調無用之兵當調禦暴之兵不當調爲

暴之兵當于近兵增調以求速當于遠兵減
調以求精當以各處召募漸補增調之缺不
當以各處安挿永堅不動之根此職日夜私
憂終難隱忍者也敢昧死爲
皇上忠言伏望少垂省覽採擇狂愚以圖滅賊之
大計以嚴用夷之大防至于是非可否事無
兩得議論不妨並存知職罪職一切聽之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遼援客兵最苦守遼鄉
兵可嘉懇乞

聖恩怜恤激勸以鼓士氣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到
部為照古昔聖王之于戍役遣則體其私還
則勞其苦宋儒有言予于采薇見先王以人
道使人後世則牛羊猶斬刈之不廢豢養之
也至于今日援遼之兵臣念遼每存乎見少
而念兵又虞其日多蓋出關士馬皆遴各邊
之精銳以固吾圉者也暴骨沙塲者旣議優
卹豈枕戈原野之衆可令其有饑色無宿飽
乎近有言遼左缺餉馬無芻豆止得稻草一

二斤今稻草亦不可得倒死并餓傷者三之二矣蓟秫斗值銀二錢粟米斗值銀四錢軍皆枵腹荷戈而今且從山東海船及山海關扒墻逃散矣其勉强守伍者亦奄奄待斃展轉爲溝中瘠耳臣聞之道路者如此若不及今代控是臣部但知簡其精鋭不知察其饑寒且謂圻父不聰而棄戍人爲道殣也從此猶以同仇之義責觖望之兵其將能乎至于南兵性不耐寒遠戍天末水土艱難當此秋

高風厲之時慈母線盡遊子衣穿又誰念霄啼露處之悲墮指裂膚之慘即臣所謂客兵最苦者此也昔者楚王伐吳欲人之輕死見怒蛙式之從者曰奚敬于此曰以其有氣也開原鐵嶺相繼告陷遼陽廣寧岌岌有唇亡齒寒之勢所恃兩城鄉兵出而乘障者以數萬計夫此數萬人者不繫尺籍不糜官帑而能倡義以爲子弟先者聞皆青青子衿士是可以觀朝廷養士之報而能濟縣官緩急之

需矣臣所謂鄉兵可嘉者此也客兵苦難盡
陳而不有溢格之賞何以勵人心鄉兵雖無
所覬而不有非常之勸何以鼓義氣臣願
皇上大發帑金恤其勞苦將令九塞聞之謂朝廷
不恡戍卒四夷聞之謂國家不惜金錢而兵
威日振區區區酋首知不足膏吾斧鉞矣
○戸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兵調募無算應用新
餉無算恭繹
明旨懇將拖欠金花容臣催觧太倉以濟萬分迫

切事臣于本月初八日具疏仰懇
聖明自爲
社稷封疆大計內言遼餉歲費五百萬金盖以
前此一年運過三百五十萬較之近日撫臣
議加餉四錢爲一兩二錢遞加新餉有一兩
六錢一兩八錢以至二兩者約非五百萬不
勾支銷尚未細計調募新兵之數也連日邸
報中兵部有募兵近畿一疏內稱該部先後
具題于五省各州縣議募二萬又于四省議

募二萬又于各邊鎮議募二萬合之則六萬
矣疏內又云倣宋臣張浚之法議招百人以
上者授官各有差倣嘉靖甘涼之例議招百
人至二百五十人者陞級各有差是六萬外
有不可筭之募兵也又有水陸精兵一疏內
稱湖廣永順調兵一萬五千保靖調兵五千
四川永寧調兵五千酉陽調兵二千石砫調
兵三千貴州永西調兵一萬浙江水兵三千
及南直水兵二千合之四萬五千矣別疏又

云已報起程寧夏固原入衛兵各一千八百名甘肅援遼兵七千名薊鎮援遼共一千五百名山東援遼兵一千名河南援遼兵二千名祁曾二家並起陞將官麻承宣等九員共援遼兵二千五百名而已發出關之數不與焉是四萬五千外有不可筭之調兵也遼東主客兵三月失事以來李如栢一路原存三萬續到川兵一萬湖廣土兵七百撫臣召募二萬贊畫一疏中遼陽海盖等道招募二萬

開原道揭招募一千三百合之則八萬二千矣而兩路逃囬與馬林先後所餘兵部陸續調出及舊兵八萬五千存若干臣部無數可考是八萬二千外有不可筭之主客兵也通計以上調募及見存兵了然可筭者一十八萬七千而不可筭者不與焉大約不減二十萬臣筭至此叩心天地五體俱寒不知遼東他日本色糧草須幾千萬折色銀兩須幾千萬若使天但雨金而不雨粟持金無處買粟

天即兩粟而不雨草有粟無處得草何況止
凭久涸之太倉專恃多虞之海運而令遼軍
二十萬待此舉火饑餓不贍大變將起何言
滅賊哉若曰今日募兵未應調者不過紙上
空名未是實籍不知紙上之名兵部但一責
實即實數也臣部今日紙上亦無可寫他日
將何責先臣趙世卿有曰樞臣奉
旨之日即是臣部拖餉之日今兵部諸事業已題
知該部題知之日即是臣部拖餉之日艱難

迫切不容不即請區處者四省解到金花銀

皇上堅不肯借毫不可請臣前疏已詳茲不再贅

恭繹二十三日接出

諭扎有云爾部累年所進金花銀兩拖欠至一百

餘萬臣締思之此項銀兩盖緣直省窮民偶

遭水旱輸納不前節經臣部行移撫按催督

有司徵比完解竟無到日此在

皇上軫念窮民合當寬假但今遼餉迫切別無處

法舉朝盼望請發仍是金花合無將此未進

銀兩渙發
德音俯賜臣部轉行撫按催解太倉以濟遼餉萬
分之一則舉朝臣子歡欣鼓舞知前日觸
天威而罪臣部者此金花也今日沛
德音而賜臣部者亦金花也薄海內外瞻仰同情
臣敢宣布
皇仁風示百姓苟能節縮衣食輸納涓埃共助遼
東餉軍討賊上報如天之聖主下為終事之
義民則此拖欠累年未經解到銀兩或得一

二接濟未可知也臣千思萬慮到此都窮伏
乞
皇上少加垂察慨然允賜
皇上試一省覽磨筭便知臣部餉盡呼吸萬難接
濟臣愚不敢欺罔迫切艱難籲
天請

○欽差督餉侍郎李長庚題爲遼餉緊急再申截
漕原議以濟燃眉并請發
明旨以便責成事照得遼事日急遼餉日殷該職

智力駑淺務蕘之策已悉三疏之中惟是米豆百萬猝責于旦夕之間非以天下全力行之曷克有濟近計目前所運者登萊增運二十萬石天津截漕十萬石薊永召買十五萬石並行天津召買共足五十萬耳其遼左召買行催司道尚未回報此外雖行沿海州縣收納本色而計數零星不能多濟惟思職初疏截漕二十萬石因

明旨久稽截之無及職部一面俟

旨一面咨允截十萬石于津二萬石于淮接准上
咨報二萬石之截亦無及矣較職原請之疏
尚少十萬石近巡漕御史移書及職慮遼左
之事及東省不雨河道枯淺亦云天津十萬
取數太監仍應留之臨德以便接濟職又與
總督倉場及巡倉御史商之咨書允復俱知
遼餉無措職之請截原非獲已但以京倉虛
匱爲慮則以新餉召買銀兩扣價補之茲請
以職前疏未允十萬之數仍截于天津再截

留十萬于德州倉爲今秋明春陸續運發之
計即扣召買銀十萬兩以補太倉較之召買
得數多而用力省目前濟急之策無出于此
也至于遼左用兵伊始明歲之計若不預泒
漫無責成今見職部疏計調兵約二十萬之
數而所恃山東又已告旱職心切徬徨計無
所出尚容議定數目另疏泒運稽以考成庶
免推悞然目前最苦者無船耳登萊之運職
叨撫東省時借討淮船五十隻萊州府封取

淮船十八隻陶副使催募淮船及漁船一百餘隻又主薄徐弘諫自造淮船二十隻方足運二十萬之數天津催船二百零三隻止足運九萬石尚餘一萬石無舟可載始以招徠繼之法令而搜括已窮薊永二處查北岸芝蔴灣有東征舊道而一船全無則速差一專官前赴淮安併令登萊之人同去製造或催募沙船及浙直等處凡有船可催隨便酌行職在東省及今任屢疏至今未奉

明旨而罔咨止以前發五十隻爲言盖前所計止
以登萊十萬之運耳茲增爲百萬非大行僱
造復遮洋舊例何以濟事時日已迫所當急
行者一也糧猶可運惟草難運止有遼東本
地採打召買二策是在司道各官多方請銀
收買蓋遼左地方雖苦而今歲有收就近召
買比之外運腳費所省數倍即以所省費之
銀加值于民每石每束量增分厘是以召買
兼之裕民尤爲長策但須委府佐文職親任

其事若城堡官以召買累及民間者盡法究處此就近召買糧草之當議者二也海陸並運職初疏所言原謂登萊淮楊天津入海者十之七薊永由陸者十之三每年九月以前俱悉力于海南北二岸擇便而行九月以後海不可行勢不得不由陸職屢疏不敢廢陸而全恃于海也乃去歲天津五萬之糧及薊永召買之草俱在關上日就爛浥目今關內關外有撫臣設立牛車見在住夫以各處之糧

全責陸運則誠不可行若以薊永二處之糧
九月海不可行之後乘農隙而運此十餘萬
數似亦非難是在地方諸臣之一力行耳此
職所終不敢廢陸者三也東省撫臣之疏云
據岫巖張通判禀稱金蓋之粟積如丘山近
又增爲二十萬加以天津各處之運齊至海
盖而以一處收之必至壅積難前不惟船不
得歸亦且爛浥可惜則沿海一帶須分立海
口數處添設專官多設厫囤廣備牛車以防

風雨以速船卸盖前船不歸則後運無資此
當急行者四也此外如召商貿易之議聽商
民自運資本照事例開納之議海運照萬千
百石分量議陞賞之議沿海有司調補賢良
之議漂折比照漕規當爲酌處之議沿海防
奸海盖防虜情形巳露截餉可虞當爲申嚴
之議職屢疏巳悉而內多未能得
旨卽如截漕一節萬不得巳以便宜行之而收納
召買沿海州縣相連數處事權責任必在督

撫司道諸臣造船銀兩例動戶兵工三部銀
兩用人激勸職司又在吏兵二部并奉
明綸何以奉行是職所望于
皇上者也若如造船有工料之費僱船有津貼之
費海運有風波之險陸運有車馱之擾則職
豈不知但事至危迫若此畏其難彼豈肯以
爲易惟有相率束手不運而已不將寘遼左
而棄之耶同讐之誼諒不其然是職所望於
諸臣者也至于收納本色則事之甚易民所

樂從者尤不可諉之于難也統惟

聖明垂念

勑下職部准將後運漕糧截留十萬于天津倉十

萬于德州倉以爲陸續接運之計其職疏請

欵職部前疏已覆者速賜

明旨未覆者一併酌議覆請仍乞

天語叮嚀各省直督撫司道諸臣一如職議協力

同心事求共濟

皇上以

明旨責成于職職亦得奉
明旨以責成于諸臣耳其蒙恩借稅分在省直各
監併望
嚴旨一爲催解脧于燃眉剝膚之時有裨實用無
非仰藉
皇上之德意以保
皇上之封疆也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王庭題爲邊疆失事重
大閫帥策應不前謹摭實查叅以肅軍政事

臣惟大將三軍之司命百姓之生死係焉故推轂得人坐鎮一方保障四境聞警馳援如風雨驟至然後緩急攸賴專閫無忝也是主將之責任何如重者可以怯懦不振之李如楨當之乎先是開原陷没該經畧楊鎬令如楨駐劄瀋陽庶便南北策應命賀世賢駐劄虎皮駋以圖往來赴援撫臣周永春又以鐵嶺爲憂日每貽劄遣使叮嚀如楨者不啻三令五申矣何如楨之怠緩迂拘漫無策以應

也據七月二十四日酉時署鐵嶺遊擊李克泰以虜入三岔兒堡緊急夷情飛報李如楨矣聞虜距邊只十四五里苗頭入犯鐵嶺首受之如楨所悉知也設使親提一旅御枚疾趨一夜可渡鐵嶺虜聞援至有不緩鐵嶺之圖乎乃縮朒觀望延至二十五日申時方抵新興鋪俟賀鎮守兵到方纔合營而鐵嶺已于是日辰刻陷矣誰司兵柄使百雉名城如拉朽振落而不救有如是耶夫賊陷開原志

驕氣滿夜醉如泥即數十健兒可制其命而擁兵團山首鼠泣漣坐失事機迨援十方寺堡復以天雨借口也至於鐵嶺之後城頭之淚血巳枯城外之僵屍遍野彼且徐徐其來距城十五里隨扎營有援如此與無援同一時城內軍丁之死者以四千計男婦之殺擄者以萬數計沿村屯之被傷戮者且難以悉數計也各官之死事城守者有署事遊擊李克泰緣事遊擊喻成名新兵遊擊吳貢卿海

州叅將丁碧督防判官涂必達而千把總等官存亡且相半也城陷擅逃者惟王文鼎一人而已乃如楨纓冠之誼既巳後時塘報之傳又復隔日倏言東西虜八九萬合營分頭南犯倏言二十八日斬馘大捷得功一百七十餘級究竟合營者乃其張大耳目以亂軍機斬馘者恐其掩飾敗亡徒滋疑竇頃據馬時楠口禀據金白二酋塘報宰酋于二十六日因東夷攻陷鐵嶺引兵憤争被奴酋引兵

殺傷甚衆孛酋父子被奴執去等情一時遠近議論僉謂如楨之功多得之西虜殘級非盡臨陣馘割臣不勝驚駭隨會經臣行開原分守二道嚴行查勘據實回報去後盖弗勘而遽信爲眞功恐被欺誑無以服西虜之心且反以貽東夷之笑弗勘而槩斷以爲贋級恐有虧負無以壯軍丁之氣而遂以失戰士之心故功之眞否尚聽之查勘而該鎮之罪狀有不得因是日而借口者除王文鼎主守

不固擅逃遼陽巳經經臣同撫順失陣劉遇節王捷先正軍法外叅照得河東鎮守總兵官李如楨身爲主帥心闇韜鈐平居而威令不行甘同伴鼠之猫遇陣而紆囬不前不啻畏敵如虎豈其耳目塗塞不知圍城之急抑其身負前愆甘受後期之罪耶應革去總兵名銜令其戴罪管事速賜勘處遼事或可爲也倘復因循不斷則偏裨之觀望如故士卒之臨裨而奔者一切無所顧忌遼之東西習

成一叚縮朒之風九邊尤而效之天下事從
此去矣彼時即悔而處如楨其何及乎臣彰
癉無能席藁待罪非不知將材難得豈好過
爲搜求然爲
皇上封疆惜自不得爲如楨諱也臣更有隱憂焉
虜雖暫去旋即復來目下傳報緊急欲值經
臣初到之際傾衆乘機突犯恐患不止開鐵
而遼瀋等處亦保守不易伏惟
皇上早

命總兵李懷信督兵星夜馳援而如楨雖戴罪聽
勘亦不許借口避事但收桑榆之功應贖孟
明之敗此又急救燃眉喫緊之着也伏惟
皇上加意焉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援遼明貽實害添兵徒
設空談重地瀕危自强無策謹陳先年設兵
及近歲減兵之數用備
聖裁併乞亟賜允行以復舊制事職奉
上命委以東方東方安危職任甚重職憂慮甚殷

皇上旣委職以土地必與以守土之人必與以守土聚人之財乃人財兩匱海內有如東省者耶東省與遼相望㲉陽相對登萊旅順至登州止半日之程耳賊如由遼以及登萊則東省爲隔虞之號如越遼以窺海道則登萊爲襲趙之井陘當遼左之被兵唇齒之邦已受池魚之禍及開鐵之旣陷門庭之寇益懷厦燕之危職是以封章屢瀆而按臣陳王庭亦兩疏繼焉職以爲東藩重地右拱

神京必朝奏聞而夕報可也孰意彌月尚築舍耶兵書有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城遼兵之敗不伐謀不伐交攻城且不能守是爲最下賊之廣布奸細窺我餉道也謀著矣東西虜之合併而攻也交成矣謀著交成而不知其所攻危哉討事之疎也昔鵲岸之役楚無備而吳有功汝清之役吳有備而楚無功兵之貴于備也尚矣諸葛武侯曰國之大務莫先于戒備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覆軍殺

將勢不踰息故有患難君臣旰食而謀之今之所云旰食而謀者安在也如謂賊詭虛聲使我之無不備則虛而爲實實而爲虛在一轉念間我何所容其把握哉職請述昔年之所以備倭者萬曆十九二十一二三等年倭警報聞登萊青三府設遊擊三坐營都司一王徐寨安東衛大嵩衛濱州各設守備一臨請設叅將一旅順設遊擊一陸續召募南北水陸官兵二萬七千八十八員名又留京邊

班軍八千餘名防守此本省設將添兵之大畧也浙江選募勁兵三千應天沙船兵三千淮揚兵馬二千浙江借發步兵三千又于旅順設兵一千一百名此外省招兵募船之大畧也自倭患平而二十三年汰兵二千三百四十八名二十四年汰兵八百三十名二十七年李承勛調赴朝鮮三千餘名汰撤水陸兵一萬三千九百八十餘名三十一年又汰四千三百四十餘名餘皆漸次減銷而募兵

之所存者寡矣叅遊守備悉從戰華而官之所存者寡矣近因奴酋猖獗海上調水兵一千五百名省城調標兵二千名挑存零卒數目職已備陳前疏外今計本省土兵僅存青州四百五十九名又奉

旨調遣一千未免以快壯招募充數夫所謂團操快壯者工食既多逋負團操徒襲虛名各屬或應差不發輪班或久假不歸臣于到任後嚴行整飭然食畜不能使之豐則力弱不能

使之振快壯以外惟有操軍此操軍每日止衣鞋銀五釐食操米三合七勺者也老幼操餘每日止衣鞋銀二釐五毫者也守墩瞭望每日無一釐之餉者也薄為養而厚為期即欲如今軍千中選十不可得矣臣又按登萊之形勢據道臣陶朗先開報登萊各口周環繚繞在內地者約二千里而遙在海中者約三千里而遙登屬極冲不下五十餘處萊屬極冲不下三十餘處昔年防倭每年沙唬戰

船多者十餘隻少者四五隻防兵每船兵不及二十名未足當往來哨探之用烏能禦大敵乎今遼東見在兵馬與續調出關者已逾七萬尚望風奔潰寇至不能爲片壘之相持東省之兵原不及各邊之一二而乃與各邊同調遣也单而益单弱而又弱如厝火將焚乃先撤水比至燎原不可救而後望水于西江不亦晩乎有爲臣設策者撫臣在外苟有利地方不妨預爲調度顧今之所難者非兵

也餉也從乙卯大祲後齊民易妻炊子骨肉相食官無留帑今歲重加搜括倉庫所積或有乾蝗數百擔他無長物今秋復懼大旱職之所守者一片黃茅瘠土即欲招兵餉從何出乎朝廷歲徵東省銀米不啻數百萬則何恤割其什一以饟兵使六郡嘗爲國家輸貢稅哉緩視登萊者大都謂虜不習海不知奴酋近造巨艦繫以長纜餉道一通往來如是揣彼之意盖欲投鞭天津問渡江淮非但窺

登萊而逼青濟也萬一遼陽不守必竭通國
之兵復力拒山海關以遏賊賊必由金盖泛
舟南下乘虛直擣如秋籜迎風離披解散此
時南北並急天下事不可爲矣宋建炎四年
張公裕引大船擊金人於海此後金人截江
蹈海如履平地誰爲虜不習舟之說誤乃公
事耶夫奴酋之强較倭遠甚昔年倭患此中
隄防百倍兵陣嚴密劒戟森羅統將添兵筭
無遺策今以汰存之兵赴調援之令遺下疲

軍儒丁無裨于用東省之危如一髮之懸九
鼎可復望奴酋終不犯哉目下饑寒乏食既
憂生計復苦催科民心已離大亂將作本省
之兵力不足以讋黑夜之伏戎殄綠林之逋
寇卒有警息何以應之且海岱
神京之肘腋也都城有緩急將待援于山東今
以東省之孤弱進無入援之兵退無自完之
策腹心有急如手足痿痺之人不能運用惟
聽人之加侮而已

皇上不付山東於一擲請復舊日防倭之兵處今日應添之餉或留新編或設協濟或從部發或議改留容職移咨閩浙撫臣廣募海上善戰水兵打造堅厚船隻酌量添設叅遊守備等官分布要害增募陸營勇徤兵卒以壯軍威奴酋奸細聞之必消睥睨此伐謀而先戒備之善經也職見遼事張皇陷一城則思調一方之兵馬萬一東省有警不識于何調遣且臨期調遣何救于事職請與當事者約如

職之議添兵設將地方安危職任其責倘不行職之言置海防于不講撤重地于不顧異日有不可知之事職不敢任其辜職之所以爲東省謀者思過半矣若三諫而不從不得不以朝廷之地方聽朝廷之自爲計職力無如之何矣伏祈

聖明軫念東藩重地少加裁納焉

○禮科給事中亓詩教題爲遼事日急一日人情日緩一日乞降

嚴旨切責當事諸臣以救危遼事竊照遼自今春三路喪師後開原再陷鐵嶺尋失任遼事者若蹈湯赴火旦夕恐不能支談遼事者若畫餅充饑兵餉猝不能具近該經畧熊廷弼賊謀掩臣不備一疏奴且以騎虎之勢乘我我且以累卵之危當奴勝負成敗之局幾分強弱衆寡之數不敵遼事之急莫甚于此時矣夫遼急而我即與之俱急巳爲補亡羊之牢將不勝噬臍之悔况尸兵二部大小諸臣反

往往以緩相應又有如今日之甚者乎他不
具論第就職同官姚宗文奉差一事言之查
旨下在七月二十五日合朝伏
闕千難萬難始徼得之儻亦
聖心轉動之會乎使秉此機括作速具奏當無不
報可者乃延至二十餘日直待宗文具疏相
催越二日覆疏始上職愚竊謂久稽不覆老
成持重務中肯綮耳及睹覆疏則又有未盡
然者遲轉遲疑趦趄觀望迄竟未得

旨不惟阻轉圜之聽抑且成轉石之艱時乎時乎

不再來一誤再誤所傷滋多此不可不深長

思也又如募兵一節聞山西兵到京已久行

糧耗盡河上逍遙漫無統攝有因而逃散者

問其所以曰無餉也曰索餉于户部不之應

也此等情狀淺言之掉臂而去不可復回其

害小深言之脫巾而呼祇速之亂其害大嗟

嗟樞臣于是乎失筭矣何不明問其省募兵

已到若干應給月餉若干何處屯扎何日操

練備造花名一冊移送戶部具本題知
勅使發餉餉之發不發戶部任之則兵之去不去
呼不呼自有爲之慮者胡計不出此乃以大
司馬日造大司農之門頻行控告比于叩
閽之苦而曾不得一覩其面一聆其咳唾之餘
悵悵而返亦足悲矣然此微獨樞臣之過也
若計臣則尤可異焉未嘗蒙嚴譴便爾杜門咄
咄書空閱月不出請謁都絕堂皇幾廢若不
勝其憤懣悒快之極者公私困敝籌國無能

枉抱挈瓶之智衰病侵尋褊衷莫效空貽覆
餗之羞嗟嗟計臣于是乎失處矣當
聖諭之方宣也何不直陳入告曰借觧金花等銀
臣實爲之臣之罪也奪臣之俸惟
皇上罷臣之官亦惟
皇上然遼餉實窘措餉實艱金花等銀恐終不得
不借審能如是
明主可以理奪幸也如
聖怒猶然未釋

聖心猶然不轉則以欵欵悃悃之極思爲正正堂
堂之危論一疏不已再疏繼之再疏不已累
疏繼之無可奈何卽以此舉決去就之義豈
不韙哉胡見不及此輙于進繳
聖諭疏中自言于某日赴
壽宮公幹于某日事畢方回于某日卽擬恭進
前項銀兩是明明說出非干巳事司官實爲
之矣夫借解旣出司官則罪謫自加司官于
是始而罰俸旋復降調誰實致此最後一著

猶謬與乞恩其如勿欺之義何取厭取輕臺
臣巳見其肺肝矣如此伎倆殊覺恍惚能爲
皇上了此軍國大事否耶然此微獨計臣之過也
盖職前疏責成戸兵二部條上兵食方畧兵
以十萬計餉每歳以三百萬計是酌中之數
爲經久之規兵集而餉亦可支餉儲而兵亦
可恃區區管見妄意或不出此此乃兵部調發
之兵如許召募之兵如許多踰十萬之外此
豈三百萬餉所能取足者計臣之叩心天地

五體俱寒大聲以呼夫何怪焉顧欲措餉必
先覈兵則有戶部主事楊嗣昌之疏在矣揩
陳利害洞見底裏眞戶兵二部對症之藥頂
門之針也伏乞
皇上亟下其疏
勅令二部加意講求虛心商確務底至當然後一
一舉而措之兵卽于此覈餉卽于此措旣有
必然之畫自無築舍之搖道在相成事期必
濟此誠今日救遼一大窽會也舍此不爲雖

今日說兵明日說餉曾何益于成敗之數哉夫以今日息緩之人情當今危急之邊事其爲必不得之數亦明矣乃當事大臣積習不破狃以爲嘗執拘者藐視人言如飄風之過耳恢張者亂聽人言如庸醫之下藥徒滋議論徒費口舌曾未有以遠慮弭近憂以眞心幹實事者吁可嘆也職一腔熱血惟知報國不敢避嫌故輒再疏爲之摘發如此仍乞

皇上嚴

勅戶部兵部各督率司官淬勵供職凡關遼事當
行者卽行勿彼推此諉當議者卽議勿左支
右吾如不恪遵再敢玩視致悞軍機者堂上
官戴罪該司官輕則奪罰重則貶秩決不少
貸必人情能變緩爲急庶遼事可轉危爲安
耳然尤望滿朝臣子各攄一付精神合併注
于遼遼苟旦夕支撑得過需之歲月漸圖滅
奴之舉佇觀經畧之成徵職犬馬之願畢矣
○原任浙江杭州右衛經歷程繼怡題爲虜患巳

至剝膚安危勢在呼吸謹陳一得之愚以壯
國威以固金甌事臣江右人少學堯夫之學
能辨吉凶兼習孫子之法預決勝負昨歲見
奴酋悖順搖蕩邊疆髮指心裂遂不恤嫠婦
之緯欲着祖生之鞭卽擬叩
閽獻策募壯士出關梟逆虜首以雪君父之恥
上觀天象變異頻仍如此下窺臣將齟齬參
差如彼且以筮之數未吉竟爾中止乃今三
路敗後開原復陷瀋鐵瀕危奴且視遼爲几

上之肉矣唇亡齒寒長安可慮臣恐奴旣擁兵外攻復搆西虜入薊內犯寇迫門庭而薊兵已半出關矣西兵已東援矣京軍且外調矣根本重地更何所恃時事至此尚忍言哉臣觀自古善用兵者莫不有軍師運籌帷幄計定于未戰之先而將卒臨陣無愴惶僨事之虞盖將在謀不在勇兵貴精不貴多故老弱之卒可守邯鄲八萬之兵奏捷淮淝彼栗腹符堅未嘗不稱兵百萬也而竟敗衂者誠

不當能此料敵設奇有人雖多無所用之也今奴酋以數十萬衆摧鋒陷城殺戮慘毒名號驕盈終非大敵臣謂此時未易以勢力角當以柔制以謀勝也今臣不願叨半職即有功力不願勒封賞惟願

皇上賜臣一紙

勅使臣以白衣領蕩虜軍師募南北壯士萬人名曰奇兵擇謀勇大將統之月餉以部臣司之臣惟專操演以神其技激勵以壯其志聯絡

以一其心約五月内差有可觀用之于内可
以固城守移之于外可以一夫當十撻伐犁
庭在此一舉除設計用謀臨陣相機未敢預
泄謹將募兵計練造器等項列欵上請

一曰用將募兵夫廢棄之將功名已成身家念
重勇敢之氣久灰此强弩末矢爾則舊將可
無用也兵以新募亦不過烏合之衆遇敵必
逃反以取敗若臣所指蕭升王永學盛忠張
原朱文用頗希牧甯承惠田國祉尹來廷李

盛松常道明張定陸文雲張希孟田國寶張世豪李虎樊應科等臣素知膂力過人半淹行伍有志立功此命其各募壯士若干即以所募多少聽其約束則將識士心士識將意精神相貫然後隷于大將決無在逃臨陣退縮者是募兵之始兵已願爲將用而後將得以臂指相使矣伏乞

聖裁

一曰訓練激勵夫所謂訓練此非第區區督課

漫無分別已也兵必有餉當于給餉中視所
練之能否以爲厚薄使人有所觀感摩勵除
安家銀兩照遼新例于原藉官司驗給外到
京每名每月議餉銀二兩未訓練之先止給
一兩訓練日使知弓馬仍頂盔衣甲于馬上
操演弓刀知火器者隨營安置車砲各如臨
陣對敵備令慣熟訓以奇正之法虛實之機
果其藝精每月加以五錢漸加之二兩而止
再若技藝出衆不妨擢爲頭領官長以示表

異或訓練不精以月糧遞減久訓不能卽革
除不用人旣以減糧革除爲耻復以增糧超
擢爲榮各相競勸兵可鼓怯爲勇枝可習拙
爲工是所謂以訓練寓激勵者也伏乞
聖裁
一曰火器實效夫火器除鳥鎗大砲外大砲俱
用車載臣愚以造車分爲三號一號居先者
高二尺五寸二號在後者高三尺五寸三號
又在後者高四尺五寸車中釘以竹片使其

堅滑用舊鞋底釘于車外使刀矢不能損操演時三號三層列于馬兵之前長號一聲先放頭號車砲長號二聲再放二號車砲頭車得以灌藥備用長號三聲始放三號車砲二號車得以灌藥又重放頭號車砲則三軍又得從容安頓不惟兵馬火器相聯而不相悖且砲得以源源不竭若賊未至而砲已盡則已至而愴惶失措也伏乞

聖裁

一曰盔甲堅固夫兵所恃者盔甲臣愚以爲每兵一名部給綱鐵六十斤上好絲綿二斤令官匠相體造煉鋼盔一頂甲一件盔甲外俱用綿飾使用外軟内鋼刀矢遇之不入我兵有所恃氣壯可冲突而不撓矣伏乞

聖裁

一曰選戰馬夫馬者將卒依以爲命交鋒砍殺必馬能四面團轉圓活始可禦敵致勝若徒取其俵而駑鈍膽小眼斜見旗砲驚跳之類

所謂外疆中燥將與兵易敗也臣愚謂除挑
選寄養堪用馬外若再不足各給以價令其
自買隨纏轉動馬匹赴驗如有不堪追原價
外仍治以罪庶不至以駑馬悞事而馳騁有
賴矣伏乞
聖裁
一曰速報功以激士氣夫有功而敘于總帥誰
肯捐軀代人之功者使臣得展白衣之能凡
出征拒堵不論正兵奇兵或迎敵或埋伏所

用士卒皆臣指縻若能斬獲眞夷或擒酋王
卽于本兵名下註功其應加官應世爵應封
拜勘實卽報毋遲遏抑并不攖爲已功彼三
軍知有功必賞誰不攘臂争先而肯落後自
失功名則此勇往直前之氣可成百戰百勝
之鋒何愁奴酋之鴟張哉伏乞
聖裁
一曰行權宜以益餉夫内外告匱別無他策豈
容束手坐視臣愚以京城内外官房莊甚

多而房租籽粒于上供何當涓滴今宜盡數
查出變價平值出示召買仍諭承買之家無
憂他有貽累人自樂應計旬月之間約可得
數十萬兩伏乞
聖裁夫兵凶戰危而將死官也況今大敗之後聞
虎色變豪傑猶然掉臂臣豈不知巳知彼敢
後言混聽自取罪戾哉苐聞俘請纓志切吞
胡而審時度勢未容嘗試非兵之精勇不可
爲悉心區畫度之巳必能行而施之用必可

行以之驅虜安邦目前治標對症之藥討莫

出此臣不勝仰望待

命之至

籌遼碩畫

二七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C
95
.C5
K97

AC
149
.P3
v.53

167-2022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九　　　　己未季秋　一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經略熊廷弼題爲謹遵

旨斬三逃將以正軍法併申明守備不設律例以

定官守事職觀遼師所以屢敗不振者皆由

軍士臨陣輒逃而將官實先倡之將官逃一

不斬而後遂爲常逃一將不斬而衆遂爲常

不但不斬也且領軍如故陞官如故皆得逃

之之利如之何而不逃如之何而不敗職蒙

皇上賜劍許將帥以下先斬後奏職不敢屑越
君命查得逃陣之將有標下右翼營遊擊劉遇節
總兵坐營中軍王捷兩人逃城之將有鐵嶺
遊擊王文鼎一人爲衆心所共憤軍法所不
容者到任甫五日卽會監軍御史陳王庭部
道諸臣單崇劉國縉閻鳴泰韓原善于都司
衙門繫三將于廷下該職問曰昔在撫順從
張承胤逃陣一次又從杜松逃陣一次者非
劉遇節乎衆官曰然于法云何曰應斬又問

曰臨陣背主先逃致杜松呼恨切齒而死者
非王捷乎衆官曰然于法云何曰應斬又問
曰鐵嶺陷而棄城逃生者非王文鼎乎衆官
曰然于法云何或曰文鼎到城僅一日情似
可矜職曰主將應與城同死今鐵嶺城何在
防援客將史鳳鳴等五六人何在情雖可矜
法無可赦應斬遂縛出併斬之是日設六壇
祭死事總兵道將軍民人等逐壇舉哀大哭
畢即將三首遍獻各壇以快死者之心而雪

生者之憤一時居民哀感官軍恐慄始咸知
有軍法而不敢玩皆仰奉
皇上尚方威靈而非微職所敢擅行也顧職又思
之官軍臨陣先退及被賊攻圍城寨不行固
守而輒棄去者職得據律而斬之矣至守備
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斬之律
止及守成帥而不及兵備守巡道及查例云
兵備守巡官駐劄本城者罷職為民若非駐
劄處止降一級調用苛武縱文恐非法之平

也原國初以來重武輕文如撫鎮曰鎮巡三
司曰都布按有司曰衛府之類一切防守事
務專責守邊將帥者甚重故律例亦重自正
統後始設守巡然亦不過爲查錢糧理詞訟
釐奸弊而設其責輕故律例亦輕及後改兵
備奉有無事修整邊隘補練兵馬有事督率
兵將相機戰守之
勑而責綦重矣今且奴隸將帥一兵一馬一器一
械無不出于兵備之手而責極重不返矣兵

備要作將帥誰敢不作兵備不行將帥誰敢
擅行以致今日事事廢壞不曾設一守備者
皆兵備官怠玩不任之過也其心以爲卽不
幸而失陷城寨安往而不得爲民所以輕玩
律例安心立意不肯上緊做事卽如署開原
道推官鄭之范棄城而逃猶敢援例具呈以
希脫免弛設備之擔開逃城之端則此例實
有以導之職聞定罪之法視責任爲輕重今
兵備之責旣重于將帥則守備不設之罪亦

當同于將帥更乞

勅下刑部會同九卿科道確議各邊兵備守巡官

應否與守邊將帥同論遂著爲令則人人知

責無可諉法無可逃不敢不晝夜整頓兵馬

器械城池墩臺一切戰守事務以救死不暇

其何怠玩之敢圖而法旣行于文官則武弁

亦益知警懼其有裨于邊務豈曰小補之哉

○經略熊廷弼題爲主帥不堪軍旅乞賜速易併

勅到任駐瀋以保殘鎮事職觀河東地方已失去

大半僅存遼陽瀋陽兩城留得遼陽然後可以存遼鎮留得瀋陽然後可以存遼陽而東規清撫北規開鐵則瀋陽尤爲今日最重要地河東總兵今戴罪李如楨駐守其間終日兀兀莫展一籌將懈士離情危勢急職不敢避臨敵易將之忌終以濡忍而敗乃大事自三路覆師雖三尺童子皆知開鐵先亡如楨新總兵六師不先往據守却乃縮住瀋陽以致兩城相繼而陷自有一定之國法在職姑

不論只如賊陷開原捆載重累奸淫酗酒昏沉而歸而如楨不能擊其惰一不堪賊陷鐵嶺東賊與西虜爭殺而如楨不能乘其敝二不堪不惟不能乘其敝而且虛報西虜三萬合營致驚遼瀋軍民逃竄幾盡三不堪開鐵陷時賊止驅掠男婦及貴重細軟之物遺下老幼及盔甲火器等項無算而如楨不敢收回盡被西虜檢拾而去四不堪忽報斬獲無數忽又報止獲數顆忽報東西合營衆寡不

敵忽又報官軍奮勇斬獲甚多致人有割死
虜以報功之疑五不堪賊以二千騎入三岔
口如楨倉卒同河西總兵率領人馬奔至榆
林鋪乃止假令是賊誘兵使出而大衆直擣
瀋陽將如之何六不堪地頭撥馬妄報墩軍
烽火妄傳而如楨不能責禁七不堪職恐如
楨壞瀋夜半馳馬赴瀋調度問以傳烽方法
莫對問以立營方法莫對八不堪防瀋官軍
折毀民房不能禁強割田禾不能禁各將潰

散不能統制軍丁所持皆斷弓折矢朽甲敝戈而不能整頓九不堪自陳願募遼人守遼今不能募而且將如栢所遺內丁逃去七八百名不問不追十不堪凡此不過指其大略而熟窺其底裏卽人事尋常且欠通曉况軍務重大那得分明不意中府會議時何故拂省臺李奇珍楊鶴等議而定用之以至于此若今又不主持亟遣李懐信來代而瀋陽必亾瀋陽亾而遼陽隨之職不敢任咎當解綬

而西歸罪
闕廷請樞臣自來經略如怕滿旦犯擾執留懷
信職願往彼收拾使神京無恐草疏方畢適
接兵部咨題奉有李如楨本當拿問究治但
大虜未退扞禦無人姑照前
旨仍戴罪管事着殫心奮力誓死滅賊之
旨職敢不欽遵勉强留用但其人已奄奄忽忽無
復神氣縱使戴罪管事而無心可殫無力可
奮徒知攘死而不能滅賊死更害事此其亟

亟當易無疑確當以李懷信來代別無可易
者也至于開原道韓原善初至遼陽即欲請
兵三萬往復開原職壯其志而無兵可遣不
得不僑寓遼陽非其所屬委用多碍除團練
新兵二千外實無所展其才者職欲委用同
總兵彈壓諸將共守瀋陽撫開鐵逃亡漸爲
北窺之地終以非其分土不便責成必須
明旨着令駐劄瀋陽信地屬以專任一面督同諸
將共圖瀋撫戰守事宜一面招撫逃亡收拾

軍馬器械等項爲恢復之備則展布有地本
官得預爲開鐵之謀而彈壓有人職亦得少
分撫瀋之慮此今日共保殘鎮急着也伏惟
聖明亟賜施行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王庭題爲直陳遼左空
虛之形伏乞
聖明亟勑兵部速議將兵以濟燃眉事遼自三路
覆衂繼以開鐵陷沒猛將健卒堅甲利兵霜
蹄汗血一時殆盡雖有僅存鋒鏑之餘者多

解胄棄馬裸體空身虛有兵數而已臣蒿目艱危株守遵城六閱月會䟽單䟽請將領兵馬不啻頳禿楮敝而出關將卒寥寥該臣自本年三月後經點除四川步兵一萬外惟昌薊兵六百六十餘員名山西宣大兵三千四百五十餘員名保河真定兵九百餘員名開原道募兵一千六百餘員名山海延綏兵二千五百餘員名總計不過一萬有奇援兵數止此矣內惟柴國柱內丁及開原道募兵大

半精壯可濟緩急其餘寢貌類形朽甲鈍戈折弓爛矢者復居其半雖費盡劉國縉新募兵近一萬三千餘人又皆無盔甲無器械空拳赤體可謂之兵哉我國家金甌全盛兵將蓄之累朝器械藏之武庫馬匹養之外廐豈憂匱乏但當事者視東事尚在若緩若急不能求之卽得呼之卽應夫來如飄風行如驟雨此奴賊之疾勢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奴酋之險謀也望月思逞一月一犯搶此奴

酋之定候也向猶奴酋顓力吞噬河東已虞
難支近且陷開鐵復拘執宰酋挾其助兵聞
宰夷部落團聚鐵嶺浸浸有交訌之勢矣遼
事至此尚可易爲哉每聞回鄉供吐叛賊李
永芳與賊畫策若待新經略至布置得定猝
難犯搶欲乘其初到攻其無備且稱攻戰不
勝期死于遼城下夫賊勢猖獗東結西連方
有旦暮豕突之形我之援兵東那西借不啻
西江引水之遠遼其及圖乎新經臣一聞鐵

嶺之警倍道至遼陽刻意振刷旬日內賞信罰必簡兵買馬賡間諜予死亾巡歷瀋城查要害之烽火亟芻束之採取施爲次第漸已改觀惟談及兵馬器械則與無米而炊者等惟共臣仰屋浩歎而已頃開原道臣韓原善入遼憤開鐵不守毅然以恢復自任謂當茲北關望救西虜交構之際宣諭挑激使夷自爲攻乃目前一大窾會又時屆西成秋穀滿野借田畞之利招撫逃民爲力最易欲請兵

三萬留一萬駐鐵嶺應援以二萬直趨開原
而黃龍舊物仍復版圖臣與經臣直壯其言
而又無柰無兵無馬無器械何也近據北關
禀報謂奴酋自攻鐵嶺後傾衆連營撫順關
外欲以弱兵萬餘佯攻虎皮驛而以精徤直
搗遼陽又殺朝鮮陪臣金景瑞等以防內變
則其志可知已夫此朝不保暮之遼而有此
促襟露肘之勢臣安得不爲之危不獨爲遼
危且爲薊三輔暨神京危矣伏乞

皇上亟命兵部將總兵李懷信統領本部家丁七百名并已經題過應援兵將朱萬良等帶領薊鎮真保兵四千員名星夜前來以救旦夕之急其續題各鎮兵將更乞

嚴勅速發如期早援以救倒懸之危再發戊字庫見存盔甲鎗刀火器及硝黃諸物專官押解庶幾萬一可保無虞儻遼瀋復蹈前轍天下大事去矣惟

皇上垂聽焉

○禮部司務孫學詩題爲邊報日益危急
廟謨宜出喫緊謹陳愚見以收實用以濟時艱事
臣惟夷狄之患自古有之而獨用人行政漫
然不得其要領者其受禍爲最烈則詩詠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者良足思也今奴酋復耽
耽遼陽矣遼陽不守京城當不知何如震動
而臣旁觀今之用人行政有一切當得力者
乎臣不勝其扼腕而有一得焉敬爲
皇上陳之

一守城之人宜留天生豪傑原不易遘遘而不用猶之無人今在京者儘有才望堪應援急謂宜廉其人留之乃陞者陞差者差致陞辭之人多于朝見之人一旦賊兵臨城東西南北可猝呼與謀耶則留人不可不亟也

一慕義之士宜收草澤之中自有英雄苟以忠義而來我待以忠義如近日李慎言陳繼怡等咸稱死士若干咄嗟可招儻用之果效勝於調募數千里外百倍不效止于不用其人

而已安得遂逆其無用而令之解體徒自監
其綱羅乎則收士不可不亟也
一練兵之任當蚤夫器械弓馬技藝豈旦夕能
一令其閑熟既付一意擔當之徐光啓而御史
之銜猶禁不即下
皇上豈同考選者一併愛此官耶夫熊廷弼以御
史授兵部侍郎而光啓以十六年詞臣尚不
妨晉九卿乃猶然遲遲直指一命無論無以
鼓有位豪傑而克詰之事悞者多矣則練兵

不可不蚤任也

一海上之防宜酌防海之兵原自有額募而補之亦足以備況風濤奴所不習以我所習禦彼所不習一可當十而水兵亦可緩調以免騷擾以省芻牧也

一土兵之調宜減夫土兵大較嘯聚山箐慣爲刼掠父母妻子牛馬相煦未嘗與大敵爭命於對壘今顧空寨而調能必其來乎來能用命乎況不如數而來則褻我

詔旨而急之有不測之變乎既奉有
成命從少可也
一火器之用宜廣奴兵慣戰奴馬健衝驟然以
騎當之危難取勝而火器實我長技可先發
以制奴之死命苟製得其法用得其人則一
人一砲可當一勁將一砲之中一子可當一
勁卒一里內外飛殺賊兵計砲一千抵精兵
一萬近柴國柱所請當速運赴都城之內更
宜多置至用火器之人練兵者尤宜着意布

列有層數相繼有踈客點放有里候務手與器習器與敵相當是不可不重謀也

一守城之具宜備彼百計以攻我亦須百計以守一不能應事即去矣守城有弔操以拒攻車有抵篙以禦雲梯有弔車以便游兵上下有火毬以防夜襲有奈何木以禦攀越有兩竿閣籬以禦梯鈎諸如鐵蒺藜火鼠穴西瓜皮砲之類不可枚舉可漫置不講直待臨事措手不及耶是守具不可不備也

一調募之行糧宜預近見西鎮之兵經過都城赤身枵腹莫可控訴儻非山西巡撫解有千金涇陽之變卽在目前此後募調者源源而來若仍前不爲支給輦轂下可忍言乎盖司馬調募當知會戶部司農籌餉宜照管兵曹慎勿彼此不相貫也凡此數者無甚高論然於戰守之計或切中一二其大窾係實在

皇上臨御

皇上不肯與羣臣一面無非謂天下事一票發足

了而不知臣子精神意氣非望見

皇上天顔不振非諦聽

皇上天語不悚譬之心竅靈而耳目手足乃能各

效其官伏惟

皇上於一月内卜一二日於一日内卜一二刻出

御文華殿吐綮關數語作臣子忠義而退則何事

不舉何敵不破而顧甘以靜攝增憂患何哉

臣一念芹曝之忠昧死上陳願

陛下敕下當事諸臣再加酌議施行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爲遼左虜警告急薊門
留將非宜敬陳末議以佐
聖斷以救危邊事竊惟制治於未亂在審安危而
救敗于垂危在權緩急今日之勢朝不保夕
莫急於遼陽遼陽不保而後薊門有土崩之
患震及京師始無寧宇故醫病者急則治標
而撲火者甚則毀屋未有一身一家之事自
分胡越而迫禍患相棄也邇聞奴酋又乘延
𢇁規畫未定空巢而來掩其不備又見按臣

陳王廷疏稱據北關金白稟報謂奴酋自攻
開鐵後傾衆建營撫順關外若以弱兵萬餘
佯攻虎皮驛而以精健直搗遼陽又殺朝鮮
陪臣金景瑞等以防內變若是則奴謀甚狡
轉盼大舉半壁欲摧即廷弼饒有方略然兵
單分守則烏散多驚旣難當豕突之勢而棄
瀋固遼將齒寒受病豈能抱柴立之身所恃
居中策調相機進止阨險設伏運奇擊強此
惟總兵李懷信智勇能辦必欲執留于薊門

而以遼左爲孤注恐一擲而盡入于奴天下事尚忍言哉職非不知滿旦諸虜蠢蠢思動如撫臣劉曰梧關臣董元儒身在事中臚列警報設慮甚長但薊門距京師猶在肘腋聲息相援即簡將增兵近而易索蒐而多應以視遼之孤懸天外在遼諸臣之委肉虎吻者難易生死較若列眉而又有見于經臣忠肝欲碎血眼幾穿不得不與爭旦夕之命而圖社稷之存也故懷信宜星夜兼程往代李如

楨其朱萬艮宜遵
明旨遄往無逗遛而觀望也蓋今日將官避遼如
避湯火往往虛喝巧躲張皇蒙敝等君命於
弁髦視國事如兒戲此風一倡尤而效之將
見自亂安問夷狄伏乞
皇上赫然獨斷
勑定李懷信朱萬艮刻期出關庶幾法令嚴明軍
聲整肅危遼可保其薊門統領大將及兵馬
頻調應援空虛可慮亟宜速選干城廣募買

補以練訓于平時而折衝于千里然度今日之遼兵弱馬羸器械朽鈍雖有調募如驅羣羊必不能與虜格鬬僥倖取勝惟是以奴策奴以夷攻夷如職前疏及臺臣王象恒科臣姚宗文官應震纚纚討謨切中肯綮乃近日西虜爭構北關望援其氣可乘其怒易激若天假我以機會湊合巧竗是在經臣務爲寬深不測之量使詐使貪運籌股掌而有道臣韓原善毅然力任當令赴瀋彈壓諸將南固

遼陽北規開鐵漸底成功然信地不責成則各道失事多卸罪于諸將而寇未至則泄泄怡堂志隳整頓職謂守備不設文武道鎮宜均任其責而後能激厲共圖恢復更祈

天語申飭無事寬假以作疆場之氣而壯忠義之膽毋曰經略任事便足駕馭自委其轡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事維新有機兵餉報數宜確敢陳公明易簡之法以破積弊以永圖治事竊惟遼東一年之間費餉三百餘萬

無損奴酋秋毫而加徵搜括遍於海內臣部疾首痛心極矣除前請

旨行查外臣朝夕考求其冒破之故亦有灼然大數尚容另疏申明以資經略閱視諸臣覆覈然亦不過遺契之僅存顧未必能使散盡之金復還故吾也惟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則于經略交代之始臣不能無厚望焉所望于經略者何也前日遼東之兵備敵則不勝其少喫餉則不勝其多前日遼東之餉一索則

急如星火而使人不敢遲一發則用如泥沙而使人不敢問此無他故兵分于各道而所取者餉司之銀各道不問其有無餉總于餉司而所養者各道之兵餉司不知其虛實譬如兵共一城餉分兩項新餉給新兵何以知非舊兵之易名而冒也舊餉給舊兵何以知非新兵之即兵而兼也又如新兵原食一兩二錢今遞加至一兩八錢則以新而溷新者有之舊兵原食四錢又遞加至一兩二錢則

以舊而溷舊者有之又如新兵遞加往開原者一兩八錢鐵嶺一兩六錢而此兵以何日到開原何日到鐵嶺未嘗問也舊兵遞加其上等者一兩二錢中等者八錢而此兵之原食雙糧原食單糧未嘗問也以至年終并不用一行字奏報年例之循環對卷茫然了不可問果如不問可已耳卽大地盡作金錢難塡此無底淵海必欲問之不惟掣肘之嫌予人口實抑且脫巾之禍立取身殃此其道將

安出哉臣爲有問之之人有問之之法有問之之時人者何餉司各道皆有錢糧之責初無互覈之權其惟經略乎盖餉司所據于各道者紙上花名耳而各道當卽據花名乎畫地駐防者以紙上防相機策應者以紙上應于彼多索餉則不得少載兵彼多載兵則不敢頻失事此可以功罪按者也彼據調募則不敢諱逃亡彼見逃亡則不能昧存省此可以情形揣者也以此問各道能不吐實乎卽

不吐實于他人能不吐實于經略乎而經略
先爲責實則各道不敢虛名覆車伊邇換局
方新有實心做事之人則自有開口告人之
事臣謂今日問餉之人不得不屬經略一也
法者何遼兵雖衆惟有新舊兩端遼地雖寬
惟有河東西兩路河東分遼陽海蓋開原三
道河西分廣寧寧前兩道而道盡矣某道屬
分城若干堡若干而地盡矣某城某堡內外
舊兵若干新兵若干而兵盡矣某兵之內分

食幾錢者餉銀若干幾兩者餉銀若干而餉盡矣如是種種之數斷自經略交代前一日止責令各道盡將所屬城堡見在之兵見食之餉編造總數撒數冊報經略其冊務要直截簡明先開一道所屬凡城堡兵餉合為一道之總則總數也次分城堡某城凡兵餉為一城之總某堡凡兵餉為一堡之總就中即撒數也其城堡內不許又開某標下某門下某將官下某南京某浙江某四川等營以致

紛紛名色猶如捉鬼捕風漫難稽考所當痛
革此冊造就留經略覈實掛號印發餉司餉
司照謄底冊一本存案仍將道冊轉申到部
即將冊內各道分管城堡兵餉總數另具一
揭發抄其交代後兵馬或有更置錢糧或有
增減定令各道每月一次冊移餉司餉司每
月一次冊揭報部發抄之制一如前或使朝
野內外曉然皆知遼東凡道城堡兵餉一一
燭照數計在目前而後呼吸可以相聞緩急

可以相赴從前關鬲不通之病至此都除若
道冊不經經略仍是前此花名揭抄不遍長
安又與舊套循環無異則經略得而問之臣
謂今日問餉之法不得不關經略二也時者
何見在遼兵前法已備新舊月糧可算無遺
矣援兵在途又有行糧比其到遼必須着伍
因而問之山海關曰某日某處兵若干出關
問之三岔河關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若干
過河問之遼陽餉司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

若干到遼分撥某道屬下其某堡管內應食
某項餉銀問之各道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
分撥若干已到某城某堡管內開食某項餉
銀除餉司各道收造入冊一月一次彙報外
其山海三岔二處守將隨到零星具揭驛報
抄傳不過出片紙附便郵而行糧可算着伍
有期亦不至如前此汶汶矣出關過河到遼
着伍固皆有時不及經臣受事初創立此法
日復一日恐又因循臣謂今日問餉之時不

得不乗經略初到者三也行此三者朝廷不煩動色當事不嫌掣肘將卒不等脫巾而餉自可節兵自可精但責經略而已此臣所望于經略者不綦厚乎然臣非漫言也經臣昔按遼時正有召兵添餉之事讀其奏繳新餉䟽內有云營不成營與無將同將不成將與無兵同其何裨于寡弱而新餉又不專爲新兵支用是使新兵有增之名無增之實新餉有爲新兵而增之名無爲新兵而食之實恐

虛糜此餉者不在老弱充數邊吏影冒而在
營旅之不成分散之不合也嗟嗟此十年前
因病下藥之言而今日膏肓之痼殆復過之
再讀其屯田修邊一疏有云內地千零萬落
北盡南空洶洶皇皇共欠一反漢以匈奴千
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
心離宋以西北用兵括盡民財而社稷墟古
今敗亡之禍未有不始于邊鄙終于腹裏者
嗟乎此十年前剜肉醫瘡之喻豈料他日板

蕩之憂究竟不能外是哉夫經臣于十年前
籌邊憂國蚤見及此今日之事兵須實兵餉
須實餉一切剔蠹釐奸豈俟臣詞之畢而臣
所長嘆者今日之內地又非昔日之內地今
日之兵餉又非昔日之兵餉經臣前日言之
則蚤今日圖之則晩矣宋儒有言必有體國
之人而後可以獲治兵之效臣望經略之臣
今日治兵之中不忘前日體國之慮此社稷
生靈之福豈臣一人私幸哉除臣一面劄行

餉司外事關經略者伏乞
天語叮嚀同心共濟依臣此法設誠行之遼事尚
猶可爲臣部尚猶可應不然臣力竭矣臣之
罪亦甘之矣其如我國家何其如遼事何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再陳兵餉之計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維封疆事職觀前日三路進兵
我兵多于賊而反爲賊所敗者由于部分不
明偵探不實而師行無次第故也計興師一
年有餘我衆未及八萬而用過金錢近六百

萬由于校閱不精支放不一故也兵興以來言兵言餉章滿公車而未見有一毫可紀之實由于議者太多任者不力戶兵工部互相推諉但求一身之無事未及大計之安危也職以爲欲安京師莫若練京兵但泰寧庚老矣一切軍旅之事盡付之協理爲政分弱者以乘城教強者以出戰苟赴湯蹈火之士得五萬人焉則軍威自振矣滿旦一婦人勾引非類敢于窺竊職以爲欲安薊鎮莫若存恤

屬夷而速修臺堡昨者洪水衝決之地督撫
當親自查覈誠能憑藉險阻逸待勞飽待饑
俟其氣竭而擊之未有不可勝者遼人累敗
氣弱病在兵力薄耳然商賈既少流寓又多
調和既難安插不易則又患在兵多爲今之
計在經撫閱視三臣總計遼東新舊兵共得
幾何分爲勇怯中三等得軍幾何便知用餉
幾何即如瀋陽一城總計城守及哨路之人
共若干其孤兒寡婦應優䘏者共若干一處

明白則處處明白支放自清楚矣四方調募
之兵既至都下當有以養之每日支通倉糧
一石此事勢必不可免者但議金錢應于何
項支給耳遠兵未必得到近者當差官催促
如盔甲火器等項已奉
明綸督發矣而戶兵二部尚未見有專官督運漢
塞瓠子河侍從要官咸抱薪負土而後克濟
此何時也而彼此推諉體貌之細事乎兵部
題知之事已奉

俞旨矣如姚宗文原爲奉
旨查閱者也但當明白註定駐劄何處料理何項
疏一入則事可辦耳當此之際豈宜從容流
覽奔趍真定保定之時哉職聞天道予順正
臣子立功成名之日而無柰將士之恇怯何
兵事尚詭尚速而無柰臣子之從容迂緩何
兵取諸紙上之空名而不知其綜覈餉取諸
民間之骨血而不察其實用大臣小臣但求
免于人言而不顧歲月之後事勢云何詔屢

攺而人不知所從議日多而虜笑吾之拙事

可勝言哉職願

陛下斟酌人言獨決大計當行者毅然行之當斷

者斷然斷之有奇才俊氣者登之浮言防務

者逐之庶乎

國家尚有神氣而四夷尚聞風知懼也

○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雲南道御史俞

誨爲查解軍器關繫非輕謹循職掌以斷實

用事盖自三路挫衂開原鐵嶺相繼告陷全

遼軍器盡沒虜中欲以赤體空拳之人而當
鷙發鯨吞之衆不待對壘而我軍已無生氣
遼陽危若累卵矣頃以經臣熊廷弼請發軍
器職等職掌攸關謂宜躬自檢閱俾無朽鈍
以資捍圉若火器一項非逐件試驗恐運至
遼陽臨發炸損反受其害且脚價不貲虛擲
金錢是以寧甘勞役不憚瑣屑欲詣庫局精
覈檢查其運一器有一器之用而蚤一刻濟
一刻之危也乃補牘未幾忽奉

聖旨這所奏盔甲器械鎗砲等項自有成規如何
差官檢閱着遵照舊例行該庫局照數給發
不必更置以滋煩擾欽此該職等看得兵仗
局專貯火器乃内禁邃密之所非外庭諸臣
得以輕入如果該監軫念危邊發皆堪用職
等可以不問若搪塞故事多以遠年朽壞之
物朦朧一時則三軍生死于是焉係職等豈
能嘿嘿坐候封疆則兵仗局火器查有損裂
即與兌換無容另議若戊字庫每次放職

等親履其地載在會典職不可曠矧此番稽
覈較之平時宜加慎重已經移會初四日檢
發如數而止儻火器不及原數合照部臣議
酌量盔甲王恭兩廠現貯三四眼鎗佛朗機
等項湊足分作兩運前以驛遞困疲遂至愆
期悞事今兵部議委刑部司官馮時行一員
合以盔甲刀鎗爲一運刻期出關其砲銃佛
朗機等項候旬日放驗無炸工部應委一司
官押領二運刻期出關蓋議委適均彼此不

得爭執而賢勞各任轉輸又不併壅其能督率蚤至者另議優敘違限騷擾驛遞查實題叅至于脚價煩費取給驛遞如蝗當車鮮克有濟經臣議先發銀于各府州縣預僱夫車以俟非獨甦疲抑以速運而兵部又議所屬州縣先行借給事完聽總督衙門銷算議補但令武庫動支變產銀置辦包索噫驛遞各官既知疏請預發豈肯借給且朝三暮四補完何時徒費司官調停究竟道傷稽悞及今

酌議當如商賈僱騾法自京僱起每騾一頭
馱載二百五十斤一日可行百里更得迅速
而現給時價不使奸胥侵牟是在司官奉公
約束早竣斯役乃所運脚價推諉無着職等
查得修理十六門軍器原估該銀二十六萬
餘兩先奉
明旨兵工二部四六分出冏寺應協濟銀十萬餘
兩項以各監督苦心節省僅費銀三萬餘兩
則冏寺當以二萬補償于工部今事迫勢窮

計無復之合儘補償數照僱騾價支取馱載
其包索等銀仍如部議取給庫司猶有不足
議于節愼庫湊給且以軍器節用之銀而充
兵部運車之費總屬王事同舟共濟難分彼
此是職等目擊時艱心懷軍國故爲條分縷
析蘄于救渴療饑儻兵工猶有藉口設難支
吾當執白簡而議其後矣

○經略熊廷弼題爲遼左大勢久去戰守已無可
支謹一一備陳其狀仰乞

聖明省覽俾作區處事職按遼東見在兵有四種一曰殘兵從主將趙甲逃陣甲死而爲錢乙用又從錢乙逃陣乙死而歸孫丙或七八十人或二三百人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餉粧死扮活不肯出戰此殘兵之形也一曰額兵開原一道全額已亡遼陽道所屬清寬撫靉一帶全額亦亾即職標下左右翼兩營亦併亾至于各鎮額軍或死于征戰或圖厚餉逃爲新兵者又皆亾去其大半此額兵之

形也一曰募兵傭徒厮役遊食無賴之流幾能弓馬慣熟幾能膂力過人朝投此營領出安家月糧而暮逃彼營暮投河東領出安家銀兩而朝投河西點冊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糧有名及聞賊犯而又去其半此募兵之形也一曰援兵各鎮挑選誰肯以堅甲利兵來每一過堂弱軍羸馬朽甲鈍戈不堪入眼而事急需人又不暇發回另換精壯此援兵之形也

皇上以爲有兵如此能戰乎能守乎自喪敗以來總兵以下副叅遊都備守以至中軍千把總指揮千百戶死者五六百員降者百餘員逮將援將已是一掃淨盡今殘兵零碎皆無人統率而賛畫募兵萬數千人即求一世職爲中軍千把總分布管領亦不可得況今一二見在將領皆屢次征戰存剩及新紏久廢之人一聞賊至無不心驚膽喪者

皇上以爲缺將如此能戰乎能守乎良馬數萬一

朝而空今太僕寺所兌寄養馬旣多瘦小兌
買營驛馬更矮小不堪兵部主事王繼謨所
市宣大馬並無一匹解到卽見在馬二萬餘
匹半多瘦損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設法
致死圖充步軍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
死者以此馬愈少而倒損愈多
皇上以爲馬匹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堅甲利兵長
鎗火器喪失俱盡今軍士所持弓皆斷背斷
絃箭皆無翎無鏃刀皆缺鈍鎗皆頑禿甚有

全無一物而借他人以應點者又皆空頭赤
體無一盔甲遮蔽今開局打造既無鐵無匠
而疏討庫局所貯又急不能製
皇上以爲器械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假使軍無畏
賊之心遇賊而能抵對一陣扎營而能站立
一時守城而能固拒兩三日以待救援亦可
少挫賊銳今皆聞賊而逃望賊而逃先賊而
逃頃聞北關信息而各營逃者日以百十計
如逃止一二營或數十百人職猶得以重法

繩之令五六萬人人要逃營營要逃雖有孫

吳軍令亦難禁止

皇上以爲軍心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又使民有仇

賊之意各顧身家性命同心協力效死固守

兩三日待救援亦可少沮賊望今瀋陽皆已

逃盡遼陽先逃者已去不復返見在者雖畏

不敢逃而事急之時職安能保况遼人浸染

胡俗氣習相類賊殺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

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則怨不絕口賊遣爲奸

細輸心用命而公家派令守城則雖職以哭
泣感之而亦不動
皇上以爲民心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凡一切軍法
職能行于各將而各將不能行于欲逃之軍
責令喂馬不聽責令收拾器械不聽心心念
念只想一走而各將其柰軍何凡一切應行
事宜職能行于道府而道府不能行于欲逃
之民諭以守城不聽諭以挑濠不聽諭以採
草斫木等事一一不聽心心念念只想一走

而道府其奈民何今各將沒法但拚云一死
了事道府沒法但恨云遼人捨得數十萬性
命我豈捨不得一箇性命光景如此職其奈
道將何
皇上以爲各官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假令
皇上于撫順初失時用職職力猶能處賊以保全
遼卽開鐵未陷時用職職力猶能禦賊以顧
北關而今職不能制賊矣職不能保遼矣職
卽欲請兵請將而當事大臣不能主張撫按

不肯調發如李如楨喪盡軍威而兵部偏要
用之于遼李懷信原議代楨而兵部偏要用
之于薊朱萬艮奏
旨援遼而兵部偏不催令赴任當事舉動大率如
此卽舌敝筆禿請發何益況賊乘勝長驅遼
陽存亡只在九月中旬上下卽發李懷信等
星夜前來恐亦緩不及事職卽欲請
皇上大發帑金數百萬召集天下材勇兵將一二
十萬來滅此賊而遼陽旦夕存否難期恐亦

不能待也顧職又思之漢唐以來建都皆在
中土遼雖時附時離無關輕重今遼地實爲
神京左臂萬一不測剝牀及膚當是時無論發
內帑萬萬金求贖此一塊土不可得即求保
陵寢一日之安亦不可得職疏地方軍民情狀字
字真情語語實錄伏乞
皇上俯賜乙夜之覽作何區處以救遼危于旦夕
職無任哀懇急迫之至
○浙江道御史劉蔚題北關已陷遼左益危懇乞

聖明亟圖修備以保
宗社事頃自三路喪師以來奴酋之猖獗日甚一
日會議之日又誤用李如楨爲帥退縮不前
一籌莫展致開原鐵嶺相繼敗亾屯堡之陷
沒殆盡遼瀋之禍患剝膚如楨之罪可勝誅
哉今幸有經略熊廷弼到彼任事號令一新
壁壘生色又用李懷信往代如楨遼事或可
望其收拾乎但北關勢在奴酋肘腋之間可
以擣賊之墟可以掣賊之肘奴之步步蠶食

不敢遽然而西者畏有此耳今不日之間北
關克陷賊復何所顧忌而不長驅以來乎
皇上近亦留心遼事矣然遼之章奏下者十之六
七不下者猶十之三四至遼事外漠不動念
賊來則急賊去則緩
皇上之意得無惑于宵小逢迎之語以為賊志在
搶掠財物而無大志乎賊之為患止在遼東
而于京都尚遠乎然賊之修器練兵已謀于
數十年前稱王建號近又僭竊無忌且姦細

滿地既探山海兵馬若干又探薊門虛實若
何既探旅順糧草若干又探管糧職官爲誰
此其爲謀未嘗一日忘内犯者且攻尅城堡
所向無敵遼人落膽勢若破竹恐不月而遼
瀋不月而廣寧又不月而山海至古北口潮
河川一帶外無邊墻内無强兵京師薊門之
間尚得安枕而卧乎彼時

皇上亦將安所之乎昨經臣熊廷弼請調將官姜
弼等幷薊兵二千當令帶領内丁星夜出關

急行應援至各邊鎮之見任廢棄等官俱望速爲起用俾刻期東行以充遼左統軍練兵之用乃爲第一喫緊者邊報旁午內地戒嚴京營之軍或上城防守或城外列營預派信地以備將來當事諸臣已有成議尚可姑徐徐乎調募之兵次第雲集精選訓練不容少緩軍士糧餉多所冒破稽查清理不可無人徐光啓姚宗文加銜閱視之命是尚可遲遲乎薊遼總督身任封疆關係遼事最重大者

彼既決意求歸卽當速爲更易部覆有日
俞旨杳然當此危急之秋尚可泄泄從事令之進
退維谷乎川貴土司之兵既無安家銀兩又
苦道路迂長人地不宜勢難猝至或酌用其
半或善爲調停在樞臣與撫按早議而裁決
之勿躭延誤事而置遼左于度外也昨陝西
之兵沿途騷擾商賈罷市居民逃竄甚至幾
釀大變而州縣各官只得隱忍調停者聞李
懷信之兵有自山西來者每日止發兵三百

名統以一官每日定行一站有違限者定行綑打如此則每縣每日止客兵三百名庶人少不敢作亂地方無搶掠之苦且免生意外之變是在樞臣移咨各處撫按並領兵將官遵照是規而已昨計臣暫停金花銀兩無非救遼事以救國家者乃罰及司農降及司官是但知金錢爲重而不知邊事爲尤重也昔庚戌之變趙貞吉示諭營兵斬虜一級者予銀百兩費銀十萬虜可殺盡

肅宗乃予銀五萬使散各營以易虜首乃各營將
士拒絕而不敢納貞吉復捧銀而還定急迫
之際卽有黃金百萬欲買一軍作一護衛而
不可得者昔鹿臺鉅橋竟何益于商之國祚
乎發內帑以助今日之軍餉不能不仰望于
皇上也今遼左之事一切付之熊廷弼矣凡應用
兵將應用錢糧務足付熊廷弼之手使得展
布施爲毋得怠緩坐視彼此推諉誤廷弼以
誤遼東誤遼東以誤國家是在

勑諭當事諸臣加之意耳更祈
皇上御文華殿面諭羣臣如何足兵如何足餉如何戰守以求救遼之策凡章奏之入釋去疑心朝上夕下務使臣工濟濟庶務畢舉而天下事或猶可爲乎

○管理太倉銀庫戸部主事劉榮嗣揭爲封疆多事庫藏空虛謹陳目前不支之實將來必窮之患乞賜從長酌處以濟時艱以裨國計事

竊照奴酋犯順增餉養兵一歲之間經費銀

三百五十餘萬兩此三百五十餘萬所養不
足九萬人近以兵部調兵募兵之疏大約計
之不下二十萬人計餉當用八百萬兩而今
日處餉之時勢事情與去年相懸遠甚去年
皇上東顧慨然發帑助邊今則以借金花逢譴怒
矣去年借支各衙門積餘錢糧總給戶部之
用今則瓶罍俱罄杷注無從斗水同于西江
抱蔓苦于三摘矣去年止調兵各鎮今則並
募兵各省地方原無此項錢糧不得不從中

解發以濟用乃所以急餉者謂有兵不可無食耳孰知巳耗于未有兵之前耶去年海內豐登又平居安富之餘雖云竭澤而取猶有澤可竭今則民窮不堪再賦水旱幾半域中苟且權宜之計原可暫不可常凶荒困苦之民又宜安不宜擾覺根本動揺之患大于奴酋而賑恤百姓之心急于禦虜即仍求三百五十萬如去年之額萬萬不能况倍之乎此措處新餉之難也而太倉舊賦實亦坐此受

虧盖太倉一年之緫入總四百萬遼鎮一年之新餉出自民間者復二百二十萬百姓之財止有此數加派急即名曰加派抽扣急更名曰抽扣其實即往年年例之貢也往年四百萬中尚多拖欠今欲六百萬外一無欠少豈必得之數哉將恐新餉日增正貢日減新餉日急正貢日緩爲諸邊憂方大耳自職受事以來已及三月一年四分之一出入俱當一百萬而解到止六十萬兩即以齋捧帶解

一節論往年大約三十萬今止六萬有奇而
今日諸邊之危又與向時不同薊密永昌
陵京屏障滿酋入犯集兵設防按節趣餉分釐難
缺復時刻難緩者也而無以應宣大兵悍獨
甚而餉欠爲多近以鼓譟成風大同又七年
不貢之虜需賞一旦誠朝不及夕之勢矣而
無以應陝西諸鎮去此較遠領餉諸役有守
候半年者該鎮望餉之急應與近鎮無異即
諸役疾言怒目憤氣苦情可得度外置之乎

而無以應新餉之急在遼舊餉之急亦在遼新餉之爲遼而發者職受事後凡九十餘萬其舊餉季當十三萬解發纔有八萬夫遼之餉尚可分新舊爲有無哉而無以應更有難者山陝諸邊調兵援遼則有料草行糧之費薊昌諸邊徵調在門經過在途則料草行糧而外兼有供應之費諸邊向無新餉是以自贍不足之饘粥復奪而應隣人之饑也則舊餉病若使并支新餉是以目前欲斷之溝水

復分而灌遠方之田也則新餉亦病調者在遼已增新兵之餉調者之家在本鎮仍支內顧之糧是一兵有兩兵之費空籍冒實伍之糈也舊餉與新餉俱病俱病則俱急舊餉適當其窮則益急而亦無以應循例而索之九邊有辭于太倉計時而望之太倉難幾于郡縣九邊之言曰泉竭自中太倉之患曰池竭自頻今似謀遼而不及諸邊憂諸邊而不及太倉即憂太倉而不及百姓者且勿論百姓

困窮必生他變但使徵解不前糧運不繼諸
鎮之兵非餓不能戰卽亂不可戢爲國家憂
誰不如遼必待如遼而復圖之乎恐國家不
堪再救一遼矣故因遼以困諸邊爲養指失
臂因遼以困天下爲剜肉醫瘡職不敢謂瘡
與指不關體膚獨至于肉剜而遍體是瘡臂
失而指無所附何可不深長思也職職在司
庫多寡有無之故經手驚心仰屋愁歎不能
自已謹據實開陳祈賜垂察謹揭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黄克纘題爲夷氛日熾内備全疎敬陳京營急務以振積弱以實元氣事奴夷發難以來持

廟議者莫不以遼左爲急矣然論遠近則遼左急而京師緩論安危則遼左重而京師尤重盖遼左肘腋而京師腹心也可專急肘腋而頓忘腹心乎自三路喪敗遼之徵兵近三十萬可謂多矣而京師爲四方根本所恃者不過三大營之軍悉強壯老弱盡作實數亦不

過數萬而皆市井遊食之徒不閑擊刺器械朽鈍衣甲不備火器未習遙見賊來遂思逃丢安能衝鋒血戰以禦強虜哉且散處四方操畢即去自謀衣食設有急警號召營兵能有數百人可立聚乎近該總督戎政泰寧侯陳良弼巡視科臣范濟世道臣馮嘉會汰去老弱而補少壯者萬餘人然未經訓練其積弱猶故也臣謬叨協理愧乏謝安鎮定之量徒抱桓冲根本之憂每見建酋攻城殺將舐

糠及米未嘗不心寒膽慄而食不下咽也思振積弱之勢聊陳一得之愚度時審己僅僅爲支持目前計若國家長久之策必大破常格用排山倒海之力臣固未能及也

其一曰選將夫太平無事則重外輕内故轉京營者皆居官素乏表樹之人今何時也而可以此爲庸懦藏身之地乎宜

勑兵部凡京營有缺必多方選擇移文商確其才識可當重任者然後用之俟練兵既有成效

仍與推陞美缺庶幾賢者不恥爲之將既得
人則練兵有法而兵當自精矣
其二曰增兵夫營兵十二萬非寡弱也而頗稱
可用者惟選鋒七千人令且召去三千防邊
不知何時可回無論建夷狂逞卽零虜猝至
臣見諸將之束手無策也謂宜募浙直兵五
千與見在選鋒共作萬二千人而營中諸將
令其各招家丁副將六十人叅遊四十人佐
擊坐營各三十人擇其壯健有技藝籍貫者

書名于冊與選鋒同練以後陞遷副將留營家丁四十人叅遊留三十人佐擊坐營留二十人其新來將領攜帶家丁俱如舊將之數去亦如之如此則目前可得家丁千餘人冊于常伍中選七千人但擇其年力壯健能習技藝不必專用弓矢以上共足二萬人勤加訓練他日將領來者相續攜家丁者亦相續則選鋒日增以漸振作事不駭俗而兵可立强也臣前在南京因遣兵援遼曾遣坐營張

超往金華募兵三千補南京缺額往返不過
三月途中安靜不擾此時可于南京水陸營
先抽一千會南京兵部委坐營張懋勳統之
用新江口戰船輕便者二十隻龍江營唬船
二十隻每船可載二三十人即時就道仍令
坐營沈志亮于崇明江陰丹徒江都等處募
兵一千統領來京守京與援遼不同其安家
行糧視赴遼自當少減俱聽南京兵部臨時
酌量仍令張超前往義烏東陽募兵四千以

一千補還南京所抽之兵其餘三千即令本
官統領前來儻一時召募未集則移咨浙江
撫臣于羅木營兵先發一千撥船差官送之
來京俟張翅募完即以一千還之不過一轉
移間耳其募兵安家行糧即于兵部題准借
南京兵部銀十萬兩內動支三四萬盖原借
本爲募兵用也若銀已起解則南京兵部可
再借數萬兩同爲國事臣知署部事尚書丁
賓決不靳也其押兵坐營三員歷俸俱深若

兵行紀律嚴明人人堪用卽陞以遊擊職銜以示鼓舞此誠救急之計不可再遲者也

其三曰備器械營中兵器頗具然皆朽鈍又百子銃最軍中利器聲旣壯大力能遠到用彈多而所傷者衆但以卷鐵成者放之每每炸裂不能制敵反以自傷宜令工部發銀六千兩委營中叅遊之賢者監匠改造如長鎗長刀短刀鈀頭鈎刀俱加鋼鐵各造五六千件百子銃則加鐵重管再造六千門如內管合

口向東則外管合口向西後密加鐵箍庶不炸裂傷人三眼銃宜修造一萬把此器一銃有三銃之用且可代棍于馬上擊賊火藥則差官于吳橋東光地方買硝工部給黃另行製造又臣于南京兵仗局見有銅鑄佛朗機長七八尺者三四十門宜令南京工部移文取出二十門連子銃差官解送京營試用盖渾銅鑄成則不炸裂而力可及十餘里望見賊陣而輒發之擊其中堅其渠魁可殪也

其四曰議增餉夫軍士月糧一石所值不過二
三百文而收糧有費領糧有費所餘幾何往
賣役與人爲有力者坐收其利其親自應役
者不能裹腹安望荷戈選鋒雖增糧一石所
得不及千文常歎一飽無時今常伍無論矣
選鋒于折銀一兩外每月且暫加鹽菜銀二
錢俟春操考其中五六矢及能兼數技者列
爲上等選鋒又加銀三錢後試若射不中及
他技全疎者雖曾增至五六錢仍降爲一兩

二錢再試復然則又降爲一兩若射技既疎
人復衰弱則降爲常伍常伍老弱之甚者則
革去之賞罰既明人自爭勸矣或者以二萬
兵加鹽菜銀折衷于二錢五錢間一歲須加
銀五六萬戶部必難措處是又不然今兵多
失額又歲有物故革役若減補一萬便可省
銀六萬兩何愁乏銀臣又有一議中都班軍
歲費行糧銀八萬兩實無五百人至京俱京
中僱人應名若明歲只令一半上班一半以

行糧四萬兩解京便可足鹽菜銀支用矣

其五曰議營房建夷攻破清撫開鐵又擄宰賽取金白其鋒不可遏矣我之所恃惟遼陽一城萬一不守更將何恃此卽金人滅遼宋人都汴之時也宋人惟不蚤防故有靖康之禍今宜于都城東北西北要害處令工部建營房千間以待募兵之至使至不擾害民居若邊報孔亟則將客兵分戍昌平天津者移衛京師先擇城外廣大寺觀數處以便屯住勿

俟虜騎縱横而後徵天下兵勤王也凡此數
款或因京城已有者爲之區畫或因京城未
備者爲之增設補葺彌縫以救目前豈敢謂
此策便能保百年無事哉臣區區愚衷深慮
此賊未有滅期尤願
皇上思
祖宗血戰櫛風沐雨而得之天下不可以尋常視
之與文武諸臣同其危勿與宦官宮妾同其
安伏乞

皇上亟發臣疏
勑下兵部議覆施行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張延登題爲逆酋再陷北
關遼陽益危謬陳一得以備採擇事自奴酋
發難我師輕舉失利戎心遂啓入破開鐵如
蹈無人之境猶然不敢即犯遼瀋懼北關之
或窺其後也今八月二十一日奴已呑併金
白二寨自此全無内顧長驅旦暮間耳夫遼
陽去則廣寧危廣寧去則山海危而薊京震

動此不待智者可決也職考宋史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汴闕之意特中國失備故使渡河得至城下遂有中原之志今奴爲虺不摧爲蛇奈何往事可爲殷鑒矣朝廷日議兵談餉遼東日喪師棄城雖有萬語千言何救一尺半寸只如三晉募卒逍遥通州無資荷戈徒防脫巾亦可見廟算之不臧也語曰禦寇者于門戶遼薊京師之門戶也奈何不思大家齊力禦之視熊廷

弼如遺跡而不顧必待其攔入堂奥乃格鬭
哉職有一着請於京師速選智勇健將一員
名曰助遼速選武藝軼格健丁三千大約十
人取一萬人取千京兵不足則募之內外近
京之處務期分官旬日而集今年會試各處
材官良家子弟有志功名下及胥靡免罪之
徒皆得量才徧用名曰精銳如漢之三河使
士唐之挑監一切衣糧安家須從其腆器仗
取之庫局皆咄嗟而辦餉則先動藩王所助

及百官之捐俸戶部再立爲令使勳戚中璫商賈有力之家咸得犒師倡義輸財孰不樂從夫遼人與奴相割相烹肝腦塗地以障內地吾人欲保守身家財產猶不肯出力出薪豈人情乎以上兵將寧少勿多即不足三千亦可大司馬大司農親勞問而遣之使星夜前去一軍行後再置一軍視時勢緩急及三而止一以張天子撻伐之威一以壯經略犄角之勢皆實試實行較之畫餅望梅當倍矣

宋雍熙中契丹犯塞旣踰亭障分掠田里太
宗特出聖謨選禁衛驍雄百隊伏要害地與
大軍表裏使腹背受敵遂大勝之似可倣其
意勿徒專騷動近邊此目前救急之策也職
又觀遼自用兵以來奴不入則已入輒得利
去道將皆泄泄株守故套漫無出一奇少挫
其鋒者夫奴雖強然屢勝之後其氣巳驕兵
法驕者敗撫臣周永春誠心感動遼人聞遼
人愛之如父母廣寧濠塹敵臺懸簾弓弩一

切城守之具皆備西虜亦入我戎索旦夕可恃無恐職謂宜令其乘稍暇厚賞募敢死陷陣之士能絶滅旌旗出入險阻者數百餘人審察地利人齎數日糧預爲埋伏奴果大舉傾衆而出突用大將軍神器襲擊其後奴住撫順外新寨不遠或聲言擣虛以牽制之以助經略之不及使奴驚爲從天而下此奇兵也昔宗澤當宋屢敗度所將寡不深入不得成功移書北道總管趙野等入援皆以澤爲

狂不荅澤竟以孤軍進至衛昌出其不意大敗金人臣聞有從馬林敗逃歸者言破開原奴皆醉飲熟睡欺我恇怯毫不爲備當時若有徒卒百餘人乘夜斫之可以得志惜哉賞罰不明李如楨尸居餘氣雖有宗澤其人者不肯用命耳此時將材要不易得麻承恩老馬識途聞在詔獄料四路之敗一一不爽何不同劉孔胤姑赦其罪置之周永春麾下使招集家丁立功自贖原任叅將遣戍萬邦孚

係萬世德之子雄傑有父風見繫獄張名世精火器皆當赦用與之死地使自求生儻能出奇制勝即封爵不吝矣昔庚戌之變大同將戴綸徐仁六月論死八月赦出後二將皆能成功例有戴罪使過之條奚不可也又有原任總兵張國柱健丁甚多亦堪起用宋臣李綱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可追今日三韓危如蛛絲之引重鍾速救之此其時矣然精神奮發全在

皇上昔漢時匈奴寇雲中烽火達于甘泉天子至
于勞師細柳今何時也
皇上猶擁黃白自私爲長夜之樂若付遼于度外
者得無有左右近習蒙蔽聰明言奴所惱恨
不過遼東彼決不來内地原不足畏者耶秦
時涉勝已自立爲王二世止知其鼠竊狗偷
耳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而天下不可爲矣
今以天時人事卜之
皇上悟則爲漢不悟將如秦臣憂心如焚計無所

出區區狂瞽即觸忌諱不惜也
○大學士方從哲題為接得經略熊廷弼揭帖極
言遼左潰敗之形人心離散之狀法不能制
情不能聯忠義不能感動號泣勸諭不能使
之聽從一旦寇至將立見土崩瓦解之勢臣
讀未竟不覺心悸魂搖汗淫淫然下矣夫
國家所恃以扞禦寇賊保守邊疆者全在人心
人心不固即金城湯池甲士如林芻粟如山
亦不能守況該鎮喪敗之後盔甲器械馬匹

件件不備火器全無雖有幾萬傷殘之衆續到赴援之兵然皆露頂赤身空拳徒步以此當大敵禦強虜豈有幸乎以是上自將領下及軍民無一人不爲逃走計無一念一刻不爲逃走計自前若此猝遇賊兵臨近倉皇急迫之秋豈經略一人所能整齊而約束哉今日遼陽之勢眞纍卵不足喻其急此非皇上與中外臣工安枕而臥之日也廷弼自以勢不可爲力不能支請

皇上蚤作區處其情亦甚迫矣臣以爲當事之臣議兵議餉已無遺策議戰議守已無剩詞茲當救焚拯溺之時爲被髮纓冠之計將操何術哉惟願

皇上亟御文華殿召見文武羣臣共議守禦方略此可以震疊人心者一亟發帑金數百萬戸部給餉兵部招兵買馬之費此可以振興士氣者二亟下徐光啓練兵姚崇文閱邊之疏俾令及時料理此可以克詰戎兵者三亟

勅京營總恊分布營兵各派信地凡守城禦賊之
具如鎗刀火器檑木灰石之類一一預備毋
致臨時無所措手此可以護衛
都城者四亟下科道諸臣之
命五城九門各用一人巡視俾令譏防奸細彈壓
紛囂此可以防內潰固根本者五亟
勅薊遼總督兩鎮巡撫及各處兵道務切同仇之
義凡調兵轉餉列屯置守足以扞外衛內者
莫不悉心規畫併力經營毋得袖手旁觀互

相推諉此可以資犄角嚴保障者六凡此皆
目前要務急急圖之猶恐無濟緩急而君臣
上下尚可泄泄而莫爲之所耶總之惟在
皇上毅然奮發幡然改圖一切用人行政之事無
不朝上夕下隨請隨應以新臣民之耳目聳
外夷之觀瞻是又安内攘外之大原臣愚所
傾心拭目竊自爲
皇上望者昔人以燕雀處堂爲不知辟禍之喻臣
以爲不知其危而誤以爲安猶可言也今日

之虜情邊患人人皆知其危而
皇上若自以爲安人人皆知其災而
皇上若自以爲利明明知傾危之禍近在眉睫而
因循怠忽徒徼目前無事倖一日苟安寧獨
請臨朝不允請發帑不允即知用人一事于
聖躬無一刻勞于財貨無一毫損有何妨碍有何
難處而閣臣已點不發大僚屢催不補考選
散館七年不下法司三署一時盡空舉廷臣
齊心補牘合詞叩閽百請而百不聽竊窺

聖意謂天下無一人足信無無一字當行無一言可
聽舉東夷西虜憑陵侵犯無一處足爲吾難
者嗚呼危哉臣謂九重之上舉動若此朝宁
之間景象若此甚非吉祥之兆太平無事之
徵也無乃時値其厄天實爲之而
聖心有不自覺者歟何其宜悟終不悟也臣憤懣
久欲有言茲因東事危迫敢略陳其槩以冀
聖聽之轉圜若當此危急存亾之秋
皇上猶堅執成心毫無轉念朝政之更新無日羣

臣之仰望全孤虜患日深內憂日迫郎
宗廟社稷將有不忍言者又何有于遼陽哉萬惟
聖明省察恕臣狂戇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北關既陷東事甚危敬陳援遼十一議以祈立允施行事竊惟遼之河東一帶被奴酋侵去七八僅遼瀋二鎮奴前此尚未遽來者一恐北關之襲奴後二恐北關之爲遼援也自開原破後巳撤北關之藩奴併吞北關爲勢甚易項北關巳爲所

陷其又何憚于遼而不一大舉焉遼之無備
人人所知雖熊廷弼極意綜理無奈兵力單
弱救援罕至只恐遼危近在眉睫遼危而
宗社隨之矣臣謹以緊要十一款不暇文其詞而
直熟數于前惟
皇上試垂聽焉
一議總兵李懷信之行須
勅兵部即刻差官守催就道限一二月內懷信登
程差官回報不許逗遛時刻再

勑兵部急調近邊兵隨尾其後以壯行色助聲援

二議懷信既去薊遼需人何奮武止可暫移駐

薊一面併薊鎮總兵作速會推如劉渠夙有

將望就近陞補盖薊鎮逼近

神京關繫更切非名將屯重兵數萬于此不可

其山海關則仍以何奮武守之

三議山海關爲遼薊咽喉汪可受既聽回籍即

當推有才望者速補該關主事責任非比平

時近差莫在聲清恬有品但令暫駐該關少

需優調而關差則另揀胸藏甲兵者一員庶
識察防禦乃能勝任而愉快也

四議兵部添設侍郎臣曾引先臣高拱之言匪
直為佐本兵不逮政為邊方多事趂蚤儲才
以備緩急如負才有膽之張鶴鳴輩當急召
之以充添註毋致異時束手罔措噬臍無及

五議京師練兵最根本急着協理尚書既已到
任施為次第自有可觀顧協理一番整頓則
需一番資斧如京營議欲增兵則不得不資

饟于司農議欲建營房備器械則不得不仰給于水衡計協理斟酌節省亦無多費但祈

勅下二部多方設法恣所欲為毋得執拘以掣協理之肘聞協理擕有南來膂力過人之武弁徐璉急欲用之京營而泰寧侯老耄須

勅令拱手而聽協理之主持乃無悞兵戎大事耳

六議徐光啓練兵姚宗文閱視俱當速遣光啓駐劄何處職銜何官團練何兵只須閣部會同登時具奏何必泥拘常格徐徐以俟前疏

之下乎宗文奉

命日久應行事件原合題知況吏部已奉題知之

綸宗文又自爲題知之請兵曹及葛籐不斷

等待無期望

皇上立查部疏遣宗文即出而嗣後兵曹該題知

者題知毋得紛紛自處煩厭自取躭閣

七議戶兵大臣年來以緩之一字病入膏肓不

可不以急之一字爲對症藥石即如臣鑄錢

一疏兩年兩上戶部條陳亦曾採及業經取

旨仍復寂然莫得其解又臣有開將材科一䟽許
令廢將自帶家丁多者量予登仕而即以其
家丁充兵卒以爲不調之調不募之募又免
安家行糧一舉數利兵部初擬據揭酌覆而
今竟置高閣矣
入議徵兵入衛如徵河南兵五千衛昌平以固
陵寢徵浙兵五千衛天津以固門戶徵山陝兵共
六千衛通州以固倉儲此皆得策獨計諸兵
鱗集須是大將統之道臣彈壓之鈐束欲肅

訓練欲勤三鎮道臣皆賢者惟是三鎮地形不無廣狹能盡容此數千人否數千人能無擾及居民否刱立營房以便安插亦須豫爲之所至通州屬密雲道所轄地里遥隔恐鞭長不及馬腹今晉兵三千不日可到卽禦之肅而訓之勤將其道臣能遥制乎抑別有制禦之方乎此皆兵部不可不豫爲計也

九議遼兵太弱委應議加徵調太多又應議減如部臣楊嗣昌疏急須酌以徵兵定數再爲

檄催但途次驛騷深有可慮臺臣劉蔚曾告
臣以中州地方被兵經過諸肆行掠標者姦
淫者相望于途大抵小州小縣每經過若一
日有千名之多亦難安頓且易逃遁臣謂每
千名作四日陸續魚貫而行則每日經過止
二百五十名仍須領兵官駕馭防其逃制其
擾此兵部不可不行文衝途遍爲曉諭者也
十議措餉甚艱除加派外更無可處只有清查
冒支一法柰戶部既無叅覈之權科道又以

行查不便卽臣尸垣繫關錢穀亦何從得其
支用確數近如遼中管糧通判有以貪論者
可不追贓正法乎若止以三褫聽其奉身而
退則窮詰無繇餉終不可問矣旣有督餉大
臣或須設一巡餉御史譬如漕運有總督則
有巡漕倉場有總督則有巡倉凡本色之轉
輸不速折色之銷筭不明皆聽巡餉御史得
行廉覈而白簡從事庶冐濫可清漏巵可塞
不至如年來之五百萬化爲烏有也至于餉

兼新舊頭緒溷襍河隔東西支銷棼錯臣謂舊餉司原設在廣寧或河西一帶專支舊餉新餉司原設在遼陽或河東一帶專支新餉庶覺清楚遼平之後再作別議無不可者

十一議運餉陸海宜兼固不得以風濤之險船隻之艱而專靠梯山亦不得以脚價之難道途之擾而專憑航海夫脚價之區處在戶曹道途之防禦在郡邑此猶易辦者乃海運獨以累登萊彼登萊之雇船買米募夫無非以

應解京邊額銀那移克給乃額銀幾何勢不
能不旁及于他郡而他郡轄有近海州縣又
不能不以海運資其協濟董是役者惟道臣
陶朗先朗先止轄登萊欲其施之別屬阻隔
難行確宜加銜另給
勅書凡外郡近海州縣咸聽節制庶幾協濟可以
通行而無碍臣與督餉侍郎曾有此議此其
意爲海運乎爲巡道計一官乎乃當事終恡
一銜而不予抑何其惜官爵不惜封疆也以

上諸款語次不倫總之籌邊及腹外攘內安
臣迂見具是若夫足食足兵遠略則上有
聖裁下有羣策外有邊臣之戮力嘔心者應且犂
然畢具矣惟是臣言或亦二三可採伏乞
聖明採擇下部施行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遼事已壞國勢難支仰祈
皇上亟救顛危以保
宗社事職方司案呈到部爲照遼東情形經臣章
奏不啻切矣

皇上亦真見攻陷北関必犯遼瀋矣臣以爲遼瀋
不守廣寧山海以至都城又不知何所恃以
遏賊鋒也竊念國家自奴賊發難爲時一年
有半内而卿寺科道外而督撫藩臬郡縣靡
一不爲遼拮据也大將偏裨廢閒者見任者
靡一不爲遼調用也一切戰士若民兵若土
司靡一不爲遼調遣也戰馬抽之各邊市之
虜地又兌寄養兌營驛靡一不爲遼徵發也
盔甲器械隨帶于邊兵湊發于内庫靡一不

爲遼備辦也兩京庫藏靡一不爲遼搜括也
省直州縣減扣加派靡一不爲遼朘削也剜
肉無餘決裂日甚若經臣熊廷弼之奏聞
皇上者兵將馬匹器械既若此軍心民心又若此
至各將只拚一死了事道府甘捨性命待亡
皇上想此等光景遼陽可以保守否當此時而不
救遼則遼終無可救之時儻此時而遼不救
則京師尚忍深言哉厝火燎原之際爲焦頭
爛額之圖計惟有急招兵廣購士爲目前急

着迺招兵邊鎮奉

旨月餘久巳部劄行各鎮總兵官而安家馬匹器械之費求之戶部不應求之工部不應求之

太僕不應幸得之

皇上者復扼之諸司則計窮購士畿輔其錢糧搜括于地方事權責成于科道勢不同于各省之窎遠事不等于各司之牽制乃屢爲催請

天聽彌高可行之各官者又不能得之

皇上則計又窮此時急當求兵而肘多旁掣迫用

兵無兵將誰任之亂形已露不容猶事朦朧
宗社將危不得顧惜軀命用敢冒昧瀆請伏乞
皇上即
勅下在事諸臣協力同心毋分彼此更乞允臣募
兵畿輔繕修重城諸疏以便施行如蒙
聖明軫念危遼急需兵餉已調者非錢糧不能來
見在者非錢糧不能養特發帑金數百萬以
濟燃眉此臣等之所深願與內外諸臣之所
共懇者也

○福建道監察御史倪應眷題為遼事日危一日
廟算日緩一日懇乞
聖明熟察遼情深籌國勢速為區處以救傾危事
職竊見遼自敗衄以來牘滿公車皆陳單弱
乞拯援而未及人情之何若也昨得經略熊
廷弼疏摹遼之懦帥怯將逃軍散民情狀如
畫微獨遼也即千古所畏尾解魚爛之情狀
亦復如畫但求
聖明省覽早作區處而已夫惟

皇上深居九重俾晝作夜廢萬幾而獨營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之貨賄曾不聽信一言區處一事故至于此頊廷弼矢心經略無論功名無論成敗且九死一生在呼吸間矣其言猶不足信乎其所摹列猶不足畏乎即今都城宿十餘萬兵聚百千億萬姓咸有離心而無固志與遼同也脆人駑馬朽甲鈍戈不可戰不敢戰不肯死于戰無以異于遼也智者不見其形且察其影令明明形見如是

皇上何恃而不恐夫區處遼事惟兵與餉廷弼初
請兵止十二萬七萬今乃請二十萬蓋時異
勢殊然據部疏所調募者取盈亦不難矣法
宜促其前進而安插之毋騷于道路分將統
之逐隊訓練毋擾于居民軍興以來未嘗乏
餉直洩于漏巵而人莫肯問令經略肩之閱
視科臣綜覈之無憂破冒矣法宜盡罷一切
苟且無藝之徵勿見咫尺而失尋丈以傷國
體而搖民心第大興鼓鑄倍爐開局度每歲

可增至累百萬而軍儲自饒其巳冐餉者吭
膏蠹國流毒四海不當循勘議之套置不問
也議罷之督臣速宜賜玦巳逮之罪臣宜即
明刑代總督者即日會推仍于疏中計程刻
定涖任之限兵部添設兩侍郎以備非常亟
採羣議聞諸朝募兵當差臺省兵部宜遵兵
事題知之
明旨俾之遄往武闈急武藝而略文辭是矣科臣
官應震即將即兵即餉疏議論鑿鑿宜力行

以收三科之實詞臣徐光啓業已奉
旨練兵矣宜寛文法假便宜俾得展布其四體而毋虞中制外撓都城防守分布信地凡一切守禦之具先事料理毋致臨期莫措更祈
皇上朝覽奏而夕下部臣聞議而旦題毋狥近年優游玩愒之習如此猶虞虜情叵測變態風雲區處有未當者況乎悠悠忽忽竟置人情而不爲區處耶大抵人情何常顧我所以駕馭聯屬之者何如耳遼之軍民見三路敗衂

也開鐵立陷也東西之勢合北關之援絕也
室家縈其慮饑寒迫其躬殺戮繼其後如處
驚濤怒浪中而一無所繫命柰之何不恐彼
見懦帥怯將一籌莫展涕泣欲死草木風鶴
皆兵柰之何不恐經臣倉卒受任萬姓屬目
彼見呼將不應呼兵不應赤身徒手之卒莫
備衝鋒禦侮之用柰之何不恐自東事以來
皇上若急若緩請
御殿不報請發帑不報請罪巳不報彼且以

皇上之忘遼棄遼若此而汎汎為不繫之舟奈之何不恐

皇上欲恢復遼之封疆莫若收拾遼之人心則立御文華下詔刻責慨發帑藏凡廷弼所請一一見諸施行如呼吸相通而絕無壅閼窒礙之患庶人心定神氣壯而尾解魚爛之形忽變為繩聯膠結之固此之謂

廟算非廷弼之所能與也廷弼第拱手受成以張撻伐之威而已矣職義已致身憂同國戚讀

廷弼疏一字一血故敢披瀝以瀆
天聽伏惟
聖明省覽立賜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救遼再無別法急着惟
在發帑謹瀝血哀懇伏乞
聖明慨允以救危遼以保
宗社事職待罪撫遼將幾一年一切兵馬錢糧無
日不爲顲請至與計臣苦心相規不敢道内
帑一字誠恐萬一以觸忤之故致百事阻隔

非遼之利也是以隱忍不敢言耳今遼存亡只在旦夕見于經臣遼左大勢久去一疏職不敢再爲臚列以搖中外之人心以貽

聖衷之震恐但就此至危至急之中求一線生路惟有發帑一着職請得而究言之曩中外之所欲聯屬者北關也今北關已破矣急須聯絡朝鮮自寬奠失利麗兵盡殲于奴今欲其整頓兵馬一駐昌城一駐滿浦以示犄角之勢賊欲入則畏朝鮮之躡其後也職以爲非

二十萬犒朝鮮不可矣自撫清三路敗歿及開原鐵嶺陣亡將士不下數萬今量給棺木孝布銀三萬而會典開載陣亡有父子者准優卹銀三十兩有母妻者准銀十兩總而計之非得百萬不可矣援遼軍丁例給安家銀五兩各鎮間有全給者有半給者有未與者即如川兵一萬頗爲奴所畏止領過安家三兩尚少二兩嘖嘖有言職標兵一千駐防瀋陽職多方體恤與之送犒賞與之送寒衣領

兵千總與以守備劄付溫言慰諭靡不西向
叩首矢心殺賊由此觀之軍心未始不可鼓
也重賞在前嚴罰在後拿定主意站定脚根
分守遼瀋互爲聲援投膠挾纊時加鼓舞職
以爲非得二十萬不可矣宰賽父子入奴彀
中奴挾宰酋爲質欲與㸦兎諸營講和職與
經臣密議差人持諭帖赴㸦兎粆巴等營挑
激示以中國之恩與奴之不可憑信令巴頭
巴領賞去粆花見今講賞機有可乘難以空

言糜也憨與北關初媾北關覆滅憨必動情
就此桃激可爲我用令憨使巳領諭帖去矣
束約杪巴西激虎墩皆職授意中軍麻承宗
與正安堡遊擊王牧民相機委曲行之署道
事郎中馮汝京又時爲密議天若祚我國家
必得其用啖之以利而後樂從固理勢之必
然者職以爲非得六十萬不可矣總計可得
二百萬而此二百萬者留之內帑不過太倉
一粒曷關重輕儻

皇上默然深念即日
御文華殿召見羣臣下軫恤之詔允微臣之請急
勑科臣姚宗文星馳出關宣布朝廷恩惠撫循軍
士收輯逃散前所請內帑銀兩即令與職等
計議而行事完銷算具奏若御史劉光復膽
氣最優叅將張名世火器最精乞即出之獄
中復光復原職俾來遼共事張名世歸柴國
柱營以戴罪管事亦救急一着也至于李懷
信朱萬良職等屢次催請乞即如經臣疏

勑該部勒令九月初旬以内到遼庶克有濟職又惟戰守俱以人心爲主而固結人心全以道將爲主今道將怯懦終日相對流涕明開逃走一路總之全軀保妻子之念重而報

陛下之念淺也更乞

天語申飭仍諭京城内外不許謡言煽惑人心職待罪鎮撫惟鼓舞人心誓爲生死守斷不肯少退一步讓賊驅之路也

○閲視吏科給事中姚宗文題爲再陳兵食防禦

之策以祈
聖裁事竊見奴酋跳梁日甚先克我開原以絕北關之援卽破北關以省其內顧之憂恣意長驅目中無全遼矣第以兵事揣之奴屢勝而必驕我屢挫而當奮奴深入以犯遼陽此中勝負之數相半所云收瀋陽之扞衛作遼陽之全力能分合奇正顛倒棄取以瀋陽餌賊以遼陽爲桑榆之收此兵家上算也退亦何害如瀋陽爲死地退之遼陽賊再逼遼陽又

圖退步則諸道將之所爲併力退守不過求
緩須臾死耳亦何利哉此則在經臣相形度
勢以定進止卽兵力聚于遼陽而輕兵遊騎
分隊迎擊須在瀋陽之外偵候哨探須在開
鐵之外賊將入境早爲分布從容待賊便當
有濟如禦虎者虎先見人則人死人先見虎
則虎傷此明喻也各處援兵聞有陸續至關
者盔甲火器等項科臣祝耀祖多方設運抵
關第恐到關後轉運艱難或須遼東撫臣遣

官督催援濟耳兵餉二事諸臣謀議悉矣賊
勢急則憂無兵兵將集則憂無餉此事理明
白易見者兼以調募頻煩而統領不得其人
則所過虔劉如被烽燹部臣楊嗣昌疏言之
懇切職所云將棄一隅以安天下而一隅大
繫安危將竭天下以衞一隅而天下虞其騷
動巳言其槩矣竊謂今日議兵當以經臣之
言爲凖則戶部議餉便可以調募之額爲凖
經臣熊廷弼初至遼陽部署未定如稍有次

第便可圖上方略如今日戰守須兵若干進而復開鐵清撫須兵若干再進而大舉須兵若干川湖土司與東西南北之兵備在遼左如何方堪戰應調應募何方不堪戰不應調募酌遼事之始終量中朝之物力必與兵部明作商略兵部于經略所議外量增二三萬人以為訓練策應之用則兵不至漫而無數戶部議餉除兵之見在遼左者職今隔關遙覈卽不能一一數計悉心經理或數可稽其

新議調募者兵有定額則餉可預儲于照兵處餉外多備三分之一則餉不沓無可憑儲稍既預如各處調募兵到宜出關者即日催遣出關宜安插者即日關糧安插可無意外之變戶兵兩部宜題請日期集諸臣廷議如以兵合餉新舊歲入不足供億則除

皇上發帑充用外如加派協濟宜多方設處前見部臣劉榮嗣疏太倉幾如懸磬而各邊年例歲賞積欠數多藩司知新餉急視舊餉爲緩

移舊解新此盈彼歉可謂不急公家之甚矣
職謂考成府縣之法積久漸弛宜改而考成
布政覈其一任三年完欠若干立爲停陞罰
治之法聽其督促府縣軍國方殷之日法有
覈而非苛此所當倂議者也論夷狄者當論
夷狄之情如其意止搶掠則覘一方之虛實
奴酋稱朕建號披猖無忌則漸入漸深覘内
地之虛實儻廣寧有重兵便可壯遼陽聲援
山海有重兵便可壯廣寧聲援畿輔左右有

重兵便可壯薊西山海聲援連衡之勢重則窺伺之念輕此不再計者也聞廣寧撫臣周永春牖戶綢繆城守具備所不足者兵耳或于出關援兵留十分之一二或將遼陽之兵挑選一番如經臣所言不任干戈不備衣甲器械馬匹者撥回廣寧以聽因時訓練因時辦給練習堪用聞警赴援如職同官張延登所言則廣寧有兵卽遼陽之後勁也山海關一帶城垣多壞宜如按臣王象恒所請急爲

修葺新推總兵何奮武不堪專閫急宜更置
採擇將領有威略者統兵萬餘當關鎮守通
州倉廒所聚運道咽喉除額軍二千八百名
所宜清查增其糧餉豁其差役外或即召勇
壯衛丁或用各處募兵團練萬餘列營防守
兩處將領總一大臣節制使呼吸相應如左
右手薊門有事即分撥以救薊門山海有事
即併力以衛山海蓋國家兵事不報病在有
防守而無策應之兵防守之兵止能用正而

今之防守且不能用正策應之兵屯練雖有方所而奔赴無分遠近或衝或伏可以用奇可作內地屏藩可樹外夷觀望所云禦賊于門庭之外都城得從容整暇以修守備此防禦之所當亟講者職見京營副將鄭登雲投職條議欲于鴨綠江設守官一員統我兵麗兵共萬人以存屬國登萊運草甚難或量發草價令朝鮮運入以濟海運之窮旅順原設遊擊一員統兵三千爲東征守護運事今海

運至彼交卸恐有外變宜照舊添設以防不
虞二議大有關繫所當併行議者也伏候
聖裁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九終

籌遼碩畫

二八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5
C5
K97

AC
149
.P3
V.54

1 07-2087282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　己未季秋二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直陳今日救遼急着并保國全筭循之則安舍之則危乞

聖明勑令部臣即覆即行事臣觀今日奴酋非但唐安祿山乃是宋阿骨打而吐番元昊輩不足言矣唐肅宗内有李泌之謀臣外有郭子儀李光弼等之大將而後能克復區夏宋高宗内有李綱趙鼎之謀臣外有張韓劉岳之

大將而後能保有江南今朝廷只靠熊廷弼一人耳萬一廷弼不支又安得更有一廷弼代之唐禦祿山以潼關爲險自哥舒翰敗而長安不保矣宋禦金兵以黃河爲險自梁方平潰而汴梁不守矣今我禦建夷以山海關爲險脫遼陽亡則河西瓦解當長驅至山海關不識我之守關者能如唐之守潼關宋之守黃河否夫潼關黃河其險實可守而唐宋人不能守今山海關其險實不可守而虜所

入犯之口子處處皆是不必經由關門苟虜
破遼陽躪廣寧直達關下則烽火徹于京師
而其禍不忍言矣然則今日國勢阽危千緊
萬緊全在遼陽擔子重大千難萬難全在熊
廷弼

皇上及舉朝群臣千憂萬憂宜首憂遼陽千惜萬
惜宜顧惜熊廷弼有中璫告
皇上以遼陽尚無事廷弼尚可支山海關尚可守
虜去京師尚遠此數說者皆不忠誤國之言

皇上切不可信也臣聞廷弼之守遼陽也已于城外掘壕置柵分設六營而于城上安立敵樓木石等件事事從新措置可謂苦已但以寡謀少勇之將帥馭赤體空拳之兵以魄散魂飛之人心當雷轟電掣之虜就使廷弼有三頭六臂亦難爲計臣思今日救遼急着實有二策其一策者除廷弼遼城兵馬聽自調遣防守外刻下兵部宜另發精兵二萬人選二大將分扎二大營于遼陽後門二三十里內

外其壕塹排柞弓弩火器等守營之具比常
法更爲嚴備賊至必先攻遼陽城外之六營
而六營堅壁不動各以弓矢火器等禦之得
利則已失利則不宜還走入城恐門隘人多
自相蹂踐且城中因而自潰只宜于羊馬垣
内逐漸引退傍後門二營扎定則我之士心
有依尚可整搠以待而我之前營雖退城中
堅守如故遇賊攻城矢石齊下彼防我後營
之堅距敢放心來攻若欲舍城攻營又恐城

中兵出如此此相持數日奴必走矣預設伏而
邀其歸尚可大獲此計緊要全在後二大營
不然則城中之人心不定決無可守之理矣
其二策者金復海盖四衛乃遼陽第一膏腴
地我之糧草全屯在此儻賊以一兵綴遼而
以銳師襲取四衛則糧去勢蹙雖欲不棄遼
陽不可得矣朝廷刻下宜遣一大臣督一大
將屯重兵守此四衛交四衛之士與此一臣
聽其自爲設法防守訓士屯田不必一一經

熊廷弼但聽廷弼節制此有四訛一則防奴
酋以兵綴遼陽使遼人不能救四衞須此四
衞自爲戰守一則防遼陽失事有此四衞之
兵可牽奴酋之後不敢直趣攻廣寧一則護
我糧草不至有袁紹烏巢之事一則此兵有
海爲後門可以障登萊一路但令東撫王在
晉早早招習水兵以爲接濟他日有無限用
處今尚未可盡言耳然臣料兵部必曰無將
無兵不知此兵亦只須三四萬人此時不能

備此三四萬人將來只怕要三四十萬人日
子在後且兵部昨所陳贖罪使過疏與臣同
官張延登所陳會試子弟各處材官及兵部
續調出關兵馬皆是兵將只無奈兵部不肯
上心如臣開將材科一疏許令廢閑武弁多
帶家丁堪用者酌准復職武舉多帶家丁堪
用者酌准登第就中既可得兵兼可得將乃
部疏帶覆未見明白詳言廷弼疏陳遼將求
一千總不可得奈何當事之不盡用臣言也

臣又料兵部必曰援遼兵馬俱付廷弼便了
何故于遼東城後置二大營使別人統之不
知有此則與遼人聲勢相倚可堅其城守之
心且遼人謂朝廷另有大軍救援不止城中
兵將奴酋聞之亦謂朝廷另有大軍不止廷
弼昨張廷登疏言于京師選將助遼又云再
置一軍又云令周永春大舉出奇此皆可理
會也臣又料兵部必曰遼東有經畧巡撫何
須于金復四衛更置大臣不知唐用李郭並

爲元帥宋用韓范並爲經畧事勢重大又可
以膠柱刻劒爲乎以上二策者臣之所謂救
遼急着循之則遼安忽之則遼危者也雖然
遼東前矛也薊鎮中權也以遼論則廷弼爲
主將以薊並論則廷弼不過先鋒耳遼亡則
奴患薊全受之何如有遼在乎夫援遼兵馬
自須經由薊鎮如漢高祖戰于京索而兵鈌
皆蕭何從關中添補此義不明故兩鎮自相
水火卽李懷信尚爾逗遛不肯速出將來如

一人而手足自相撲口鼻自相嚙豈有不敗者然今日薊鎮實無兵可調從前借過兵馬必須補足或另募務如原額十二萬數而以戚繼光練法練之使成精銳庶可以救遼自救耳而天下根本又全在京師如人有頭頭有肢體方能舉動京師只靠營兵十二萬而人人脆弱法須挑選訓練則又人人言驕悍不可練臣嘗有言譬如富貴人家子弟或十或五請一師訓之師曰汝子弟驕養不可教

須多置姬妾別生兒子與我教此說可乎否耶今言營兵不可練除非另生十二萬人與提督者其可笑與前喻何異法宜姑置弱者而挑其強者或得三四萬人依戎政尚書黃克纘言先招南兵五六千人教之此事行于戚繼光其說有二一可以作北兵之倡一可以制北兵之驕宜令克纘早計力行毋爲旁口所阻限以時日使練成京兵精銳可用而後已如此則京師有兵薊鎮有兵儻遼東失

事尚可撑持但恐四方無兵則京師有急而勤王無一卒之應中原有盜所在無一旅之備是可憂已今須急下

詔書令九邉各練兵馬務足原額皆爲精鋭則本邉之虜聞風皆不敢動十三省巡撫亦各將民壯機兵及衛卒練成兵馬一萬則本處之盜聞風皆不敢動而各邉除原額兵外須另募一萬人并十三省巡撫前兵各抽五千人以備遼東徵調其練法皆照戚繼光紀效新

書爲式其將即取之兵中其技藝過于十人即以長十人過于百人千人即以將百人千人而以一道臣知兵者監之限以久任許以高擢其兵必個個精健人人習熟有調發則道臣督率即刻上道此有五說一可以備遼東之用不至如今日各處爭執無兵可調之事一可以備勤王之用不至如宋人以蠟書徵兵不至之事一可以備勦殺別項盜賊之用不至如正德年間劉六劉七流刼之事一

可以使太平之民不見兵革者得以玩弄習
慣不至如唐之天寶宋之靖康望風奔潰之
事一則安家月糧器械皆本處官司可以措
置不至煩大司農如今日束手之事此臣所
謂保國全筭循之則天下安忽之則天下危
者也以上援遼保國兩議似皆非瑣碎騷擾
無用之着只得
皇上一旨兵部火速奉行尚爲有濟如此旨不下
他日必至下哀痛詔而無及臣頌宋詔有曰

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深豈
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循國家一日之急念及
此臣泪不覺勃下願兵部一請此詔早爲
皇上擔力若不以爲然則異日必有思臣言而悔
者異日設施當亦不出臣言但如噬臍何哉
○戸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遼左危亡在眼
陵京禍亂切膚除發帑外别無一策救急合懇
聖明立刻傾出億萬以結軍心以奪虜氣以暫圖
歲月之安事日聞東邉消息北關已陷瀋陽

一空遼陽軍民個個要走無一鬭心固志臣等撫心頓足鳴呼危矣成大事以人心爲本人心一離大事去矣經畧一人雖責各將將不能責軍雖責各道道不能責民欲戰戰無人欲守守無人又且無甲無馬無弓矢器械奴酋垂手取遼陽無些子攔當之具無數個攔當之軍此豈經畧道將諸臣能以兩手足戰守遼陽乎而非獨遼陽人心然也使遼陽失則廣寧人心亦然廣寧失則山海永平薊

鎮人心亦然山海永平薊鎮失則京師人心
亦然京師失則所在各省直人心亦然
皇上深居大內不知近年邊腹地方人人憔悴處
處偷安假如數個强賊放火殺人雖有千萬
軍民人等不敢攖命上前與他抵敵何況虜
騎數萬壓山山崩壓城城破聞風喪膽不等
到來個個要逃誰敢上前抵敵此海内太平
日久積安積畏之勢不是遼陽一鎮人心单
怕奴賊到極處也今日到此極處別無一法

可以鼓舞惟有多將金錢買其死命兵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日軍民窮到極處若使多得幾文現錢到眼到手可以養活父母妻子則伊必然出力捨命報效朝廷萬死不辭若無現錢只以軍法斬之亦斷不肯出力捨命且恐激成他變此其事理洞然明白

皇上自然肯信自然肯從者也但今日見錢戶部無有工部無有太僕寺無有各處省直地方

無有自有遼事以來戸部一議那借而那借盡矣一議加泒而加泒盡矣一議搜括而搜括盡矣有法不設有路不尋則是戸部之罪至于法已設盡路已尋盡再無銀兩則是戸部無可奈何千難萬苦臣等只得相率懇請
皇上將内帑多年蓄積銀兩即日發出億萬存貯太倉聽戸部差官星夜賫發遼東急救遼陽如遼陽巳失急救廣寧廣寧有失急救山海等處除此現錢除此急着再無别項處法今

日臣等不請是臣等負
皇上
皇上不聽臣等是
皇上負
祖宗
皇上今日不聽遼陽明日危亡京師後日禍亂臣
等惟有相率焚香拜謝
九廟神靈以
皇上豢養七尺犬馬之軀盡死京師而已尚有何

策何能可救旦夕之急保社稷之安也哉

皇上將臣等此言千思萬想轉意回心發帑金五百萬賚赴遼陽軍前聽經畧諸臣鼓舞士氣買奴酋父子一顆之頭不復問其出入然後陸續盡發千百萬貯之太倉聽臣等陸續賚去充軍馬糧草等項之用則今日轉禍為福轉危為安大機大用全在此舉臣等庶安心衙門辦事為

皇上保護江山安穩

皇上卽在大內與
聖子神孫稱萬年之觴不敢再來激聒矣若請帑
不發發之不多不盡臣等前言已畢惟擔一
死京師無任號泣呼天引領待救之至
○工部主事華顏題爲庫貯已空國計日縮急陳
末議以佐時艱事臣工曹也在工言工局外
之事跡嫌于躍冶然今庫司也在庫謀庫警
心之象患切于剝膚況戶部不足請貸工部
工部不足又誰貸之臣之堂官卽大司農見

其于計部爲仰屋之嘆于搆部爲焚林之憂
且一年中拮据三百餘萬付之一擲所恃上
下同心彼此共計或可支吾發帑之請已如
投石借金之議亦若觸磯安望上下之同心
兵部日發兵責戶部餉太僕日發馬責戶部
蒭各衙門卽可那借各執典冠之戒更何望
彼此之相助且奇謀碩畫不乏言臣而悠悠
汎汎一切舉不以行心生疑畏士氣沮喪甚
欲以一二庸主之號加于聖明之上而臣不

敢言也即如前者詞臣之請行者奇策也乃
不蚤遣之敎練并不別議所以佐朝鮮北關
去而更無有爲强賊之犄角者國家一大失
策也科臣之請行者急着也旣不早遣之聯
外夷并不早遣之覈內餉楊鎬歸而無有爲
耗餉之對證者國家又一大失策也即二臣
之行能爲怗後之呼已失先人之着矣
皇上亦習慣于太平無事之態而受順于左右逢
迎之言即下一二

明旨責備邊臣打發各部支吾輔臣而不知虜已礪斬關之刃而秣長驅之馬矣夫今日之患豈非兵不足耶兵不足不但不能爲戰守即人心無恃而思逃又豈非以餉不足耶餉不足不但不足以資召募而饑寒或且以生變練兵省餉之說極精而今日已不能卒練姑用韓信所爲驅市人而使戰雖非拊循善將者亦用之自兵自餉之令亦且急行但恐狃喜而來者鳥驚而散不足惜耳不得不選精

兵不得不厚賞給故今非得二三百萬餉不能愉快議屯田以給餉長策也今緩而未及用議用錢以代銀良策也或驟而未及行加派舊法也虞根本亦虞遠水不救近火勸助便道也虞有限亦虞望梅不能止渴以臣計之主計者非乘人情之所急與其所樂未有能出其財者今納級納年之例具矣主爵者行或未決選人仍苦約結日累金而尋權門以啗狙獪何不明出一令日同資而選者能

輸銀若干者先選同例而到者能輸銀若干者先收夫誰不輸若鴻臚光祿中書例開矣考課者限之以格諸郎亦漸覺稀疎有寧素封甘衡門以保簞瓢者何不廣開一途曰能輸若干者加以部寺銜能輸若干而居常有翰局清名者即授以部寺職夫誰不輸推而內外職官有欲榮其親而年未及者計年准納若干許以封年已久而不過關勑之期計月准納若干許以封推而內外職官有以小

過致華黜者准納若干還其爵有華黜巳故
而子孫願爲其祖父贖者准納若干還其職
爵夫誰不輸而至于雜犯以下有身危而家
未破父陷而子孫僥者各量罪准納至有家
富而身欲脫籍有仕老而願就退閑如今告
病文武諸臣各量情准納又誰不輸凡所與
入者皆人所樂趨武功爵非乎事雖瑣屑如
買欲羸而惡嚣乎凡所與出者皆人所欲脫
鈎金束矢非乎政多寬假以嚮其利而能不

爲德乎然此皆量足而止不久開也更有當行已久而今不可已者當思京師貧者何人富者何人官俸不可捐也世祿之樂助當勸閹寺之冗給當汰尉役之濫食可裁半匠役之虛糧可減盡也入官之房可變買其值十倍于輕貰多房之價可悉收其入百便于派田更思官吏忙者何任閑者何任戎政之司官宜增也胄學不教國子而多員尚設每歲省二三人留俸即幾百金且使英雄無冷氊

之嘆而懶散無藏拙之窟尚亦有利焉鄉學不講經義而老儒空列每郡縣減一二之選俸卽幾萬金且使引年者別議優䘏而及門者無苦贄見無所不利焉民壯之供養議裁者入否久積之倉穀借糴者行否羡贖之查者誰解餘稅之積者誰報不行勸懲不用覺察皆得行而人不行者也若夫天子躬儉何處不節卽本部內供錢糧或減一年之入或減十分之五動得幾萬金

皇上納破袖而示群臣曰朕非不能具鮮衣為惜

福耳存一惜福之心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磁

器西珹蜀扇皆可暫借折色以資兵餉他日

豈敢遂為常例而不入內廷耶

皇上特見未達耳卽如一冠禮費十萬金何不為

諸王惜福耶已入者或可議勸法成

諸王清儉之德而彰急公之美第無有能風之

使助耳助卽幾萬金又如一殯禮費二十萬

金何不為逝者惜福耶未行者猶可議省法

以妃子才人同室之誼而得同穴之收第未有能議之使合耳合卽十餘萬金盖古人于有事之秋師則曰張皇賦則曰悉索今日非張皇時而安得不爲悉索謀也或有可驟舉者或有可徐行者總之已有所抵卽

皇上先爲應發待諸臣于五年之內悉行諸策以還內帑此亦猶寄府也儻

皇上憐諸臣之苦而慨然賜發出其不意以鼓舞東征之將士以申明中國之富强則人心固

而元氣壯威靈振而觀望懾有不戰而可以遏奴酋之長驅杜虎憨煖兎諸酋之要挾者此又職等所願百叩首而祝也若旣吝惜必至戎馬生郊臣民離散

皇上尚能高拱而擁內府圖安樂乎臣不暇爲節愼一虛庫憂而爲內帑數十年所積之實庫憂也臣愚不識忌諱惟

聖明裁察

○經畧熊廷弼題爲收集兵力以固遼陽事職惟

遼陽瀋陽皆河東腹心內地自東失撫順清河北失開原鐵嶺而瀋陽遂爲遼陽衝邉矣先是河東總兵李如楨駐守瀋陽職恐獨力難支委河西總兵李光榮率兵助防猶恐人心不一復題開原道僉事韓原善駐彼彈壓而職又親至其城授以守禦一應方畧分撥布置儘有次第馬步各軍不下二萬又有總兵賀世賢統萬兵駐虎皮驛爲之聲援自謂支撑得住可保無虞不意八月二十四日各

營軍丁方挖營盤間忽聞賊剋北關各棄鍬钁散去而各將不能禁也職聞而駭甚亟遣開原道往鎮之而該道以軍心洶洶不欲行復遣分守道閻鳴泰往諭之而該道行至虎皮驛亦見逃軍紛紛南奔不敢去乃急歸而述諸將言以見職曰賊攻瀋陽諸將必敗瀋陽敗遼陽必不攻自潰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人衆膽壯可保萬全且瀋陽空城也守亦無益而徒分兵力設賊以偏師入綴瀋陽

而率大衆直擣遼陽豈不兩悞職不欲竟其
說拂袖而起二十七日瀋陽官生人等以歸
併遼陽告且言失開原時止司已傳箭歸併
職叱之出是日部道鎮臣劉國縉等皆力以
爲言而賀世賢復從虎皮驛來極言軍逃將
逃瀋必難守之狀今月初一日鄉官洪敷敎
率合城貢監生員人等請還兵遼陽而部道
鎮臣復迫切爲言職始愀然而嘆曰本望帶
兵數萬出關爲進勦恢復之計而事不應心

勢處解腕反退縮以自固職之羞憤亦可勝言乎然而揆之人情事勢實有不得不然者試舉一二已試之事爲

皇上言之賊陷開原皆淫醉昏沉而去可擊也賀世賢方領兵欲冲而總兵及各營人馬忽一驚而散賊陷鐵嶺昏醉如前可擊也賀世賢欲進而總兵諸將皆不進反割西虜死級以報功爲賊所傳笑即昨賊攻北關時職聞北關與我脣齒雖遠不能救而賊既北出新寨

必虛三總兵可揚兵撫順邊外以示欲追而
陰解北關之圍乃遇賊千人賀世賢逐之使
兩總兵人馬齊上豈不獲一奇捷竟穿林各
退而世賢僅獲十級以歸凡此皆是絕好機
會且懦怯不敢乘況賊至城下而與之搏死
抵敵此職于還兵一節雖躊躇顧慮而屢試
我將兵之伎倆如此豈得不爲之寒心也哉
又況强莫如宰賽而生被賊擒衆莫如煖兎
粆花數十營而硬被賊制死戰莫如北關而

立被賊陷兇鋒動地烈焰滔天民安得不逃
總兵諸將安得不膽落而部道諸臣安得不
色戰今卽總聚遼陽四面設伏爲背城借一
之計賊謂我見弱而未可知賊疑我厚集而
不來未可知賊來而我兵能拒與否皆未可
知總之此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氣候至此
非有人力之所得而爲者所有屢疏乞討道
將兵馬器械等項伏乞亟
勅下該部火速發遣前來應急倘賴接濟而竭職

之力微

皇上之靈守住遼陽數月選練人馬整造器械挨

到明春二三月間大兵一集何處不能制賊

而今直無如此措手不及何耳仍乞

嚴勅閣部大臣設法保遼以保

神京毋謂遼陽旦暮且亡救援無及而遂心灰

意懈姑置之爲若存若亡之地職無任哀懇

急迫之至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虜患益迫國勢益危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
臨朝決策以勵人心以保
宗社事頃自開鐵不守北關再陷遼陽孤城岌岌
乎有不支之勢矣遼陽不支則禍立中于山
海山海不支則禍立中于京師此何時也
皇上猶深居高臥若無事之日乎昨吏部請用大
僚等官不報戶部請發內帑不報甚至臣請
詔諭天下及遼左民軍以敷宣德意收拾人心亦
留中不報

皇上豈以邉患雖殷而内地尚可無虞乎又豈以陷城失堡止于遼東而畿輔之近都城之中尚可保全無恙乎山海雖稱重鎮非有金城湯池之險可資扞禦也近雖議設大將而兵馬全無誰為防守欲耴之薊鎮則屢調之後營伍空虛且大虜屯聚近邉勢將復犯此時此地寧堪再調欲耴之山陜新募之兵則烏合之徒訓練無數驟令乘陣對壘以抗強寇勢必不能則另推山海總兵配以應用兵馬

俾令及時操練爲扞外衛內之資乃今日所
當亟講者近見御史王象恒疏謂關之南北
與一片石二處舊有城垣今皆圮壞當此之
時急宜修築使守關之兵有所據以自固似
不可視爲緩圖也以京師言之三大營之兵
號稱十萬非不多矣然皆游手游食與市井
傭販之流冊籍雖存毫無實用求其膂力方
剛能挽強超距者十不得一也膽氣過人能
衝鋒陷陣者百不得一也就中稱選鋒食雙

糧者將近萬人率多強健可以勝介冑任干戈試令將官知兵者團練而教習之或可資一臂之用其餘老弱羸疲之衆即令之守信地列營伍聞虜報有股慄而走矣則急急挑選急急簡練俾旌旗壁壘煥然一新猝遇緩急有所恃以無恐此在總協二臣不可不加之意也邇來承平日久城守之具百無一備即如火器一項乃禦寇長技較之鎗刀矢石之利不啻數倍謂宜乘此閒暇之時將兵仗

局盔甲王恭二廠所貯大將軍及各樣銃砲令巡視監督諸臣逐一檢驗擇其可用者如法修製以濟急用似亦不可不預爲之備也夫禦寇者當在籓籬之外而臣獨爲此守山海守都城之說非過計也封疆之事恃有經畧運籌督撫協力一切制禦機宜因時變化必有萬全之策惟是臣目擊肘腋之地輦轂之下扞掫不設守備蕩然輒不勝凛凛憂之故不揣以芻蕘之說進伏望

皇上俯察虜患巳迫國勢甚危
宗社存亡判在呼吸從此奮發精神一洗晏安之
習卽日出
御文華殿召見文武群臣面議防禦方畧亟將吏
部用人戶部請帑兵部募兵簡將有關東事
之疏慨然允發庶幾人心震叠朝政修明仁
賢抒效用之忠士卒奮勤王之義或者猶可
救危亡于旦夕耳事急矣伏望
皇上自爲保身保國之計若猶深居如故拒諫如

故有人不用有政不行苟且因循徼倖旦暮
之無事將令群工解體上下離心萬一虜薄
都城人無效死之志舉
祖宗二百五十餘年相傳之天下一旦淪于腥膻
豈不痛哉臣等誤國之罪固無所逃不知
皇上他日何以見
九廟神靈于天上也臣言及此不覺膽裂心摧痛
哭欲絕惟
皇上猛省而亟圖之

○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徐光啓題爲恭
承新命謹陳急切事宜仰祈
聖鑒即賜施行事該吏部題爲都城防禦宜周乞
允訓練之臣奉
聖旨是徐光啓陞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
御史管理練兵事務職猥以淺陋職在詞垣
兵旅之事向未經歷頃因東事急迫屢疏論
列求效芻蕘之益非敢爲媒進之階也誤辱
聖恩三頒

綸命擢貳端尹兼列臺銜驟越四階躐超前格未
成一割之用先蒙三錫之恩職感謝之餘彌
懷慚赧然以不才之質值孔棘之時度德揣
時恐終不勝其任也至于選練一法將欲使
智勇材藝人盡其長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然
後可以折勁敵之衝保金湯之固此則
皇上大奮乾斷俯允職言使得展布四體以圖尺
寸之效爲此先將一二急切事宜畫一上請
一請

欽命職仰奉

明旨專典兵戎機務所關更兼衙門職掌全是刱

立乞降專勑遵奉施行仍請

欽降關防旗牌及大小勘合火牌以便行事伏乞

聖裁

一議駐劄職惟新兵教練本爲防禦都城應于

都城內外擇取空閑教場屯駐操演但遠來

兵衆棲身無所乞

勑下工部速造營房一千間以便群居肄習職與

文武將吏合用公所似應擇取空閑衙門不
足暫借就近庵觀寺院應用若屯駐近畿州
縣就于該地方衙門駐劄伏乞
聖裁
一議副貳職惟官司必有佐貳軍師必有副倅
所以資謀斷備不虞也况今所練新兵皆非
素習一切選練雖有將領教師皆須職經目
經口日閱二三百人則二三萬人須百日而
遍至製造器甲亦須躬親指授逐一試驗多

事甚急無一手獨拍之理必須一二材畧之
臣以爲佐助職看得禮部郎中須之彥介性
宏才深心遠識且精勤敏練勝職十倍及查
之彥部資應得陞轉儀郎晉涉京卿亦係舊
例矧今破格用人之際乞
勑下吏部將之彥陞授相應京卿職銜爲職副貳
此外更差戶部司屬一員專理餉務不拘內
外臣僚選取一二員爲職贊畫使職與諸臣
朝夕謀議手口拮据職若罷駑不稱當藉其

補苴儻或尺寸可效必速于奏績矣伏乞

聖裁

一議將領職自三月至今訪得中外名將以待
薦達今經臣熊廷弼取用畧盡職豈敢多求
以掣任事之肘但今敎練新兵藝須兼通步
騎法亦叅用南北不得一二經事南將就近
取用何以措手職看得天津署遊擊事錢世
楨京營叅將王光有熟諳兵機經歷世務驅
之行陣不在虓闞搏擊之科俾以訓齊實有

駕輕就熟之用伏望
勑下該部特留二臣聽用此外待職再行諮訪與
樞臣酌議應奏請者陸續奏請應委用者徑
自委用伏乞
聖裁
一議待士職聞古之兵皆稱爲士或稱君子貴
之也後世視爲隷役有身家顧體面者不入
其中十人之英便欲登爲將領所以卒皆孱
弱軍無統練岳飛治兵角其勇力屢累擢用

其尤者別置親隨背危軍諸軍統制而下與之抗禮犒賞異常勇健無比凡有堅敵當之即破然職尚恨岳家軍不能盡爲背危也職願一軍皆依此法初到募兵除不及等者退去不用外收用者考其勇力技藝分爲隊兵鋒兵二等一體教練隊兵進益陞爲鋒兵鋒兵之尤者陞爲壯士壯士之尤者陞爲上士上士待之如武舉之禮壯士待之如武學生之禮每隊長哨官缺于上士中角技補之千

把總缺于隊長哨官中角技補之將領缺于
千把總中角技補之其有殊才異能比併無
對可徑補將領以及上士者不在陞等之例
其隊兵應照例給月糧一兩二錢四分兵士
每加六錢上士照東征事例月給三兩而止
若給本色以時估扣筭其操賞銀又須從厚
以示激勸及冬衣布花皆不在餉銀之數至
于大小將領職欲使于兵士不得剋減一文
但不恤其私情優其俸給徑束以法是使人

不以道也既恤其私犯者不貸而又激以忠義勗以功名向上者必多矣衹今遼左用餉不貲司農束手職又一一求多實是點金無術似此勉強支持不得不從其薄職又何術可以濟其不足職又何心必欲強其不能職所知者養士如買市物價高一分貨值一分職請與兵部約曰量有若干之餉可付若干之兵請與戶部約曰欲練何等之兵即發何等之餉如職所謂隊兵者只可守堵所謂鋒

兵者可爲守城所謂壯士可以小戰耴捷所謂上士可以大戰破敵用之多寡以敵之多寡强弱爲度如是而已儻謂今京營之軍月米一二石何事新兵獨須厚餉不知營軍操日不多且質明而散正須各尋生業以糊其口若食餉一二石之須日日肄習必皆化爲餓莩矣營兵所以不振而易譁者病根在此今之新兵可使各尋生業乎都下貧民傭工一日得錢二十四五文僅足給食三冬之月

衣不蔽體職故言新兵日用最少者必須四分差等而上愈精愈厚按東征兵士月餉三兩六錢朝鮮供億在外然而功實未著當時諸臣不能無罪職雖竭其駑鈍但能使無虛糜耳令食傭工之食而欲收岳飛背危之效職不能也必爲都城萬全計是在

皇上而已伏乞

聖裁

一議揀選遼左用兵多而不精前效已見矣兵

不選而遽練如鎔鐵求金舂砂作米畢竟虛費工力也因循用之有名無實自知難以勝敵心念只在脫逃所以臨敵先潰覆敗接踵職之初議謂須精選勇力超距之士者其體質本領既是人間英物必能以忠義自許必願以功名自見如此而加之敎敕服習耴數既少卽糧餉可以從厚器甲可以求精以是遇敵能保全勝也目今調募未見畫一規格恐地方奉行無所依准職原與部司議定冊

式須行各該地方每募到一名試驗堪註必期合式方准收用選畢依式造冊報部驗收糧無虛糜人有實用所定格式大畧以膂力便捷技藝三事分別等第其膂力能提石二百斤以上行動如常躍起高三尺以上跳越過六尺以上形軀大而雄猛小而精悍年十六以上四十以下者卽准合式等而上之乃至力及千斤提踰丈數日行數百里者各第高下分爲三等其現有技藝者分爲諳曉純

熟精妙三等若力及格年過四十而便捷技藝有一在上等者亦准合式三等人數安家銀兩量行差等厚薄候着伍之日再行考驗上下其餉教練之後日成月要升降其等内外募兵官員若一處人數不足應于他處通融足數不必拘泥耴盈多費有用之餉遠致無能之人也伏乞

聖裁

一議軍資職惟凡人之情皆有保國保家之同

心皆有好勝好高之習氣強壯之人無有不可戰者顧處置何如耳我能制敵何憚而不戰敵能制我何恃而戰從前屢敗皆敵能制我我無以制敵故也欲我制敵先議器械欲敵不能制我先議盔甲奴賊盔甲面具極精堅所用長鎗飛鎗透甲箭極鋒利今欲制其利兵必用通身純鐵精甲又須輕便欲制其堅甲必用如式鳥銃更加長大此二物每人一具斷不可少其甲衣甲裳頭盔面具護項

護肩掩心背手鞋帶等皆須熟建鐵十斤折
一并皮氈皮襯煤炭工食欲求精好所費不
貲酌量中等費用每副非十二兩不可鳥銃
欲求精利所費亦多酌量中價非四兩不可
此外每人用鎗差等長短兵器一具腰刀一
把及捱牌奇器等其材料工食酌量中價非
每人三兩不可已上諸項皆須給銀付餉司
兼管職等監督將士自行製造方得對身對
手且身命所係惟恐不精必無濫惡至于目

下操演合用內府廠庫原貯盔甲兵器大小
神器硝黃等項容職等酌量移會應給發者
徑自給發應奏請者另行奏請若戰車之製
職擬用數等一輜重大車只須臨時查刷民
車賃用一雙輪戰車一獨輪輕車一大小砲
車須工部給價付本營自造兊馬市馬止堪
騎坐必用戰馬須本營將士自養自買其價
值或太僕寺支庫銀或于俵馬地方改折解
寺給發其養料或戶部撥給牧地或于寄養

地方改折料銀解太僕寺給發目今先祈

勑下工部速發料價銀數萬兩并令有材料鳩工

局造伏乞

聖裁

一議近募新營刱造百無一有各執事員役雜流皆須逐一選用召募皆須俸給遠者更用安家銀兩新兵出自民間全無武藝急須選取各色教師一應製造又須召募工匠或材官武士現來投充者亦宜收錄以開嚮用之

路皆須急用安家糧餉并衙門公費乞
勑戶部兵部速行議措餉銀數萬兩應用其敎師
工匠投充人等毋募到若干容職等不時移
會兵部行文扣免伏乞
聖裁
一議徵求軍中所需精好器甲大小神器及軍
火器材料敎師巧匠有遠方所有近地所無
者須一一徵求以便傳授製造乞
勑兵部移文南直隸撫按募送長鎗叉鑂鈎鐮等

敎師各十數名浙江募送長鎗刀牌等敎師各十數名買解二丈竹鎗五千根二丈以下硬梗木鎗一千根火藥數千斤福建募送俞家棍敎師十數名製造大小銅鐵神銃巧匠十數名買二丈竹鎗五千根二丈以下榈木鎗杆三千根一丈以上榈木棍二千根廣東募送能造西洋大小銃砲巧匠皮甲巧匠各十數名買解西洋大小諸色銃砲各十數具皮盔甲十數副湖廣募送土司刀牌藥弩等

教師永保鈎鎗教師苗刀鐵匠各數十名買
解弩藥數千斤苗刀數百口雲南募送土司
皮甲匠十數名買送皮盔甲十數付沅江麗
江及土舍蔣郎藥弩各數十張藥數十罐貴
州解銅仁土苗木鎗杆數百根苗刀數千口
河南買解嵩縣長鎗木杆二千根山西買解
五臺檀杆五千根山東募送鎗鏜鈎鐮竿子
等教師各十數名買解木鎗杆二千根宣府
大同寧夏甘肅各募送善造盔甲火器鐵匠

善製生熟皮匠各數名其他名師名工名器
容職等再行體訪或行文本處或差官召募
置買職又見延綏原任遊擊趙鳳岐深諳火
器善造敵臺合行移文調取仍令携二匠前
來聽候委用福建監生伍繼彩自言同鄉有
能造海洋極大銃砲者及教師林某等皆須
自往訪覔亦應作速遣行從厚資給趨令星
夜前來聽候委用其合用錢糧行本處撫按
官作速設處于應解餉銀料價内扣除二官

若因未備辦自費資用通候到京照數補給
若別有名師名器名工前項開載未盡者地
方官能一一訪求量行募送買解具見體國
忠誠合行紀錄伏乞

聖裁

一議勸義伏見兵興以來臣民慕義捐貲者如
委壑逝波不見其益且未立賞格人誰樂從
職以爲輸財助餉不若使輸餉募兵也以官
選兵不若使人人選兵也請定爲三議激勸

之法其一有財者自選壯士給與安家銀兩盤費到京依式製造精好器甲着伍之後官給糧餉者名曰義募所募之士聽職等選中類爲一營曰協忠營後來兵士得有功級其募者酌依斬獲功級事例每二十級准敘一級其一有財者自選自餉安家器甲行月糧俱不煩官着伍之後不論年月通行資給名曰義餉所餉之士聽職等選中類爲一營名曰大義營後來兵士得功一級其餉者亦敘

一級此外有不輸貲財而能結識豪傑招徠着伍者名曰義薦聽職等選中即于兵士冊籍填入薦者姓名給與執照後來所薦之士有積功至指揮僉事積賞至十級以上薦者分敘一級願賞者聽其三項義人陞至指揮僉事以上願就文職者分別品級從優改授與恩廕等官願以功贖罪者酌量情罪輕重功級多寡准與減免文武職官廢閒在籍者酌量起用若三義人身在行間別有親斬功

級者另自陞賞不相侵併其餉至十名以上募至三十名以上薦至十名以上者所在官司或送扁額或行獎賞先示勸勵如此人自擇人搜採必精義士不枉費兵伍得實益矣但職所統率盡是腹裏平民生來未見兵革非以厚餉重賞堅甲利器車良馬驟教練成就尚不堪爲援遼之用況于自募自餉者豈容勉強調發以塞向義之途須練成之後人人賈勇然後惟

皇上所用耳伏乞

聖裁

○直隷蘇州府吳江縣舉人范世文題爲逆酋犯

順叵測遼城攻圍在邇仰祈

聖明指日臨御召對文武大臣以集忠謀以安

宗社事下第將圖囘籍正値奴酋聲勢猖獗悉心

條列戰守機宜共二十六款于六月上賫

宸覽未奉

聖旨發落本月十六日塘報奴酋已攻陷開原近

又諭鐵嶺擒宰賽并破北關矣復聞經畧熊
廷弼到任止有疲兵一二萬人器械衣甲俱
無糧餉軍資胥乏兢兢斂守遼城以外不復
能顧此正危急存亡之秋也況今日之遼城
非舊日之遼城也舊日有北關尾其後有鐵
嶺遮其前諸酋頡頏不相上下所以議戰守
今酋復何所顧忌哉儻一旦不支毋論捐此
數十萬生靈實
神京失其翼蔽長驅而來或潛趨薊鎮或襲攻

山海未審今日之邊防今日之將士何以禦

之且招募之使四出潛啓奸雄窺伺之心卽

安然應募而來長途之勞項氷雪之饑寒旣

不勝其悽楚況到遼城以枵腹而當彼悍賊

何以决勝也且廷臣之請餉者屢矣

陛下不以此時給發謂此阿堵之物一散何時復

聚不知天地生財原足供

聖明之用歲歲用之歲歲生之與其愛惜于一時

釀不測之變倘疆場一日未靖每歲軍資數

百萬之耗如漏巵而無有已時也今海內智
勇之士十倍百倍勝奴酋者不少也目覩
皇上不接見臣僚不優䘏將卒以爲似不以東事
爲重即奮身擒滅奴賊恐有功終不行賞所
以隱匿不出誠
聖躬勤御文華殿集閣部科道諸臣籌議選用何
將調用何兵戰守出何方畧糧餉發何倉庫
廟筭定則威武揚自有豪傑起而任事矣目今保
守遼城之策須料賊必從何路而來我兵必

從何路而備臣嘗留心遼左地形如葫蘆西狹而東寬由山海至寧遠尖稍也廣寧錦義上截也三汊頸也開鐵遼瀋金復海蓋下截也今守禦宜宿重兵于海州保三汊之左臂以卵翼遼陽然須石門嶺有屯以攩其來路駱駝洞有伏仰河側有伏虎皮驛有伏以衝其兩脇而代子河之滸有截以邀其半渡遼城庶幾可守耳此在我所必備之路也賊自去歲迄今殘破諸城堡及宰賽北關富强之

形已恃入冦之勢已張及今秋高馬肥必分
彼醜類一從撫順之剁刀山出以攻我金復
海盖一從清河之鵶鶻關出以擣我遼瀋而
渡三汊一從鐵嶺之靜虜衝出以趨我薊鎮
一從三岔河由登州出以截我天津糧餉而
我無如之何也此逆酋必由之路也今募兵
緩不及事亟宜僉遼民給以衣甲器械資之
糧餉以遼守遼所謂取近水救近火人和卽
多助也今詞臣徐光啓願統四路招募之兵

操練通津以備戰守此國家二百五十餘年來養士之報也但烏集之衆强弱異資材力異用訓練之兵宜揀貧窮失志忿怨思奮并勇力出衆者聚爲一等可使衝圍破壘塡濠砍寨之用揀馳馬善射并疾趨善走者聚爲一等可使射賊主將探偵埋伏之用練憑河没水知山麓險阻者聚爲一等可使偷營焚積鄉導引路之用古云貧者好趨利愚者不顧身疲癃殘疾者可防守倉庫故訓練不同

歸于制賊如但擇取精壯棄羸弱而不收則窮無所依流而爲盜矣又破賊勢全恃火器卽鳥銃一事煉鐵貴于精堅而渣滓洩漏打造粗疎鈕絆鬆脫火門艱澁管不圓滑架不平準皆致敗之道也禦賊馬全賴車陣而拒馬一器木宜用大鐵宜用輕蒺藜宜用小上宜藏連弩施放按節儻山路崎嶇深入曲奥賊穿地爲溝礙以積土覆以陷坑亦必敗之道也惟用醉馬砂拌以黑豆足困酋馬三者

必訓練精熟方可出奇致勝卻賊遠遁然後用陸兵則屯據開原清河撫順慶雲鎮西與北關之故墟而修築必期堅完開原內宜築夾城伏地道外宜深掘濠塹以爲萬全無虞之守如大舉征討則前䟽疊陣兼攻之法樹竿瞭望之機石城置礟之策所宜預備者也用舟師分載天津糧餉佯以海運爲名一從登州東至橫江以瞻寬奠北至金州以疏旅順三貝一從北新口與盖州之娘娘宮以轉

三岔河一從鴨綠淺由狼家塞乘酋之不備以擣其巢或驚酋之後門以分其勢此今日用兵方畧也防守根本之地在練京軍原額四十萬餘今止十一萬餘矣太倉老庫之積

國初二千餘萬即萬曆二十年亦三百八十萬餘今止聞有八萬餘何以耗竭至此保

神京宜速清影射之冊革除冒替之糧攢操三輔之兵嚴防薊鎮之冦皆今日所當亟圖者也臣書生不知用兵緣感時

聖明曲成之恩矢志殉忠如
皇上不以言之越分爲謬
勑下該部科叅酌可否取裁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爲遼將約束方新經臣
披瀝昆苦懇乞
皇上申餝舉行以重事權以明紀律以實行伍事
竊惟遼事大壞多因將先怯而兵先逃以勝
予奴而非奴能爲可勝也是必將兵之得其
道而後心志齊一樂戰如飴又必將將之得

其道而後饑寒軫念撫卒如子盖未有將不
廉而可以統衆亦未有法不肅而可以馭將
者也經畧熊廷弼受事以來弔死扶傷誠動
鬼神之泣畫地列戍營堅壁壘之雄可謂徹
底精神折衝氣槩而鼂稱激勵士心振刷積
習無如斬三懦將并斬貪將陳倫以不辱
尚方劒而未甚者許以自新但治亂用重雖中
今日膏肓而勑法明刑易府諸將悉讟則
廟堂之上何可不奬慰其忠勤而

綸綍之須何可不并責于道鎮非謂奬慰之足以
作廷弼也蓋奉閫內傳宣則事權益增而重
卽不怒而威于斧鉞也非謂道鎮之足以代
經畧也蓋萃職業稽查則軍餉不射而糜是
衆用其威勝于用斧鉞也張弛存乎變化安
危判于俄頃須在諸臣戮力效命保有遼陽
而後中國有制勝之地又在廷臣僉謀協慮
善成廷弼而後疆場有制將之人此臣所爲
愀然動色而怵然却顧也至于土兵素嫺山

戰與奴技適相當調用二萬領以土官統以夙將及擇道臣有風裁者沿途彈壓使無驛地騷擾洵爲得筭第水藺仇殺怨深莫解同調固虞見敵而馴戢之難单調又恐空巢而吞噬之易是在兵部叅酌强弱先後撥調俾不疑二致釀他患乃若缺將坐請以充營練之選罪弁速釋以支目前之危如舟涉河海亟需舵楫有一不備以當駭浪其何能濟而覆疏惟樞臣獨斷安可首尾牽制而寘寘决

事哉且中國禦虜長技莫踰火器頃職發過
兵仗局盔甲兩廠大將軍旋風虎蹲神鎗銃
砲等項約二萬餘計月內可到遼陽而人與
器不相習則臨陣而膽先戰雖有神器莫彰
其功諸臣累疏既稱張名世精工絕倫何爲
幽囚使不得出以專職敎演剡戴罪立功律
所明載則周敦吉張神武麻承恩等並宜使
過早收一臂之用先是臣疏謂累年熱審不
報詔獄印官不報圜土有夜哭之鬼肺石多

覆盆之寃然怨氣凝結上干天和其在凌遲處死者罪大而不可解法重而難輕骩也苟情有可原奸不爲首莫如赦死改戍于遼其素封扞網將官失律追其貲財半贍軍需舉凡有力之家皆得酌量多寡贖罰自備盔甲器械而後遣戍則性命之保爭先樂輸而鏹金之入兵饟不匱或亦救時一說盖四郊多壘内變宜防直待虎出押而橫噬人動搖根本嗟無及矣統惟

聖明留意省覽施行

○經畧熊廷弼題爲酌調土兵以資征戰事職惟川將周世祿等所領川兵心膽齊壯器械精利而營伍亦安整不亂可謂步兵之勁周世祿等曰此所募漢土參兵也猶多參差不一若以眞正土官領眞正土兵更有十倍于此者職思寛奠清河靉陽一帶皆山林險峻非騎兵決勝之地惟土兵騰山跳戰正其所長但昨兵部疏調四萬耴數較多不但沿途苦

干驛騷亦且到遼費其安置況安奢水藺互爲仇讐而同調同徵誠有如戶部主事楊嗣昌所慮者以臣酌之但再精選土兵二萬合見在川兵用一大將爲土司素服者統之以當一面亦庶其可也湖廣宣慰司彭元錦忠義自許願統萬衆征賊立功督臣汪可受亦曾咨職疏調據咨統兵知州田萬年呈稱原調三千之外再加五千共爲八千或總調其一萬自開之數亦只止此今若調至一萬五

千多而不精未免虛冒參雜之弊不若照其
自開數目或止八千一萬責令元錦親自領
來免至前番騷擾州縣中途逃散爲該司世
世効忠之辱如不親領仍遣土舍目把無所
約束則屯兵斷不可用當另調施州衛十七
長官司兵三千保靖宣慰司兵四五千麻陽
兵三千責令各土官親領而統之以荊夔守
備及鎮筸參將以來其精悍不下永順而易
聽令亦便計也四川永寧宣撫司馬步兵五

千須奢崇明與其子奢寅親領而統以緣事
都司張神武酉陽宣撫司兵四千須冉躍龍
親領而統以緣事叅將周敦吉石柱宣撫司
兵三千須秦氏子馬祥麟及其兄秦邦屏親
領而統以見任叅將童仲揆前項各兵又須
一夙將爲總兵官如貴州副總兵陳宣或四
川副總兵陳策爲大帥統之向來土兵止于
附近省分調遣故官無加銜之例兵無安家
之例今自西南極于東北道遠疲苦體恤當

周彭元錦及土司正官俱應加銜以示優異各鎮調一兵費三餉而此獨靳一安家銀兩非公也亦應破例處給以示鼓舞又聞土司發兵不聽查點數多不足今元錦領兵報效必無此事況山海關逐名點放弊亦難容設或仍有匿冒及土司官不親領兵而止遣目把土舍因而沿途躭延擾害州邑者當降其祖職級銜以示懲創至于離鄉去井言語不通所過地方畏于交易飲食歇宿或相避拒

夫車應付動輒留難因而生事情勢必然此
亦經過地方不善體恤之過也應照先年道
臣王士琦領川兵赴朝鮮之例四川湖廣各
委該道文武有風裁者一員統領前項官兵
到遼陽交割一以彈壓各兵使無放肆一以
諭令州邑使善調停如果一路無犯赴限無
違容職咨部立加優陞以酬賢勞伏乞
勑下該部即日覆行
○江西道監察御史唐世濟題爲國勢危亡日迫

聖心悔悟有機乞亟燭壅蔽之奸以振式微事竊

自奴酋犯順狂勢日張殺將隳城殆無虛月

今三韓半爲左衽瀋陽棄而難守僅僅以遼

陽爲孤注矣若遼陽一失則各邊戎虜必蜂

起莫支內地萑苻且乘釁竊發三輔搖動

九廟震驚變亂危亡實在呼吸頃大小臣工叩

閽呼籲

天顏幸

聖心稍動連有檢發之傳且旋下徐光啓姚宗文

等數人然與其急而後用捧漏沃焦皇皇無
及于事孰若先時而用俾從容料理悉心展
布用一人收一人之效乎前見宗文夙夜圖
謀欲激勵北關因招連西虜深得以夷攻夷
之策撫臣周永春臺臣王象恒屢疏言之今
北關已滅亡無及其子孫部落豈無孑遺謂
亟宜訪求而存卹之招徠安揷暫處之開鐵
間仍加以官爵統其部落一以奬向來忠順
之義風勵屬夷一以激後來報仇雪耻之心

張我犄角此目前宼不可緩者朝鮮興師助
順屠戮萬餘人亟應格外犒賞吊死問生慰
彼忠魂作其後效
特勑宣諭令練兵萬人遥駐江上以爲聲援俾奴
酋有内顧未敢肆焉長驅此應敵最急之着
奈何置之不省也至挑激兎憨粆花諸虜爲
我用永春欲請宗文出關共籌三表五餌之
奇但前奉
明綸未便逕徃樞臣宜蚤爲畫一之論再一申請

勿致兩相擔悮耳詞臣徐光啓奉
命練兵昨見其條列諸欵胸中已有成筭行且次
第舉行職愚以爲練新兵尤宜兼營兵京營
十萬貔貅數非不足也皆經臣等點閱其中
膂力强壯騎射精通者亦不乏人總協巡視
諸臣向來操有常期亦有常套不過擺列方
陣衝打鎗砲日中而散一出營門掉臂不顧
若散操稍遲即嘖有怨聲欲時加訓練勢不
能也職愚以爲練兵之地須駐通州衙門不

必創造人役不必增設于事甚便營兵時抽數千更番往練選鋒每月雙糧出操者給與折色銀一兩单糧者每月五錢再加行糧每日二分當此米價亢賤時人心欣動且留太倉九年之蓄以備緩急不時之需計莫便于此者光啓此舉部臣須之彥曾兩任浙中清絶一塵才恢八面盈庭之臣共知之相與同心協力可謂共事得人似宜加冏寺兼職方司職銜與京營原有統轄處之得宜事乃有

濟若夫練兵莫先擇將營將錚錚如江應詔
鮑承先戴光裕等陸續皆去今毛有倫等復
調冀北幾于空群營將俸入甚薄原無蓄養
家丁其往也不過一夫之用留之寔有益于
行伍項見詞臣疏議留王光有爲練兵職以
爲如有倫者所當併留者也又捕營提督舊
者已遷將行新者方補未至叅將陳國策出
入戴星不憚劬勞偵巡之法稍稍改觀若提
督與叅將一時並去當此奸細窺伺之日豈

宜弛備懈嚴如國策者併應議留以餉補務者也新經畧急于用人共宜曲體但九十三人中不爭此一二衡人地之緩急當調當留在樞臣斟酌行之總之爲國家計安而巳昔人有云多難之國如乘漏舫時時補塞猶恐變起倉卒若復悠悠忽忽漫不經心載胥及溺在反掌間耳昔秦以待詔司馬門三日不報遂亡天下今之槖從寢閣何啻三日伏惟

皇上惕然思瞿然儆念大厦將傾採盈庭讜論亟

頒罪已之詔以鼓天下人心亟正楊鎬李維翰李如栢之辜以振國家法紀以破揣度群疑一切章奏旋下獨斷獨行毋聽宵人敵不足畏之說爲忠言毋信日逐小单開報事件爲耳目俾海内仰

聖意漠然迅風霆而昭雲漢煬竈無蔽其明城社無營其窟撻伐之烈豈不計日可待哉

○經畧熊廷弼題爲遼城兵馬雖多挑選十不得二謹據實報聞懇乞

嚴勑各鎮精選援兵無徒虛數搪塞以重實禍事

職初入遼時凡馬兵稍堪戰者盡發瀋陽防守虎皮驛接應而在城瘦弱者不及二千自榆林援兵與開原道所募兵至始得馬兵六千人而皆遠來疲乏不堪戰職心危之猶意賊畏職虛名或不敢遂窺遼陽但于城外分布七營撤川兵下城虛作聲勢自遼人不可鼓以忠義編派守城皆避匿不出不得不復調營兵萬人貼守城垜而遼兵亦虛矣自北

關一陷遼瀋官軍皆哭泣埋怨迯者踵接而遼城益不勝其驚恐矣此職所以不得不從部道鎮將及鄉官士民所請而併兵于遼者一以救瀋陽二萬官軍之命一以安遼陽數十萬生靈之心而且欲大集三軍挑選精銳示若進討者以疑賊使不敢來卽來而吾力稍厚或有以待之非徒而已也于是椎牛數百頭市酒數千罈蒸胡餅數十萬集官軍教場自初七起至初十止一連大饗四日風聲

頗振及職與監軍御史陳王庭部道鎮將單崇等遍歷各營看驗盔甲馬匹弓箭鎗刀等項每應手抽一弓弓輒斷耳一箭箭抽半截驗一刀棍而刀不能割鷄棍不能擊犬者皆是物也一一舉示諸將諸將惶恐無以對職恐風聞于賊遂不復抽但寄囑諸將速換速換而已敗回殘兵久屬無主零星雜亂原不足觀而河東總兵坐府內丁一千一百餘名逃去四百八十名旗鼓千把總李養棟等十

數員皆竄匿廣寧不肯出南兵虛而猾所恃筤筅及枯竹鎗多不中用眞保薊鎮兵僅可守城本地新募兵僅可裴營川兵心力頗齊而皆徒步甘固兵火器頗熟而無鎗砲榆林兵多堪戰而原來馬二千匹倒死三百七十餘匹餘將瘦弱不堪宣府兵不但馬多倒死而人人傀儡不知該鎮何處覔此一種發來充數至于盔甲馬匹器械等物營營俱缺滿場氊帽衣衫短刀彎棍每一着眼令人短氣

時計馬步官軍不下八萬而及總兵柴國柱李光榮賀世賢分督諸將挑選精銳堪戰者勉強補湊僅得一萬五千有奇而已職嫌其少促令再挑三帥苦告不能多也兵之有名無實蓋如此其亦幸而從衆人之請併之于遼陽耳假令終守職之初意悉令防瀋不愈分其力以益其寡而爲賊所乘耶今除前挑馬兵外步下壯士尚可再得萬餘無奈要馬馬不得要盔甲盔甲不得要火器火器不得

要刀鎗刀鎗不得要弓箭而遼東弓箭已盡須差咨督臣轉行薊鎮各營官軍那移抽買見成弓箭而亦不得即到職惟有搓手頓足付之長嘆而已除目前訓練見軍誡勵諸帥整頓器械張疑設伏勉強支撑以待援兵外而更無別法惟是各鎮諸臣不肯效同舟之誼凡調一將皆執留不發凡遣一兵皆留精銳自衛而別倩孱弱不堪者以搪塞了事曾不念此一兵來有行糧有內顧又有募補之

費一人三餉而竟不得分毫之力旣以恇怯
喪中國軍威又以虛糜重海内隱禍有公忠
爲國之心者亦宜置念伏乞
皇上查職前疏所討將官兵馬器械等項欽限催
發并乞
嚴勑各鎭以後發來人馬各要一一挑選精壯使
遼東得一軍卽有一軍之用得一馬卽有
馬之用不致仍前有名無實以速重鎭之危
亡而長貽

聖主之憂慮殘遼幸甚

○南京禮科給事中晏文輝題爲計臣爲國行權

主上恡財加法輿情大拂邊患莫弭懇乞

聖明轉念遠慮足食足兵以救危亡事臣閱邸報見戸部堂司因遼餉之催促值倉銀之空乏之集衆議借金花急凑解遼以救燃眉隨圖補還以供内額相時用計天下方謂其得急公之義先題後解天下方謂其無擅動之愆視汲黯之矯詔發倉尤極委曲有臣如此是勇

于擔當善于調停者也乃今
皇上不以爲忠而反以爲罪于堂官李汝華則罰
俸以司官鹿善繼則降級夫豈不知遼餉之
缺甚哉又豈不知金花之借非得已哉惟是
愛財心勝吝出意堅若曰如是以重處之自
後諸臣畏而不請内帑可以無發也臣則曰
如是以重處之自後衆心失而難收内帑終
不能保也何也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在李汝
華久篤勤勞俸雖罰而念不休在鹿善繼雅

負氣節職雖降而心不怨在中外大小臣工
如李汝華鹿善繼者心專報國即法雖峻而
志不懈但庸衆聞之必將謂數萬之銀尚不
能割奈何責我之割囊槖以輸邊也而慕義
之徒沮矣將帥聞之必將謂數萬之銀尚不
肯捐奈何責我之捐身軀以赴敵也而死綏
之士退矣兵卒聞之必將謂數萬之銀尚不
能捨奈何責我之捨肝腦以塗地也而赴鬪
之衆怠矣酋虜聞之亦必謂數萬之金尚且

慳吝是奈何能足軍馬以與我爭衡也而輕
中國之心益甚矣所惜者小所棄者大所罰
降者少所解體者多臣竊謂
皇上之計左也況以今日事勢而參諸今日之傳
聞又不容不蚤爲之計者乎近有自奴寨逃
囘者云奴酋志甚大謀甚狡機甚密我之偵
彼也百不得一彼之偵我也百不失一去歲
遣人取北京南京山陝地圖今歲遣人畫登
萊天津淮揚海口川谷關隘去歲遣人往蘇

杭織造今歲遣人往省直置買貨物姦細遍
滿于天下智畧塡塞于胸中自我三路喪師
後妄謂天意在巳議今冬盡破河東之城使
我無屯兵之所旋而滅北關滅朝鮮使彼無
內顧之患議來春一由水路向登萊而進取
山東南京一由水路從天津而截漕糧截東
西道使北不得南轅勾夷攻山海攻薊門勾
虜攻宣大而今年四月間又差人持物賄倭
促其來春寇閩越吳楚而彼直抵都門以行

金人故事逆酋志不在小矣風聞如此此雖未足盡信設萬一是實處處单弱在在孤危北不能守南不能支我瞻四方蹙蹙靡騁卽有瓊林大盈之積不過資盜糧而已故臣謂衆心失而内帑終不能保也與其終不能保孰若蚤發之發之蚤則救之速外財尚可收其半而内帑亦可保其餘也故爲今之計宜速發二三百萬選將練兵置器行間應熊經畧之手而毋掣其肘俾之固守遼陽捱過秋冬

宜速催省直泒括錢糧新募兵士急赴遼陽
聽熊經畧之分練而毋催其戰俾徐復開原
保全春夏而又增金盖登萊天津之兵以禦
于水增薊門九邉之師以拒于陸庶幾可轉
危而安轉亡而存也更令
皇上于經畧之有罪者逮矣于閣臣之應用者黜
矣是亦轉念求治之時也儻大小諸臣力爲
茅焦之請則
聖主奚止秦帝之悟將必允借允發以救雲夢之

失而殄遼左之禍矣至巳降之官則在當事
者曲體君心早還舊物毋終令
聖主有寶金玉不寶善人之誚是猶天下之同以
爲願者也
○巡視工科給事中范濟世題爲信地關係匪輕
營軍操練有法敬陳膚見以遏强寇以固
神京事職奉
命巡視京營前條陳欲令六副將各分信地立營
操練軍士者盖謂京營共軍士十萬餘分爲

六操每操幾有二萬人職每下營抽籤較藝二十籤可以得一千人止矣外此扼于賞銀勢不得過多也是一千人也弓箭手射六矢火器手打六砲鎗刀手舞一會技止此矣不得復較也其有射箭不中放砲無聲并不能輪刀舞鎗者或責三棍或責五棍法止此矣不得加多也夫以二萬人中止較一千人而又人較六矢或六砲或搶刀一會其不能射中放打輪舞者責不過三棍五棍如此而欲

武藝精熟職知其必不能也故莫如各分信地使將領分頭操練如今題過每營軍士六千名查無盔甲者人與之盔甲無火器者人與之火器又分作二班每班三千名其將領等官每人領一百名或二百名使之竟日打放其大將軍二將軍等大砲守城立寨最為要緊須演放慣熟知其一打數里庶乎遇賊可以措手其餘軍士不及演習者使之平治營盤挖掘濠塹庶二三月中火器可精營塹

可成然必厚加糧餉使人樂爲用庶幾事皆
可爲不然彼原辰巳時放操今竟日操練彼
必不受卽以法繩之非喧譟則逃走耳不然
當立稿于營盤安能以枵腹之人久待也此
議操練併當議糧餉者也其信地一節今日
安營交寨用以操練軍士卽異日用以外禦
强虜內固都城者也關係最重不可苟且須
外挑濠塹或寛二丈或一丈五尺而深如之
內築垣墻或高一丈或七八尺而厚如之使

我軍得以站立庶乎臨時可以施展又須地
勢高阜寬廣一望可見五七里用砲亦可打
五七里庶不爲賊人所乘又須營勢彼此聯
絡可以援救如賊攻城我用大砲從營中擊
之使不得近城如賊攻一營左右兩營各用
火砲從營中翼而擊之庶可以持久如舍濠
塹而用戰車拒馬木以立營若舍大砲在營
中擊打而欲用鎗刀弓矢馬上搏戰以爲救
援職又知其必不能也昨職同總協諸臣城

外觀看各營信地大約皆在窪下之處人既不能遠望砲亦不得遠擊萬一賊人簇擁而來彼憑高臨下矢石所加如投之井中我仰而應敵又無救援此立盡之術也職又知其必不可矣職爲此言不惟人笑其非職亦不敢自以爲是以職未見戰陣徒以臆言之也兵何事而可以臆言之乎使今日營地果異日無所用可高可下無所不可萬一天不厭禍虜騎長驅城下安營以爲扞禦此塊地不

惟大衆生命所係乃國家安危存亡一大關鍵可草草視之耶故職今日寧可不當言而言以取失言之咎不可當言無言而使後日有不言之悔也此亦大小諸臣當共講求者也此議立營併當議地勢者也抑職又有說焉前臺臣王象恒言山海關當修築墻垣挑濬濠塹此喫緊之着也而京都城濠幾與路平亦當及此時挑濬使深濶如舊式計一二處所費不過十餘萬金惜此小費而忘設險之

義當事者之罪也大抵今國家之患在吝嗇
又在忽緩使當三路大敗後調兵遣將押運
盔甲火器有如今日急急皇皇不暇寧處新
經畧到彼亦可接濟何至如今兵不及調將
不及遣而盔甲火器且恐爲盜資也豈不惜
哉今言修山海墻濠置之罔聞言修京都城
濠置之罔聞言揀擇各營信地亦置之罔聞
不以爲事倘或賊人一旦猝至此非旦夕可
成之功也誤國必矣職言官也待人而行不

能使人必行即如戶部不加糧則軍且不能
竟日操練不分營則軍且不能盡人演習職
有何術可以叫徹大
天閽更言挑濠築壘而强人以勞苦之事哉其都
城山海又不必言矣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終

籌遼碩畫

二九

Far East

AC
95
.05
K97

AC
149
.P3
V.5

107-2042888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一　　己未孟冬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管理練兵事務徐光啓題爲兵事百不相應徵

臣萬難稱職懇乞

聖明速

命廷臣從長議妥以計安攘事臣荷蒙

皇上非常之遇委以練兵事務時臣業于本月十

五日條陳急切事宜十款恭候

命下同各衙門逐一施行然以未奉

欽勅諸凡事理皆約畧言之實不知所練何處兵
士爲數幾何也如愚見最多不過挑選精壯
二萬人就于京營左右陸續建立營房二千
間工部陸續支給器甲車輛材料四十餘萬
兩戶部每年支給糧餉五十餘萬一應軍資
得各該衙門逐一應手臣再求副二贊畫四
五員博選良將數十員一面造器一面練兵
一年之後庶幾可用萬一不測未及成軍而
醜虜長驅深入重地則先教之施放火器聞

得內府廠庫大小火砲多如山積若以此二
萬之衆與京營兵協同守禦再行建造敵臺
改造火砲堅壁清野賊雖十萬來攻必令時
刻之間盡數于堅城之下此臣之本計也若
製造未精教練未就雖十倍敵人之衆必不
可戰遼東三路可爲殷鑒矣然臣近嘀之戸
部諸臣咸言此餉毫無措處目今通州民兵
月給亦係借用不可爲常計在工部亦復不
易而通州先到山西民兵數三千尚皆露宿

目今天氣漸寒若非速建營房將何棲止昌平天津兩處何獨不然然則如臣所計約畧二萬人衆尚費若干措處乃近聞兵部計將各省民兵四省召兵并近議召募八府民兵約共六萬衆分駐三處一切教練盡屬于臣此則臣力所必不勝亦今日所必不能辦抑且目前日後皆有危險之形不容不瀆陳于

皇上也夫承平既久廢弛已極而遽求精兵未易言也戚繼光昔時名將身經百戰其在浙江

止能選練三千人爲鴛鴦陣以勝倭然倭奴亦無大衆後來總理薊鎮譚綸爲總督兩廣提挈司道偏裨皆一時之選又以浙中舊練新兵三千爲之基本將欲練兵六萬爲出塞之舉畢竟不能只得增募南兵二萬月餉悉一兩八錢教練三年而成又用主兵班軍之力建造三層敵臺千二百座所以薊門安枕至于今日然以匹馬不入爲功未能與強虜決機兩陣間也蓋練兵之初其難若此臣無

譚戚之才無經歷之素無慣戰之精兵良將欲以一老書生奔走竭蹶令於歲月之間統烏合之衆練成精兵六萬其將能乎此則臣力所必不勝者也戸部舊新二餉支吾遠左尚恐不足新兵糧餉若薄與無兵同即使酌量中數六萬之衆亦須歲支一百二十餘萬工部器甲除內府大砲外無一堪用者皆須新造造不精利與無兵同須應支給料價一百餘萬兩就得料價而一甲一銃皆須數十

日工何時齊備堪以對敵至于營房一節一衞二州各該建造三千餘間又須在目今半月內完工過此沍寒上功難成兵無着落矣凡此三者皆今日所必不能辦也大衆所在食用不給衣服不完人情當何如數萬之衆悉令露處寒風翔雪之中人情當何如旣爾饑寒救命不給何由朝夕練訓萬一寇至又負六萬虛名必將責之以戰朽甲鈍戈裸裎徒跣勝負當何如此則目前日後危險之形

也夫以天下重徵疊募之兵盡付于臣以索餉製器建立衙門安挿士衆之事盡屬于臣而且齟齬在前險難在後正如未經力作之人偶主家事事勢急迫勉强負荷即一夫之任尚未知其能勝與否遽以五人十人之擔悉委之又使履危涉險此其人惟有顛蹶而已一人不足惜如僨事何哉伏望

皇上立刻勅下戶兵工三部會同九卿科道酌議停當必須用衆六萬於三處安挿者戶部合

當預計餉銀若干於何出辦工部預計器械
車輛火藥料價若干於何出給兵部預計馬
匹料草若干於何取用一衞二州三總速令
預計每處兵二萬有無房屋棲止無則作速
安頓建造營房作何措辦可以刻日速完一
一妥當然後傚譚綸戚繼光事例分
命廷臣三人各設副貳餉司贊畫并應用員役分
駐訓練臣之不肖願當其一雖則如此旣成
之後亦只製造大砲分守近畿諸城而巳必

欲與奴賊交鋒接刃自非博選天下奇才一二萬人製造極精器械一人食數人之餉教練經年必不可用也臣明知無倖可僥而猶勉强支吾今日知事之不可而謂之可是爲欺君之臣他日知兵之不可戰而令之戰必爲僨軍之將此兩者臣不忍爲也

○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尊德題爲遼陽若陷宗社卽傾懇乞

聖明速發帑金以濟危急之需以免覆亡之禍事

竊自逆酋犯順以來至于陷開原滅金白
皇上因廷臣叩閽急請于人政亦有舉行如考選
俞允又十人矣夫言官之設所以植忠讜也今非
彙徵于國家閒暇之時而迫取于四郊多壘
之日非舊制也卽以遼警諭則堂官于職原
擬差守東直門者乃反以按差而出則是職
不得借箸於見形察影之先而又不得效死
于強弩衝城之日亦非其願矣蓋惟
皇上爲左右近習所蔽視遼事若尚未急故如此

今據李光榮塘報則奴賊攻遼陽只在此月
內矣賊既無北關可虞此番必悉衆來以重
兵壓我遼能支乎若使軍士用命虎憝諸酋
助我遼陽尚有生意而撫臣周永春計所以
處此者必用二百萬金乃司農無可措處自
不得不急求之內帑是此二百萬乃救遼救
京師緊急之着而其實在內帑不過九牛一
毛爾職謂此議既出諸臣又已請之
皇上則不惟遼軍士知之延頸待哺即朝鮮虎憝

宰賽諸酋豈不知之而曰中國將有以惠我
乎儻我無以遂其欲則遣軍方思逃死奴酋
方在勾挾諸夷之時虛願不至憣然厭心而
折入于敵則遼盡亡矣遼亡而京師可守乎
皇上能保有此如山之積而不爲盜賊劫去乎則
此數當何如急發諸臣當何如急請者今戶
部亦不必執言千萬使
皇上又疑以爲諸臣大言要我輔臣亦不必遲遲
然強而後可使

皇上謂輔臣原無心苦我無人有至有不至無日有請有不請個個齊心時時泣俟再得完此二三百萬之局以濟經臣東無犄角之用可也悲夫遼東數十萬軍民為封疆被殺今數萬窮軍為封疆死守而金白二酋不侵不叛今為我不屈被滅

皇上能勿動念乎而後槩夫前此四百萬之費楊鎬作何支銷今此陸續所發道府有無冒破該係數萬緊急當用之費該部即題知徑給

而不必請

旨內而戚里大族連雲廣廈一費不下二十萬何不倡率多助以示同休共戚之情外而戶工關廠所有羨餘大處不下數千餘金何不各爲捐出以爲保國保家之計至于山西懷隆一道山東長淸一縣二官于昨歲地方加派皆以自巳節省抵完民無與焉賢者所爲若此而况東南財賦之區各省善僻之地猥云不足則兩院當明示以著此一項爲薦剡之

有無可也若夫川兵既爲賊所畏則經畧所請各處土兵該部即當星夜催督而至于遠方撫院亦不必論部咨有無俱該便宜調募設餉遣來急着在京遠之有恃緩着在遠近之速赴葢遠兵來而難去故只有戰守之情更得多來聲勢相倚守望相助豈不得力皆如川中兩院實心料理調度有法兵餉俱得其用豈非急公之義乎且事已至此不得復顧騷擾所當節者京官家眷無故絡繹南回

往往動搖人心騷擾驛遞今後兵部勘合宜
從酌與減得些須供億以奉援兵亦一便也
而職重慨夫瓦解之勢忽見于全盛之時人
諾諾而俱摧氣奄奄而不振千難萬難之餉
以安家行糧而給兵士在途爲亂逃去爲賊
遼無一分之益地方受萬分之害至三韓人
民財貨并各處兵馬器械盡爲敵資楊鎬李
維翰李如栢之罪可勝誅哉幸有熊廷弼整
頓周永春撫卹兩人鞠躬盡瘁儻在一二年

前用之豈惟保遼且可滅賊而今晚矣大厦已傾恐非一木所能支也天若祚我則惡亮必有幹胥之禍庶可息肩而不然者存亡之機決於此矣且就令賊不得遼而我兵安得不守遼虛海內以供大壞之一隅一切兵餉所歸如掃雪塡井究竟何日且各處旱荒沴疫所在俱是人皆無固志而有遠心萬一如劉七者起于其間一唱百和誰爲抵對然則奴不促我我將自促天下大勢已見于玆何

諸臣之泄泄也職言及此欲叩閽無從伏惟
皇上惕然恐懼卽賜發帑金與羣臣共圖定傾之
計無致噬臍莫及將社稷靈長終賴之矣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勢甚危遼餉甚急臣
計甚窮謹再合詞三懇
聖明速俞前請速發帑金以救萬分迫切事前擧
朝公議遼左危在旦夕欲急救援惟有請帑
一着是以合疏上請臣復再疏叩閽冒瀆
宸聽冀

皇上試一省覽則危亡之狀已在燃眉未有不憐
臣之苦俞臣之請卽允發帑以救目前之急
者今靜聽數日
俞旨杳然豈舉國以爲急而
皇上固緩之乎近日塘報謂奴志猖獗刻期必犯
遼陽此危急存亡之秋也且遼餉槩加月費
銀三十萬遼餉將絕求接續不可得況調兵
源源方來則費餉浩浩何極蚤夜憂惶不勝
疚心疾首而莫知設法已葢臣初設法尚可

那借尚可加派尚有搜括至今則更無可借之門更無可派之路更無可括之孔矣千愁萬慮無可應手之處千懇萬懇惟有發帑一着須蚤發乃可以應萬分之急可以救三韓之危而慰中外臣民之望須多發乃可以鼓軍士之壯氣可以收將離之人心而明朝廷之德意即奴酋聞我兵旣集我餉益充當自奪氣當自退服將遼陽安京師與之俱安天下臣民舉安如

皇上不爲介意必俟大事試思
國家更有何事重大試思目前更有何事緊急
此之不圖惟金錢是靳豈
祖宗二百年來基業不足爲重惟金錢爲重乎
聖子神孫億萬年統緒不足惜惟金錢可惜乎中
外臣民億萬兆生命不可保惟金錢可保乎
恐目下奴酋狂逞意在長驅萬一遼陽不保
則中原板蕩此時卽盡傾內帑付臣之手臣
亦無所措此時卽責臣罪臣而中國已淪于

腥羶則何益矣伏乞

皇上立檢前疏如臣等所請帑數發出以應蓋當

此時勢危急實不能少待須臾者臣等雖欲

少待如饑軍之不能待逆賊之不肯待何也

其各省直一切新增應解錢糧臣已具題差

官星夜催督一時難以驟至眼前無以應急

舍發帑計無復之矣臣等再率十三司官齊

赴文華門恭請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河西兵馬單匱懇乞

聖明速勅請兵戍守廣寧及三岔等要地以壯聲
援事准熊廷弼咨據撫順關把總許繼盛押
解回鄉二名甯成志甯萬全供稱係瀋陽人
在撫順地方榆林屯住去年四月被擄去今
從新寨子晚間起身從關口進境隨審奴寨
情形稱奴賊人馬俱已調在新城要在本月
內撫順進搶遼瀋地方等情據此看得奴賊
攻陷北關之後杳無動靜固逆慮其必來雖
屢經申飭各將領嚴備去後但兵不足合行

急調爲此合咨貴院挑選精銳馬兵二三千督令慣戰驍將統領即刻前來立等防援等因到職職查得河西兵馬寧前錦義等處二處共調過精銳慣戰者三千五百二十員名無可再調職標下新招家丁三千名除挑選一千六員名護送經臣東行未經發回見在止有二千强半無馬匹盔甲此外有新兵三千無官統領暫委原任遊擊孫守仰督令挑築壕墻見今未完一切訓練蔑如也東事日

急職又挑選一千兌給馬匹盔甲遣發東行見在止千二百此則俱無馬匹盔甲者也其正兵左右翼三營原額軍丁八千五百二十四名除總兵李如楨帶去一千四百八十二名又各項差役如關西塘驛沿途撥馬及青黃紅藍旗塘砲捏堡貼防等項二千六百二十五名見在存城各過往差役者止九百六十八名此外又有分巡道議兵四百五十一名除挑去東征一百六十一名見在止二百

九十名此則廣寧見在兵馬之大略也職不得已將山東步兵二千天津步兵四百與經臣往返商議留在廣寧訓練其堪戰應急援兵職俱催發遼陽不敢留一人不敢遲一刻矣

皇上試思遼陽兵馬將近八萬尚虞難守廣寧兵馬僅僅如此何恃而不恐耶職竊謂廣寧非添兵馬二萬不可也然欲守廣寧須先守三岔河今河東之三岔堡河西之西寧堡兵不

滿百卽今姦細充斥尚難盤詰若待虜縱橫何資防禦昨據署海州叅將事沈大材稟稱本月十五日申時據乾糧堝看草屯民并管草軍丁等拿到姦細一名黃子要供稱係盖州人四十六年被虜在奴酋寨內今聞海盖一帶採打青草差子要同眞夷三名稍帶火鑰火石燒燬青草恐人知覺將子要扮成女人形像下穿女鞋膝褲向王家乞討飯食又用棉花討火王家疑是姦細捉拿細問供吐

前因又供奴酋李永芳商議先於海州以斷糧草軍馬後路等情到職爲照三岔河係廣寧門戸而海州與遼陽聲勢又須連絡方成犄角之勢劉孔胤宜速領家丁駐防海州再以健兵萬人佐之分布鞍山一半遼陽急則領兵趨援三岔河西則用麻承恩防守除家丁外亦以萬人佐之多備火砲火器阻水爲營奴或不敢長驅也又照金盖四衛海運餉道之所奴酋垂涎巳久近據海盖道副使康

應乾稟稱岫巖有現碑之事有已未建夷統兵到此之語雖事屬虛誕然人心不無搖惑欲將盖州東昌設防兵馬調赴岫巖金復設防兵馬調赴黃骨島該道往來巡歷其間時加簡練以為四衛戶牖之防以為數十萬軍儲之衛再于寬靉鎮江等處量添兵馬以壯聲援等情前東省撫按二臣俱有防海運之設鑿鑿可行職查得寬靉去岫巖二百餘里岫巖至海盖僅百有餘里今寬靉兵力全無

萬一奴以全力犯遼陽而以二三千騎由寬
奠趨岫巖四衛立潰而海道必絕數十萬衛
至糗糧徒爲盜資海蓋道向來移海州既係
東西通衢又方拮据輸輓金復金復巡歷恐
有鞭長之虞合于金復之間另添道臣一員
副總兵一員督前兵萬餘駐防海口外衛金
復內護登萊職查得遼陽水兵見有八百八
員名可以移駐黃骨島再于浙直等處調足
萬人而天津營原有沙唬戰船七十七隻刻

船三隻由水路三日可到今千總葉春情願
赴取所屬船隻并火器一應戰具相應准從
俟防守有功破格優擢抑職鰓鰓爲是慮者
非但防奴長驅也職前疏謂東擻粆花西結
虎憨今信使往來不絕于塗彼非孝子順孫
也三十九年虎酋無故犯搶穆家堡款後于
四十三年報前領賞忽又攻尅大安黨領兵
近邊窺見廣寧單虛巳極別有異圖何以禦
之粆花差人上關送還陳經歷聞流言誑惑

而北徙遼西一帶諸虜屯住一旦蠢動東西
俱壞用夷之說不敢輕舉前許虎酋加賞事
至經半年兵部皆不具覆今錢糧不得湊手
彼犬羊可以空言縻之乎職又安得不亟請
也若經臣分派防守已有次第而鞍水海州
三岔河俱有重兵聯絡為營以重遼陽之勢
又最急之着而萬全之策也職之所慮者兵
部以調兵為苦戶部以湊餉為難彼此推調
直至不可收拾而甘心以全盛金甌付于腥

擅之手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豈非不
忠之甚而萬世罪人哉伏願
勑下兵部將應添兵馬作何征調即爲具覆又查
得宣府都司薛來胤勇略絕倫韜鈐素諳善
於練兵精於火戰應加遊擊職銜赴廣寧督
練新兵其添設道臣仍
勑吏部議覆施行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閱臣啟行在邇制虜
廟筭宜周敬陳第一要機以斷無負任使事竊惟

科臣閱邊之遺我
祖宗朝多有之厥後廢棄而不舉者非一朝夕矣
於今奴酋不道我師敗潰遼左之半壁幾空
邊廷之肆欺日甚金錢耗而莫問功罪淆而
弗明即如鐵嶺陷而猶冒死級以爲功北關
尅而未得金白之的耗所託重于科臣之一
往閱者非尠鮮也今吏科給事中姚宗文奉
旨有日業已陛辭束裝矣宗文識練膽裕近復留
心博訪遼左情狀破虜機括不啻聚米而籌

如在目中昨撫臣周永春疏請宗文作速出
關誠知其謀猷超卓樂與奏功前日
皇上十羊九牧之
旨此特為太平無事載其清靜者言耳非所以語
變起倥偬燃眉剝膚急資羣策羣力之時也
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掖萬間之廈非一
木之支況禦虜重任又豈一手一足之辦哉
奴酋名雖犬羊其實豺虎今有豺虎為羣咆
哮狂噬非多得虞人効智宣力其何以扼戾

蟲之吭而制其死命耶如止欲宗文至關而
返關外之主客情形必難責之射覆而中矣
昔趙充國漢宿將也漢宣欲征羌虜問以當
用兵幾何充國對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
上方略以充國之不能者遽欲宗文遙度而
嘗試之乎所願
皇上假以便宜令其相機進止苟有利于
社稷當無愛於髮膚斷不可狃於牧羊之
旨弗敢出關一步也至奴酋大入大利小入小利

試觀遼左孔棘之勢無異摞土塞潰堤也撫臣欲激粆巴結虎憨爲以夷攻夷計此科臣官應震按臣王象恒諄諄言之不翅再三詎非今日第一機會之可乘哉然用夷之術得力在間諜間諜之術得力在厚賄胡虜貪婪非有以甚飽其欲恐無以大激其怒昔漢高用陳平計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平多以金縱及間卒以滅楚漢高不惜多金爲間諜之費

皇上又何惜此阿堵物而不爲滅酋之用哉所願
勑下該部湊發多金利益不淺即云帑藏匱乏向
日原議銀五萬兩爲數不多亦宜急爲設處
今宗文到彼與經撫商確持之爲餌事完銷
筭不然徒欲空手而行恐談天之舌不能如
朱提之刀也嗟嗟時不可失機不可遲時機
之會間不容髮國家今日疆埸之壞大都坐
優游不斷需之一字誤事難挽往者決裂已
屬覆轍幸勿再誤尚自寬假曰奴酋一月不

舉料無遠志竊恐其來雖緩其毒益深猛獸
之欲搏也先縮其爪鷙鳥之將擊也必斂其
翼思念及此能無寒心巳耶他如山海墻垣
之應築以固金湯旅順叅將之應復以防海
道鴨綠江之應設大將宿重兵以連朝鮮而
壯聲援皆諸臣言之鑿鑿可行者統祈
嚴勅閱臣細加規畫明白敷奏其于外攘內安兩
有攸賴在此行也可無更舉矣
○貴州道監察御史蕭毅中題爲中朝元氣日剝

邊疆危症難療懇乞
聖明速更前轍無致再誤事職初躋言路知
皇上必不禁職言亦何忌諱而不言竊惟天下大
勢如人身然血脈一滯肢體必痿元神少怯
邪毒立攻故外威必先內治邊釁未有不起
於中潰者今日之事倘只知遼禍之燎原而
不直窮禍本大創前非即目前救遼或可幸
無恙然禍本未杜恐門庭有寇而舟中皆敵
天下之大可寒心者奚必獨在遼哉自古無

三十年不郊不廟不朝之天子乃從
皇上爲此創見創聞之事杲日不出終風且霾則
此三十年見天天不見日之天下直是半醒半
夢之世界耳覿面之啟奏不聞紙上之疏達
有幾況啟事十不得一而急緩槩從停寢主
與臣相關通之精神主臣與天下相流注之
脉絡中槁外枯天下柰何而不亂也災異迭
見山河破碎此亂象也上下否隔百凡廢弛
此亂源也亂源不塞亂象難弭

皇上試思此何等時豈猶然晝寢夜酣時乎牀膚已剝薪膽未勵不從雪恥之新憤振起積弛之舊習天下事終不可爲矣

皇上誠猛然念曰往張差之變一見臣工面而洶洶者立定此我行之旣效事也茲者削地之辱何如觸瑟之儆斷斷乎非

御朝咨策不足了此於是警蹕忽傳召對遍及進閣臣而飭之曰中書政本爾六年相業今竟何若乎擔當國家之事則縮首退避不爲禍

敗國家之事則馬上催促爲之巳往者姑置
不問今事急矣安所得救時之相向日會推
內除巳點二臣外尚有可點用否會推外有
遺抑未推之禮卿爲輿論所共惜者尚有可
另推否閣臣對
天顏必不敢掩公論卽不然而職等採有通國公
議在具有觸邪白簡在憑有
九廟神靈在必不使一手障天舉朝短氣也進吏
部冢臣而諭之曰無事時循資用人多事日

何不稍破常格今草莽中有稱海內第一流
者詞臣中有經濟饒贍者有謀議優長者俱
宜不次擢用而輒云起廢難于轉石也詞林
不肯越資也千萬人中纔得二三天挺英豪
竟不能得其一臂之用則爾部拘拘資格之
過耳且如邊陲多難則各邊撫并各邊道最
宜擇人的宜久任葢得人而久任使兵有實
伍餉不虛冒邊事庶乎可振不然人以官爲
傳舍官以職爲籧廬兵十不得二餉飽將不

餉兵再有奴酋各邊皆開鐵也進戶兵兩部而誡之曰戶職餉樞職兵平時則可分局有事則宜同舟戶部因兵定餉除額解加派搜括外須另講生財節用之道多方接濟無苦執拗倘有不足朕當以內帑益之至樞臣費餉徵兵須以調兵之精不精定各處發兵撫道將之職不職尤宜慎者有事之日擇將為急更宜甚者山海一關脩備難緩戶兵部一心有大關係處又在總憑閣臣之主持也進

臺省諸臣而命之曰昔洛蜀黨南北部禍人
國不小爾科道官從國家起念畏萬世清議
勿作權門鷹犬動抑正人勿分兩家門戶便
起私鬬夫事求其理之當耳人求其利于國
耳上殿不妨如虎下殿不失和氣可耳二三
十年泡影功名轉眼易盡千萬劫帶來良心
死當不易若舉念不問其心論人不問其品
私意橫中礙手輒伐曾不思時事至此如救
焚者但能撲滅烈焰何分恩仇儻同巳者庇

異巳者沮庸夫當闕英雄束手不至顛覆
宗社不巳天下公論出于臺省天下安危亦懸于
臺省勿以人國為戲也
皇上若果有此番舉動則數十年汶闇乾坤忽爾
煥發於光明不必躬自拮据但使人各淬勵
臣工自是競奮軍民無不忭舞卽外夷聞之
無不心慴膽慄者輪臺奉天幸有此悔今政
皇上用悔之日卽社稷有靈挽敗亡為安全之日
循此者昌否則凶職愚不識避忌惟

聖明宥其狂戇鑒其朴忠職不勝竦惕待命之至

○山東巡撫王在晉謹揭邇緣東省兵虛職與按院陳屢疏控聞蒙荷

聖鑒兩奉

明旨勑部作速議覆以固海防東人靡不手額稱

慶曰

聖明之厪念我東方若是其急也夫

嚴旨一而至再職宜靜聽部覆何容贅言乃奉

旨久之尚無成議奴以至強莫禦之勢遼以人離

垂敝之時其去登萊一間耳海防稍足自固職何靳不爲數圖請益剏舉朝方畢慮於遼奚暇分餘力以顧我我亦胡爲自昧緩急與遼左爭鳴顧揣時有萬萬不能已者自倭平而東省旋議銷兵減汰過甚今經三調零卒無多向以三四萬人禦倭今以二三千兵備虜有餘不足或相倍蓰腥羶習騎不習舟未必舍陸而從海職固知之第聞奴酋昔年收我南兵今復納我叛將指麾調遣廣布腹心

擄經畧疏遼左降將且及百員降兵何可勝
筭有如入犯不必虜自操舟烏龍江所造艦
豈終置之朽爛且我運泊岸旣資盜糧又藉
寇舟倘風色不順猝急不能開洋遠避勾攝
非難乘駕甚便不須强虜挾衆憑陵只一二
十船横截海洋運道梗絕海澨驚惶獸奔豕
突聞風潰散視遼人之思遁殆有甚焉沿海
衛所軍丁分班入衛無人守堞城中僅草屋
十餘家頹垣零落跛羊可踰誰能攖城固守

操戈相逐乎昔蘇文忠公狀奏云登州地近北虜號爲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每歲四月遣兵戍鼉磯至八月還以備不虞屯兵常不下四五千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屯駐慶曆以後兵勢分弱致啟戎心文忠之爲此議備虜也非備倭也元豐間宋無金人之患而文忠已見及之未及四十年而靖康虜寇東地方受害建炎二年金人

陷濰州知州韓浩通判朱廷傑死之紹興三
十一年虜復犯膠西李寶大戰於陳家島建
夷慣能海戰往事之明徵也今日建酋之強
不殊往昔而今日武備之弱大類宋人淸河
撫順既破奴不難問道疾馳乘船渡海恐遼
陽之截其後耳萬一遼陽不守則金復海蓋
直同破竹旅順揚帆半日即及登萊矣此時
求兵不得索援不至我無輔車相倚之勢且
有肩背既失之憂是棄遼併欲棄山左也徒

行而忘負擔之重登岸而忘及溺之危竊謂謀國貴有全籌審勢必須兩顧靑登萊三府勢不得不添兵以固海防省會不得不添兵以備接應德州臨淸近京地面不可不宿重兵以備入援薊添兵可以讋四方乘機竊發之盜賊又可以衛百萬軍輿轉餉之漕渠東方之扃鍵既嚴可以强京師左臂南路之咽喉謹守可以防胡馬長驅請以策遼之緒餘策及山東及時整頓將來莫大之益也近見

各衙門條議可採者甚多內如聯屬朝鮮以示犄角之形金復海蓋四衛遣大臣大將以牽奴酋之後鴨綠江設鎮守統兵以存屬國旅順設遊擊以護海運俱為制勝防夷上策遼東山左蓋兩利焉奴酋奸細聞之必按劒而却步矣至如東省頻年洊饉地土拋荒目前大旱無收萬分艱苦兵食之議全藉

廟廊主持別為裁處新兵添設總伺部堂酌量議

覆職當奉

成命而行之未敢擅也爲此謹具揭

○巡按直隸御史董元儒題爲虎酋聲息甚緊
廟堂制禦宜蚤懇乞
聖斷速允撫臣之請發帑行間以急圖安攘大計
事本月初一日據永平兵備道袁應泰揭爲
夷情事准協守東路叅將姜弼手本據尖哨
口報稱役等於本年八月初十日奉差出口
跟同夷人相漢等前去行走十八日到于屬
夷頭目腦毛大營內住探東夷情形有腦毛

大向役等說稱前日虎墩兎憨徑自差了崔
吾榜什前去薊鎮各口上講了一番撫賞並
無許他一絲一線憨十分惱怒今傳調黑石
炭黃把都兒各莫台吉等大小頭兒三十個
共湊精兵達子十萬餘騎要去薊鎮講賞如
不依就要犯搶我再三再四的阻他不肯依
我我受着裏邊的
天恩苦苦勸他不從我也臉上無光憨今只等佛
爺開了光明就要于九月盡間擇日祭旗上

馬起身萬分是實你們快些回去說與裏邊知道隄備見我忠順好心我待他完了好事再去勸他只恐他少年性氣決意要去我就攔不住了等語隨差夷人孩子等六十騎伴送回還進口緣由備稟到協會報到道轉報到職該職看得自逆奴犯順以來調兵徵餉騷動宇內支東補西苦無長策以故聚旅而謀用夷制夷靡不以激發粆虎諸酋爲第一勝筭柰投骨息爭虛聲難喝又靡不以捐帑

行間爲第一急着撫臣以此陳控按臣以此
披瀝戶部屢疏叩
閽舉朝合喙爭鳴其勢誠急其情最切而
皇上堅塞聽聽實吝錙銖悠悠忽忽槩置高閣得
無以邊報數日不至遂可厝火怡堂狃爲不
必然之慮乎今虎墩兎憨糾合部落三十家
擁聚精兵十萬餘擇日祭旗前來薊鎮挾賞
犯搶此尖哨楊安等直探夷營向頭目腦毛
大口授之語腦酋素稱效順又爲虎酋平日

取信其言益鑿鑿有據者萬一胡騎驟嘶逼
臨近關許賞不可堵拒不退不知
皇上猶得扃戶高臥置之罔聞否且沿邊諸虜處
處占風望影虎墩擾薊奴賊逼遼四郊烽火
齊達都門不知
皇上猶能懷金抱玉安然享用否當此燃眉剝膚
之勢急爲救焚拯溺之圖計惟有陽示羈縻
陰用挑激庶可少遏犬羊狂焰徐收鷸蚌餘
利且遼撫疏內稱憨使巳領諭帖去矣特在

聖衷廑念蚤沛
德音卽不能遽如戶部所請但得先發三百萬并
勅閱臣姚宗文便宜出關協同經撫二臣酌量緩
急相機舉事投之以必應啗之以樂從務令
虎酋歸我戎索便可遙奪狡奴膽魄遼左既
藉聲援薊門頓息餘氛卽捐此五六十萬與
之不大愈于調將百十員徵兵十數萬乎夫
然後悉如撫臣周永春之言以二十萬慰勞
朝鮮以二十萬犒賞川兵與守遼將卒再以

百萬優卹陣亡家屬并弔問北關之子姓部落而一一周卹之將見此二百萬之擲銖兩毫末盡成投醪挾纊之賜夷夏軍民人懷敵愾禦侮之思未渙人心不聯自固方張士氣不鼓自振四方忠義聞風響應淸撫開鐵可圖恢復遼存而薊得安枕薊安而

陵京無恙

聖子神孫億萬斯年長享富貴於無窮更何愛於朽蠹長物而戀戀不割甘受賊夷之憑陵自

一貽藉寇資盜之隱禍哉時不可失機不容髮
圖之蚤而斷之决惟我
皇上一念轉移間不然東西交訌遼薊並危靖康
覆轍殷鑒不遠天下事有非職今日所忍言
者矣伏乞
大奮乾斷立賜允行邊疆幸甚
○浙江湖州府烏程縣儒學生員張光朝題爲東
陲告急固本預防以安內攘外事謹按奴酋
蓄謀既久勢且猖獗兒巳破北關去其所忌

遼左孔亟危如累棊幸
皇上惕然圖維諸臣因事納忠策之詳矣朝竊以今之所患不在籓籬而在堂奧不在具文而在根本不在無將無兵無餉而在人情之渙散也言路之齟齬也任事之掣肘也頽靡之難振也爲今之計宜深思熟處以爲制治未亂之圖無臨事章皇以致萬有一失之變謹攄愚忠上陳時宜六事敢附蒭蕘以祈採擇

一曰固要害之地今虜不即乘勝長驅以遼陽

有備或將出吾不意也兵法城有所不攻途有所不由安知彼不虛聲恐喝牽制我軍而率精銳從喜峯古北趨遵薊密雲以出吾左臂又何知不連引西北虜從宣府居庸超易保定或從大同趨鴈門以斷吾右臂又安知彼不舟師直抵天津登海諸州以扼我咽喉從遼山海入者正道也從薊密來者間道也從宣大來者迂道也從涉海來者險道也四路一失即通德臨清必危京師隔絕兩不相

救此時尚可為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故今日沿邊海諸戍雖已萬分戒嚴而更宜加意者也

一曰廣人才之路夫時平則人慕爵祿有事則士重功名況長才異能之士不必能彎弓對策又不必肯從召募若限以武科召募則孫吳韓白之流退矣要在虛心延攬折節諸求或蒐羅於薦舉務得真才或徵聘於隱逸不遺卑賤諸凡抱籌略明陰陽以至一技一藝

之長奇書秘授之術皆得自達隨才器使必盡其用上竭誠以求下捐軀以赴朽骨千金神駿自出此今所宜亟圖者也

一曰開贖罪之門夫功罪可相準古有用敗軍之將反以成功赦盜馬之臣因而脫難者作奸犯科之中未必無慷慨智勇之儔仗節殉義之士也今需才至急竊謂凡負罪悔過願立功輸邊自効者原其情事而使之錄其功棄其罪則感恩者奮矣

一曰廣積儲之實夫民以食爲本今東南民力已竭兼水潦頻災小民懸罄卒然有急何以支吾宜令郡縣便宜設處脩舉常平要法告糴於豐驗之鄉貯積於歲歉之地價不騰踊民無枵腹即有萬一之虞可免流離之嘆矣

一曰精訓練之方夫資糧不厚難以募兵恩威不行難以訓練訓練之要豈僅僅左右進退金鼓旌旗砲號之節而已謂宜精選教頭時時習練十人教成百人百人教成千人若長

器短器火器之各有所精車戰步戰水戰之各有所便山林險阻平野之各有所利用正出奇設伏之各有所宜平時了然指掌臨用自合神機更能將得士心兵得將意如指臂相使若子弟之衛父兄以之禦敵無不勝矣

一曰預城守之備夫承平日久武備浸弛畿輔尚然他可知矣倘一朝告變能不望風披靡哉謂宜移檄郡縣各得以便宜募兵練習繕脩城隍餝治器械仍於各所屬地方行保家

之法十家爲甲每甲有長稽其本業授之兵杖申連坐之禁使之家與家相檢甲與甲相護以防異言異服作奸爲盜之人有司以時按其武藝而奬勵之平居可以保安有事可以徵發矣右所陳六事要畧言之者似涉常談行之者每循故事苟非真心實行何能見效責成然揆其大綱以才爲本有桑孔劉晏之臣不憂財之不富有張韓武穆之將何慮兵之不强若專大將之權則決機呼吸不以

遥制而敗其謀厚軍資之費則重關民社不以纖嗇而撓其筭推誠委任可以聯豪傑之心賞罰嚴明足以壯三軍之氣此在
皇上處置得宜大臣佐理妙用非朝鄙陋所敢知也朝迂懦賤儒無關言責至於忠誠之義率土皆臣萬一可少佐
廟謨亦草芥微臣惓惓之極悰也伏乞詳酌施行

○管理練軍事務徐光啓題爲時勢極迫極窘微臣甚拙甚迂量力知難恐致誤國懇祈速賜

聖斷以重防禦事臣自受
命以來條陳習練事宜已經再疏各部司覆俟
明旨企踵以待久矣臣疏中所言軍餉器甲等事
不無多費金錢者非敢以此難部臣也兵家
所貴知彼知己兩年訪問知奴賊器甲事事
堅利奴賊兵馬人人精勇假如棋逢高手豈
容漫應必須筭定勝之妙着遼東三路敗衄
正以漫應失之今日欲求破賊苟非良將精
兵堅甲利器必無勝理臣之前疏已嘗再四

陳說所以條欵內開載器甲價值兵士糧餉皆於優厚之中尋求節省酌量中數然而計部堂屬茲無以應者非其不欲實不能也且臣與商確不過議兵二萬耳況進於此其難又何如哉臣復思

祖宗兵制為防禦都城計者非不備具在內則有京營在外則有四鎮豈為平時觀美亦將以應敵備患也總緣兵久不用人不服習費薄故器不堅好餉薄故士無選鋭今

皇上特募新兵委臣練習豈非俯採臣言欲求選練之士堪以破賊立功者哉然而時不足費不厚欲求精兵利器臣以爲必不可得也今部臣計無復之或將勉强支持兵士受此薄餉亦只苟延殘喘一切器甲皆不得大改更新如此三年五年亦復朽鈍怯懦如常而已又安用臣爲哉不惟無用此官亦無用此兵蓋有此官卽有官之費有此兵卽有兵之費總來無益不如省之爲愈也譬如人家前堂

後室業已巍然整飭止因年久頹廢欲於庭
院之中别搆一室求勝於前必須工料備足
然後可耳如其貧難空詘東那西湊新不成
新舊不成舊不如幷此工料脩整舊宅猶爲
得策矣臣今一身四虛無着候
命再旬延頸垂手無一事可作欲作一事必須金
錢不比舊設衙門尚有故事可循徐圖整頓
也若此因循積久無論棄可爲之日力貽猝
至之重憂卽使僥天之幸遼東可守虜未長

驅臣統此罷弱之兵虛糜門面濫叨榮寵亦非臣初志也儻謂遼東爲急都城爲緩則此兵可以無設若言不必厚餉精卒不須堅甲利器但得其人自成勝局臨期應敵不須與鬬實力別可出奇制勝若此異才求諸中外臣僚定可多得如臣迂拙實非其人且臣言具在若其可用則是必然之畫宜見施行若不可用則是不移之愚奚堪委任正如草澤醫人自言有方可以愈疾主人信之遽加厚

待及至立方攢藥卽主伯亞旅共須商確覺
其可服便應服之覺不可服則宜棄其藥遣
其人奪其稍別命良醫以求治療不容置之
用舍之間因循須暇使病益深也若云不必
用彼方藥但令擔此重任他日病不可治將
使獨當其辜如此計事豈不大謬乎伏望
皇上速賜電決如行臣之言卽乞
勅下戶工二部會議斟酌計處如臣題請之數用
以造器給餉務求別有着落不與遼餉相干

此外有臣前疏條陳建造敵臺設置大砲一事無論薊鎮已有成驗即寧夏沙湃地方全藉此臺虜不敢窺樞臣黃嘉善楊應聘所親試其督工將官辛志德與臣所薦遊擊趙鳳岐皆可召用又見按臣王象恒議守通州見行題請諸臣之言與臣所議若論守禦上策其議一也若蒙再

勅該部議處料價建立此事是費萬人一年之餉可當十萬雄兵抑且萬年永賴新兵之費可

以大段減省若臣言不可用之即望
聖明別簡賢能使速任事以振威嚴以圖鞏固至
如臣之不才虛受
聖恩超資躐進未効鉛刀之用巳成躍冶之金反
巳懷慙義難就列并祈速賜罷斥庶臣之分
義安而臣亦安矣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爲謂遣紀律當嚴防禦
關隘宜審謹摘其至要懇乞
聖斷以奠民生以壯軍威事今天下徵調四出奉

行苟且其統衆非艮將沿途驛騷而鷄犬爲之不寧閭閻常苦有兵其充數多乞兒偏能鬪掠而戰陣非所習聞遼陽嘗苦無兵且安家行糧之費動縻金錢而募補月餉之支難塞江海則兵之調也即以一當十猶不足以當奴之一柰何以羣羊虛稱虎賁項晋兵禦人自晝與宜兵恇不勝衣地方官忠義謂何敢以國事爲兒戲也今而後宜責成于各處撫按官凡調援兵及統兵將領到關之日

勅令總督同閱視科臣逐名查點果係精銳堪戰方許出關否則汰回勒限選補并總稽各處援兵實數其勇怯相半及怯十七而勇二三者撫按官分別叅處為人臣誤國者之戒至將領約束不嚴所至擾害輕則捆打重則褫革斷乎不少假借而啟行既領安家則行糧不得預給恐先時耗費無以糊口宜照蜀撫按例行糧與官總領或三日五日一給則朝夕取諸所有而飽足不覬其他矧隊各有長

動稟於管押之嚴而行逐其侶無越於先後之畔此謂兵有節制雖寡亦强令經畧獨稱有蜀兵之勁而可恃以無恐則撫按號令嚴肅與將領步伍整齊何可不紀錄優敘以爲四方勸也此法行庶乎調一兵不受兵之害有一兵收一兵之用即不多兵而兵自足以禦敵且不糜餉而餉益足以養兵也至於要害之守聯絡之策無如撫臣周永春一疏切中肯綮先是職與臺臣王象恒面相籌度謂

奴目前不攻遼陽計必窺海葢四衛糧草屯聚出我不意而先爲燒絶則遼陽坐困今觀道臣康應乾緝獲奸細黄子要扮成女人用綿花包火意圖燩草又供奴酋同李永芳商議先搶海州以斷糧草軍馬後路是狡奴情形何常不在人意中宜速用撫臣言以劉孔胤守海州麻承恩守三岔河各宿重兵萬餘使聲勢爲倚而首尾相應則遼陽將有四維之勢必不折而入于奴至添設道臣一員副

總兵一員外衛金復内護登萊洵稱碩畫而
職尚謂彈壓諸將護衛内外非用大臣不可
且從來督理糧餉例遣戶部一侍郎則劑量
多寡官專無侵而稽核弊蠹權重不撓雖天
津督餉見有侍郎李長庚然其制内地之羸
而輸之遼左不及防海寇之乘而斷其右臂
是必兩處俱有大臣督運防運而後緩急有
濟禍患無虞且芝蔴灣水陸並輸得協力以
圖其成而烏龍江造船有據先伐謀而制其

勝平時控御道鎮以張犄角之形遇警督率
官兵愈壯折衝之勢此等關係使兩河要害
與山左聲援項背相屬臂指易使度非道臣
所能辦若科臣官應震灑灑言之真兒添設
大臣倚毗不淺謂宜同撫臣疏叅酌復請道
出萬全他如慰勞朝鮮以堅屬國之翼戴乎
問北關而集未散之部夷東連粆巴西結虎
憨批所易怒餌以樂從俾陰入吾彀中而共
縛奴掌土此惟閣臣姚宗文慧識遠猷駕馭

有餘地焉又何不假以便宜而拘攣不出關
也但使貪使詐用諜誘自非多金束手莫措
皇上及今不發內帑直待藉寇兵資盜糧嗟何及
矣葢燎原之勢挽河撲滅已無救于焦頭猶
然燕雀是娛將不戢自焚又豈臣子所忍言
哉伏惟
皇上宥職狂瞽槩賜施行
○順天府儒學教授今陞南京國子監學錄喬拱
璧題爲國勢日危

聖聽日蔽直陳禍福以效孤忠事臣一介書生謬
厠科名一紀于玆矣試之邑吏鞅掌無裨量
移部曹素飡罔效退而伏于青氈苜蓿之間
玆備員南雍指日陛辭行矣踈遠小臣寧不
知自揣乃呶呶妄言以取出位之罪顧臣嘗
讀宋史王黼梁師成等相比爲奸廟謨失策
金人南犯宋祚傾危太學生陳東慨然伏闕
上書臣今竊祿師儒之官
陛下方責臣以範士覩此時艱忠憤一念誼何敢

自後切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惟

陛下不知憂國憂民行將有奉天靖康之禍辱且

及矣臣與其貪生避死處小朝廷以求活曷

若自効一言盡忠以報

陛下乎自古未有

聖明之君重金寶而輕宗社者亦未有賢智之主

信內侍而疑羣臣者遼事危急至此言事諸

臣披忠效款之牘痛哭流涕之語旣滿公車

陛下何不省覽甚且百官叩閽累日

陛下猶沉酣宴安俾晝作夜不出與大小臣工亟圖所以保安弭患之策豈以經畧一臣遂能制奴酋乎豈以遼陽一隅可有可無乎豈以二三大臣緩急可倚乎豈以羽林十萬可衛神京乎豈以四方勤王有呼必應乎豈以各省田賦尚可加徵乎豈以左右近習諛言足信乎豈以崇階美秩可羈縻朝士乎豈以内帑充盈可常保不失乎不知經臣熊廷弼雖授尚方之劍無奈人心渙散兵餉不繼戰守無

備內外無援觀其大勢久去一疏上下解體
一時整頓無及經畧亦難獨恃矣萬一遼陽
不保則山海薊鎮遂成破竹之勢切恐戎馬
未及都城而巳先有內變矣中外臣工心知
其危者十人而九顧事權旣不在握卽間有
矢口而談者亦且等于過耳之風無當緩急
乃二三大臣享
陛下高爵厚祿捐軀報國宜何如者豈意蔽賢固
寵者日在醉夢坐視神州陸沉力詘計窮者

遇事譸張自塞請帑之路隨人遷就者中無定見徒虛帷幄之籌大臣寧足倚耶臣初上公車及見操班軍士尚有持弓挾矢者雖敝壞不堪軍容猶在邇年惟見人執一柳棍其端或着數寸釘便爲利器試問以坐作進止之方攻圍擊刺之法孰有知之且充是役者皆市廛傭販與長班水夫之類果可使之執干戈以衛社稷抑能制挺以撻賊也羽林奚足用耶四方忠義之士豈無勤王效順者然

必有以激勸之庶幾人思挾纊之恩甘心赴敵以死項者西晉四千衆奉撤先集都門兵部不為安插戶部不給糗糧向微該省撫臣預備千金散給幾為涇源之續矣是尚可以招揀後至乎天下止此物力今民窮于賦役財竭于稅監征倭之稅未蠲征奴之餉復派灾荒洊至苛政日煩十室九空民不堪命是尚可以加賦乎刑餘近習匪教匪誨彼知

陛下厭聞邊事一惟阿承取悅苟圖目前富貴安

計存亾達慮今遼左喪師失地罪同罰異人
言李維翰李如栢李如楨輦金厚賄左右以
至羣臣奏疏未得盡達
御前如蘆受等且恐連坐通夷前罪共相蒙蔽中
外揆隔禍本于此近聞此曹各令家屬賫厚
貲于江南置買田宅預思爲播遷之計此其
設心不過爲裴寂爲童貫爲王振諸人而已
其言果足信否平時臺省津要人人艷慕今
日者疏多中格事多掣肘時事漸不可爲惟

恐責任所羈乞身覲望者比比皆是

陛下雖持考選之命印剳不予羣臣亦無羶慕之矣試觀兩咨考選有一候命者乎前代鹿臺鉅橋之蓄瓊林大盈之積未嘗不爲子孫千百年計一旦時移世改徒爲敵寇資

陛下雖擁帑萬萬人心一散孰爲守者葢多藏厚亾自古明鑒

陛下何見之不蚤也昔唐太宗置弘文館日與諸臣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竟開三百鴻基

秦二世爲趙高所惑深居宮禁盜賊蜂起長史欣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不旋踵而從兵已入咸陽矣臣願

陛下爲太宗不願

陛下爲二世也漢武傾竭帑藏犂庭漠北卒致渾邪入朝呼韓稽首桓靈之時小人諂進政化日損黨獄賣官財貨公行不轉睫而奸雄四起漢祚潛移矣臣願

陛下爲孝武不願

陛下爲桓靈也當此天地板蕩宇宙乖離四夷啟
疆大寇已入門庭

九廟神靈且將震驚豈容
陛下久擁不貲之富深居高拱之宮請出
御文華殿名文武大小臣工諭各陳所見果有傑
出之才文臣有如李綱趙鼎于謙者責以城
守事宜武臣如張韓劉岳戚繼光者便當擢
以不次速令出關或用以扼要或藉爲聲援
用壯遼陽之膽堅河西之防仍下詔四方有

能勤王赴義者責成諸省撫按犒勞遣行星
馳入衛道過水次諸倉請人給儲粟則士有
宿飽人人思奮
諭貴戚勛臣暫止花石土木工作捐私蓄助軍需
諭戶部傳檄各省藩司運司將老庫存留并郡邑
積谷入官還官銀兩各借一半速解餉司如
近日河南事例
諭兵部馬上督催名募新兵沿途不得騷擾仍預
備衣糧以待其至即分地安插歸伍其下弟

武舉不妨廣行蒐羅錄用則數千赳赳武士兼以家丁足當雄兵數萬以之隷于新營令督率操練招至新兵必有可觀豈不逸而有成倘虞俸餉不足請以沙汰京營老弱口糧月給三石或令更班自往通儲關領其住扎營房必得千有餘間一時葢造未及臣見安定門外車房鱗次半爲虛設請以車輪三五歸併一室便可棲息萬人更有繼至者則四郊各寺院亦可暫屯

諭工部速將通灣竹木近郊磚石搬運入城蓋此等散漫盡爲攻具斂之皆足爲守具也其盔甲兵仗火器當及時修補以給新營聞之内庫收貯硝黄大半皆挿和鹽土曾無四分足用舊者固不可問兵興之際不可不責以實効也至若冏寺之馬價匱乏當清理御馬監之宂耗以協濟之庶緩急相周得官府一體之義竊觀戎政尚書黄克纘機謀調度詞臣徐光啟諳練韜鈐科臣姚宗文精深方畧誠

當今之韓范禁中之頗牧也
皇上皆簡而任之良得其人矣但事權中握雖武
穆不能成功糧運不給雖孔明不能遠駕既
委以軍國重任當使之展布裕如儻復有所
牽制使不得盡智竭忠不亦負
陛下知人善任耶至于軍需所急莫過甲仗兵器
舊者皆不堪用非另造不可軍餉不貲計窮
搜括錢法一項亦可稍濟一二顧兩者材料
惟南方羽箭羽角銅鐵爐匠種種精便請于

兵工二部各選精勤一二任事之臣開局于蕪湖清江兩地製造鼓鑄陸續解京接濟度幾軍需不匱甲堅兵利不徒以卒予敵也當此灾沴洊至國勢傾危正

陛下當撤樂減膳之時而況內府儲蓄陳陳相因乃不顧民窮財盡上供日急貂璫橫索徒竭四方物力以滋朽蠹此何益于

陛下也請將各省織造蘇杭之布江右之瓷蜀中之扇暫行停止改折助餉其他如內外冗員

宜汰户工二部開納事例銀兩半爲奸胥乾沒有名無實請專責成臺省一爲清刷則軍不患不足至于增置閣員尤爲救時急務已推及者黜用未舉者旁求俾根本重地名賢畢集時諭處分軍國重事則立見擔當經濟使中外咸知有所倚賴尤願大臣和衷博採去黨同伐異之私羣臣戮力同心捐分曹聚訟之議庶幾人心離可復合國勢危而復安不獨大小臣工不負

陛下知遇
陛下亦得以謝
二祖
八宗在天之靈矣
○提督學校御史周師旦題爲
天討幸已恭行軍事尚無完策懇惟特賜
宸斷以㘈威稜以靖封疆事竊自遼左養寇三十
年致奴酋假息遊魂寖有今日
皇上赫然震怒載興師旅以討不庭豈不爲鞭弭

四夷之盛舉哉且
睿思獨斷超格用一熊廷弼以主閫外自廷弼用
而遼左氣色日益精明人心日益疑固中外
臣民孰不頌
皇上知人善任使即建一楊鎬而當事文武諸臣
皆累息而不敢爲玩固知
皇上留神邊務卓有振揚乃臣猶鰓鰓過計也得
無仁賢未盡用罪人尚漏網矣若餉尚釐
九重之宵旰歟夫有賢不用是謂國蠹縱過以

傷法則姦門開是謂國蠹積貯不足恃緩急是謂國窘負雷霆之勇烈不足鋪戎行是謂國弱有一于此已爲危形況四者兼湊一時更值國有大討若何不諗于圖成之算也蓋自大府少府如掃主計者于是急爲搜括爲那移爲捐助爲加派罷竭罍恥後將何繼顧民力之乾耗極矣連年水暵奇菑所在見告即正賦尚虞見逋而況復誅求額外恐錙銖億萬反爲捐助者潤槖而民間賣鬻男女置

若罔聞重可念也土崩瓦解之禍胡不聞焉
皇上猶擁之以自封乎夫大內黃白充盈不過塵
土長物當此軍興告劇正宜盡渙之以貽挾
纊何爲小子大慫堅不可啓萬目所視孰能
忍懷豈其不鑒于瓊林之轍而甘心撲滿若
此夫以軍餉若茲之艱也是當何如清楚何
如沾溉乃解運關給者旣濫無統紀掌管尺
籍者又肆爲侵牟倘查覈得實卽顯繩以三
尺夫奚疑何爲一切相于寬貸徒使主客諸

鐵衣捋腹膚瘃愁忿無寥蹈戈鋋于白肉而
日苦饑寒扼虎狠以赤拳而羣思解散此其
事勢尚可待其罪尚可赦耶夫兵自清勾不
能行抽丁選實又不敢行則惟有言名募與
徵調二策但前之徵調者半設爲青燐其所
存焉無幾今虎符四下人多枳足不前而各
鎮又以固吾圉爲解多取則少發急取則緩
發且已調者復告憊于京師方調者必釀釁
于猺獞鶩而且鬧何以謀國于是惟以名募

爲最一着夫名募之善者不過日厚直以鼓其集速月廩以樂其驅給安家以慰其內顧而已然業產丘畤丁廣且行者寧肯捐一死以易數鍰不過壁立貧兒市廛游手或官司强勒或暫圖餬口以應上命其蹻健碩壯者幾何力弩數石者幾何彊抗足疾者幾何武藝軼格者幾何其輕勇跳盪敢于格鬬者又幾何且慮中道烏飛空費官帑安可不詳爲計者戚繼光著有選兵法極稱精秘須着意

做行庶幾兵有真兵耳兵既集則訓練爲急矣大都夷虜不能布奇惟元人乃知用幹腹用擣虛用示遠用穿轍其餘不過衝突遮復合圖把稍而已我之操習正當熟諳彼長知堅瑕以制其敝乃今之所爲訓練者臣知之矣祗能襲其形似擺一四門方陣其金鼓震也旗幟翩翩也左此而右彼賞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問之將將亦不知其故也卒然有警則又改爲一堵墻溝其地而塹

之置火器其上奈軍士脚跟不定每欲望敵先潰猶然金鼓也而耳不聞猶然旗幟也而目不見猶然左右也而心不知故虜每見其營脚動即撲馬直前刃矢兩下我兵卒自相躪轢以死不然或深入而落伏或少騁而被圍是可爲訓練乎前總兵周尚文與俺答阿不孩對壘于石硅村鏖戰兩日大至克捷復合戰于饅頭山亦殺傷過當此獨非邊兵乎意乎昔所爲教演者當另有步伐不徒如今

日畫餅也遼中諸將帥亦知其畧否倘不急返此道卽渠犀百萬奚爲而其要尤在明賞罰按軍法賞與罰輕重原自較然故威克愛者始可爲大將彼經臣方畧素嫺諒已饒辦之矣據經臣請盔甲器械火藥俱已蒙

兪旨給發但思庫藏既久率多敝惡卽發去亦未必得實用况我之函鎧矛戟前已盡擲奴中故奴士馬皆全裝心固而敢戰而我軍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器不犀利與徒跣同欲驅肌

肉以胄鋒鏑其安能格臣謂甲有五種總不如兩截暗甲有完盔有三種總不如牛心盔爲完鎗刀有五種總不如久練精鐵爲完弓箭有三十八種總不如大小相準勁迅善入者爲完故有則仍舊無則更新切勿執彼朽綻棄我蹶張徒以虛器賈餘[illegible]也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查兵制每隊火器手五名原設有定額及試之戎行率鮮成效者則以器具之劣與教演之生踈也須鎗砲俱用堅好毋令

以炸裂取敗更廉諸軍中心定而手捷目疾
者專司是役每當操練時抽取各隊火器手
互相持放使其高下不爽累黍左右必擬眉
睫則應機一發當者無不糜爛而火器乃收
奇績矣進此者其惟間諜乎兵家以間諜爲
微妙鬼神所不可知也故曰事莫親于間機
莫密于間賞莫厚于間聞奴酋先間劉杜二
帥竟墮其術何犬羊能然而我不能然彼江
夷南関諸部落外雖讋于強威中實憯于骨

髓如內間一法極爲肯綮軍中豈無譎詐奇謀之士機關深奥可與領此者我誠不惜厚賞募而撫之俾得洞知敵情使其腹心互相猜忌誠爲制勝要訣可賢于十萬師何難繫奴頸而梟之塞下至奴遣內應遣哄探遣回鄉人口爲細作無在不布滿乃我自撫順邊外奴事邈如隔世其奴之鬼謀也不知其某期闌入也不知某某地犯順也不知直待軍至其城堡始臨時倉皇具報迨援兵來集而

門已開矣城中人已遭屠掠矣從來有此兵
機乎夫奴能以夷人用漢人而我不能以漢
人用夷人歼也然尚有可誘者曰非我族類
但漢人既肯爲奴用豈盡不肯爲我用而我
竟不能爲用歼之歼也況奴酋帳下皆漢人
此輩不過多得錢耳其慾可啗也乃曾不見
有策出此者豈無可用之人乎抑無用人之
人乎如姦人賈朝輔奴酋方用爲偵探而彼
反輸寫情實爲經臣用是可謂得因間法惟

是奴酋攻陷北關欲絕轡而南轉攻遼瀋其
氛甚惡我能堵而截諸隘乎恐不能能連吼
數營于城外聚甲而殲旃恐又不能則惟有
嬰城固守耳而奴或環圍以困無雲梯轒輼
以乘我到處內薄以亂我地道以伺我火車
火星以警我內應以諜我此當作何預備擇
何便利諒諸將士中必能曉此何無過慮顧
守城有五全以器械具人少粟多爲勝筭今
器械不備矣糧寡矣人衆矣皆犯守城之所

忌其勢甚危以危勢御惡氛其何能淑彼當國諸臣可不速爲處置以救焦焚之意耶然其要惟在于論將夫古來名將今誠不敢望第今之將遼者匪直爲三軍司命實且爲三韓司命何爲一無長之李如栢十不堪之李如楨當時獨抗衆議用之致兄弟相繼登壇敗乃公事此其中當作何解卽令京城練兵諸將尚多齷齪庸才而據授之以旌門重寄又當作何解豈其泥于求舊之議乎則韓信

非舊名也李靖非舊德也郭子儀非舊勳也衛青非舊族也或以李氏與奴酋素有姻緣姑遷就出此不知畧有遷就便誤矣一誤再誤豈容三誤今日李氏外各邊握虎符者豈繄無人即偏裨虞校以下又豈繄無人要在搏採精選之如繩以五才五謹恐難于全瑜如窮以五危十過恐不無寸朽惟于見任中威名素著或智勇淵沉者隨才簡擢責其成功不必掣以文法不必苛以小挫使得展

志氣以盡所長又如宋藝祖之假其權豐其財每示殊異以寵之當必有虓虎名戎出而犁建州之穴者何又沾沾李氏與無用之廢將爲乃臣于邊軍亦有過慮馬夫邊軍名額雖煩爲家丁正兵尖兒手俱能彍弦矢以供敵愾其餘則力不能發雕翎枝不能閑茇舍

臣前閱視疏巳詳言之及遡之亦自有故葢塞下大小諸戎臣非自致也率負倚幽陰折券受質而得之否者卽尉繚穰苴不過一赤

脚健兒執韊矢走馬足下安得一夢其羽旞迨班符受事收責者已輻輳其門債帥窘無所出隨取償于各軍士脫籍者全攫持戟者半攫軍士皮骨一空而彼且訑訑曰不如是不足以忠所市也教猱升木誰執其咎兼之謀身家謀結納穢念又并起尺伍安得不虛武備安得不壞而要自源本之不清始臣感慨于中久矣卽部臣解經傳發杜逢春一事足爲左券倘人皆介守知經傳邊事尚可爲

也惟願共相滌濯以洗前垢而已統望
皇上嚴加申飭令諸臣同心整理兵餉共襄撻伐
更嶄槩補大僚盡下科道立建李維翰李如
栢正法則收頗牧于禁中張紀綱于塞外即
鞭弭四夷可矣何有一東方之小醜哉臣憂
時感事不敢不披瀝以畢縷縷之愚伏乞
聖明省覽

籌遼碩畫卷三十一終

籌遼碩畫

三十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C5
K97

AC
149
P3
v.56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二　　己未孟冬二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遼東經略熊廷弼題爲謹再申明還兵情由及區處大略以寬

聖慮事項職具收集兵力以固遼陽一疏蒙

聖旨瀋陽難保還兵共守遼陽是否得策熊廷弼還酌量賊勢緩急從長區處務要保全孤城遏其深入所討道將兵馬器械等項都着照

覆旨火速調發接濟急用該部知道欽此仰窺

聖慮何等詳慎
聖懐何等急切無非欲職保守孤城以圖恢復職
敢退遜一步以負惓惓任使之意惟是還兵
遼陽一着實出無策而酌量區處誠有不得
不然者職在都門時曾欲復開原與北關合
勢矣豈意纔出關而鐵嶺又陷意欲出疏而
北關又陷遼人嵬嵬屢次飛散開元陷而鐵
嶺逃鐵嶺陷而瀋陽逃今北關陷而遼陽又
逃日來男扮女裝婦扮軍樣闖城而出者未

已矣職實無策以定逃民之心各營軍士如河東總兵標下内丁一千一百五十餘名逃去四百七十九名中軍千把總十二員亦逃廣寧不肯出陳倫一營逃去三百數十名而他營可知也職又無策以繫逃軍之足河東總兵李如楨曰願揀死無論矣遣河西總兵助防而強逼非願遣開原道彈壓而次且不行遣守道安慰而中途遂止而他將可知也職又無策以壯將吏之膽初悉銳以防瀋而

遼陽虛甚使賊以萬騎綴賀世賢于虎皮驛
而以全兵攻遼陽則遼陽潰賊以萬騎攻瀋
陽萬騎守渾河阻賀世賢不得救則瀋陽潰
而遼陽聞之亦潰兵分力寡職又無策以顧
遼瀋之全賊攻開鐵時猶內顧自陷北關殺
金白二酋縛宰賽挾煖炒諸酋其風聲氣焰
比前倍惡職又無策以遏狂賊之勢此職所
以千思萬想而不得不併力遼陽以固根本
者也此還兵之情由也今兵雖還而故示黜

兵進討之狀椎牛饗士一連數日分兵四出
以聲勢疑賊未嘗示弱也瀋陽遊擊栢世爵
見領額兵及蒲汛備禦殘兵尚千數百人在
彼駐守又寄遣守備毛文龍等安置諸毒以
待賊來未常棄瀋陽也賀世賢領兵萬餘防
虎皮烟臺一帶當賊來路以南顧遼左顧瀋
未常無犄角也柴國柱李光榮各領兵親往
清撫要[illegible]聯絡按伏未常聚重兵于一處以
致賊也又相度地形見代子河水可引入城

又見貼城支流築壩壅水可當東北面城北地甲築堤積水可當正北面親率道將從十里外分頭挑築逐日自早至夜冲雪忍饑與軍士同苦今水滿城壕人心粗定正爲借水守城得瞻那各兵簡選操練以爲戰計未常作嬰城自守事也此臣區處之大略也今日之計惟得遼陽一塊土便是恢復張本便是滅賊張本職恐

皇上疑慮不得不將還兵情由及區處大略申明

一番以寬

聖懷竊謂此一役也不但防瀋陽官軍之二萬遼陽人民之數十萬皆賴此保全而閤鎮之存亡京師之安危亦于此關係何敢避退縮之名而草草一擲爲如但責以防瀋而已有何難事職法最嚴責諸將死守諸將不敢不死縱有差池職猶得以新任解免不過以一語謝朝廷曰非不督諸將死守而諸將不能守便足了此一段失事公案而職不爲也恐避

此退縮名色使遼根從此永斷而且晚禍逼
于京師也如謂守瀋爲無防則前日曾以一
總兵七將領統兵馬萬餘人守開原矣又曾
以五六將領率兵馬六七千人守鐵嶺矣誰
爲撤退而今日之開鐵安在官軍安在十數
萬之生靈安在如謂遼瀋可以互救則前日
又曾以兩總兵救開原救鐵嶺矣何以任賊
昏醉數日而莫敢出頭一望此目前之殷鑒
也況今日守瀋陽之道將尤怯于前日守開

鐵之道將今日救援之總兵不殊于前日救開鐵之總兵而今日殺金白縛宰賽之奴酋倍狠于前日破開鐵之奴賊試與中外諸臣平心商量賊犯瀋陽而瀋能守否遼陽能往救否賊犯遼陽而遼陽能守否瀋陽能回救否賊綴賀世賢于虎皮驛而犯遼犯瀋能兩全無恙否語云毒螫在手壯夫解腕夫天下事固有置之而反以存之顧之而反以失之者殆未可一律論也今瀋城自職未到任而

空已久矣賊見其空而不來未可知卽來而
潘民已空潘城自在賊不能據而守不能攋
而去也明春兵力稍厚遣一大帥守之何所
不可職亦惟有仰奉保全孤城之
旨拿定主意以保遼陽爲他日進取張本而已矣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爵題爲國勢甚危用人
非法懇乞
聖明速下練臣條畫會議酌處以試實用以裨軍
國事竊惟今日事勢危則累卵急則燃眉扶

危莫大于用人才救急莫先于修實事今日臣子所望君父者惟在議一件速行一件做一分早救一分然自奴賊作難至今二年而未曾見一事快心者患在狃安而無遠慮則忠言蒙喜事之譏旁觀而不協心則人才有越格之忌此在舉朝固無足怪而能不望于

皇上之獨斷哉臣聞潤涸不必西江救饑不須鼎食才惟試而後效事必簡而易成竊見少詹事徐光啓之訓練新兵也簡任自

皇上推擇自舉朝此官原非無故添設也練兵正
爲固京師計奴既東訌虜又內逼京師京師
實係根本重地自宜先事預防而京營老弱
難汰虛冒甚多年積弊深勢難清理故設一
練臣以計習召募既到之新兵亦可挑選在
營精悍之舊兵不拘多寡不分彼此但求加
意撫恤教訓熟習一隊便得一隊之用原與
京營相表裏同事宜非爲京營而外又添此
一番職掌以多費錢糧也夫下棋者先以數

子定一局之棋勢而至于着起則又先一角柳宗元之傳梓人也曰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夫連雲華棟以盈尺之堵曲盡之乃知凡事必先試其規模而後可收其全局也今者徐光啓條畫兵事言頗廣大計則深遠原爲國家千百年訓練立法則耳至于酌量盈詘裁度衆寡大則大試小則小試各因物力以定權宜豈有成法可拘畫定錢糧數目以爲定本哉孫武子之試兵法也用王之寵

姬三十人分爲兩隊而金鼓之至于步伍進退截然如一而曰王可以觀兵矣此正練兵樣子也今宜速下徐光啓練兵原疏令大小九卿科道會同面議錢糧何項支給公署何處屯劄將領何處調遣役使何處撥派器械甲仗何處取辦月糧本色何處關領如目前錢糧未敷先爲小試法令練臣就調募已到新兵中挑選或三千或五千算其每日費用幾何各該應付衙門何項措辦取其事約費

簡一一酌議停當而後責之練臣練臣居其
地役其人藉其犒餉以撫其士卒而訓練之
一人之精神與三千五千人易爲貫通必數
月而可就緒至于甲器精銳旗幟改觀步伐
整齊號令畫一士飽而馬騰將和睦而卒服
習而後上疏以報成效夫然後
皇上命本兵京營諸大臣同練臣于教場親閱視
之而彼三千或五千者果堪克用則統以良
將內可備守外可備戰練臣亦可以展其大

略而仰副
明旨矣至于此外錢糧若有設處各部若有接濟
皇上仍責之練臣再當如前法練之雖三萬遞至
三十萬可也若事平邊靜而歸併此項于京
營則練臣訓練方略亦可爲京營永永操演
榜樣而治軍旅者乃可以還講筵豈非
皇上用儒臣有法而責成任事之人有方哉昔者
戚繼光之練兵薊鎮也亦謂官銜新議權不
統一無兵可練故請用浙兵殺手三千鳥銃

手三千以爲教練張本至于奉
旨取回本鎮總兵獨任戚繼光盡薊鎮十二路事
皆責之而後繼光乃得行其志薊鎮之兵獨
強然則前事可見已夫天下事未有不行而
可求成天下人未有不試而可取効者臣觀
皇上每于大小臣工之言留中寢閣不見施行畢
竟不信臣下耳此則臣下當自反諸身不應
以空言效苦口也夫
皇上何以用熊廷弼而其條奏邊事朝上夕下哉

則廷弼之精神全副原在任事報國而不肯
以賊遺君父固宜君父親之信之而中外且
恃以安旦夕也若練臣徐光啓竭其心力殫
其籌畫施之有本末行之有漸次每件著一
成績以仰報
皇上而有不上紓宵旰下展生平者哉惟在
皇上速斷而試之使諸臣篤于同心而無覬于共
濟萬一遼左京師意外有急亦得今日訓練
一臂之用豈可泄泄然拱手坐視相顧莫决

而竟使光啓一籌莫展哉夫人材難得政須
樂助其成國事惟艱不堪一刻再悞臣與光
啓同備儒臣無遠略深識以佐光啓戮力襄
社稷之大計惟愛君憂國共此赤心故不避雷
同不嫌出位聊據目擊之事少陳一得伏惟
聖明採納速下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朝鮮入貢之道急宜添
兵防守事據都司僉書戴光裕呈稱據朝鮮
國王咨稱咸境道觀察使沈惇馳有阿伊難

住胡三名來到豆浦江郎令通事李仍公問
其來由本胡等說稱爲因換貿瓮器事出來
仍問彼中情形答說奴酋使其末子凴依買
賣擬于八月初五日出來于會寧鎮等情又
該撫夷萬戶崔邦濟馳報有騎胡八名自水
上來到城門郎問你是何處胡人緣何經由
這邊指向何地本胡等說稱俺等因事前向
造山近境胡人處因道路荒蕪人馬不通不
得不由此而行仍宿堡境明向造山等情又

據滿浦僉使金完馳啓有走回人役自奴穴
出來供稱俺在賊寨聽得奴酋言說朝鮮國
王既無答書邊臣所答亦無好音數月之内
可遣一將之兵當爲處置此賊之勢近益熾
盛不測之患必在冬前等情又據戴光裕呈
爲冐陳危急情形乞賜保障以守重地事據
本營中軍指揮僉事王化遠呈稱切照遼東
往事之失始于因循無備終于防範失策今
日議者率曰保守遼瀋而不及寛甸鎭江殊

不知寬靉鎮江為遼瀋之左臂而鎮江又為朝鮮登萊之咽喉金復海蓋之門戶也請借箸籌之彼奴酋得志開鐵之後首必垂涎遼瀋九月以後虜若不犯遼瀋必犯寬靉鎮江一入犯其不便有五今日東北孑遺全在寬靉鎮江避虜一聞寬靉鎮江無備虜張聲勢在西出步騎千餘直擣寬靉誰與抵敵將見老稚必死于鋒鏑溝壑少壯必散而之金復海蓋以金復海蓋有限之地加以東南流離

之民不惟棲身無地又何以養此自困之道也其不便一寛靉爲鎮江藩籬寛靉一失勢必順江而下直抵鴨綠取鎮江破其城砦火其廬舍鎮江失朝鮮之貢道絶矣其不便二朝鮮與鎮江猶北關之倚開鐵也鎮江一失朝鮮誰與爲援不猶開鐵以失北關之一轍乎其不便三今日遼陽迤南民無甚恐猶知有寛靉鎮江在外萬一寛靉鎮江將兵調去一旦胡馬至此失陷城池誰不寒心喪氣其

不便四當日清河胡遊擊中軍武以揚知奴酋必犯告之于上猶疑而斥之致有今日之失朝鮮雖與中國世修隣好原無他腸但見三月出征以前勢在騎虎三月以後情若騎墻況其強悍不比北關北關且滅何況朝鮮儻奴酋加兵城下勢必舉國以降朝鮮若降借朝鮮之艫艘而犯我登萊不難矣其不便五爲今之計寬奠不可無兵鎮江不可無備寬奠之兵恊同寬奠之民把守奠陽險口使

虜不得入而斷我草河要路鎮江之兵協同
朝鮮之兵把守硯水嶺並橫江一帶使虜不
得入而長驅鎮江鹽場此兩重地一保徼獨
遼瀋得一臂之力而人心不驚沿海無虞矣
合無呈乞裁奪到職除行分守道速議通詳
外看得朝鮮依附中國非一日矣我
皇上竭海內之力殄滅倭奴存之于板蕩之餘其
恩厚矣彼必不肯背
天朝而順逆奴易知也獨當喪師之後兵力脆弱

不能抗奴奴貽書不答必有憤心見北關滅若振落必有易心又料遼陽兵雖漸集勢不能分救朝鮮必有乘便之心其旦夕謀吞朝鮮事若有之如渡江而東我便可整旅而北以擣其巢奴若出此是爲下策而我獨謂鎮江不可不添兵設防也蓋鎮江爲朝鮮入貢必由之路又登萊咽喉而金復四衛之門戶也職前疏有云萬一奴全力犯遼陽而以二三千奇兵由寬奠趨岫巖四衛立潰而海道

必絶葢巳大略言之今據鎮江營中軍王化
遠之議更爲條暢職謹會同總督汪可受經
略熊廷弼巡按陳王庭據實以聞伏乞
勑下兵部將應添兵將即刻議覆仍差行人一員
帶金帛數萬往諭朝鮮使知鎮江添兵助彼
聲援該國亟速整搠兵馬如職前疏一駐滿
浦一駐昌城以陰備奴入犯是爲兩全之策
不然鎮江不守朝鮮决難自存開鐵失而北
關亡非殷鑒乎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為敬陳上下交儆之謨以祈舉朝協心共濟時艱事臣觀遼左阽危除各鎮堡殘破虛單所僅存者止遼東一鎮在臣方惴惴懼不能支而近接經臣疏揭知其借水防城挑濠築壩自昕至晡與士卒同苦士卒心似已鎮定經臣可謂智盡能索不遺餘力矣臣討先臣薛文清有言人臣作事須有應頊經臣拮据至極顧所以應之謂何耳乃經臣之為之者甚艱瘁而廷臣之應之

者甚息緩臣竊惑焉如姚宗文定須出關諸
所誘夷攻夷洎查覈兵馬錢糧必到地方乃
有着落此只合題知而兵部不為請旨也如
閱視一差不獨遼薊為急諸九塞間何處精
銳可用尚堪援遼何處調遣一空亟須處補
近聞雲中雖結七年之局而黠虜之市本撫
賞我軍之月廩布花俱以部解發逾期恐生
觖望總宜各遍閱洊復往規兵部曾奏稱另
疏具題而何以尚未題也如金復海蓋宜設

重臣屯重兵一以壯遼聲援一以固遼糧道一以備登萊防禦臣曾以爲言已而遼撫周永春採康應乾議隨及之東撫王在晉再及之同官祝耀祖又及之此何等緊急而吏兵部尚屬充耳也如臣前者卽將卽兵卽餉一舉三利之疏豈專爲選將而說葢謂遼之需將固殷需兵更急而兵則調與募俱戛戛乎難欲將見任廢閑諸弁武舉雜色諸人但能召致精壯家丁自携前來者試其主之技能

謀略如果精壯即堪為兵此不募之募不調
之調臣故曰即將即兵而又省安家行月糧
待果遣用方給路資臣故曰即餉今兵部非
不為臣具覆非不為將開科而家丁之說何
槩乎未之有聞也如徐光啟以詹事練兵原
自可笑臣曾有改加兵部職銜之請若當事
肯用言庶光啓得以本等官料理本等事縱
議月餉議營房敵臺關係戶工而彼此九列
衙門通融商確或猶易處何至題目另立枝

節另生而各衙門俱袖手不應一也如張名
世張神武周敦吉該經臣疏請用之於遼奉
旨着該部酌議夫神武敦吉遠在數千里外擬議
或費日時若張名世見在詔獄精火器舉朝
言當用者人人有口而兵部何以尚寂然也
如毛兵精悍可用據中州仕紳有云二千外
尚可再調無柰沿途騷擾至殺人者浙兵去
年亦曾應調今歲則有掩扉避耳各土兵奉
調太多經臣曾以楊嗣昌所慮誠是而酌議

成數即欲以眞正主官統之兵部皆未見作何調劑作何議覆也如范濟世議京營副將須各分信地操練營兵蓋營十二萬人分為六操每操二萬人總在一處校藝甚屬草草若各將各分信地練之庶可盡人演習且備言京都城壕當及時挑濬使深濶如舊式而柰何皆聽之藐藐也諸如此類未可殫述精神渙而不屬事體滯而鮮通夫主聰旣蔽若罔聞知而臣子又復忽忽悠悠徒委之一經

臣之手卽如經臣所請大內火藥若非祝耀
祖多方運發恐亦如昨歲堆積山海關置之
朽蠹無用而已夫居家者偶被水火之災其
主人漫不事事而自家督以迄臧獲又復痛
癢無關秦越異視欲免燎原滔天之禍必不
可得今日之勢何以異此卽數日內遼無緊
報豈其有顧忌而歸也彼將爲大舉計也彼
見我中朝只靠熊廷弼一人而內裡應手者
築舍窮年伎倆若此何憚而不復來目今周

永春且以朝鮮國王具述寬奠鎮江之危又
見告矣事勢至此眞如人之大病奄奄氣息
與死爲鄰若有一線生路正須急救伏乞
皇上嚴勑大小臣工共相戮力諸凡中外奏牘但
可採擇卽便施行毋再泄泄視死不救忍以
虜遺君父而以人之國僥倖也至于
皇上要緊除發帑充餉外莫先用人臣願
皇上急允新相之推以共資輔理急諭冡卿之出
以毋誤選人若整肅臺綱全憑掌院宜一面

勅周嘉謨星速到任一面
勅張問達暫爲代庖一面
勅新咨臺臣照房壯麗疏即日廵城嗣容補劄厥
都城之內不至事務頹而奸宄伏者端必由
此臣日來晤二三仕紳有言前月十八夜月
光圓滿全似望月此爲陰盛陽衰夷狄盛而
中國衰之象有言前月二十四日辰刻親見
三日並出闇淡無光此爲分土分民之象雖
欽天監未及一睹而識者寒心殆不勝嫠婦

之恤杞人之憂矣惟願
皇上勵精羣工亮采齊心合德共期滅奴而後朝
食則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災異事十月初三日未申之間西北玄雲忽起俄頃昏晴如夜雷雨交作電光閃爍氷雹亂下職不勝異查得雷以二月發聲八月闔聲此天地常理也往代季世之主如漢之殤安桓靈晉之懷愍皆有十月雷震之異劉向以愍帝時劉淵僭號平

陽李雄稱制于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爲君
失時之象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遼陽兵馬
堪戰者寡廣寧空虛戰守二事俱無可恃惟
有用夷攻夷一着而空言挑激何裨實用發
帑二字上所厭聞舉朝臣工只知討差求去
不肯合詞一心以死生爭于
陛下之前是
皇上之自擲其社稷而羣臣之樂與共覆亡也職
見練兵詞臣徐光啓之疏曰臣近適之戶部

諸臣咸言以餉毫無措處目今通州民兵月給亦係借用夫通州先到山西民兵數止三千尚不能爲之措餉若各省民兵四省名兵幷近擬召募八府民兵約共六萬之衆何以餉之其勢必發內帑數百萬分給戶兵工三部先儘職前所請二百萬速發遼東其餘爲新軍安家月糧及建立營房打造器械之用此不但遼東可救燃眉之急而京軍亦可獲團練之用矣不然用夷一着旣已錯過奴以

所掠開鐵北關子女金帛廣賂西虜犬羊無
義惟利是嗜將職兩月以來費盡心機盡付
流水虜方乘勝長驅毫無掛礙而我之饑軍
數萬又乘機搶掠將內變應作亡秦者豈必
胡哉直待此時而後發內帑遲矣
皇上即有意棄遼試思破格用光啓者何心將與
之兵乎不與之兵乎召兵五六萬將與之餉
乎不與之餉乎索餉而戶部無以應將爲亂
乎不爲亂乎奴逼郊關軍亂肘腋

陛下將此無用之物將安之乎輿言及此不覺涕
泗之交頤也故發帑一着萬萬無可遲疑望
聖明蚤爲決斷無俟羣臣伏
闕下後允則美歸于
皇上而福在于宗社矣
○欽差閱視邊務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題爲徵
臣奉使在途兵事憂危滿目乞
聖明留神軍國之計以鞏
皇圖事職欽奉簡書閱視邊務陛辭到關途次所

見者無非佩刀挿羽喘息重繭之健兒兵杖盔甲火器硝黄之車輛任于戈者未必人懷壯志而司搬運者果是人無息肩鼙鼓接于衢原旌旄亂于大澤可憂可危之甚也昔年承平之象寧有是哉即以通州言之山西民兵安挿未定其僦居民舍者有幾多傍簷依宇被露棲霜賣劍典衣逃亡相踵河南之毛兵已過北望山海東去而秦隴之民兵又聞將至通灣不知將何安挿糧餉所需戸部能

預貯以待否夫啼饑號寒忍死相衛父不能得之于子況烏合獸鬬者不解忠義未卹恩澤困極而逃不復為闤闠之民必散為藪澤之盜困極而一旦決裂則揭竿斬木肘腋之憂也可不為之寒心耶中外議者爭以儲糧餉為要務而公疏請帑未奉

德音夫

皇上聰明神聖之主也天下危亡已兆則瓊林大盈慮為盜積不如散之以養士殺賊保

祖宗沐雨櫛風二百餘年之天下臣知
聖明慮必出此第急而用之虞其無濟不如今日
者慨允廷臣之請可收定傾之效耳時在燃
眉司計者宜不避嫌怨多方措處而諸臣議
餉之法未奉
俞旨該部亦不加講求使在部金錢如已收未解
者合之足辦東事便可明白抵擬以解上下
憂疑如其不給則急爲經營已太晚矣奈何
措未芽之苗以實桑間之腹而悠悠坐誤耶

微臣耿耿不寐宵旦以思思各省直錢糧有在應貢可緩久積貯而可查者許經略熊廷弼與督餉侍郎李長庚據眞確見聞自爲搜索各省直同舟之義必無阻撓此或濟變急着廷臣宜斟酌具請以開便宜之路者也畿輔營衛度量形勢以防禦門戶爲要自山海而永平薊州通州漸入則漸深防之愈遠則愈得力山海關阻山依海更修築城墻前疏所言得兵萬餘諒在可守薊永兵力甚薄如

陝西兵通州不能容者宜分彼處卽合舊營兵同練通州設一僉書練兵轄新兵而舊兵不屬殊不可解新兵固未練習舊兵亦正生疎借新兵之勤練以練舊兵而借舊兵之稍知紀法以閑新兵正可相濟通州額軍二千八百名宜總領之僉書畢應武聽訓練卽于教場中造營房千間每一室約可容六人尚可虛其半以待後來者如修城建臺按差關差二臣營綜巳周此永賴之利也通州額軍

宜一一清查歸伍訪其勇壯餘丁尚堪召募

宜亟下畿輔募兵之

旨厚其糧糈豁其徭役多方招致似可得三四千人土著之兵省安家行糧之費可無逃亡騷擾之虞合新舊主客且萬餘人詞臣徐光啓欲與部臣須之彥同心幹濟即令受事通州剏規定制既有成効即將京營兵分挑帶練餼廩定等亦可轉弱為強此一舉兩利之術揀事大臣宜條議上請以成練兵之局者也

至遼東兵馬錢糧稽覈甚難昨見兵部具疏
令臣遵欽奉題知之
旨便宜出關查閱容職到關與經督撫按諸臣會
同商確如以出關為便臨期當具疏報聞凡
一應東西虜情有事可密圖語難外洩者除
密奏以候
聖裁外止揭會任事諸臣不敢發抄傳衆部題太
僕寺銀五萬兩乞令差官急解以貯山海關
備不時之需如出關則當遣官從山海關領

解貯之廣寧餉司以聽稽查出入所慮羈縻控制爲費正煩臨飲索泉事機易悮此應動支何項戶兵兩部宜預籌之職謂今日之事亦孔棘矣如在危切中國手在旁各商一着不如共下一子今議事者盡才智公忠之士借籌不爽審局具情宜看眼前第一着斷不容緩者聚精會神併力圖之一事有成再爲後算勝于下指紛然諸臣之志合

皇上之聽專隨呼隨應必斷必行東方不足平也

○戸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事旦夕難支臣計實窮臣憂實大四懇

天恩那借帑金以救危急事竊照遼勢阽危議兵者徵調四出惟恐不多今兵已倍增而未暇及兵用何餉議餉者新舊並須惟恐不厚今餉已倍加而未暇問餉從何來且近日援兵漸漸出關矣防兵日日近京矣乃練兵之資尚無着落而轉餉之費愈益浩繁欲速以應之既憂懸罄欲徐以應之又憂脫巾欲求加

于下以接濟則憂民既窮而加賦祗以釀患欲數請于上以接濟又虞君厭聞而激聒或以取危然臣身雖危猶濟于國若民窮釀患則内潰外决禍將不可收拾矣是以臣等憂心如焚而苦無計以救焚也憂危如溺又苦無計以拯溺也何也去年猶有那借之衙門猶有措處之欵件猶有摎括之處所今已窮天罄地智盡能索無所厝手矣去年兵數猶少兵餉未加今已召調數倍增餉數多更無

策可支矣今者

皇上俯允留稅一節雖查數未報然所有不多今雖差官守催不知幾時方到亦不知到者幾何目前之呼求不能須臾少待救目前之急迫亦非些須可了千思萬想惟有借帑一着可以救急可以濟危伏望

皇上俯察新兵日多新餉日縮委屬計窮力詘准借帑金以救目前容東事稍平外解稍裕再爲補還則封疆既危復安天下臣民幸甚臣

等謹率合屬同詞復請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軍興孔亟國計愈艱懇乞立發內帑以濟急需兼議營田以圖接濟事職爲各邊之餉取足于京運非初制也

太祖皇帝嘗曰吾養兵百萬當不費百姓粒米葢

祖制屯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每五十畝徵子粒

上倉以正糧十二石自給餘糧六石分給守城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自屯糧不足加以民運民運不足加以鹽糧鹽糧不足加

以京運弘治時京運止四十三萬嘉靖初始
增至五十九萬又自庚戌至末年漸增至二
百五十一萬我
皇上初年亦止三百十萬而今乃溢至四百萬民
運三百三十萬不與也先是太倉老庫銀積
至八百餘萬兩冏寺馬價銀積至九百餘萬
故可為東那西湊之計今帑若掃矣去歲遼
左用兵九萬費餉已不下五百萬茲兵部召
募且倍之豈五百萬可濟哉雖有加派摻括

捐助留稅等銀涓滴之潤不能當尾閭洩也
且不獨遼也大同一鎮京運逋者百五十萬
民運逋者亦幾五十萬欵局雖終善後無策
舉一鎮他鎮可知乃諸臣請帑章滿公車而
聖聽悠悠如石沉水豈厭聞發帑寧爲寇資不欲
收散財之效耶又豈左右之人故爲不必發
之說以逢主慳而未嘗以屢請發之章塵
御覽耶漢高用陳平黃金恣其出入得以用間今
皇上用周永春而不從其二百萬之請是何異縛

騏驥之足而責以絕塵之逸也徐光啓練兵之欵及今舉行已屬後時而鄭重不發得無以費太後耶不知練兵無厚糈器甲不堅利是何異驅半飽之人以扛鼎駕木蘭之舟禦風濤也通州新集之兵先至者既已無聊儻後來者又復狠狽姚令言之變必且立見安揷之所月糧之給可不爲之地耶竊謂非立發五百萬不可然此亦但可爲卒歲計若局未易結帑不能繼尚須接濟之術也欲圖接

濟莫如營田乃營田何昉乎元泰定中虞集嘗有言曰京東瀕海數千里宜聽富民願耕者合其衆捍水爲田能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千夫亦如之五年命以官十年不廢得世襲時以爲迂而止厥後海運不至斗米直銀六兩勳戚權貴半爲饑莩于是有海口萬戶之設大都本集議然已無及矣葢爲海田者外築堤岸以障鹹湖内濬溝渠以蓄淡水則斥鹵皆膏腴也職生于海親見有行之而驗

者今三輔率多蓁莽海壖盡淪沮洳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江南地狹生齒日繁有能耕之人而無其地思以裒益之在開武功世爵與入藉登仕之途而已蓋富人所重者榮名而狹鄉所難者仕進但槩從永不起科之例而漫不制其入恐土著之人不甘若體照屯軍納米之科而收不如其額恐新附之衆不樂墾田成熟者應每畝責令納米一斗半給本名糧餘半納官如本田原有糧差者仍認

納成熟以後年分糧差如係救荒開墾原無
糧差者三年之後量出貼役銀米以均差役
丁重之處止許當本地糧差十之二不許編
泒差役亦不許有司擅自科斂以失招徠之
意墾田必須納米乃可以覈其所墾之數納
米止于一斗始可以作其趨事之勤至武爵
之級與入籍考試之額一視墾田納米之數
以爲差如以一百人墾田五百畝入米五十
石者爲試百戶即許縣考童生二名毎加五

十人多墾田二百五十畝多入米二十五石
者進一級等而上之以至四百人墾田二千
畝入米二百石者爲指揮使而止凡七等具
縣考童生每加一級亦增一名至八名而止
十年有成績有司勘實申詳報部悉與世襲
但不骨軍兵不應徵調其有顧立軍功自肯
應募及遇零犯大舉能督率丁壯殺賊得有
功級者仍照邊功一體陞賞不在墾田之例
則負耒耜者無征戍之憂而饒勇略者不阻

功名之會而應募衆矣至于入籍考試必別
創一名如古之力田者通計若干戶增黌士
若干又通計黌士若干增解額若干而不奪
其士之故額其有倖中而輒颺去者比逃戍
法田產悉沒入之若非本子弟而借籍貪緣
或行檢黜逃而詭名僥倖者並以詐冒論則
力田者得廣收于括外而假塗者不致濫入
于彀中而募籍清矣勢豪欲圖強占則有二
十九年恩詔許被害奏告重處之令在舊管

地主執爭亦有恩詔內如未受價止許改正糧站量斷荒地價直永令開墾之人就產立籍管業之令在討戶分土當官丈給則不侵民間之成業也籍名在官勾稽有法則不爲亾命之淵藪也按籍而覈履畝而勘則必不匿荒爲墾而詭少爲多也往御史徐貞明有云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水與地平一引即至先之京東數處

而畿輔可漸行繼之畿輔列郡而西北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可漸行蓋得之經度非勸說也若各邊之屯沃饒者久吞併于豪門磽瘠者難負累乎貧卒故額久失屯籍幾虛自非各該撫按徹底澄清未易議復爲今之計凡汙萊未闢者宜照懷隆道胡思伸召墾之例勸石給帖永不起科則人不苦征繕而願耕者衆蓋邊徼廣漠人不樂趨但使田墾而粟多則邊備自

修不當與內地之稍入者例論也然亦不在
屯額之數者則可若係屯額仍應聽撫按清
查以存
祖制者也誠能行之竊以爲有十利焉地無遺力
人有餘粟和糴易而軍實饒利一西北之利
足供西北之用則千里之輓粟可減東南之
民困亦甦利二改折之議行則脚價耗米之
省歲可以百萬計利三南方富民競挾壯丁
以來生聚均而廩庾實京師不爲孤注利四

遊食遊手之徒盡緣南畝而盜賊希利五比閭什伍人爲戰家爲守干城在野而胡馬不敢南嘶利六拋荒積逋者承佃有人而里甲無包賠之累利七丁重差繁者得藉貼役而甞寬減之倍利八召募新兵事平之日有願留力耕者聽而新餉不致坐糜利九歲入之米漸多則出帑之數漸寡府庫充而永無加泒之擾利十職但憂行之遲而無救于急斷無有行之久而無裨于事也秦白公之歌決

渠李氷之號陸海自昔已然即我
皇上三十年京東水利之議寢有成效惜為之未
竟不覩全利耳百年之計以規小利而輒懷
九仞之功以小不便而中格所由來漸矣
皇上誠欲為國家計長久要在寬其文法假以便
宜不責近功需以後效今撫按司道
勅中各帯有營田事務似不必另設以茲紛擾但
委任責成須有專屬自非究心疆理若肯槃
之備嘗極力擔當無怨勞之避忌未易勝其

任而愉快矣竊謂即以練兵使徐光啓領之
出其經畫自見綱舉而目張歷以歲時自可
星羅而棋布顧行之十年以上則成效畢臻
即行之三年之前規模已具令人情脇息于
奴勢之披猖大賈富商業已挾貲而徙業薦
紳巨室亦思遁影而潛踪招集于渙散之餘
似難爲力然圖之于離而尚有可合之時猶
愈于去而不復返之日也苐今日燃眉之勢
如嗷嗷待哺之衆命懸呼吸若再枵腹數日

必且盡爲溝中瘠後雖有三牲九鼎安能起
白骨而肉之故職願
皇上先發帑而後議營田也儻
皇上不以職言爲謬立發帑金五百萬以救目前
仍將營田之議
勅令該部議覆或亦千慮之一得也夷患日棘綏
頫而談務農議若似迂然惟圖之不早致有
今日三年之艾及今不蓄不將終焉已哉
○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趙䋺題爲遼左旦夕難

支國勢杌楻人心動搖懇乞
聖明大發帑金以救燃眉之急以免噬臍之悔事
臣七月初間有君臣未見交儆一疏大意爲
廟堂之上緩于救遼而發也乃發疏之次三日
而開原失陷之報果至矣
皇上始用熊廷弼逮楊鎬使早有此舉動開原不
陷亦未可知惜乎其晚也今廷弼到遼又三
月矣討將無將討兵無兵今日一疏至
皇上曰李懷信戴煒都着星夜前去明日一疏至

皇上日各處調發兵馬着撫按上緊嚴催前來此旨不知經幾見矣上出之爲套語下視之爲常談急者自急緩者自緩是豈拯溺救焚之道哉

臣謂兵將之所以逗遛不進者雖其間不無退縮觀望之意然亦孰敢名言于口不過以安家行糧不足爲詞耳使調某將即覈其所帶之家丁計口而授之食調某兵則計其所經之道路定日而予之費如是安有不速進彼遠而畏遼左奴氛獨不近而畏目前軍法

乎顧糧餉不足當問計部計部實計無復之
矣昔年興兵之始尤不免于搜括那借今所
調愈煩所費不貲搜括之後再無可搜那借
之後再無可借加派一節已爲緩而難濟見
今山東河南與江北一帶旱魃爲災所在赤
地千里小民方望賑于
皇上而
皇上欲加賦于小民哉此其救遼急着舍內帑實
再無可冀諸臣之所連篇累牘叩

閫而請良非得已也

皇上吝而不割且以借金花一事住司農俸降司

官職箝制臣下使再不敢言臣以爲此何損

于鹿善繼也善繼不欲以一官之故而貽

皇上封疆之憂

皇上乃忍以數萬之金而黜天下忠計之士祗恐

狡酋有以窺

陛下淺深耳近讀遼撫周永春救遼再無別計一

疏所云俱全遼大計而望于

皇上之內帑亦不過一二百萬以今日大內所積豈
少此二百萬之數耶誠發之則有餉有兵遼
安而京師亦安旣有天下何患無財不發之
則無餉無兵遼危而京師亦危國之不存財
其安往土地金寶孰重孰輕臣願
皇上之孰計而審處也
皇上不觀宋事乎徽宗亦好貨之主也金人作亂
不能早自憤發廹汴京圍而舉累朝所積金
銀幣帛八寶九鼎皆拱手以獻之虜矣臣言

及此肝膽俱裂惟
聖明惕然思懔然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患正殷措餉計窮合詞五懇
天恩亟發內帑以保三韓疆圉以奠萬年丕基事葢自奴酋發難以來我中喪敗接踵遐邇相顧震覺師行糧從臣部措處新餉已發過四百八十萬此皆生民膏脂率土精液惜去年已發者徒供一擲今年繼發者接續萬難計

見在之兵月費金三十萬而方來之兵其數
不可勝窮奴酋一日未授首則我兵一日虜
枵腹如兵連禍結累歲不息則勞師費糗歷
年難計今借貸搜括計無復之而加泒二百
萬解到已多支費將盡雖工部分稅
皇上許解臣部然漫散各處尚屬西江即嚴催外
解每月殆無虛日然零星難筭如聚恒河之
沙欲加賦乎而征求貧到骨民則奚堪欲苛
求乎而驛騷遍宇內禍將何極天無雨金雨

粟之日兵鮮避穀絶粒之方臣等黙金無術仰屋徒嘆藎巳苦心百結愁思萬斛不知何計可以粒我三軍俾之宿飽鼓我庚士俾之犯難而諸大夫國人僉曰惟

皇上大發帑金則我兵氣奮奴酋氣奪而軍有投石超距之勇斯酋有滅跡掃塵之奏矣臣等是以復率十三司齊赴文華門叩懇伏望

皇上多借帑金數百萬以濟臣部之窮以拯遼左之危將四海九州爲之鼓舞

二祖
列宗莫不夷懌而吾圉可固此以無用之帑藏易
社稷之奠安
皇上所得者多矣儻恡而不發邊軍聞之皆曰吾
皇厚自封殖柰何薄我軍士曾不恤其饑寒則邊
軍離心矣海內聞之皆曰吾
皇厚積瓊林柰何不恤民窮曾不為之助餉則海
內解體矣軍心離孰為之同仇禦侮民心渙
孰為之共守大寶而睥睨大盈恐或生心所

謂憂在蕭墻敵在舟中無論夷氛莫之靖大
難不可解者此又安危理亂之機也
皇上聖神高千古自洞然於斯無俟臣等之喋喋
矣相率叩
閽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巡按山東御史陳王庭題爲時事艱危日甚
聖心怠弛亦日甚明明優爲之事而不肯爲懇乞
飜然悔悟待旦更始以救
宗社于將傾以保金甌于旣缺事職蟻負東方

杞憂北闕夙夜以來匪躬蹇蹇惟是援兵調
而士馬一空征發頻而帑貯旣竭海運增而
葢藏若洗兼之夏秋不雨顆粒無收風雹作
祟麥種未佈人心洶洶所在思亂登萊與旅
順相隔一水烏龍造船楊帆巨測遼左危而
山東與之俱危不獨山東危而
神京亦與之俱危一奴作梗破城殺將迅如飛
電敗家亾國幾不旋踵而
皇上且深居大内麯蘗爲娛聾珥在旁以日爲夜

得無以天下事付之空拳孤注之經略便可無患而廷臣千言萬語持鉢而乞于
皇上者是
皇上難爲之事而不可爲乎子輿氏有言挾山超海是不能也爲長者折枝是不爲也庶人之家稍有蓄積者必不吝金錢以培植其墻垣必不吝金錢以招揀其鄰里必不吝金錢以豢養其僮僕彼豈不知愛惜阿堵積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哉要亦籌之熟矣有墻垣而

後籓籬固有鄰里而後羽翼壯有僮僕而後爪牙盛而皆非廣施金錢則雖號稱素封且懼藉寇金而齎盜糧也況財聚民散乘危誨盜彼睥睨不軌之徒何所畏阻而不排闥以逞哉今者請發內帑之疏奚啻堆雲而
皇上已先瑱耳一似曾未省覽然者甚至慳悋金花罰讁俱下噫此詎可令士庶見四夷聞也夫舉朝言之則不必言舉朝言之而
皇上不聽則又不必言雖然今日之事孰有急于

發帑者乎而
皇上于今日之事孰有優于發帑者乎部寺懸罄南北垂橐則諸臣之捉襟露肘誠難稅畝加派土皮捲括則萬民之剜肉醫瘡誠難而黄白之積充牣大內無須仰屋無煩持籌則謂
皇上不優爲職不信也近閱遼撫一疏救遼更無別法急着惟在發帑內言犒朝鮮二十萬以成犄角于昌城滿浦之間而遥爲我牽制啖西虜五六十萬而使挑激其執宰酋滅北關

之恨以潛爲我驅使蓋金白破則朝鮮危宰
酋勢則諸虜忌北關陷則憨心忿不待燭照
而得者職謂撫臣得算矣而猶惜其不能廣
延蘇張縱金平賈而僅授一二軍幹又不敢
多請而僅僅爲二百之求其何能濟于事乎
若使天果祚明遼撫算就
陛下即發千萬而買奴酋之頭以恢
祖宗之舊域以謝戰歿之忠鬼則今日善用更成
向日之善取天下後世將頌

聖智淵微能備無用爲有用也
睿算不神遠乎不然算小而不算大算近而不算
遠遼陽不守一旦烽火達于甘泉職恐鹿臺
鉅橋瓊林大盈盡大盜積卽不然
皇上寧能驅此重積而壓倒奴兵十萬乎且外議
紛紛咸指左右近習包藏禍心蠱惑聰聽謂
京師有急不難負寶藏而趨不識彼時爲
皇上負者何人而
皇上所欲趨者何地恐

皇上欲保有錙銖萬萬不能也夫内市之不罷玄
武門之不閉九門差之不耑黜則中涓之惑
煬竈之奸誠或有之而諸臣特不欲盡言耳
皇上審為防杜深自剏艾無以近習蔽明無以撲
滿遺諵毅然下
明詔與天下更始曰區區帑金藏之久以待不虞
之需豈有靳為一朝沛發于以為
祖宗保此一塊封疆于以為京師留此一面保障
則神算斷不自天下起也算之神亦不必轉

乞于天下也直取諸探囊而自足矣此職謂
陛下所優爲孰與發帑而不憚申言于朝者也若
乃奴酋擁衆十萬勢如破竹興師七克去盡
滿囊彼益成其富强我反受其虛怯今日之
事若非背城借一死守遼陽社稷存亾未可
知也則且收拾剩卒招揀新募精演火器堅
壁淸野而備其來少俟大兵雲集挑選精徤
廣設埋伏更番迭出而挫其鋭漸復諸城挾
同西虜扶立北關離間逆腹使永芳養性自

相內擊而乘其亂尤須預辦金錢三五年廣
延天下智謀以多算勝少算而取其全或者
可得結局近報憨酋挾賞甚急隴蜀望奢將
來難厭或令修郄戚夷計功倍賞尤激發羈
縻一法也事不可需機不可失言念及此
皇上何優爲而不肯爲乎然
皇上所優爲而不肯爲者又未可一二數也職請
得略陳之方今小醜僭號危辱本朝豈是細
故謂宜辨色視朝日晷不遑輪臺引罪籌指

方略剪滅妖氛而天日未升仰瞻何在雖近
古便殿宣召亦成曠典至臣下一腔血誠欲
言囁嚅内外之情痞塞不通此豈不可優為
者而不肯為方今攙搶穢天奸細滿地而
宮禁九門偵詰稍踈則必有乘間竊發如開原
斬門内應者噬臍何及而推差有人經年不
致使候命諸臣齊欲辭陛歸山是亾國之徵
也近雖取次報用而癸丑一咨尚多薪積丙
辰候缺益嘆河清至科抄白頭印刓不予循

資升擢經歲不下此豈不可優爲者而不肯
爲方今政地單匱位宁半虛閽門之典未光
尊帝之途弗廣或二曹一攝或全曹俱空西
府盡日啼烏廷尉門前羅雀此乖離之象也
以致百爾稽遲動輒駝悞雖軍國大計
玉音叮嚀亦呼之不應急之不來則大僚日缺之
故乃閣部催點唇焦筆禿此豈不可優爲者
而不肯爲方今戎索搶攘當局退避盡屬全
軀保妻子之流柰何責以亾身殉難之義而

國有忠貞社稷攸賴罪并如麻承恩且得釋之以立功乃忠賢鄒元標趙南星等累累百餘輩一錮永錮即劉光復片語激昂五年衡困起之奥渫出之羈因勔勤報効必非小補也此豈不可優爲者而不肯爲方今良將勁卒肝腦郊原巖城巨鎭奄爲虜有誰司兵柄而至此乃楊鎬多時就逮聚納有賄社稷無期李如栢倚城狐于內李如楨脱狡兎于外皆負不赦之罪而卒不聞以功令從事至督

餉部院李長庚詞臣徐光啓科臣姚宗文
特簡方隆委任宜篤乃救時方切纓冠條奏如同
轉石命討縻格兩者皆譏誰執其咎此豈不
可優爲者而不肯爲方今時艱孔棘
聖慮方殷臣愚畢殫所恃一線章疏得通其脉謂
宜朝上夕下不受中制之疑乃報者十一不
報者十九緩者如此急者亦然即
天語口傳矯信相繆跪門迫切苦叩無何千古體
統一旦毀裂至深居稱朕

郊廟朝講一切曠廢何以格幽明而光燕翼此豈
不可優爲者而不肯爲方今官俸可鐲隷食
可扣戍卒搒腹終不可支則各省直凡江關
山陬所設助工之包稅既年久不嘗停免通
行暫留外借亦可少資軍糗而東省仍歲災
傷民不堪命自臨清以及六郡一切権稅斷
宜報罷不過內府之秋毫實閧小民之血髓
也此豈不可優爲者而不肯爲原夫星變風
變地變河變人物之變皆先時譴告者是上

天明與以優爲之時而
皇上坐失之嗟夫天下尚可爲也
天子固優爲也時窮勢迫又不容不亟爲也若仍
悠悠忽忽視爲尋常將以不肯爲者而至于
不能爲以不肯亟爲者而終于不可復爲天
下事去矣職等立朝殉義固不難以一死報
皇上而
宗祖櫛風沐雨之天下至
皇上而竟欲付之一擲也不亦深可痛哉至乃登

萊添兵議餉職等疏請再三旁觀者或以為
私憂過計頃據逆酋細作男扮女裝謀焚海
州草場約期要截運餉鑿鑿有據則職等已
蚤見而預言之亦再承
皇上下部速議至今杳然高庋是又部臣所優為
而不肯為者也當經常之日轉就權宜値危
急之秋翻爭埶掌回天無路初以伏
闕為迫情納牖無方漸視叩
閽為漫套繫名驥之足安望夫絕塵而奔倢畫

餅之操猶責其應手而具旣同舟遇風矣無
胡越人相救之慇此莫非王事也分左右相
持之勢不能者止亦曰保身無道則愚誰爲
濟國作不陰不陽之色若可需可待之時則
臣下之優爲而不肯爲又若與
皇上之優爲而不肯爲相終始者也語曰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后與臣必有交任其責者
夫今日何日利害安危所爭呼吸乃得以談
笑當涕泣之道耶伏惟

皇上亟念時危大割私好慨然允發帑之請聽當
事諸臣乘機觀會犒夷啗虜簡將蓄兵秣馬
餉士以便宜行事併一切急着悉賜舉行仍
勅大小臣工協恭和衷共謀共斷各出實心任事
無或袖手推乾若臂使指有呼必應庶着着
緊湊人人踴躍金甌缺而再補
宗社危而復安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亦只
皇上轉念間耳職心切憂天語無忌諱不勝待
命之至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張問達題為外解通查將
盡遼餉垂絕可虞仰懇
聖明允發內帑以濟危急邊疆以保宗社事今茲
十月該臣循例月報查見在遼餉銀僅僅三
十四萬餘兩而查新餉司催發急如星火據
見在之數不敷彼中一箇月之支乃督臣為
水陸二運舟車所費眼前復需二十餘萬兩
各省直募兵陸續到者眼前復有四五萬人
餉于何出應此不能給彼顧內旋以失外臣

與同官李汝華仰屋喟嘆束手無策問那借那借盡矣問搜括搜括盡矣問加派加派一年之加派盡矣問發遼餉若干則已發四百八十萬矣

皇上聰明神聖誠思此四百八十萬餉不從天降不從地湧前項數目若之何不立盡耶項者諸臣見遼餉無措計惟有內帑可救燃眉故

合辭叩閽而懇戶部率屬而懇中外言事連章累牘無不以發帑爲懇豈私憂過計強

皇上以所不欲哉葢盡無復之而勢不得已也臣
待罪倉塲亦在戸部竊謂
皇上自爲社稷旦晚定行慨發故不敢另疏煩瀆
今靜俟多時未蒙
俞旨
皇上豈以奴酋彌月按兵不來遼東遂可無患乎
不知前此奴酋三路獲勝亦嘗彌月不來矣
忽一來而開鐵而北關如摧枯拉朽况今縛
宰㸑殲金白磨牙吮血蓄謀更爲叵測其不

卽來者豈誠畏我哉計必竊犯金復海葢以絶我糧芻計必蹂躪朝鮮以斷我犄角計必勾連虎墩以使我項背受敵有一于此遼陽不攻自危矣故遼東經撫二臣在內衙門與臺省諸臣會議防金海恤朝鮮收北關詰虎墩保遼陽所謂應敵之着伐謀之方不得不爾而重兵屯守寧可以枵腹令乎行間犒賞寧可以空言諭乎審勢度費的需二百萬金庶芻粟不匱表餌有資孤注之遼陽可保遼

陽固則恢復之基也轉危爲安全在此舉
皇上柰何吝朽蠹之長物以
社稷爲戲耶蓋用人用財同一機括而使
皇上早用新經略以代舊者亦不至收拾之難如
北今日内帑之請猶是前日用新經略之請
也遲之誤事已見于前
皇上豈容一誤再誤譬之拯溺者所需止在一瓢
卒不能辨呼之岸上之人至急也亦至易也
而岸上之人坐視不理後雖方舟而前直撈

之魚腹中耳

皇上不干此時亟發帑金接濟恐後此發更多且有不及發者矣臣不避瀆聒具疏上陳伏乞

皇上深思遠慮爲

祖宗保社稷即爲社稷救封疆慨然出内帑一二百萬金發之戶部次第解運遼東付經撫二臣相機展布用間用賞幷充軍餉戶部酌留數十萬兩接續募兵練兵各項支用既以昭

朝廷之德威又以壯内外之神氣非但藉以

潛消呼庚脫巾之虞抑且因以徐收犁庭掃穴之功此一事也所關于宗社封疆安危夫豈細故臣非喋喋實竭拳拳萬惟

聖明垂察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狡夷蓄謀叵測中朝設防當嚴敬效蒭蕘管窺用佐兵食前箸仰

祈

聖明亟加申飭內外臣工以慎固封疆奠安宗社事職歷考往史自古有國家者無事則思患

預防交爲綢繆有事而竭蹷修備不惜胼胝致治保邦大都百世同揆也未有平時爲塞川眉火既上蒙下蔽怡怡於處堂臨事當剝膚燃眉且中隔外離昏昏如長夜有似今日也者粤自三韓潰裂九塞驛騷遼左已成土崩瓦解之形海內盡是鳥驚魚散之象誰司專閫致茲覆轅變已敗而更局瑟不調而更鼓經略熊廷弼收合餘燼撫摩羸卒爲添竈量沙之計蓋已不遺餘力矣軍法行于貪懦

之將璧壘聿新心力殫于區畫之周金湯可
固眞足以壯積弱之氣而寒逆奴之膽者試
觀奴破北關後奸滑勢惡奚以兩閱月而蠕
蠕不敢動也其果悚息于遼陽之有備震懾
于經略之威名而不敢西向牧馬乎抑或故
爲緩我之圖巧爲伺隙之便必欲得志而後
舉事也狡哉酋乎計必出此則夫蓄艾于久
病之餘撤土于風雨之至極講兵食頁偵彼
已爲有備無患之策者惟此時爲然矣昔大

將軍徐達北征
太祖遣人諭之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關防謹密常若臨敵勿坐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大哉
聖謨眞爲萬世行軍烱鑑今日對症之藥石也遼左向來之失病在文武分途太甚道將心力不齊甚至文與文參商武與武矛盾以致臨敵易面敗衂屢聞今幸經撫二臣情叶壎篪謀同金石事事相商心心相照遼左事體頓

爲改觀而其中驕蹇自雄意不可乎一世巽
愞無氣念惟在于全軀者翳豈無人終非共
濟安望効死大都將領多則權不相下勢位
並則意不相能總在調停庶振敵愾此
陛下所當申飭者也遼左向日之敗繇于機事不
密經略渾如木偶左右盡是細作以致我謀
盡洩彼志益肆今新經臣設法最嚴盤詰最
細如賈朝輔輩已無所容其奸第李佟二人
應罹赤族之誅且親戚在城向來業已發覺

迄今未見作何處分若姑待以不死許令行
反間以招來之李佟之頭可致麾下不然盡
摎其黨羣之藁街以示四夷快神人之憤可
須臾緩乎況城中奸細摎之亦易在軍伍則
十人成隊隊有長在民間則十家有牌牌有
保其誰能匿之又在當事者之妙算耳此亦
陛下所當申飭者也向來邊事之壞由于債師剝
削太甚而軍士之以枵腹乗障也救死不贍
奚能克敵今經臣問死扶傷與士卒同甘苦

貪如陳倫業已尚方從事矣軍士或自此有
實惠乎第遼地孔寒朔風透骨可憐他鄉之
客誰是送煖之人至于川兵更弗耐寒近聞
遼中大雪有凍餧而死者不惟性命堪憐抑
且緩急何賴況一兵之調費幾多唇舌幾多
金錢而可輕于一擲乎謂宜如京軍胖襖等
項每歲泒解二三萬亦自有濟何經略曾未
言及而該部亦不動念也此又
陛下所當申飭者也向來遼事之壞由于輕言進

勦而不知要害之當守兵力之宜合也今經
臣撤瀋防遼以衛根本分兵設伏以壯聲援
深得戰守分合之宜自可恃以無恐矣而海
葢一帶糧運攸關未知作何守禦三岔河一
口東西要路未知作何防閑以至旅順之設
將以防登萊鴨綠江之添將以資犄角朝鮮
北關之從何聯絡經撫應有布置該部當爲
照管近觀經臣還兵情由區處大略一疏委
曲詳到智盡能索職猶惜其綱目之太拘而

筆劄之輕溲也疆場之事有權應假便宜豈
可掣肘此亦
陛下所當申飭者也遼左禦酋全憑軍器上年解
運山海猶自堆積未發近接經略咨文除討
各樣軍器外內一咨爲京庫假鉛無用另查
補發事據領運官劉尚仁禀稱應領鉛三萬
斤每塊止外一層鉛皮內盡是鐵渣砂土每
鉛一百斤鎔化止得十數斤不但有費腳價
抑且大悞軍機竊思此項假鉛係何年入庫

何官驗試所當查參庶儆欺誤此非
陛下所當申飭者乎山西久離之兵已乏料理各
省續到之兵作何安插有兵須用餉無餉則
無兵戶兵雖有分曹兵餉實屬一脉邇何此
推彼諉日挨一日也內帑已難應手外解自
當留心適接閱臣姚宗文手書述永平餉司
言舊餉止存二千金來月便不能給因外面
藩司急新餉而緩舊餉且移舊作新等語是
暮四朝三之術也職查得向來考成止及知

府州縣未及籓司以故苟且塞責全無着緊
催攢今後宜著爲令布政以下總入考成每
一歲中新舊解額以九分爲率如不完者停
其陞轉則人皆急公而終事自易矣此固諸
臣言之娓娓該部聽之諄諄無奈畏嫌避怨
之念重寧誤軍國不敢忤人情也是又非
陛下所當申飭者乎科臣閱視之遺行之
祖宗朝者不具論卽如
皇上十九年曾遣科臣李汝華鍾羽正等往閱各

邊彼時錢糧之虛冒行伍之空虛與夫督撫鎮道之因仍玩愒地方豪強之盤據隱占彈文如雨法紀如霜種種蠹穴一洗殆盡厥後停而不行而邊庭弊竇幾不可問矣今之遼左實爲殷鑒頃者姚宗文一行而宋鎮虜李逢恩二貪弁輙爲暴露即二弁而他弁可知即一鎮而他鎮可知況今徵調紛馳便露衿肘之氣象若復因循是狃寃至敗壞難收恐遼左之外不知有幾遼左奴酋之外不知生

幾奴酋也軍容欲整閱視應復此又
陛下所當申飭該部亟為議覆舉行者也閫外惟
將軍之司大將係三軍之命苟非其人貽患
不細宣府總兵孫邦熙老憊貪婪職等交章
論列而充耳罔聞肆志不顧自非喪心病狂
何至廉耻盡滅聞其當日原從賄得今日必
求賄償若待其自裁而始議改則于彼饜飽
而于軍魚肉矣至登州逼近奴穴海運關係
軍命非藉夙將何堪彈壓副將熊大經一味

恇怯終日乞回雖操守未至大壞而人地實
不相宜應當調處徵示創懲此又
陛下所當申飭該部速爲更易以重邊鎮以肅海
防者也抑臣于此猶有說焉天人相與之際
呼吸相通休咎感召之機毫髮不爽年來海
宇災變史不勝書近日在京如月之過望而
圓日之一時三見雖臺官失于占候而士紳
親有目擊兼以山東有風霾之異遼左有雷
震之警種種異見異聞總非吉祥善事而

陛下漠不動念寂不聞聲浹旬以來一人不用一
政不行若視天下無一足當吾心亦無一足
爲吾難者政本樞軸之地啟事已票而復留
是自缺其股肱也司馬印封旬日何不蚤爲
賜環以全進退之義練臣疏議再三何至
勑剋不與以縶騏驥之足一院三堂並缺烏臺鞠
爲茂草而大理塵封弁署篆而不報矣六科
五印高懸白抄成何事體而刑垣晝扃行其
庭虛無人矣甘肅新撫部疏已覆回藉而俞

允無期則舊撫之不朝何日大同舊撫綸音已允候代而新撫不下則總督之續理奚堪同一差也而冊封李若珪等胥慶彈冠募兵曾汝召獨覺向隅同一咨也而彭際遇等十一差共慶連茹鄭宗周等六七人猶若株守同一散館也而周希令剪桐藩邸已沐綸渙韓繼思申廷誤索米燕市猶未局結武弁之罪狀如山尚蒙使過之典藎臣之心直如矢可無解網之仁總皆本朝闕政統望

聖意轉圜果能設行而致行則內之元氣既實外之神氣自振區區奴酋可不久而立縛於

闕下矣若猶泄泄悠悠主上耽長夜之娛臣子習醉夢之套奴緩而優游以待奴急而莫敢誰何竊恐遼左去而山海危薊門危

陵京與之俱危也蕭墻禍作國家幸則為玄肅不幸則東晉南渡且有不忍言者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諸臣死無善所固不足惜

陛下即珠寶如山金銀盈籠將持此安歸乎適足

爲寇盜資付之一愀然已耳職言一出職罪

萬死苐以身出入掖庭目擊阽危義難緘默

遂不覺冐昧至此恐今日不言他日言之無

及也伏乞

聖明垂察施行

○督餉侍郎李長庚題爲遼餉萬分難支懇乞

聖明垂念特允發帑以濟燃眉事職本庸瘝謬膺

餉務屢疏條議或疏覆未蒙俞允又以嚴譴

司官及海州遭颶兩疏引罪未奉處分該職

正席藁待命踧踖皇皇何敢復爲聒請惟是遼餉之急若剝膚之若懸磬職之官一日未斥則遼餉之責成一日尚在也職又何敢隱忍不言以悞軍國夫遼餉加泒止二百萬耳原以備十萬師之用除前次用過者旣已虛擲而今次見在與議調之兵據職部前疏所計約至二十萬是餉額用去其半而兵額又浮其半也豈此數之所能支乎通州昌平天津內地水陸之兵添至數萬卽如天津一處

職所目擊問之道臣云添山東浙江及南兵共七千名每年所費廪糧約用十數萬兩時方議定餉司尚未有呈請發到銀兩以備支給而總兵巳蒞任矣各兵一集將何以為月餉餉且不足將何以設盔營房勢必散處民間以無餉之兵而久處爭攘之地職慮天下之變不在遼左而在肩睫也該職所司運務發過薊永遼東召買銀一十五萬兩用過運糧船脚價三萬餘兩所請造船添車之費應

用一十六萬兩咸出新餉之額也既急用之折色矣又倍用以運本色既已用之遼左矣又分用以固內地不論爲何部錢糧不論爲何處調遣無不索之新餉而新餉止二百萬取用將竭其能足乎不能足乎不待再計而可知也假令職部未加泒未搜括則曰職部之職司未盡猶有待也加泒已行矣搜括已行矣而餉日不足兵益日增激之內揭竿可虞緩之外呼庚可慮猷窮則攫斯必至之勢

也日見職部窮蹙之極合詞五請帑金未嘗
允發職竊懮然懼且疑也以
皇上聰明天縱靜覽章疏試思此二百萬者能足
此各項之分用否除此加派之外職部更有
何錢糧可爲接濟否如此則舍乞恩于發帑
無策矣若職部稍有一毛贏餘可爲設處豈
以發帑二字爲
皇上所厭聞者而職等敢冐
天威而爲是瀆請耶

皇上又試思職等今日瀆請果爲職等私情乎爲
皇上彊埸乎近者遼左之間經臣整飭惟新人有
固志所恃者兵兵所恃者餉耳在禦侮者不
能以枵腹使衆在持籌者不能以點鐵成金
萬一遼餉不繼奴酋再逞則遼陽危而內地
亦危各鎮之糧不繼軍伍脫巾則內地先遼
陽而危咫尺神京彼時縱欲發帑而且無及
則亦何惜此紅蠹金錢而泄泄以貽莫大之
患也至于職陛辭以來屢疏所陳無當採擇

截漕一節五月上疏六月覆請俱不得
旨方以便宜行留時已臨秋倉卒括舟完此一運
而芙蓉嵋峨等島偶遭東省異風在後發者
幸抵遼地而先發者及泊島岸明春之舟更
爲難具其請造淮船一節自職叨撫東省屢
請至今未一得
旨茲職不獲已差經歷程惟守主簿徐弘諫二單
官以往尚不知能造如數否職先令武生梁
聘材催募沙船止報得五十隻亦未給以見

銀日來淮上條議海運者有人寧前海蓋二
道呈報習行北岸者有人職又行海防叅將
錢世禎募南中慣知海上風雲者若而人但
皆以空文劄取之未可必來即來也其天津
芝蔴灣各處造船所費不貲關之內外須加
倍添車海蓋一道接受各處之運拮据尤難
撡括無牛必須買之內地凡此數者行之省
直地方未免煩擾苐事勢至此救焚拯溺不
得不爾若非多發金錢何以足用若非嚴奉

明旨何以責成職欲多請之也則二百萬之數職
部止此多用于本懼不足于折職不多請之
也則舟車之費從何出辦俱不足于本中夜
躊躇計畫無復惟有束手長嘆而已伏乞
皇上翻然軫念二百萬加派之數原不足遼左之
支持允發帑金百萬以濟遼餉之急并
勑戶兵二部從長計議一番務求兵食本折之額
一一相符庶便料理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二終

籌遼碩畫

三一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C.5
K97

AC 149 .P3 v.57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三　己未仲冬　一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閱視吏科給事中姚宗文題為遵
旨出關謹據眞確見聞再陳末議以祈
聖裁事職于本月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即當馳驅
東去緣薊鎮眞保等處閱視文移難于關外
轉發應在關料理而差往西虜通官吏丁員
役或宜此中調取及隨行材官家丁人等向
以出關之議未定行李不備今以關外苦寒

應爲體恤辦給不能數日就緒于次月初一日方能出關職四牡載道見畿輔騷動所在驛遞紛紛告勞懷詩人載籍之慮至關後與永平道袁應泰自關門至一片石匹馬周視歷覽形勢見城垣單薄兵衛更少又懷綢繆徹土之思謹以切要事宜列欵上請幸

皇上留神軍國省覽施行

一議防守看得山海關爲鎖鑰重地況今東方告急烽火時聞防盜者防之門戸間則易爲

力由山海而永平薊州以至通灣此門戶之
漸深入者也職見山海關佳城已多圮壞邊
墻未爲高墉總加修築正此其時而往在都
中時按臣王象恒見語惟以錢糧不易湊手
爲慮今據道臣袁應泰詳議先修傾圮關城
先築缺口先增敵臺先接羅城約費八萬三
千八百有奇昨見撫臣劉曰梧疏捐節省銀
七千餘兩爲修築之費此外尚七萬餘兩在
該部宜立時題覆以權爲目前修葺至于總

行修理費更十萬雖目措處頗難然今日何
時此爲何地今日費十萬金而不爲他日卽
欲以百萬金錢圖保障之功而不可得也并
宜多方設處以圖全效職在都中時止知山
海關爲東來要路耳今來此中親至一片石
地方見其外當東西夷虜之衝內通石門建
門諸路止城墻一帶亦多圮壞思之大可寒
心合于舊城之外山阜相連處增置敵臺三
座其城墻圮壞不堪者亟會該道估計并加

修築宿重爲衛庶幾緩急有賴伏乞
聖裁
一議添兵夫地雖設險非兵不守陰平劒閣不能止鄧艾之入前事可鑒也職前疏請自山海至通州得勝兵三萬足屏翰神京通州之兵在土著者可查可招可練職前疏已詳言之聽兵部議覆具題外其薊鎮東協等處原議招兵五千永平道臣袁應泰標下新兵三千悉心訓練已漸整肅可觀山海關內外止

兵一千其二千名分泒黃土嶺大毛山義院口等十一處兵散而力薄萬一有警勢不能支欲藉彼以援此恐鞭長之不及馬腹也今再添兵五六千以千名增之關內外以千餘增之一片石其餘視各路之緩急爲添兵之多寡問之該道云招兵止議糧餉而無安家之費亦易辦也今義院界嶺日報夷情集熊羆之師可無犬羊之慮伏乞

聖裁

一議海運夫從陸運糧率二鍾而致一石其艱難萬狀昨者登萊海運事半功倍遼左幸無脫巾之呼但潮海風濤隨時順逆放洋揚舲而撑駕占候者非海上長年誠難必布帆之無恙也自天津達山海路循海岸似差易爲力臺臣王象恒董元儒言其便督餉侍郎李長庚致書商畧意亦相符臣自望海樓直睇至芝蔴灣一衣帶耳去關門不過二十里如運船抵山海起陸出關至灣復舟運至旅順

風力之便不過一晝夜所不敢徑以運船越關出海者一則以傷巖有石開洋便險一則以船逼海上關禁難稽起陸止二十里車馬人力轉運亦易聞督餉侍郎日且出關料理加造船合式更取江南水軍熟知風候者令其撑駕此足濟登萊運事之窮伏乞

聖裁

一請優恤畿輔臣奔走在途觸目環顧見兵馬之絡繹運解之繽紛異常擾動民不堪命矣

前通州衛官幾欲盡逃以密雲道臣俞安性委曲安全甫能終事其餘郡邑驛遞皆蹙額相告上人多方幹濟稍能救目前之困而東事一日未寧則求一日之息肩未有期也職謂既用其力不得不念其生如添畒派等項在畿輔三協一帶斷宜寬免昨見民程登指牧地以重徵誣鄉紳以覇占不顧國家利害不念小民休戚尚欲朘煢獨之髓以供其漁獵之術也方今四海困窮徵求不應正緣此

輩言利召殃以生釁孽宜即置之斧鑕其驛
遞中多應付不給似宜斟酌加以地方恊濟
如再加之本地方以甦驛遞之苦是剜肉補
瘡之說也伏乞
聖裁
一請亟議糧餉職駐山海關數日見各援兵至
關者有河南毛兵有山東募兵其尚留關外
有湖廣土兵雖僅四千人而日糜糧餉已敷
嗷矣況在遼左者已十餘萬而後此相繼出

闕者尚未有定額也不預爲之計此輩能枵腹荷戈否耶臣累疏言措處粮餉而計部未聞定畫司官避怨所呈堂上請猶然考成舊套耳嗟乎具疏伏

闕不能望九閽之開而顧後瞻前不能忘一身之慮慮誠周矣如燃眉無救而轉瞬卽亾誰任誤國之咎乎職虛心再訪爭云稅契一節所得不貲計部前已議及然章程慢而莫應也宜行各省直撫按計其遠近定以限期督

令徵解其事例一項前見工部主事華顏有
封典一欵此以廣
聖朝錫類之仁開天下榮親之念自文職貲郎以
至武階盡人子也木本水源爭思自盡願者
必多至于樂輸慕義豈曰無人勸典未彰後
來郤步如南京太僕寺少卿吳炯損資鉅萬
不爲薄矣宜
勑令建坊表彰且官其子姪爲中書以旌慕義者
或接踵而至矣職前疏請令經畧督餉二臣

假以便宜自行搜括此究結展轉之極思也
倘于事理無礙亦濟變之策伏乞
聖裁
○遼東管餉郎中畢崇題爲歷陳遼餉緊急之狀
懇乞
皇上速發內帑以收拾殘局事竊照請發內帑一
節計臣言之又不聽臣揣
皇上之意或者曰遼餉尚未到十分緊急地位若
十分緊急則身官遼地何不言乃按臣言之

不聽撫臣言之又不聽臣揣
皇上之意或者曰遼餉猶未到十分緊急地位若
十分緊急則親督遼餉者何不言臣向來非
不言也近臣遠臣千言萬言言止矣無以復
加矣豈諸臣不能得于
皇上臣輒欲以片言回天又豈臣明知不能得于
皇上而僅欲以空言塞責盍身所歷之光景目所
擊之情形自不容默默已者臣二月到遼正
當出口張皇數日不及記憶及三月內見兵

有自川西來者萬里跋涉瘠色如土短褐不
完臣不覺爲之心慼卽
皇上見之亦必心慼四月內見兵有自關西來者
未及造冊未及掛號輙擁門索餉口誶耻裂
莫之敢攖臣不覺爲之心悸卽
皇上見之亦必心悸五月內幻言妖帖傳布街衢
僉謂奴酋于端陽之日來遼陽坐殿一時將
卒個個安排一炊臣不覺爲之心痛卽
皇上見之亦必心痛六月內開原失守人心洶洶

復遣戍卒畏若湯火若非厚犒誰肯願出死
命則月餉不得不議加卽
皇上見之亦必議加七月內鐵嶺攻陷兵力益單
河西額兵調守河東原領額餉不足供贍朝
夕則新餉不得不議找卽
皇上見之亦必議找八月內金白殘破瀋陽孤虛
軍丁逃竄若鳥驚魚亂經臣遂單騎北赴特
銀慰賞以安人心以鼓士氣此亦不得不議
賞者卽

皇上見之亦必議賞九月內聞奴酋筵宴諸夷欲
犯搶遼陽經臣親携牛酒在演武場逐名犒
賞臣追隨其間見其所饗牛酒帶有風塵而
各軍噉之如飴臣不覺潸然泪下即
皇上見之亦必潸然泪下十月內聞奴酋以三千
精騎在清河堵口欲由撫順大路傾巢而來
經臣遂令將各卒四散設伏防守宵居露處
雪卧霜眠艱難困苦非人所堪經臣遂各賜
以綿衣即

皇上見之亦必賜以綿衣諸如此狀何等迫切所
需糧餉何等緊急況各省調募之兵目下雲
集以擐甲荷戈之徒處寒沙冷月之地灶烟
稍有斷續土崩必出非常凡此皆取辦于臣
之堂官者堂官之搜括已窮加派已盡發之
太倉者源源而來出之臣手者滔滔而去在
天不肯湧金雨粟在臣不能唱籌量沙千想
萬想惟靠之
皇上而已矣千難萬難惟靠之內帑而已矣伏祈

皇上速發內帑數百萬急救遼東一塊土非直爲
遼東也爲天下也非直爲天下也爲
皇上也天下
皇上之天下
皇上不愛惜臣子其奈之何內帑
皇上之內帑
皇上不須發臣子其奈之何臣子一個沒奈何便
無愧于臣子
皇上令人沒奈何實貽患于

皇上是在
皇上之自爲審處也義利二字
皇上豈不分明利害二字
皇上何反顛倒臣在餉言餉自應作此苦口耳至
于一切出納造報之數悉聽當事查覈固不
敢以清白末節諰諰于君父之前也
○浙江道監察御史劉蔚題爲邊事日急朝政日
疎懇乞
聖明自爲社稷至計以圖安攘事竊惟

皇上英明聖智何事不留心何事不聽察乃適因
朝講弗御人賢弗用政治弗修以致天怒人
怨釀成遼禍之慘奴酋以幺麽小醜稱帝改
元屠我城堡戮我人民尅滅北關刦制西虜
河東已去半壁全遼岌岌垂危徵調遍于九
邊賦稅加于四海蓋中外騷動人神胥憤此
乾坤何等時乎尚可怠荒逸豫晝寢夜酣安
其危而利其災耶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此政其時矣燕雀處堂不知禍之將及斯蓋

將及時矣今徵調四出中外震驚帑藏空虛
糧餉不繼熊廷弼雖忠義敢勇而無米難炊
脫巾可慮賊酋雖暫爲蠕息而狡詐百出除
夕元旦之際倘出不意而來尤爲可慮萬一
遼陽失守水陸並進北㕘薊鎮則薊門驚而
陵京危東走登萊則東土驚而中原震
皇上卽有黄金千萬將安之乎況江南財數連歲
多遭水荒金陵重地兵食尚且不足則京師
根本重地可不及時速爲綢繆計乎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二祖

八宗培養二百五十餘年深仁厚澤固可垂之萬

世奈何一朝屑越忍同嬉戲也人才者天畀

皇上以輔理成化者也

皇上誠不愛高爵厚祿以養賢才則賢才亦必不

愛頂踵髮膚以啚報効

皇上誠思熊廷弼未用之先遼左如何景象朝野

如何震驚廷弼既用之後雖地方殘破收拾

艱難人情物色若似有更生也者則奈何不
思用賢之効隨推隨下更舉朝盡用以培植
之耶輔臣者
皇上之腹心也爕理陰陽調和元鼎任何如其重
而枚卜已久稽遲不下致令悠悠忽忽誤國
誤邊是尚可遲遲不决以再誤乎九卿大臣
皇上之股肱也部院各有專司猶股肱難以廢缺
今冢宰故矣宗伯無人左宗伯且以失意病
去矣司馬封印日久刑工院寺闃然無人倉

署兩之何不速賜黜用以肅紀綱六科印多
壓封豈可終于白抄以褻國體中臺備員未
發豈可不盡允用以壅諸差徐光啟慷慨談
兵可不速令整練以張威武蔣定國謾言開
礦可不速為懲治以警奸邪至調募多兵近
集畿甸稍有不戢易生事端所謂營務糧賞
作何處置永平餉司近言止存二千之餉遼
東開箕亦云止餘一月之糧況徵調者源源
而来則轉輸者宜陳陳而集勢不能不徵調

則勢不能不轉輸戶兵二部宜何如其熟計
籌畫者可令呼庚而呼癸也然戶兵諸臣能
効于力之所及不能効于力之所不及搜括
派加權宜措置極設處之方塞浸漏之竇部
臣之力盡矣智能索而餉弗能繼偷天無門
點金無術將休兵乎將枵腹乎將任逆奴縱
橫而以遼陽與之乎與之遼陽而可以止其
不走薊鎮不渡登萊乎事無一可餉不能克
即罷斥諸臣臣亦甘心而竟何益于國家也

則叩閽請帑明明知逆耳而勢不得不請者

皇上聰明天縱揆事度理內帑之當發與否恐不待職辭之畢矣至廷臣章奏關切時政苦心極思之所出也邇年朝御稀聞籲天無術止憑此章奏一脉以聯君臣之交必朝上夕下斯有濟于時艱今隔絕不通十不一報誤事日多又何裨于國計乎是所望虛衷延覽勿貳勿疑俯體臣工以急救危亾者伏願

皇上自爲社稷至計亟用人以修內治發帑以詰

兵戎虔戰可勝守可圖恢復勦滅諒經臣必
能任之不然及今不啚日復一日政治日弛
人心日散兵餉不繼内變將興奴乘釁而復
来勢將叵測天下事葢有大不忍言者矣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薊門虜報孔棘微臣獨力
難勝懇乞
聖明特諭撫臣視事並勅兵部嚴催已推之鎮臣
速推未補之鎮臣以共濟時艱事職至愚極
陋謬叨薊遼之役嚴

旨屢促不敢不兼程赴任職入境以来耳目所聽
覩者滿頻逼處于薊之西狺狺不休虎憨擾
亂于薊之東蠢蠢欲動士馬之已調者鈌額
未補民兵之新到者露處無棲重地之城廓
傾頹何以壯金湯之勢到處之糧餉鈌乏不
免于庚癸之呼諸如驛遞之疲累援軍之驛
騷火藥軍器之轉運無一非督屬事也有經
具題而未覆者難止望梅之渴有已經具覆
而未行者猶苦無米之炊職受事纔旬日未

悉肯綮敢上方畧唯有望廷議速定
綸音速需奉行之唯謹已耳但任事需人無人則
廢事可虞如就地方之緊要與人情之屬望
者安得默默而處于此夫總督任大責重非
一手一足之爲所恃以同心共濟爲
陛下修封疆者首則撫臣而鎮臣卽次之無事之
時亦難偶缺況薊門何地而此時何時乎撫
臣劉曰梧直節自持壯猷素著四年拮据百
計焦勞凡一切夷情邊事俱是熟路輕車勿

論如職之謭劣不能望萬分之一即職之才
具果可以步後塵也然識水必問長年畢竟
初試者不如久任者之明而諳于計也撫臣
乞歸之疏屢上且移駐薊州似不欲一日淹
者病苦固是眞情封疆更屬大事北門告急
之日豈長往之時乎職以爲乞歸之撫臣所
所當特諭視事以重邊防者也薊鎮原止一
鎮臣近因逆酋犯順羣虜生心山海關外控
遼內衛薊關係兩鎮咽喉三輔門戶又添一

鎮臣以彈壓之總之為虜患方殷耳今已推
之劉渠兩月有餘尚未聞到任消息山海關
自何奮武以汝劣論黜至今竟束高閣即求
一鎮臣且屬烏有署事未嘗乏人代庖終是
傳舍即其人竭知殫心人亦以五日之京兆
視之以匹馬不入之地當鎮臣並缺之秋儻
一旦犬羊不戢抱鼓忽驚職飛檄而調遣之
而責成之者只此鎮臣代署之官事權不重
精神不專何以馳號令于風霆聯將士于臂

指乎職以爲巳推之鎮臣所當速行會推勿
得久缺者也方今中外舌敝頴禿焉
陛下借前箸者遼事耳職不言遼而言薊非緩視
遼也遼事雖决裂可憂遼臣巳籌畫無遺勿
俟職之續貂爲也况薊門料理無虞綢繆有
備內可以固根本外可以壯聲援爲薊亦所
以爲遼也職拜疏之次日便當馳赴山海而
薊門之中西兩協相距頗遠虜情叵測陰雨
當籌不得不過望于撫鎮之兩臣伏乞

皇上垂念嚴疆特諭劉曰梧速出力疾視事並
勑兵部速催劉渠赴任免其交代廢料理有人而
封疆攸賴矣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本爲遼餉計無復之臣
部勢難少待敬合詞大懇
聖明垂念封疆
宗社關繫匪輕速借帑金以解危迫事竊惟遼與
京師勢若輔車而遼之危危在封疆京師之
危危在

宗社此不待再計决者也棄遼卽以棄京師
皇上不有封疆不有
宗社又安能長有禁內之藏此亦不待再計决者
也請帑一事本都爲增兵增餉內外兼維于
萬萬不得已之時行萬萬不得已之計臣部
數爲補牘亦旣詞窮巳而營臣餉臣臺省諸
臣代爲交章謂舍此莫救燃眉非爲臣部地
皆一片憂天血誠所自激發而臣等日幾望
皇上之鑒而轉圜不啻眼欲穿也乃需之愈亟持

之愈堅屢呼而屢不應得無以遼陽付之一
經臣手幸奴酋旦夕不來便保亾恙兵可無
添餉亦何用是皇皇與夫奴酋豈遂不復來
哉虎伏鷙藏搏噬愈不可測外而城守待戰
內而簡練待征添兵須吏難緩則添餉亦須
吏難緩凡言奴酋無能爲無足慮巧蔽嘗權
如左右輩者皆誤
皇上不顧封疆
廟社者也又得無以新餉已加賦已留稅無得更

爲求多與夫臣部餉金不下三百六十萬矣近且調遣出關者源源未絕召募入衛者攘攘方來計日支給應費若干尚不可量值此寒冬苦地居者卧雪裂膚行者衝風刺骨不有挾纊之恩誰効超距之勇計人優卹應費又若干亦不可量至海運陸運舟車脚價所費不貲與夫厚爲懸賞購虎兎諸夷以難奴酋未易數計此皆

皇上所稔知者約計共須七八百萬方濟目前之

急嚮使前項果足辦此臣部亦何樂瑣瑣觸
皇上之所厭迺派題留僅二百萬兩餘無論滅奴
難期卽據現前以二百餘萬之數當七八百
萬之需抑何懸絕矧新增餉銀隨到隨用已
過半矣稅銀疊徵不到猶是止渴望梅萬一
軍不宿飽脫巾以呼曰主上厚積如山詩臣
胡不請發以拯我而使我至此腹心之變與
門庭之憂交搆謂封疆何謂
宗社何則臣等之誤

皇上也說者謂黃白滿贏皆斂怨召亂之資即無
事猶當出之以結民心況際此禍敗之日彼
瓊林大盈積豈不厚使漢唐兩君知聚知散
何至有甘露奉天之厄官山賦海所少非財
寧以財易天下毋以天下易財豈煩問哉
祖宗櫛風沐雨相傳二百五十年之天下
皇上幸勿自誤以誤封疆
宗社也興言及此可勝痛哭流涕此臣等忠愛難
恝復齊心以禱願徽

二祖
八宗之靈默牖
聖聰而不憚反覆前説者千懇萬懇爲
皇上今日計救急無如此着急爲之救無如此時
而已儻尚食之餘稍一賜覽立沛
德音如臣所請傾大內數百萬儲蓄以佐軍糈以
作敵愾匪直解臣部之危迺以自解其危從
此侵疆可復將寢廟鼓鍾實嘉賴之臣與十
三司官憂苦轉添顒望轉切不避忌諱同詞

叩閽無任延頸待命之至

○四川道監察御史周萬鎰題爲夷氛叵測
廟算甚疎人情渙散可虞國勢瀕危立見微臣目
擊心駭謹罄愚衷伏乞
聖鑒以圖速救禍亂事竊惟夷狄之患何代無之
要以中國有人制禦得策故時逆時順旋起
旋復卽毒或流于邊疆而禍不延于
宗社如我先朝土木之變庚戌之變勢岌岌矣然
也先俺荅皆志在擄掠原無深圖而當時防

禦之策亦不遺餘力斯轉危爲安也奴酋包藏禍心在數十年之外人人知有今日迺遼東當事諸臣徒務養癰內潰不爲曲突徙薪旣不能預銷其萌又不能撲滅其焰坐使奴酋強橫一入而陷撫順再入而陷清河建號改元肆無畏忌而楊鎬李如栢等朋比爲奸偏愎妄動使四路之師棄于一擲而奴酋益輕中國矣今破開原鐵嶺克北關謀吞高麗聲犯遼陽以乘勝之狡虜攻垂危之孤城恐

遼不能支而廣寧以西山海動搖

陵京震恐天下事尚忍言哉當纍卵剝膚之日

正臥薪嘗膽之時在

廟堂上宜何如悚懼何如戒備者而

皇上若罔聞也方且晏安遨處晝寢夜酣使羣臣汎汎悠悠交相駭咲以處于無可奈何之地夫奴勢方張必上下協謀內外齊力而後克濟自古未有主上厭棄幾務屏絕臣工而能收功于閫外者今之謀國抑何疎甚也職聞

王者天下之所往必上有精孚神貫之意而後下有絲聯繩繫之情必上無綱解紐弛之形而後下無鳥驚獸駭之患今臨御罕聞久習空虛之象仁賢彫謝積爲廢壞之極紀綱世道茫無着矣卽天下安所寄命乎況災異疊見訛言煩興兵招而不來民離而欲去商賈捲貲而從官咸避影而遁倘胡騎長驅將誰與共守京城哉恐麥秀歌于箕子黍離咏于周人也可勝慨哉語曰安危不定無爲貴

聖奴酋雖強不當我一大郡縣若堂堂天朝
幅幀萬里財賦萬方制奴若縛雛耳如以任
之非人禦之無策一旦爲么麽小醜所困豈
惟一人之憂實諸臣之罪豈惟四夷之笑實
千載之羞臣言及此憂憤激衷恨不滅此朝
食謹隨諸臣後妄陳一得條爲各欵以仰乞
聖明俯聽而採擇焉

一舉視朝之典

皇上初年勵精啚治時謹視朝故堂陛情孚魚水

邊疆威震雷霆如平哱平倭平播之役皆不
旋踵而奏功其人心有所惕也自
皇上靜攝三十年僅憑章奏一線而又多留中不
下此在平時已成鬱否況強酋壓境諸虜耽
耽譬厝火積薪而寢其上
皇上以為安乎謂宜乘此一陽來復亟
御文華召見文武羣臣面商兵食大計共圖戰守
機宜彼羣臣從幽鬱陰霾中忽覩穆清孰不
踴躍鼓舞剖心戮力者如言可採即見施行

使中外知

皇上無棄遼以棄天下之心自當有憣然一新宇宙增光旌旗生色者而又行郊廟之禮齋祓躬禱告于天地

祖宗期為邊疆雪耻為將士復仇誠如是則威靈氣焰華夷震讋神人協順為滅奴苐一事也

一發內帑之財自奴難以來公私俱困缾罄罍耻令兵連而禍不解財殫而役不休始猶取于搜括那借加派今搜無可搜借無可借加

無可加而獨大内黄白充牣積貯朽蠹此孰
非四方所供者而忍不以救四方之急也自
古鹿臺鉅橋無救商亾瓊林大盈祗以藉盜
今事急矣天不雨金地不湧錢惟有懇乞于
皇上而已伏願慨發帑金五百萬立解軍前則可
以濟萬姓之窮可以壯三軍之氣可以易奴
酋之首可以結憨虜之心使天下知
皇上之于財能聚亦能散聚之原以備急散之適
以得衆但使金甌無缺玉曆常凝則人土財

用終爲我有安富尊榮于萬斯年矣何必效
細民之吝嗇也
一保形勝之地孟珙有言護荊襄如護元氣遼
陽以形勝之地當夷夏之衝卽今之元氣也
國家定鼎燕京原與都秦都洛都汴者不同
彼皆據河山之要阻邊塞之長而今沿邊迫
虜視遼陽則肩背也夫闘者未有爲人拊其
背扼其肩而能勝者若遼陽不守國何以存
顧守非持重不能非捷法不能非以戰爲守

以守爲戰不能以臣所聞經臣布置有法彼其因敵制勝臨變出奇當自有秘密無容測度而臣猶願借飭者田單之守即墨也謂燕人曰吾惟恐劓吾之軍恐掘吾城外塚墓也燕人從之而齊人大憤今奴酋殘暴酗淫獨不可以激吾軍之怒乎王翦之攻荆也日閉營休沐士卒使士視營中投石超距而後用以覆荆今遼東殘破而勝氣未復獨不可以養吾軍之銳李愬之伐蔡也得降人李祐李

忠義許以官爵待以腹心而竟用以入蔡擒吳元濟奴酋父子外所刼諸虜獨不可計而致之利而誘之使相猜忌乎萬仞之顛疲牟牧之萬金之堤螻蟻穿之奴善用奸細因奸細以用間尤神于間也兵法千言萬語不外乎多方以誤之今奴退伏或玩我勞我懈我皆不可知吾惟不爲所悞則彼自敗矣天下事莫大于遼禍莫急于遼必先固遼陽以恢復全遼則奴酋縛而諸虜畏是在

皇上嚴勅經撫按鎮諸臣開誠布公齊心竭力勝則同受上賞敗則同膺顯罰職無敢置喙矣

一聯屬國之援朝鮮素稱向化頃以萬衆殉劉綎曾無退志且屢以夷情輸我其忠義可嘉也但其國兵素弱儻奴酋乘我師之間而吞之則我益孤彼益張夫奴目中久已無遼而未敢直犯遼陽者畏朝鮮之擊其後耳若無朝鮮是無遼也謂宜亟請

璽書諭勞其君臣多齎金帛犒賞其將士使整兵

境上而又出銳師佐之斯樹藩籬以成犄角計之上也至虎墩兎憨苟可爲我效力則我何愛厚賞此在臺省諸臣言之鑿鑿卽撫臣周永春請以身任皆勝算也何不及蚤行也至金白二酋頃欲入開元以爲我屛蔽無人敢擔以致殘破今欲得其旁裔亟宜爲之撫慰使招部落以圖復仇皆急着也何不及蚤行也大都御得其道夷狄咸爲我用而可以孤奴之黨御失其道夷狄咸爲我梗而且以

助奴之虐微乎微乎力主而速行者大臣事也今大臣多鈌帷幄無人將誰與决秘計乎

一守門庭之險昔唐人潼關不守遂使安祿山直入長安金過宋太原關仰而笑曰險塞如此使我得過南朝可謂無人山海關古稱天險而今垣墻圮壞守備單虛猝有叩關之驚直履若平地耳按臣王象恒疏請修築城綢繆牖戶良策但其期欲速而工欲堅該部何遲疑不覆失時悞事也更望

皇上慨然東顧添設精兵鎮此咽喉而天津昌平
新到之兵俱當移駐山海使督臣練之以成
率然之勢以壯金陽之險令外與廣寧相應
內與薊鎮相聯則門庭既固堂奥晏然而內
地人心可無驚擾逃散之患矣
一重根本之計京師天下根本
九廟憑依萬靈呵護固萬萬無足慮者但居重御
輕立國原有深意處治防亂保邦自是常經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其來兵之上也京

城地方遼濶武備單弱人雜冗而難治餉虛冐而難稽平居洶洶已自不保倘胡騎逼城能不訌然潰乎伏願

皇上速簡文武勳戚遴

肅皇帝庚戌時例預以分派各統精銳監以科道重以天言問誰爲畫地以固守問誰爲鼓衆以先登問誰爲明法以詰奸問誰爲持籌以覈餉此皆事之宜先定者也而又多補閣臣

皇上運籌于中嚴責樞臣調度于外又預檄各處

督撫按鎮期枕戈勤王無若庚戌之變仇鸞
擁重兵而不前也又宿重兵于通州使謹護
糧餉無若宋人之愚棄牟馳岡而不守也他
如鍊火器繕兵甲鑿地道築城垣撤廓外之
民居防倉厫之風火嚴緝妖言左道痛懲把
棍奸徒凡此未然之防皆事之不必諱時之
不可緩者慮危危乃不至防患患乃不生狡
奴聞之又焉敢內窺以就擒哉

一嚴海道之防山東北拱

神京南接留都漕運海運關焉會城設有鋒兵登萊設有水兵僅足固圉防倭之用尚多捉衿露肘之虞自遼警震鄰前後發者計四千餘人而東方之行伍空矣倘奴酋入犯將何禦乎議者謂虜長騎射不便舟楫竊以爲不然自登州抵旅順原無大洋順風揚帆須刻立到聞奴酋用事多南人習水戰彼扼于遼陽兵不得進安知不以烏龍江之船從登萊入乎況東省連歲荒歉龍鬬地裂之異既

見于前豕怪風變之災復乘于後考之傳紀
皆主爲兵若使奴酋得逞指天津則
神京震撼運道則脉命危蹂躪內地魚肉生民
禍當有百倍于遼者頃撫臣王在晉按臣陳
王廷疏請增兵增餉皆忠藎極愚老成長慮
非爲東方計也爲天下計也此非
皇上所宜申飭者耶至若登萊道臣陶朗先英猷
偉畧壯志籌邊永平道臣袁應泰卓識奇謀
真心任事誠以東事寄之當有掃盪攙搶廓

清遼海者今議破格用人請自二臣始也
一愼兵將之選自遼師失利將皆畏足兵皆縮
頸若以遼爲阱而相率不前者何也無勇敢
以倡之無紀律以閑之也兵者殺人之人戰
者殺人之事必素有矯健雄行之氣且有顧
附功名之心斯可以勇猛直前而不靡故曰
兵無選鋒者北今四方召募多乞丐傭流或
公府坐泒計籍則有轉聆則逃未見摧鋒陷
陣徒聞殺擄搶奪雖百萬何益蓋其氣不揚

而律不閑也若鋒兵之選擇募卒之訓練誠兩得之且計今中外用兵非增添數萬人不可若募近畿以備不虞則慮有里甲之費調土司以資獷悍則恐有道途之騷大都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患未至而爲之則爲輕動患已至而爲之則又無及與其臨渴掘井孰若未雨徹桑此二議者願

皇上速勅當事酌行之可也迺將尤亟焉將者三軍司命必深于謀精于術敢于戰而後可以

主張三軍令率以廢弁及見任者充之恐夙將氣盈于富貴廢閑力倦于馳驅孰與使新進老成並用也迺選將亦有三要韜鈐熟諳廉勇着聞當大敵而神閑總羣材以善用此大將之任也亟收之又有精天文風角之占窺太乙奇門之秘神出鬼沒陰闔陽開此軍師之任也亟收之顧二者世不多得此外惟取扛鼎穿揚不以談孫吳而先膽力但欲搴旗超距不以攻文墨而泥資格誠得良將統

精兵又以紀律閑之即鞭撻四夷可也

一議理財之道自古師行糧從今師有加而餉無措計臣心苦矣臣子萬不得已而請內帑此困極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之情也倘蒙

皇上俯俞濟一時之急實望外之惠也後此將安繼哉緩之時日則西江無救于涸鮍取之零星則鄧林不供于野火計不得不變而通之試觀今之天怒地震物怪人妖白氣亘空城環赤水何者爲常而猶拘執不變也諸臣有

言留都鑄錢京東水利者有言陝西羊羢蘇松杭織造江西磁器當盡改爲折色者有言冗官當裁冗費當減詳查開納事例者未易縷陳總之當審時度勢以濟時艱是在計臣熟籌以請悉心以詢也昔管仲霸齊計然強越劉晏與唐皆以偏霸之餘從殘破之後猶能使公私兼濟軍國充盈豈今天下無可生之財乎無善理財之佐乎若不講于生財之道又不謀于理財之人徒日攢眉蹙額爲持

鉢狀恐言利小人交通貂璫乘機煽惑將磨
牙之虎擇人而食伏莽之戎遍地為害矣
一昭勸懲之法職聞行師者用命賞于朝不用
命戮于社東征効事諸臣若劉綎杜松潘宗
顏等業蒙命優䘏矣若姚國輔竇永澄劉招
孫喬遊而下至延寧甘固之精卒川陝江浙
之銳士皆馳萬里之勞歷三冬之苦一旦肝
腦塗地誰為招魂而啟釁之庸撫畏避之懦
將偏愎之經臣猶使靦顏于世何政令之為

也城濮之役楚殺子玉鄢陵之役楚殺子反
故再世而強彼偏霸之國猶知有法況
聖明在上乎今到任一日之王文鼎已斬而開元
不守不問是以文武異法也殺一人之浙兵
擬辟而土兵盡逃不問是以楚越異法也伏
望
皇上大奮神斷速查東征攷事諸人槩從厚恤若
孟浪失事諸臣速正典刑以爲辱國覆師之
戒廢褒一而千萬人勸誅一而千萬人懲矣

一安內地之民自古國家長治不亂皆賴德澤以濡之法度以整之雖外有邊患而內無逆萌根本培則枝葉之疴易瘳也

皇上初年勵精圖治惠養元元天下晏然清寧矣自礦稅四起而海內囂然喪其生樂之心自靜攝多年而法紀蕩然莫適道揆之主今將士殞于疆埸糧餉疲于轉運丁巳逃而徵愈迫民巳窮而賦愈急語稱勞民易亂昔秦逐匈奴而陳勝吳廣發于閭左隨征高麗而楊

玄感李密起于洛陽殷鑒不遠禍亂昭然況今燕趙齊曾同告災荒秦晉川湖同苦徵調而援兵所過騷動惡少巨猾聞警思逞白蓮紅封跨州連郡妄希大事者不可勝誅也當此邊方擾攘萬一草澤奸雄乘釁而起一夫大呼四方響應

皇上即欲高拱深宮能晏然已乎伏願下罪巳之

詔霈更始之仁盡撤中使與民休息

嚴勅省直撫按諸臣極力撫循多方賑恤援兵經

過必體其跋涉之勞饑渴之困速速爲應付
勿使藉口以擾吾民至地方但有奸人即期
撲滅斯內地安而我猶得以全力制奴酋也
一審議論之宜昔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寡後人
嗤之職謂議論何患多國家有事正欲集思
廣益傳採詢謀以佐廟堂之缺獨患盈庭之
言無敢執其咎耳軍國重事毫釐千里故計
有偏全着有先後治有標本時有緩急伏乞
皇上于羣臣章疏無繫停寢即發閣部九卿科道

從公商確言求實效無取虛談功欲立成無
從迂慢更望
聖明裁以睿斷則羣言自稟折衷矣至諸臣論事
當此軍興勢迫更宜各秉公心盡捐私意謀
猷相濟何妨面質之訐意見偶岐當諒生平
之素言脫于口須知人洞肺肝智搃乎時寧
謂史無褒貶老成已見彫謝兩賢可復相厄
世道方慶和衷聚訟自宜永杜天日昭昭在
上勿因世變而傾正人

祖宗默默有靈勿藉時艱而植私黨偏執自用致

且及身深險立心禍當誤國匈奴未滅安問

身家君父有憂敢惜頂踵齊力挽乾坤氣運

人定自能勝天同心扶社稷蒼生內安斯可

攘外庶羣策集羣力舉指日蕆奴酋父子在

此師克貴和之一言也自有奴難以來諸臣

披心苦口仰祈

聖鑒者多矣何俟職言而職猶掇拾以瀆者誠見

夷情孔棘國步傾危災異頻仍人心渙散若

不蚤圖必至潰敗莫救職微謹罄血誠伏懇
皇上垂察尤願諸臣黽勉罄竭無徒諉之
聖明付之氣數也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敬陳防夷十要仰備
聖明採擇以佐
廟議以固封疆事自遼東急而兵戰有玄黃之鬬
無黑白之分然朝廷之事在廷之臣言之職
不敢出位以招嫌封疆之事封疆之臣言之
職不敢緘默以釀禍齊遼接壤戍于遼者待

食于東省官于遼者帶銜于東省休戚相關安危相倚遼之事即職之事也職不爲迂說傷煩亦不爲套言了事運官傳來遼報更密于京邸職有慨于中久矣謹摘陳十要煩關肯綮者冒昧上聞乞

皇上一垂聽焉

一曰嚴海禁職見經略熊廷弼疏云營兵逃者以百計五六十萬兵人人要逃營營要逃雖孫吳軍令亦難禁止又民心無仇賊之義瀋

陽已逃盡遼陽先逃者不復返見在者不能保其不逃夫遼陽非四達之途也山海關爲咽喉守關而逃者安能飛渡然則軍兵之逃將安之耶逃于海者自海禁弛遼人無固守之志兵不肯守而募土兵土兵又不能守而召各路之客兵土兵豈不畏死賊至而不肯相搏以瀋陽爲死路以山海爲生門開此徑竇足以亡遼矣然海禁由開者以通糴也今齊淮諸商望遼則蒐搖神蕩而遼人之望齊

誰不脛而思走哉然則弛海禁秖便遼人之逃何濟于遼查往疏亦止云暫弛不許夾帶私貨以杜通夷之竇豈部臣亦預占其不便耶南宋嚴禁開廣浙淮海泊商販慮爲金人鄉導在昔已然及今禁之職猶云晚矣

二曰緊盤詰海禁嚴矣曷云盤詰他船可禁也運船不可禁也職自入境嚴檄登萊運船不許夾帶凡回空一一查覈然與其盤于抵岸之時莫若盤于下船之日運軍得錢何人不

可携帶何船不可裝載一登舟開洋島可藏也朝鮮可往也江淮浙直閩廣可通也何必登萊此船不往有他船接迎何必登萊之運船藏于島則爲盜入于內地則爲姦細散于江淮等處則爲逋逃之民奴酋之耳目遍于海外心腹布于域中可來可往孰禁孰止入月間兵部疏已有出關軍士從山東海船逃散等語然則金復海蓋之間定當嚴飭監司于運船回空開洋出海之際查驗腰牌面貌

放行倍加緊切有夾帶一人南行者坐以重罪則遼人有守土之志客兵漸消逃散之心而奴酋不得縱姦細以窺內地矣

三曰守金蓋蓋今之策遼者謂遼陽宿重兵分布已定可扼吭而拊其背矣獨不觀項王之守雍丘乎雍丘守而漢不能東項王以爲可高枕臥也孰知淮陰侯信走故道襲雍而章邯董翳司馬欣之師皆潰三秦傳檄而定今奴酋之距金復海蓋明明有正路非若故道

之爲紆徑也奴如以數萬人攻遼而以萬人襲海盖則遼人必不能兩顧又如以重兵攻海盖遼師自顧其積聚不得不發兵以救援兵出而彼以輕師掩襲于途遼兵畏奴如羣羊遇虎勢必奔竄遼師潰而金盖與之俱潰矣奴兵每入犯不能齎三日糧故食盡則奔到處搶掠貨盡則奔今以四衛之沃饒踞我如山之積此處可久駐以窺朝鮮躡登萊絕糧道遼兵餧而逃遼陽非我有矣說者曰遼

陽守則奴酋內顧其巢穴不敢深入也夫奴
豈必須國而傾巢穴耶以數萬人守而一二
萬人攻之足矣且遼陽亦僅能自守而非出
戰之兵也如可出兵須其巢經臣必爲恢復
開原鐵嶺守瀋陽之計矣今金蓋雖添設道
將調戍兵馬不知道將何時可到兵馬何時
可集賊來風雨寅不待辰似應
嚴勅經撫二臣就近分撥截其來路防其奄至多
樹兵以爲犄角添設備以爲應援全金盖即

以全遼陽數十萬人之命亦以保登萊天津數十萬鍾之粟勿謂遼陽爲獨重而視金盖爲緩圖也

四曰固山東遼待食于東省東省安則遼安東省足則遼飽矧登萊爲江淮浙直咽喉而清德爲水陸舟車孔道扼要路則可以保障東南列營屯則可以應援西北今括枯地之毛以供海運又竭窮民之骨以益新編兼海内諸艱騈集之勞當諸路紛至沓來之苦夫遼

陽與山左非有星淵之隔也攷之綱目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泛海至登州貢馬漢人馬植馬政高藥師呼渡自登州由海道通金人金人遣使入宋不絕後使李善慶泛海至登約宋攻遼故道甚習盖一城而以新招九千兵守山東之百十餘城散如着面之黑子浮如滄海之一粟然兵雖撥兵船器械于何辦盔甲于何造兵以實數加添餉以虛名相應如乞食貧兒猶持空鉢一日無糧兵不可聚

職安得有點金之術耶再照旅順爲添兵一萬以保障登萊護持運道之計查旅順一小壘恐不能容萬人虜如截糧道則直抵海州從海州直抵皇城島不必遶由旅順虜如乘風而犯登萊旅順之兵不能救援且虜之患金蓋也從陸而水兵在船有難援應旅順汛地正及皇城島五百里之内未能護持運道登萊形勢蜿蜒海中面面皆海須得水兵防禦今水兵調發遼陽而新募之兵皆陸兵非

水兵也合無將旅順萬人分其半以泊登萊
與旅順互相會哨再得智略著聞謀勇兼擅
如福建叅將沈有容者帶領閩中水兵于登
萊防守又擇健而能鬭如周家橋把總金冠
者練兵于王徐塞防守則長鯨不敢跳躍聲
勢遙連金蓋而山遼自可恃以無恐矣
五曰餌西虜中國攻夷則我弱彼強偶拙而我
當其害以虜攻夷則地醜力齊彼損而我受
其益故我激之使怒兩斃而收卞莊之功或

挑之使爭相持而收漁人之利今建夷滅北關而犬羊起狐兎之悲腥羶抱寃仇之憤東激粆巴西結虎憨使之攻殺策之最上不待智者而知也邇聞黃台吉差通夷代叩願自將精兵六七萬再起達兵十三萬與中國出力誓盟擒賊我不能犒勞聽其與建酋相通奴與虜和而遼之患滋深矣夫開鐵破而遼陽虛乃賊不即攻者非真懼我之威也北關雖平衆心未附能制金白之命而不能結西

虜之權恐強胡之議其後也而不知今以開鐵擄掠之財厭虜部貪饕之慾取之中國者還結黨以攻中國彼無亡矢遺鏃之資而有同類呼朋之勢始投我而我不收棄之以資敵欲殺彼而彼反納迫之以操戈坐失事機害將益熾竊恐河東棄地盡爲羣胡秣馬之場門前之虎方驅門後之狠復進與言及此真堪太息國家雖空乏何有于數十萬之費有如夷虜交訌將來所費十倍于此可不及

時聯屬諸虜歸我戎索以從撫臣之請哉
六日保朝鮮金盖一道直透正南與蘇常相對
欲犯登萊天津由朝鮮爲最便夾護
神京亘此一國于江洋大海之間其在建夷則
門庭之敵國也往金人入犯必先結高麗高
宗即位慮高麗與金人通命迪功郎胡禮使
高麗以間之又令浙東總督楊應誠諭高麗
王楷之不受詔歲朝賀于金金使每至必書
其爲南北所重如此今朝鮮以一萬三千人

死敵而我僅以萬金卹之以數錢之銀易一人之命我之恩未能使之懷而奴之威反能使之愓建酋懼朝鮮爲腹心之患必稱兵以去其所忌恐金白旣亡之後卽及朝鮮我不能畢力以固其存而且嫁禍以速其亡萬一朝鮮轉入于建酋則登萊失一面藩籬而江浙直添三面敵國此其所關中國安危甚鉅須持危定傾多方存恤練舟師于鴨綠可遏烏龍新造之戰艦演士馬于玄兎可備王京

不時之寇患保朝鮮即保我封疆既不失同患相憐之誼又不失以大字小之仁在朝鮮必感恩圖奮奴亦不敢長驅以忘内顧矣

七曰先激勸自奴勢披猖而遼左摧城棄地損將隕師國朝二百年未有勁敵彼東倭西播有此屠戮敗衄之慘乎曩議復朝鮮者封伯爵賞萬金滅奴者當議封侯之賞而僅僅拘泥常格彼李成梁何以封伯而不以賞成梁者賞滅奴之人也都督劉綎之赴援也職任

江西布政力為促行家丁無糧括帑以贍之在途之食又解銀以給之乃千百壯士以隨行僅一二孤㷀以逐舍身塗草莽悵馬革之何存血染黃沙飽狐狸以充腹當其深入也破奴數寨見中國猶有人及其身歿也川兵二萬獨當關而可恃忠勇如斯勞勣如斯尚靳半通之綸未聞萬戶之賚無信賞信罰之成規釀可逃可降之敗局何以慰九原而拭三軍涕淚乎職屬都司周義原非海上練兵

之官以義切急公勉之使赴委領登州水兵出關應援清河失陷人民一空獨賀世賢周義徐九思三人死守本官殊非畏縮者寬眞喪師以原奉將令札營搜山護糧不即應致被查參未聞部覆革職今竟以新官補缺俸廩既難重給公署未免那移行者如在途之馬望萬里以奔馳居者爲失巢之鳥繞三匝而無托夫廢官尚圖陞官見任忽爲原任職憐其妻子啼饑安得無一言爲義剖明出處也

八曰恤軍士客兵與土兵不同客兵者撇妻子離鄉井非應募則召選來者也計歲月而懷歸望天涯而念別人情乎我必如家人父子聯爲一體而後可以結其心亦必衣食豐盈勝于故鄉而後可以用其力今也靡室靡家載饑載渴朔風凜冽九月誰爲授衣異域淒涼兩歲不聞家計進則強奴之暴畏犯退則上方之劍必加于是開鐵成髑髏之冢遼陽分人鬼之關乃漠漠悠悠誰爲顧恤西兵抵

通尚爲露處征夫枵腹徒令餐風且新兵之餉儉于東地之糧誰肯辭本鄉有餘就他鄉不足饑則思逃恐東方狗鼠滋煩極則思變若涇原荼餤可鑒職不暇憂夷虜而深憂禦夷虜之兵當事者勿以職言爲孟浪也

九曰廣官僚昔播酋楊應龍肆惡一州堅距海龍囤一自守之虜耳乃官軍分爲八路督撫設有四員監軍督餉紀功司道一十六員監紀府州縣官十員兵馬三十萬而會計川湖

責費止三百三十八萬七千餘兩何兵多而
費省耶上之有督撫監臨次之有司道稽覈
下之有府州縣經管官多則各持其柄而無
所營私人聚則各效其奇而可以奏捷遼陽
用兵支餉紀罪覈功兩院不得不委司道司
道不得不轉行府佐此二三同知通判推官
又多科貢出身限于資格賢者不得盡展其
才不肖者或因之為利由是錢糧積而收納
不能如期軍民竄而沿海不能偵察委多金

于泥沙滄海有尾閭之洩暴白骨于原野沙塲有夜啼之鬼向使遼左不設撫臣則河西之地亦俱化而爲夷今東隅雖成跌陷西路尚保封疆則設官之明驗也至于天津一路爲畿輔門庭亦宜添設重臣握兵北衛

神京東捍旅順布置密而後可遏乘虛之寇山遼兵勢亦相聯屬矣

十曰防冬令防倭以春防虜以秋令云防冬者何也因南人畏寒北人喜煖今氷雪將凝人

以為虜怯冷也凍滑而馬不能行也夫然則部印可封也兵防可逭也孰知倭虜入犯以時而建酋入犯無時先臣馬文昇疏云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屯兵三路以備外侮竊見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海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氷結人馬可行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未聞氷結之時虜兵不犯再查宣和七年十二月斡離不粘罕分兩道入攻北邊諸郡皆陷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京師十一月丙子金人渡河折彥冲兵盡潰壬子攻通津宣化門十二月閤門祇候侯章齎蠟書詔盡發河北兵建炎二年正月金人犯東京三年十一月兀朮入建康其在東省金人徇青淄粘木喝取濮水陷德州撻瀨侵濟南皆以十二月窩黑陷濰青皆以正月總之寇強方張須切震隣之懼四時叵測皆非豫樂之時今賊來洶洶手足便見張皇賊去嬉嬉上下同躭燕逸

洞觀往來可不念淸河撫順開鐵之危而忌
臥薪嘗膽之憾哉茲十款者或爲諸臣所已
言職申言之以保其萬全或爲諸臣所未言
職誦言之以鳴其一得言出傷時論多觸忌
然職爲國爲地方身且不顧又何知職罪職
者之爲介介也至于閣臣叩閽

天聽轉遙司農仰屋軍興罔濟言官落落蹇諤無
以效其忠卿貳寥寥官守多至曠其職營衞
向來未練富民幾致一空埒國事如弁髦視

邊徼如兒戲儻明知其要而莫之果行時事
將安所底止哉伏惟
嚴勅所司設誠而力行之疆場幸甚

○兵部職方司署員外郎事車朴謹奏為勢危事
急切骨痛心敬披葵藿之微忱仰佐廟堂之
末議懇乞
聖明採納狂瞽鋭意營精集大小臣工共圖安攘
大計以保
宗社事茲東事決裂京都戒嚴臣待罪職方與聞

軍旅當危急存亾之秋義激于中不容默默

夫逆奴本易與也坐此前過于玩忽彼日日

圖謀我日日懈弛釀成鷙驁一旦横發暴決

遂至于不可制所謂信挑蠱而不知其爲大

烏蓋中國本尊也

皇上故自貶損屑越之而使卑本大也故自湫溢

局促之而使小本强也故自消沮靡漫之而

使弱本富也故自困窮匱竭之而使貧事體

且有頭緒可柰拂戾狠藉使人心志亂營而

竟歸于叢挫時日本自從容無端束縛禁持
使人手足莫措而不整頓其本源比及未流
散漫然後費力收拾不綢繆于先事直待大
勢潰决然後加意彌縫今日政事大都若此
皇上自以為此可顛倒一世駕馭人羣矣不知無
窮之害
皇上還自受之今既不收拾彌縫柰何猶需待一
意不為亾羊補牢之計也夫以海溢鯨鯢跳
梁見怪一出而禍中于撫順再出而中開原

三出而中鐵嶺瀋陽空壘北關撤藩遼城孤
立若懸絲纍綦破竹在數節之後可不倍固
其緘縢茲復謀據鎮江絕屬國貢道趨登萊
斷京都咽喉矣或謂嘉靖庚戌虜直抵大明
門無足爲慮者此左右近習誤
陛下之言也彼蓋一時豕突獸奔旋卽引去曾敢
去而復來至再至三如今日否一時大臣秉
鄣有十三四員勤王之師不召而至城下者
十四五萬不知今日有警能若是否虜去後

世廟極以爲恥擬大舉出塞沿邊屯駐兵糧尋築南面新城亦不知今日能若是否且嘉靖末虜又嘗陷石州矣蠢爾無謀止圖深入所過焚戮不圖歸路無資以馬爲糧及應援四集跟蹌徒步復値大雨郎襠割去下半多道死者屯出口外十存三四哭聲震天我招撫殘破不失舊疆若今日遼左與疇昔大不相同虜志不在搶掠克一城我卽失一城有如遼陽不守則關以東盡爲建酋巢穴犬羊腥羶

逼近京陵自家臥榻邊容他人鼾睡西攻山海南渡登萊北出薊鎮無不可此得隴望蜀人情苦不自足之常矧犬羊叵測其欲無厭肯偃然不西向乎奴酋仍是竊懼畿輔復爲遼左然遼左民尤土著軍尤經戰茲京營數十萬盡市井傭販之流聞虜色戰股慄詎堪驅之行陣居人五方雜處其中亾命惡少不知其幾一旦虜薄城下死者死逃者逃降者降外有強敵內有厚藏反覆攜貳之徒睥睨

窺伺乘機取事未暇外防先虞中潰
陛下試一思之可寒心否儻豺虎衡行禁旅失御
皇上雖動大震慴恐勤勞
聖躬者不止御殿御門雖高枕靜攝恐煩聒
聖聽者不止法家拂士雖欲持籌而請發内帑者
不及伏闕補瀆嗚呼此豈臣子所忍言哉儻
欲易危爲安豈可盡謂無策蓋戰守相資忘
戰不可以語守非守不可以言戰經常與權
宜並用非權宜則經常有時而窮非經常則

權宜終不足恃兵與其招募于遠方不若搜
括于近地法與其條陳乎新令不若謀求乎
舊章以我之所短當虜之所長不若用我之
所長制虜之所短以我攻夷則用力多而成
功難不若以夷攻夷則用力少而取事易總
之無甚高論皆諸臣所巳言稍稍搭附臆見
期于設誠而致行其致要則在我
皇上時御文華殿召文武大小臣工面議戰守機
宜使人人得覩

聖顏聆天語衆心一轉神氣倍張由是偷惰可更積習可破因循苟且之陋規即變爲精明赫濯之氣象矣謹列爲八條惟

聖明俯垂聽焉

一曰火器中國長技可恃以制夷狄者無如火器其在今日欲以寡敵衆尤必以火器爲第一蓋虜之所長者惟是健卒輕騎短兵勁弩疾驅而來若飄風驟雨鋒莫可當而我以饑疲之士迎之千萬生靈祗以供彼魚肉豈不

痛哉惟有多蓄火器若佛郎機神鎗三眼百子鳥銃等無所不備一遇虜至萬砲齊發遠者一二里近者百十步鉛子之所炸擊烟火之所燒逮人遇之披靡馬遇之辟易則彼之長悉無所施待其狠狽僵仆自相踐踏然後出吾銳卒由兩腋以擊之如猛風捲籜是彼衆固無所用而我之用兵亦何必多哉

二曰車戰八陣之法昉于井田古者田賦出兵皆以車爲準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卿大夫百

乗步卒隨車而動此正兵也緩急之間覘便取捷時而用馬謂之奇兵奇以濟正之所不及詎可以奇而廢正乎今擬造車若干輛上施幔頂前用遮版上開孔盡置鎗刀火器左右飛輪輪外布刃車中裝載火器附餘人在車内推輓轉輪每一車營兵五十或三十人既不多易為供應衣糧器具另以輜車載之卒遇敵則人有所恃以無恐神閑氣定應之有餘且尤利於火器凡火器遠則不中近則

人畏縮而不敢前若黠從車中疾徐在我百發百中進則貫魚布則長蛇晝則樵蘇而爨士皆飽夜則團結而營上下皆安寢不苦蒙犯霜露大砲齊舉前者方發後者復繼更番疊用相續不絕敵攻其前則應之前攻其左則左者旋而向左攻其右則右者旋而向右攻其後則兩端轉而合圍札住不動四面應之若鏖戰時久彼衆未散我一面難開則以別營策應內外夾攻討彼軍單薄我兩營相

近火器暫止各出精銳經紀合爲一營但須
擇素曉陣法慣用火器之人練習閑熟使轉
折便利分合疾徐無不如意又須防其坑塹
以地雖居前彼進則我止彼止則我進其止
如山其進如行運有脚之城策不秣之馬驅
不老之師彼雖衆其柰我何以此横行匈奴
中可也何恢復之足云
三曰募兵語有之兵在精不在多今日出募兵
相屬于道路有應者有不盡應者臣非敢深

言其非弟恐其滋擾而卒無裨于實用也求
之邊鎮則危塞不可以重單求之中原則市
人有難于驅戰卽懸厚值以募之恐其愛賞
之心不勝其愛生之心矧以豚肩斗酒求滿
籌而滿車平招之不應則勢不得不強彼將
曰業朘我之殘膏于枯骨又欲暴我之枯骨
于沙場積怒睊睊及迫之以行若牽牛羊而
就屠肆死生仳離重以勤勞饑渴之感豈復
有鬬志哉終拚一死勢不得不搶掠以苟活

須臾甚有不可言者寬之則無軍法而所在騷擾嚴之又非人情或瞑目語難兼烏合蟻聚統之以素不相習之人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將雖能且不易使其帖然馴擾况未必能乎至于徵兵土司主事楊嗣昌極言其患臣不知土司情形惟斷以理而稽之往事似爲不可周幽王時申侯以犬戎攻宗周既入内地遂不可驅除卒至豐鎬墟而周轍東魏分南匈奴爲五部號左賢王晉于鮮卑羌胡降

者多處之內地巳而五胡雲擾濁亂中華百
十年不見天日此用夷狄之驗也土司雖錯
處中國終屬夷性與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
大槩獷悍殘忍日事仇殺恐招之未必來來
未必可用而或勝與否驅之又未必即去開
門揖盜虎入羊羣內地受害必多是復增數
奴酋矣無乃非計乎以臣計之不若止索之
畿內材官騎士精銳夙稱河北燕趙自古多
感慨悲歌之士屠狗擊筑皆出燕市榗髀興

思惟在鉅鹿他若張車騎趙當陽皆燕趙產也且門庭之寇剝膚之灾其保護信急況今京師輦轂抱奇之士多投跡焉及兩科所不能盡收者瑰偉智勇尚亦有人苐桀燕昭之臺必有應者若總得一二萬人以三人之食食一人以三馬之食食一馬隸之車營資以火器眞可以一當十岳飛以八百騎破兀朮五十萬則兵豈在多哉所謂召募于遠方不若蒐揀于近地者此也

四日修祖制

本朝令甲斟酌前代誠聖子神孫所當世守為家法者也若今日所苦者非兵餉尺籍可按舊額可覈主者豈能溺職良以藪弊府奸沿襲日久牢不可破動輒掣肘遂成沉痾無可柰何耳試問春而開操秋而停操所練者何事今日過洪明日過淮所輸者何物布花胖襖甲冑弓刀不時解到驗收者驗收給散者給散此皆何為者乃稱無餉哉謂宜于兵見

操者時汰其老弱頂替者實收之行伍其有不願與久缺者另爲之勾補召募于餉則發解者之冐破作何禁止包攬者之侵漁作何稽查影射之關作何清覈此又得

皇上臨御面召羣臣逐一詢問太阿在手誰敢支吾一日而數十萬之兵數百萬之餉可立致矣豈至促襟露肘束手無策哉至于屯田一事在今日尤宜亟講膏腴霸占于勢豪子粒乾沒于猾弁往歲宣大按臣曾一清理業有

頭緒恐其去後復漸積混淆若由一時以垂久遠由一處以及各邊人授以田給之牛種各農講武畚鍤雨渠之利成歲省金錢無算豈憂不足耶頃有林下縉紳建議欲于邊境遼闊之地盡畫井田溝途封植縱横錯沓一以見先王之法制可行于今日一以阻戎馬之長驅其策甚奇而可行或者以爲西江之水不救目前臨渴鑿井爲計亦晩不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猶或有及井田猶須歲月

屯田則一二年便享其利何遷緩之有如必
以爲迂遠取切近者爲之則十室九空庫藏
如掃恐發內帑之外別無他策如
皇上愛財貨不愛社稷何所謂條陳乎新會不若
謀求乎舊章者此也
五曰樹外援所謂以夷攻夷者亦就彼比鄰近
便勢可以相及用計挑之使其互相攻擊以
紓我患害非驕此以加彼也朝鮮禮義之邦
北關忠順之部雖屬國屬夷有辨其親附尊

戴于我則同卽至今日心猶無他惟是傷弓之鳥畏奴之強觀望不敢前如我兵威日振而可恃則其輸誠效順必無異于往時今北關破矣與其朝鮮之損將覆軍皆由于我我亦安得而負之剏尤欲收之爲我用也謂宜下詔慰勞朝鮮于死事官兵破格優恤庶天朝不失信義于小邦可以堅其拱翼心令其整餙兵戎相機而動金白二酋傳聞尚在卽不然亦必訪求其支派孑遺處之近邊內地

多方培植漸次收拾殘破爲報復計待其稍
能自立仍令移駐故地作我外藩盖自宰賽
父子被執煖粆二酋殊爲不平亦畏奴之強
蓄縮未敢動虎酋之孫以妻家被禍欲修郄
于奴此皆有可乘之機今當以唇齒狐兎之
義動煖粆二酋令整備部落共復北關而以
東方爲事復往說虎酋曰爾擁衆二十萬雄
長東北諸夷素爲奴酋所畏服奴酋受朝廷
厚恩一旦逆天不道跳梁若此且其狼子野

心前併吞南關今復執宰賽挾煖炒滅北關盛強業與爾相軋爾已不能獨擅其尊矣彼未叛中國之先與北關講老女親事每傳帖內地必詆斥爾爲臊達子目中已無爾部北關非爾婚姻乎敢肆爲虐賊無所顧忌此其端已見矣而猶謬爲恭順于爾者其力尚有所不能且方與天朝構難恐爾之議其後耳藉令得志于遼左勢且益增彼敢于叛天朝何難于叛爾敢于蠶食諸夷亦何愛于爾而

不以處宰賽南北關者及于爾乎爾一世英雄甘屈于奴爲天下後世笑何也爾每求增賞所爭幾何若能協力夾攻以滅逆奴分統其地則前日建州之賞更增加以與爾降勅鑄印爵之以上將軍內持和好外擅貂參之利安富尊榮豈不鐵中錚錚毅然大丈夫哉不然養虎遺患悔無及矣虎酋若聽斯言而攻其外我攻其內朝鮮與㸑炒各乘其敝制之則奴賊腹背受敵首尾不能救應儻亦罪

惡貫盈值天亾之時乎
六曰用反間盖兵詭道也用兵者必離敵所親
除我所忌所謂多間諜是已叛將李永芳佟
養牲皆中國而入于夷爲之出死力作鄉導
戕將折軍攻陷城堡多出其謀近聞奴酋自
得志後深居稱朕驕恣酗淫此敗端也雖用
二叛慮有反覆關防甚密不使見面此疑端
也有此二端則我用間之日矣今宜以帖責
二賊曰朝廷何負于汝乃甘爲悖逆試看自

古亂臣賊子曾有一人善終者徒留萬世罵
名汚青史人亦頗諒汝出于一時迫挾非其
本心何不悔前愆早去逆效順主上寛仁當
貸汝以不死更能擒殺奴酋以功贖罪厚賞
顯官亦不靳汝若執迷怙終彼奴酋豺狼梟
獍之雄殺戮無節其父兄子弟尚爾不顧爾
處孤危凶禍之地不知旦夕反面無情汝當
爲異域虀粉尚欲長保其富貴哉目今天朝
大集兵馬行撻伐且犂廷掃穴不知汝之死

所悔豈有及乎彼即不聽斯語亦未免踟躕徊還奴聞之又生疑心復詐爲二賊已受約許爲內應而我與之書期日舉事令速圖奴酋募死士或蠟書作誤投其部下須自臨期設數處疑兵于近邊往來出沒若有所待者然奴酋偵得其狀其疑愈深猜忌既生漸成仇隙自不相容二賊不能殺奴因奴因亦必殺二賊矣豈不爲快心便計也

七曰明賞罰議者謂方今大患在法令不行綱

紀不正若人病痿痺手足支離而不爲用是固然矣豈遂以一切督責之術行之耶賞罰二事王者勵世磨鈍之大權賞誠懸則人有所豔慕而必從罰誠立則人有所畏憚而不敢不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聳動鼓舞精神百倍加之嚴法以惕其心則赴湯蹈火無不可者此必勝之道也苟勇于議罰而怯于行賞彼未見可欲者誘之于前徒見可懼者迫之于後將自索然而萎甚至于不堪恐同舟

之敵入室之戈在眉睫肘腋間其禍可勝道哉或謂厚賞于方今困乏之日言何容易然非欲求之額外也第于應得衣糧不致減削令充然有餘其中挑選精銳以所汰不堪者之糈加厚焉其新獲功級業如定格將帥與士卒同甘苦時時體悉慰勞有不感恩圖報者否也至陞授爵秩異等處以不次此何費國家之財抑非輕名器也名器原以待有功自當無所愛于豪傑之流耳若屯膏各賞印

刓忍弗能予使人灰心解體何以濟天下事
哉此亦不獨軍前爲然願
皇上深思之也
八曰權戰守凡臣所言火器戰車之數悉爲戰
而設然亦非欲輕舉躁動與奴爭一旦之功
也要須酌時勢乘事機而爲之所謂先爲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越句踐之謀吳也十年
生聚十年教練二十年臥薪嘗膽然後可以
舉強吳先零爲漢患趙充國請備之曰無如

老臣及其至彼作用亦惟策屯田便宜椎牛
饗士人人思戰而不遽許卒坐困先零制其
命此老成之石畫也茲欲東向以謀奴當審
彼巳之情形察諸夷之向背若虎墩煖炒各
酋聽我約束則急擊勿失如或未然姑退保
遼陽其于遼人結之以恩信鼓之以忠義動
之以鄉井坵壠之當保弔死扶傷問疾賑窘
挾纊投醪蓄精養銳日者奴時以剩騎入而
嘗我擾我因以老我間以銳師深入大入大

利小入小利茲知我有備按兵不出却以餘
力搗北關且欲以北關之故智施于朝鮮朝
鮮關繫甚大非北關之比大兵久駐于彼費
餉且不支我一撤兵出援彼必復來漸次蠶
食彼反若得其窽惟當簡驍健用之火器戰
車之間避其來銳擊其惰歸聞開鐵諸城輒
止一層瑕而不堅是以下之甚易賊亦棄而
不守宜乘此虜未遽入師衆大集用其力速
爲修理下半以石上用磚數層若戚將軍所

修薊鎮城深濬地塹金湯屹立屯宿重兵招撫離散使復故業務屯種畫井田本地所出卽可養軍一處修完復修一處漸及于各城堡久之皆成屯地不第一方而已惟是目前所費須多方料理一勞永逸小害大利内地充實屬國無恙永爲外藩然後連合虎墩㹨炒合部鼓行而東朝鮮南來策應擒奴賊叛將臠其肉刳其心脯其肝以祭我死事諸將士以伸中國之氣洗當宁之羞諸將士死且

不朽可封目于地下矣尤願

陛下惘然興慚憤之念反而思堂堂

天朝當吾世而受小醜挫辱慨然與海内更始

定枚卜補大僚下考選留神邊事詰戎飭武

行且

宗社安若太山

皇上尊若上帝尺組可以縶南越長纓可以繫名

王區區狗馬朴忠退而把犂鋤永爲太平之

民老死林壑無遺憾有餘榮矣

卷三十三終

籌遼碩畫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C5
K97

HC
147
.P3
v.58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四　己未仲冬二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湖廣巡撫徐兆魁題爲夷氛轉熾兵力尚单謹議調水陸精兵以備戰守事准兵部咨奉
旨議調湖廣永順司土兵一萬五千保靖司土兵五千并發到劄副二角除將劄轉發二司并行布按都三司守巡各道議調議餉并議將領及一應凡關調遣事宜逐一共圖料理外爲照奴酋自破開鐵北關以來勢益猖獗遼

瀋廣寧一帶勢愈孤危近讀經臣熊廷弼無
兵無將無民無馬一疏事勢窮蹙不料至此
今調兵最爲緊着臣子苟可效力敢不勇圖
惟是調兵於土司與調兵於郡縣事體大不
相同而二萬之取盈數千之遄發機宜更須
詳容職請備言其故夫永順兵則嘗調征倭
矣一兵竟未行及征播則行何者播近而倭
遠也當時一入播境則穀米可資牛羊可掠
進有趨利之樂而坐無艱食之虞且大兵集

勢在必克彭元錦卽不親行而兵自勇於行
若以今日事勢則視征倭時尤有間人懼送
死餉懼後時兼之五六千里長途自出楚境
誰能爲一金之犒者故在今日第一足額難
次則出門難又次則禁騷擾防逃囬難自非
彭元錦身親統領安能如指臂之相使威令
之必行把目共一心群行無退志元錦行卽
彭象乾必不敢後而調遣始有完局矣此應
議一也咨文有曰不必取數之盈每次發一

二千啟行是矣但此二千也盡聽士舍押行乎抑復加千把總一二員也加千把總士兵必不從聽舍把目爲管押又恐逗遛不進計永順一萬五千非分六七起不能行而彭元錦一人之身耳將從先一起行乎抑從後一起行乎抑元錦與漢將一員分先後行乎職以爲元錦必不能先行即與漢將分先後亦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慮彼漢將者縱諳紀律善駕馭能佐元錦所不逮要須如塤篪共奏

并和相宜乃可望之同心共濟然安知元錦之能降心以相從否也此應議二也洛文有曰土兵無安家亦宜厚加犒賞夫厚犒與安家何異哉前時三千之調每兵已給安家銀三兩然不盡到兵手今不能復減惟於三兩中挑選後即與二兩留一兩至襄陽方給若行糧則每日四分計程不過六十日仍寬之以八十日其銀在前途每五日一發另委賢能府官二員指揮二員分領而分給之當令

釐毫盡充兵腹免藉口無糧及至北直隸地
方則兵部與總督俱宜照管矣職亦不敢以
別處銀兩累兵部難總督職當別爲劑量預
解五千兩到保定巡撫衙門又解五千兩到
薊遼總督衙門俟各兵入境計其行期未滿
八十日則不行請給旣滿八十日乃計日量
給然必經職所委府官具呈而後與廪不致
冐支餘者亦可充犒賞則自楚至遼當無不
足餉之地惟隨處曉諭地方發賣糧草如常

卽遠來之兵更有依賴則又該境督撫責也
此應議三也凡此皆部咨所已及而未詳尤
有未及者則二萬調何容易也永順保靖雖
親實讎於勢不容並調雖遣行當有次第然
前者稍滯卽後者踵至矣萬一相值閒舊忿
乍發互相屠戮之慘豈所忍言卽至遼陽共
處矛戈之間其可慮又豈少哉況二司皆逼
苗穴楚黔無制之區歲藉其防苗之力亦不
少假令二萬竟調內地得無空虛苗且生心

禍將不測是遼未必得楚兵之力而楚已先受援遼之禍矣且湖北平清等衛二年之間軍民死於饑疫者已半豈容沿邊一帶立見空虛職再四謀之司道咸謂二萬決難取盈莫若止調一萬於永順保靖二司酌足其額或止調永順一司尤見事權歸一職閱邸報戶部主事楊嗣昌與經臣熊廷弼已慮及此矣至合用錢糧宜照部文取給於新派地畝銀兩但此銀解過已逾二十萬餘尚未完已

一面緊催乞
陛下察職不得已之言下部覆議上請
嚴勅彭元錦著緊挑選身親督押事寧之日破格
陞賞仍乞俯允職議酌調一萬以圖實用卽
于援遼未嘗無補而地方亦無遺慮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事需餉方殷廟謨
措餉難緩敬陳末議以備
聖裁事竊惟奴酋今日眞欲爲阿骨打所爲非安
史元昊比此人人而知也縱值沍寒暫韜烈

熖霎時春煖便卽飛颺況遼城借水爲防或可幾幸無事若金復四衛之糧道廣寧一帶之旁岐虎眎眈眈臣以爲憂方大耳聞奴甚饒于貲雖其地不産五谷所虜去漢人僅月予粟一斗然久練精兵數萬則厚犒以餌之其倔强不可當也奴爲計甚狡旣慮彼中人逃入吾闗以泄其謀又慮漢人潛入彼中以行偵諜凡居彼地者止所習用奸細十餘輩髡髮尚存而其餘毋論夷漢盡削髡髮以爲

別識虜彼得伺我我不得伺彼其譎詭不可
問也奴既陷北關執宰賽嚇朝鮮想諸酋俱
有戒心即我有用夷攻夷之謀而犬羊叵測
恐諸酋類然陰間之而借以疑沮奴則可明
强之而仗以討滅奴則不可緩致之而出以
有意無意則可急尋之而令其日驕日挾則
不可薄嘗之而借爲犄角之着則可厚望之
而靠爲第一件之筭則不可張弛操縱自出
于經臣撫臣之意而朝廷不問則可若諸臣

不時訟言而

廟謨專無制決則不可盡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若少泄而奴之防我者乃出我防奴之上其變幻不可知也總之文武內外不得慮忽綢戶習紐怡堂而要以遴將徵兵總需饒裕既經遍借又復窮搜加派巳竭脂膏大傷更鞅飛輓則將何道而可乎臣愚不勝抱慮謹以一得之愚勒爲五款惟

皇上試垂聽焉天下有司贖鍰春夏積銀秋冬積

穀並填月報用備濟饑功令相延故非一日
但欲傾庚倒廩而出非甚大祲莫之敢動盖
出陳易新雖應歲歲皆然無柰還補之時窮
編星散率係里甲包攬上納往往完少逋多
以致查盤則不及格考滿則不及格而累乃
官受之矣有司之寧聽朽蠹而不輕以予民
者病實坐此故臣嘗謂有司非甚不肖而其
倉儲自多陳陳相因者唯是朽蠹爲深可惜
耳合無行撽郡國令所司斟酌歲之登耗民

之饒羸其歲登而民饒者或將倉穀糶給富民變價入官盡充遼餉俟明秋穀賤時以春夏所積之銀糴補入倉其歲耗而民羸者或將倉穀一半留俟春月青黃不接之時仍爲酌濟饑民之用一半變價充餉盖與其久貯而多蠹惠不及民孰若以無用爲有用而利且及國之爲愈乎此一議也漢之卜式特著高風乃若王肅納𦃇聲蜚東海杜援入穀贍落西羌多少捐貲從來巳然矣方今建議者

動稱勛戚應効輸將臣謂侯伯之家無多長物唯是戚畹中擇其一二著姓自非當事坐名敦勸則首倡大義者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如園開海甸樂縱游觀若稍以窮奢極欲之餘割而爲仗義急公之舉其爲利濟亦已弘多至于尼父遺裔世延衍聖受累朝封爵享萬禩榮華曲阜家貲東魯罕儷止生一子奄忽去世自合從公立賢以祀瞽宗以續世系聞衍聖且耄矣崦嵫暮景需用幾何而所立

嗣之人得襲簪纓已爲望外諸如貨鏹半餉遼軍政立嗣之心所卄者且以見衍聖之陳誼甚高與尼父尊中國攘夷狄之遺思默默印合而尼父在天之靈欣喜慰藉享祀無吐不言可知此一臣者與戚畹諸臣當事若肯多方諭以大義令歡然樂就各自疏聞以見原本由衷非從人強然後具題弘獎監坊以永終譽二臣而外聞風慕義何處不勉焉此二議也洪武五年給僧道度牒令僧籙道籙

司造周知冊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卽爲
對冊其父兄藉貫告度月日如有不同卽爲
僞冒二十四年令清理僧道二教凡各府州
縣寺觀但存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之不
聽雜處于外三十五年令寺觀有名額者不
必歸併新刱者歸併如舊永樂元年令三年
一給度牒十五年禁僧道私建菴院
祖宗之拳拳禁令無非爲防奸僞耳今奴酋奸細
所在而然僧道中保無此輩況度牒之頒原

每紙納銀若干足充公用令中外僧道或倡無爲白蓮靈寶火居諸教簧鼓流俗即有戒律者又不領牒而私自披剃非制也合除茅菴草院之湫溢淄衣黃冠之貧窶者照常無擾外其餘院大人衆無牒者令之補牒有牒者令之更牒照往時銀數補者全納更者半納至京師多富厚而外省多艱難又在酌可而不必額拘想故事清理二教原屬儀曹今既爲餉計須戶曹儀曹會同行查作速徵觧

則旣可防奸而于遼餉未必無涓滴之助此
三議也自督餉李長庚以留稅請而
皇上慨然舉朝手額顧所留特今年新稅而止臣
謂遼之結局旣無期日大工且停曷若以後
年分權聽扣留不解水衡而解戶曹至直遼
平工興之日仍如舊解至若往歲之已解未
解則亦有應查者夫榷稅解監解部各居半
焉解監者貂監爲政吸髓吮膏進供什一私
侵什九毋論矣若解部者有司爲政通商裕

國兩利俱存但恐地方所獨急在司農惟正之供而所稍緩在榷酤額外之入二十年來遠邇新故之間得無有上手徵銀已經竣役下手解銀偶屬愆期者耶如是則未觧之銀不無貯庫流聞江閩二省遠年欠觧尚多未知的否又有額編之數目原徵而取道之行商偶爣或已觧之外另有扣存如蕪湖一關自三十四年起歷收貯稅銀除陸續觧部買銅買木賑荒外尚剩銀三萬餘兩春間戶部

移檄應天正行查解即一處而他處可知總
之已解未解在外則有司逐年簿藉撫按得
而問之在內則繕司逐年文冊部堂得而問
之目今計臣以戶攝工則戶工合一親切易
查較之隔靴搔癢者自別一加意而于遼餉
未必無補此四議也留都鑄錢該通政姚思
仁疏請遍行若臣向所云留都鑄而京師用
爲利更大臣疏與思仁疏互相發明兩無防
礙乃臣疏已經部覆尚阻

俞綸則何不亟賜撿查蚤爲沛發至于銅鉛產自
滇黔巴蜀而運之至南者乃以奸商要截蕪
湖去處合下思仁疏嚴行禁杜而又有留都
丁字庫貯銅一十五萬觔頃該庫璫役黃廷
臣何萬壽輩投揭工垣意欲題請將前銅觧
運到京夫臣之欲南鑄北用者正爲從南運
銅不便而就南鼓鑄爲便該庫銅恰好堪充
鼓鑄而庫璫乃爲内供之請何爲者也又有
甲寅歲倭船漂失該閩省道臣韓仲雍委同

知萬廷譓等領兵往圖之得獲舟中所載貨物率多耗散內有絕精銅可數萬觔尚貯藩司延今六年充該省鼓鑄者半存留者半合無檄行該省運赴留都同前丁字庫銅共收一處以備差官南鑄之用亦部臣當蚤爲計者此五議也抑臣猶有說焉餉無所出則措處爲要餉有所出則清理爲要盖舊日之額編與邇年之新泒皆有定數尚易清稽乃若內無成案可憑外無原文可覈止從臆見設

法搜尋如臣往疏不曾以借學入監請乎不曾以扣留工食請乎不曾以南後湖大造贖請乎不曾以鈔關餘銀請乎不曾做山西採荒例以劄副勸輸請乎諸如此類俱蒙部覆報可施行然皆事出刱爲數非額定徵輸之多寡任意解運之遲迅無期酌量督催亦計臣之不可緩者他如解官解役因緣爲奸有揉低雜假之弊有剪邊去珠之弊移文戒飭足徵官邪而獨其甚者通天徹地入鬼出神

或地方領解二批而到京止投其一或中途假印倒批而銀鞘全不來京至有糾合猾胥留硃去墨批冊投時改多爲少掣批回日改少爲多洗補無痕踪跡全泯雖善摘伏如神者莫將而問焉乞

勅戶部行文省直自今而後每歲終藩司將一年所解各項款目開列總撒併領解職員姓名月日造冊四本一投部堂部司一投庫一投銀差以便查對庶胥小無所肆奸軍需不至

暗耗矣若乃遼左清查則部疏甚詳已經奉
旨專責閱臣無容復贅臣因論措餉而及清餉若
此仰祈下部具覆施行疏頻發接得熊廷弼
書揭大約為向計曹請討牛車各費銀兩而
稱管糧通判報到倉儲僅勾軍士兩月之用
馬匹一日之用且言非部郎親到遼中不知
遼急而中間責望計臣備極緊切伏乞
天語叮嚀速諭計臣多方措辦若計臣當此緊急
猶復悠悠不為之所窃恐無銀兩必不能置

車牛無車牛必不能運糧草無糧草必不能
養兵馬無兵馬必不能捄遼患異時縱引臨
敵缺乏之律以責討臣終何益于勝敗之數
乎討臣當有以處此矣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遼左急缺糧草轉運
難緩須吏乞
勅邊臣多方督運以濟急需并
勅部院從長酌議以足經費事切惟士馬雲屯不
能枵腹而戰儲蓄山積不能無脛而趨昔蕭

何轉漕運于關中寇恂調糇糧于河内當其時遠征未嘗之絶則皆先事而圖故不至臨事而悮耳頃見經畧熊廷弼移户部等衙門咨内稱兩月所運之糧石不及月支十之一二運人運馬十二三萬餓腹憑何充塞又稱遼城居民全靠村屯車運糧草入城買用間有買糧食者皆被軍士搶買屯車益不入城居民無所得食兵馬滿屋饑寒切身必有先軍士脫巾而起者勢誠岌岌矣夫積之海蓋

者非乏需之遼城甚殷非有十鍾難致之勞何至二輔不登之窘大都遼人慣習陳倫故智凡關放月糧利于折色不利于本色以折色則尅減易而本色則抽扣難也本年二月遼撫周永春有急請多餉一疏内稱守巡各道召買米豆草束之數迄五閱月完未及半且有不及十分之一者維時

皇上已切責各道作速收買不許仍前怠緩至悮軍機矣何積習猶然未破直至今日勢窮事

迫乃始請辦牛車汲西江以潤涸鮒得乎所
攄兩道之請車以二萬三千計人夫與牛各
以四萬六千計統計牛車所費金錢共一百
十二萬有奇無論費無所出即隨請隨給而
牛車能卒辦否十一月分急須糧草能待未
辦之牛車運給否各道以措處之艱踟躕不
即早計萬一臨敵缺乏誰任其咎也伏乞
嚴勅該道及管糧同知通判等官刻期趲運或撥
馬騾馱載或僦民車裝運務先足一日支放

而所須牛車則另行置辦若仍藉口折色怠忽愆期以致米豆騰踴每斗值銀一錢六七分則軍受加餉之名而不沾加餉之惠誰司軍實而令至是餉司與各道俱奪俸同知以下等官俱聽經畧勒取供狀立案必不至失悞軍機而後得免于三尺督撫地方官亦應身任其責早爲區處毋徒聽各道府廳優游悞事庶積玩可起也若督餉侍郎李長庚既任輸芻輓粟之司當圖士飽馬騰之效如山

海關及芝蔴灣一帶何處當舍舟從陸何處
當舍陸從舟此非可從文移中摸索也昔劉
晏爲轉運使驅馬陜郊歷河陽鞏洛涉滎都
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一水不通顧荷鍤
先徃一粒不運願負耒先趨其不恤身嘗類
如此今應如經畧議速
勑餉臣卽日東行與督撫諸臣悉心料理凡道途
之險易交卸之遠近水陸之煩省與夫何路
當用牛車何路當用騾馬卽添設牛車處何

路委應若干何路應減若干多懼糜財少虞
阻運務求折衷至當以無悞公家事勿以運
至遼界便可卸責也至若牛車百萬之費戶
部尚書李汝華將取給于加派乎抑取給于
搜括乎加派搜括不能濟則萬灶貔貅之衆
既宿飽無時而千里軸轤之資又束手無策
能無仰給內帑乎欲請內帑竊恐守候于文
華門無益即拱立于思善門亦無益應如職
前疏所云倡率舉朝臣工效

世朝議禮時跪哭左順門故事濟則君之靈也國
之福也不濟則褫斥固其也戮辱亦榮也如
是而轉圜無機然後可委之
皇上付之氣數不然恐臨敵缺乏之罪邊臣不任
受之矣抑遼事固諸臣之責然孰非
皇上于遼患始未嘗不競惕後漸遺忘也職即以
皇上之行事還而質之
皇上亦有不得其解者去歲當陷城失律之時為
僞功掩罪之計然猶

旨從中出
勑令户兵兩部湊銀二十萬兩賞赴遼東從優犒
賞方九月之天已作嚴寒軫恤今戍兵億萬
遠者萬里近者亦數千里棄妻孥離鄉井當
此之時積雪沒頸堅氷在鬚爲
皇上保此危疆四閲月以來奴賊不敢匹馬西向
此其勞苦較去歲孰多而曾不能動
皇上惻然一念昔何以濫恩今何以屯澤也在京
七十八衛所自指揮以及千百户等官其先

世皆有勞績可紀故得世世食公家餼而陵夷
迄今鶉結不完鼠糧不給所恃者惟是區區
月俸可以少延喘息耳
皇上不嘗以武俸之故嗔計部擅借金花乎武俸
所用金花不及十分中之一及四月迄今歷
過者已八月而給散杳然是不過借武俸之
名以實內帑未嘗爲輦轂慮而恤饑寒也
皇上業已息若事又何以責諸臣各恭乃事職願
皇上以身率之也

○經畧熊廷弼不肖弼生長南鄙不習兵事屬當危迫勉效馳驅幸仗朝廷威靈羣公福庇得緩遼陽旦夕之危近日賊息似差緩而虎躍必蹲鷙擊先伏就中狡情正未可量也頃言者謂經畧宜限定兵數以便備餉又有謂當上方畧者然而難言之矣趙克國馳至金城度先零與罕开雖觧讐結約終不能合故乗隙急繫先零以威罕开又度先零精兵僅七八千人分散饑餓且爲罕开所暴掠必破壞

故能計留屯田吏士若干人穀鹽芟蕘若干費以待其敝而後方畧可上也時朝廷猶遣破羌强弩中郎三將軍降斬無筭始得罷屯振旅而還今賊初止有兵四萬得我三路甲馬配部落二萬又破降魚皮烏喇北關海東諸㺚子得兵三萬而降將李永芳等復收集我家丁數千人僅一北關為罕开者又立被破陷而我之將帥又無有馬破羌强弩中郎三將軍者能破壞賊以壯我積怯在賊在我

一無所把捉而兵數未易定方畧未易上也
令各鎮援兵旣不肯以精銳發來而收集殘
卒又皆懼于迯陣且善說賊威風以懼援兵
新至者使皆畏遼如畏屠肆乃召募者又皆
猾戎棍徒與市井傭賃之流銀差僉派之役
實不成一軍樣發之總兵總兵不受發之將
官將官不領發之各邊堡各邊堡不收且有
收之而恐爲賊覘請再發兵以護新兵者此
以遼守遼之明效大驗也通計鐵騎玄武强

兵各營召募二萬五千人豈不入見在兵數
聞者豈不謂遼有兵八九萬人可暫支持而
不知有兵如此雖再加十八萬亦復何益眼
前文武將吏誰是辨賊之人誰爲對賊之手
今所陳大畧雖非得策然度我力量不能遽
作犁庭掃穴之事只合如此穩穩做去漸漸
蹙去誠使得人精心理料如法施行三二年
間因而困賊亦未可知而屢屢私試今日在
事者心計手段無不裝裝件件令人愁絕恐

雖有所止授而臨時運用不來雖再加兵十
八萬又何益故曰兵數未易定方畧未易上
也記初入國門時客有問用兵幾何者荅曰
十二萬問者駭然今議又多三之一矣必有
謂以徵調空省鎮以糧餉耗中原只顧遼東
而不顧天下者根本之慮豈敢自後于人無
柰賊實兇強我實喪怯分布設置何處可停
何兵可減勢自不得不如此若如所定兵數
遂能殄滅此賊以徼幸于萬分一亦度非今

日邊臣所能辦惟賴有國威廟筭在耳仰稟
指揮可任翹切之至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劉有源題爲遼餉急若燃
眉計臣窘同露肘乞
聖明立俞所請因而申飭以共濟國危事竊惟遼
事之需餉人而知急也內帑之請發亦人而
知難也第使需餉僅十萬計則勉力措處猶
可抑餉遼猶以歲月待則陸續補湊猶可計
臣亦何苦焦唇敝舌數請于上而仰厭

天聽哉職近閱計臣疏云遼陽新舊援兵合十二萬有奇歲費餉金不下三百六十萬而調遣出關召募入衛續添給者猶不與焉則遼餉不貲已至此又閱經臣移戶部等衙門咨內稱引管糧通判報到倉儲僅勾軍士兩日之用馬匹一日之用則枵腹待餉已至此方今那借搜括加派之後即令劉晏持籌亦不能措處數百萬金便可從司府州縣措處得出亦不能一時並解遼左則勢不能不請帑惟

發帑可濟事耳職向有遼師失利一疏內規計臣云自帑金外未見作何補湊倘見餉不足了此役仍待彼時請帑之語計臣今即爲職所料而計無復之矣屢疏上請反覆開議至不避諱忌其指利害亦既無遺詞矣乃

皇上繫吝於此堅不欲變職竊有要語以啟

宸衷夫富者積鏹貴其用也積而不用鏹何足貴得無亦土苴耶以土苴視鏹當不俟計臣再請翻然輕數百萬之出協助軍需以救三韓

子遺至仁也以保
祖宗疆宇至孝也以全元良股肱應求之誼至明
也以享與日大平供億之饒至樂也其慱換
不既大哉而更祈降勑討臣曰大內得有此
帑非由泉湧亦非有術點乃朝廷纖悉積之
節儉留之者也爾部自遼失事之後輒逐日
筭計隨方措處今亦不至束手仰屋矣討臣
能不撫然自失乎職向疏云天下事難云不
可講求只在討之預耳夫討臣之在今日未

雨既失徹桑亡羊猶可補牢中流雖嗟失壺
已病尚當蓄艾廷臣章滿公車建議幾盡利
孔一擲百萬恐屬奢想不棄涓埃終成遠業
故如鑄山煑海請榷查羨等項凡隸職掌一
切施行庶乎設處一分即得一分之用不至
東隅之失莫望桑榆之收其間有取用較多
而起運較速者無如動支積穀贖鍰一議各
府州縣倉穀所積頗多留一半助賑解一半
餉遼且以免里甲出陳易新之累寬吏胥查

盤看守之艱建議者殊爲有當亟行巡按省
直御史按報冊截數貯銀在庫者見銀既便
卽糴穀上倉者變價亦易災傷郡邑固可減
價出糶以救饑民量地遠近立限彙解來春
遂可得數十萬之餉何難而不行乎至風聞
太倉節慎等庫外解錢糧及援納事例弊竇
業多人言肯清查之可得百萬餘卽今巡視
御史左光斗發覺吏部書辦鄒誠侵匿納銀
巳見大都矣方職巡視該城八月間一據陳

圻呈稱婁文熈張學愼黃汝明等通同假印倒批侵隱觧庫銀兩先經東廠審明者一據李初及沈敬俱首銀匠與節愼庫當該傾造假銀經發司坊官審明者由斯以談則假印假銀侵匿抵換其來已乆亦已多矣計臣巳於水衡拖欠立法稽查自宜於本部錢糧一槩清楚即今清冊之造湏屬專司磨勘雖立循環二簿更防内外扶同提以徹始徹終之精神行以無撓無阻之法紀於國計遼餉思

過半矣故今日之餉裒多以益寡舍發帑再無急着合少以成多于各項莫憚尋求是在

皇上與討臣耳說者曰猶有捐助一途可激可勸嗟夫京官捐俸幾何而職外者不必應敦義助金幾何而疏名者若罔聞夫急君之誼邈焉久矣

○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江日彩題爲經臣拮据甚力內治共濟宜周懇乞

聖明亟舉當行緊着廷臣併力畫艱無覆再玩以

重時危事竊惟今日遼東之勢與京師呼吸相關經臣之事與廟算首尾相應政如駭浪栢舟撑頭者極力把持儻看掉照應不周職未見浪之能涉也遼當喪敗之後熊廷弼斬懦誅貪稽兵餙器開壕設守一片熱血赤誠葢已不知有身而危遼稍稍有生氣乃

廟堂所爲啚艱而共濟者猶爾議多成少

主上亦復半行半止職不知其解也何也閱臣姚

宗文往山海矣詞臣徐光啟起練兵矣

皇上非以其危迫而急用之乎顧閱臣用間用詐須厚有所犒雖題太僕五萬銀兩未見觧貯何所練臣治兵巳屬後時而光陰徒虛尚爾掣肘至于多兵必須多餉多餉乃能多兵內帑既叩閽之徒勞司農遂甘心于仰屋將悠悠待禍變臨前而空委之數乎今樞部調募幾二十萬到通州者僅山西民兵亦以供應之無資露處之無止典衣賣器逃遁而歸有司又復拘觧此一兵也祇有相捃激爲變耳目

下陝西兵又到矣開春各處兵四向鱗集矣儻復芻餉不前凍餒如昨職恐姚令言涇陽之變禍更慘于帑酋得無慮乎主上謂宜速允五百萬內帑之請與其藉寇養盜何如飽士騰馬户部亦宜一面請發一面措處毋專靠于必不能得之帑釀成不可救之禍也閱臣謂通州勇壯可召募者尚可得四五千人若然則以此易彼就近補遠省天下多少騷擾省安家多少糧費樞臣可不蚤慮多兵無

餉之禍乘其未到止其可已無待已到解散

之難脫巾之易也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詞

臣豈能爲無資之練

皇上超拔而用光啟者何故乃于所陳章款如石

投水乎用何項錢糧取何處器械駐何在衙

門種種應用之資當事速宜措給只須題知

共贊厥成雖然當茲瓶罄罍耻之時辟之料

理中產之家光啟亦只宜就其家產所可辦

者隨時因勢漸小成大如額定必欲得上富

財料方肯措手此豈可得之數也熊廷弼出関時遼東兵不成兵馬不成馬器械不成器械廷弼一味擔當有任無退今日理一件明日理一件自然漸漸就緒策應亦陸續相付如必百備稱心而後經畧至今不成出関矣詞臣亦以經臣之心爲心自古豪傑偉抱遇大大用遇小小用毋使人致疑于當年莫殫累世莫竟徒啟主上之晋難祇成紙上之畫餅恐旁觀有以窺詞臣之短長也以職觀奴

酋之勢決爲天厭之誅古未有兇殘憯暴而不終卽撲滅者但從來多故之國難救之禍不在初局而在轉局葢初局爲嘗而轉局則物力凋敝之餘更加一不可知之故禍遂莫能支矣今日虎酋强倍建奴據其耽耽思逞豈無坐待兎犬之斃而有田父之心此職日夜深憂不在奴酋而在虎酋也則練臣速宜練兵餉臣速宜積餉豫爲有備之計陰消其轉局之萌若夫誘用虎酋以救目前此在疆

場之臣察形伺影測始觀變斟酌而慎裁之
而職不敢必也邇爲枚卜幾成聚訟職甚憂
之幸各捐棄一語即了國家之爭士君子之
幸也夫舉事誰能盡善言者要亦相成旣斬
葛藤宜去根株毋釀未化之心仍醞異同之
念與經臣裏外同心畫滅國賊而後朝食豈
非超越宋賢萬萬哉凡此皆當行緊着以
廟謨之制勝而助經臣之拮据者也職閱報見科
臣疏有九月十八夜月滿如望又有二十四

日辰刻三日並出之語讀之不勝毛竦夫月
當虧而不虧明是陰盛若三日並出晋建興
二年曾有此異援昔撫今能不寒心伏乞
皇上留心于午夜之清明尋繹于興世之往蹟議
一事即行一事愛金甌不得復愛金錢諸臣
銷嫌去疑共圖目前緊着又何天變之不回
而奴酋之不滅耶
○户部尚書李汝華謹題爲遼餉垂盡遼費滋多
請帑徒煩轉圜無計仰懇

聖明勑俞廷臣各攄一得以救危急以啚共濟事
臣查遼餉自本年三月以前所發三百餘萬
自六月以至十月終臣部發過一百九十萬
今據各處循環銷觧有餘剩是遼東眼前之
餉一月用至三十萬一年之用則三百多萬
矣然現在兵不過九萬馬不過四萬耳據經
臣疏稱將來用兵至十八萬用馬九萬則用
餉比今日當再加一倍矣况近復有車牛一
百三十餘萬之費然僅以遼東言也其京師

援兵半月無餉能堪奮挺一呼乎其所調土
兵非我族類能甘枵腹出關乎臣疏謂以後
遼餉能需六七百萬皆勢所必至而事當豫
備者今那借搜括業已無餘止有留稅一說須
向各撫按查尚無的數加畝再行一年大約
可二百萬此外四五百萬茫無着落臣所以
不避煩瀆繼中外諸臣之後六懇
天恩發帑接濟拯救溺之呼寧暇擇音哉蓋餉之
絕續關係遼之存亡國之安危豈以

皇上聰明天縱獨不思為社稷計耶毋亦疑臣部措餉之款尤有未盡歟查自有遼餉以來臣先次那借湊處六款又申明征倭舊例四款又條陳十三款續陳十款又復戶科七款又七款欽依遵行其餘瑣屑總屬零星幇湊而外之輸解者尚多痛癢不關亦既析秋毫矣項者類併款目請

旨申飭直窮到底亦無遺策矣夫策窮于無之而徒內帑是望使

皇上厭薄不卽慨發者臣不自量也自窮于無策
而不多方講求使遼餉將來中絕致遼陽不
守賊虜長驅此時卽治臣之罪萬死不足以
謝
皇上併不足以謝天下願
皇上自爲社稷計終當不愛朽蠹用以除兇雪恥
諸臣共爲社稷計雖涓滴之遺皆滄海之助
同心之謀卽斷金之利也古稱集思廣益端
在今日臣部舍已從人亦在今日此臣之厚

望于諸臣亦諸臣愛君愛國難自已者抑今之用餉尤有可異買馬安家各地方自有應解兵部絶軍缺官及拖欠馬價已經奉

旨在卷今皆取給于户部新餉矣弓箭器械以及舟車各地方自有觧工部折色班銀已經奉

旨在卷今日取給于户部新餉矣但凡治遼之一于用者惟現錢是索而省直召募調發動日借支加派動日借支稅銀切恐加派稅銀臣部所指爲頻數將來太平一紙開消矣試查

征倭事例遠托異國相持數年用餉八百萬
而近日山東撫臣疏謂征播兵馬三十萬費
銀二百三十八萬七十兩今援遼與征倭播
相懸則各任與偏任之明效也當胡越同舟
之時臣非木石豈職掌是爭政以各部有各
部支用一人有一人籌筭協力共助則均利
賴矣譬有兩擔于此併挑則什分之未有不
竭蹶以趨者譬有厮養于此自食其力必知
樽節食于人未有復事生產者遼事不知何

日結局懲往日之溷用畱將來之仔肩大家
虛心商確烏可緩也伏乞
勑下廷臣悉心酌議以遼餉除畱稅加派外作何
奏辦各抒所得各出一单俾臣部採集上聞
見之施行再議買馬安家犒賞驛遞等項以
後照例肩任庶用有斟酌查有憑據免得混
淆推諉亦同舟共濟之忠若臣之愚耄惟有
誓死請祈廻
天聽干萬一固無能別畫一籌矣

○南京刑部右侍郎等官何熊祥等一本爲遼左
垂危大亂將作懇乞
聖明用人發帑以去危即安事自奴酋犯順國事
日非奴急而
皇上與之俱急奴緩而
皇上與之俱緩夫以急應急似亦無大失策不知
彼急而後我急日後則已緩矣緩則已無及
矣如開原陷而後熊廷弼出廷弼初至遂無
救鐵嶺之陷此緩不及事之徵也若夫彼緩

我緩猶爲非計彼之緩在休兵養銳我之緩
在玩寇忘備前日已誤而堪再誤乎古人有
言殷憂啟聖多難興邦奴酋猖獗天所以啟
皇上也乃外憂漸逼而般樂如故不聞卧薪嘗胆
惟聞俾晝作夜彼步步着緊我事事遲違安
有屑越若是竊意左右近習必有爲
皇上寛者調
陛下聖武布昭年來若倭若哱若播未嘗不逆我
顏行而旋就戡定今何憂于奴爲此説者誤

國者也夫倭越國以啟釁其勢已遠且閑白
自斃幸耳非吾兵力所能加也哱賊突起烏
合其黨易携播則自守虜成擒易耳若奴酋
據我左肩勢利形便且蓄謀數十年而僭號
改元志不在小三方比之懸矣庸得不爲大
憂乎左右近習又必有爲
皇上寬者謂
陛下洪福齊天同符
世廟庚戌之變俺荅犯京師烽火達於甘泉而竟

不能有加于我又何憂于奴爲此說者又誤
國者也夫掩答控弦之士雖衆顧其逐水草
無城郭一入関隘如就樊籠易入易退勢則
然也若奴有城有屋近聞築城撫順邊外倘
然有宅中畜大意逐水草者比之又懸矣又
焉得不爲大憂乎自奴舉事攻堡堡尅攻衛
衛陷而我曾不能以一矢相加遺由前一說
不驗甚明
皇上亦可以恍然悟矣由後一說巽其尚驗則臣

等復有以解之嘉靖三十七年俺答不嘗圍困大同右衛乎相持三月堅守不下楊博一出視師虜遂解圍去右衛猶是右衛耳閉門三月竟能抗虜待援今開原鐵嶺間宿以重兵帥以老將不可謂倉卒無備矣而奴衆一至破不踰時豈直此時人心非嘉靖比抑亦奴之强盛非俺答比也安得以俺答之易入易退而幾幸奴之無如我何也故曰爲此說者皆誤國也今遼陽僅存守備单弱天下安

危全係于此諸臣憂時言事单疏公疏無不
以用人發帑爲第一義乃焦脣敝舌
天聽彌高臣等敵愾有心救時無術亦復奚云然
而深維今日去危即安之策端不在此明主
可與忠言安敢謂
皇上厭聞而不畢其愚也夫
皇上之有人不用是必自稚其斷曰吾頓挫一世
之人使欲言不得言欲進不得進天下莫能
爲吾難若一方有警而變吾初志是屈于臣

下也不知屈屈于強寇之謂屈未聞以從諫用人爲屈也假令奴酋直逼京師則主辱臣死死且爲國誰任受屈及今用人使仁賢布列法度修明足制奴死命政所以伸威萬里耳

皇上之有財不發是必自患其貧曰吾羅致天下之財使黃白充棟方物山積此亦得意快心之觀若一方有警而遽用吾財則與不積奚異不知富有四海之謂富未聞以堆金積玉爲富也假令奴酋長驅入犯則京師震動皮

之不存毛將安附及今發帑使度支取給食
足兵精足以制奴死命政所爲長守其富耳
臣等亦知
皇上緩來緩應急來急應當無不用人之時無不
發帑之時但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及今遼陽
未陷猶尚可爲若待其失守羽書狎至則廣
寧山海皆不及救用人發帑便爲無補與其
急而後應致不及事何若乘時早啚之有備
而無患耶伏惟

聖明超然遠覽思患預防嘉與賢士大夫勵精圖
存毋與左右近習玩冦樂禍亟檢吏部所推
閣臣及南北大僚諸疏與屢催科道疏疏盡賜
簡用并渙發德音將内帑所積聽户部陸續
領觧軍前應用則人心鼓鬯軍興不乏三軍
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如是而遼左不克復奴
酋不殄滅請治臣等妄言之罪臣等越在江
表未能馳至金城安敢侈談方畧若徵兵轉
餉諸務群策俱存惟患不用不患無策亦安

敢猶爲剿說獨計今日人心渙散海内虛耗
救時吃緊莫過兩端故敢合詞上請以附于
諸臣伏闕之後惟
聖明採納見諸施行慎毋聽左右近習之茸言自
誤以誤天下也
○閱視邊務姚宗文一本經撫二臣之疏已揭兵
馬錢粮之數乞
嚴勑該部多方料理以救危遼事職出關而東于
月之初八日已届廣寧切見寧前一帶兵衛

单薄如塔山杏山等處虜與我同域而處控
弦鳴鏑道左時闖而遊擊陳琚領兵不滿數
百其旦夕無事者天幸耳一路士民所在擁
馬足額控告以輸粮輸草沙磧如帯之地不
能當兩事交征之苦語語急切聽之惻然比
至廣寧而撫臣周永春與道臣張鳳儀言河
西一區議輸議糴蓋藏將盡出牛出車物力
都罄夫蓋藏盡小民眼前苦牛車罄而獻歲
之春無可耕穡事都廢則國與民俱盡之術

也職在都中時知蒿目夷患耳寧知未至河東而河西可危者已岌岌萬狀哉見撫臣亟處車牛等費疏揭中云遼陽兵馬以十二三萬爲率大約費米豆一百二十餘萬石草一千二百餘萬束毫不可少時不可缺欲運積粮草必多置牛車分守等道閻鳴太等議添車三萬七千輛用牛九萬七千頭併人粮牛料等費約用銀一百三十六萬五千七百餘兩而寧前一道尚未與焉併議於關內買騾

車千輛且多方召買本色多議截留以濟糧餉之窮此撫臣疏請之大槩也又于本月十二日見經臣熊廷弼敬陳戰守大畧疏揭內中分布戰守位置井井合見在并續議召募徵調約用兵十八萬馬九萬匹每兵一名歲計餉銀十八兩共該餉銀三百二十四萬兩每軍月給本色米五斗該糧一百八萬石每馬日豆三升總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水運船隻陸運車牛之費

準焉皆一毫裁削不得此經畧疏請之大槪也在撫臣准目前而少撫似差減在經臣總全局而定議故彌增總之斟酌情形憑據事理用在必資者宜預數可共筭者非浮欲殄滅奴酋以安遼左安天下非此不可不知揀事者何以應哉記往者撫臣周永春曾議加派計部大難之強而後可今日之支吾目前者皆撫臣籌國深心匡時大力也使計部堅持到底何以延緩至今職見軍事方殷而儲

糈不預累請于舊加之外以明年一年爲限再于田地每畝加泒三厘疏計留中戶部亦視爲書生妄言置之不問假令今者部臣能曲折計議謂經臣撫臣所請兵馬不必用米豆有量沙之術運事不必用車牛有神運之術則職服其能籌邉又如收糴米豆之費指顧而集買置牛車之費從容不窘不忙不亂如取如携則職服其能辨事而職諒其不能也不過曰匆餉錢粮當處之戶部車牛之費

當責之兵工二部推諉誤事即誤國也國堪再誤哉加派之說職前疏已詳言之云天下多事憂其蠡起爲亂者窮民耳如有地畆輸稅之家所加愈多其生計愈厚彼饒有力者假令論丁抽兵勾其子弟一人千里從軍爾時以千百金爲續諒所不愛令使其父子兄弟無恙井廬家室相保苐割歲入之二三以佐公家之急又所不辭力亦能辦豈便相倡爲亂其北畿一帶并各省有役煩賦重及灾

傷亡恤者在本地撫按另爲酌議調停勿以
一鄉一土之艱難悞軍國之大計第
勑各省直撫按畱心察吏嚴禁重等火耗用以加
派充然有餘矣此外則職同官官應震有外
官協濟之說各省直自撫按而下如布政司
布政及郡州守縣令不與封疆之危宜共急
封疆之事酌其大小難易如撫按布政大約
以二三千金爲率郡州縣之大者以三百爲
率次者以二百爲率下者以百金爲率聽其

顧自節省以濟邊需此一議也又有暫免之稅楚令尹褭其室以急楚國之難春秋嘉之諸臣或在朝在籍休致者皆爲王臣曾叨厚祿優免錢粮此聖朝寵異之典沾荷有日矣今日復爾非心所安除生員貧苦仍聽優免外縉紳優免在四十八年皆徵觧一年以見急公之議吏農亦然至于儒士儒官係司印劄付非實納銀有堂印此皆係假批一槩不准悉全輸納亦一議也若稅契與加納恩典

一事職昨已具疏在稅契原係常法戶部已
經題議第宜嚴禁重稅無與不肖有司借此
爲生事開罪之端在加納恩典以
聖明錫類之仁鼓人子榮親之念告身一紙不碍
遠途且誥詞以慕義濟邊作通行文字不必
甚夸美其詞于綸音未甚褻也此五議者約
言之可得五六百萬庶足 辦東方之事幸
勅下戶部酌行或勅廷臣詳議急與施行萬一
俞旨尚遲在戶部宜據揭題覆將前所加派者止

供遼兵新餉將續加併各項所入者責成各
省布政司以道里遠近立限征收經解督餉
大臣爲召募置買修築轉運諸費恐急切不
能應手在內則于南北各庫藏那用在外則
令各布政那解徵補仍聽督餉大臣便宜搜
借以待扣還蓋窶人待養富室閉門朝暮可
償便無難色矣欲濟燃眉似無他策職獨念
國家財賦之入有限靡費之孔無窮矧軍旅
煩興自然不給因其已然揣其將然更防其

未必不然何有何無黽勉求之有濟于國冐
不美之名而不辭任嫌怨之衝而不顧在小
臣不以庸庸多福做好官爲念在大臣不以
保全令終異日之請䘏請謚爲念且將傾屋
漏舟一力撑住但使
宗社晏然身後之計其小者也戶部尚書李汝華
真心未改而獨力難肩乞
皇上速下左右侍郎之命以相恊賛職曾與司農
言加泒及考成方伯一事司農首肯之云䟽

上後敝部卽據揭題覆而䟽後未之聞也說者謂司官託于中官之名懶問濟時之畧守見在而偃蹇惮劈畫之勤渠不能善承堂官以匡國事語曰口饞打手以其無運持之能也身司計事既不能獨抒良畫又不能愽采群議苐雍容𩋡佩于地官之署玩愒時日遲誤封疆不知異日何所逃罪如能急圖更始竭力擔當則蕭何轉運閗中功居諸將之上職願司道亟爲亡羊補牢之計也至職閱視

事宜因此中廳署半空見在者胼手胝足無能蕆理委而復更者至再至三且有無從可委者卽嚴爲督趨尚無端緒如訪問北關一節已奉

明旨必當遣訊第此日非其來講之時惧開輕講之纍非機在可乘人確可使未敢從事容與經督撫按諸臣愼重酌之然念如此運用亦非錢粮湊手不可非多方設處恐餉且不給烏能鞭長而及馬腹哉惟

皇上留神省覽卽與施行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一本爲建夷再入遼左難支懇乞

聖明念

宗社安危大計急爲調兵遣將以固幾輔用人修政以畜安攘事臣竊惟夷狄之禍自古有之惟人主之所震懼急畜防禦則夷狄雖不能爲大害葢上急則下無所不急上緩則下無所不緩國乃人主之國也人主不急誰當急

者臣觀建夷小醜貪財淫色屠戮軍民動以
數十萬其暴虐如此自首舉事可料無成嘗
竊詳之以爲其財不及元昊乃與兵三載遼
東殘破幾不能自存窮天下之力以救之嘗
恐不足何也則以
皇上無懼心也蓋元昊時宋仁宗因用兵調費日
蹙命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
所須務從簡約議者欲損吏兵祿帝曰祿廩
皆有定制毋許更變且出緡錢以餘軍儲好

水川之敗至震悼爲之旰食仁宗恐懼修省
約巳裕民如此而軍民將士有不鼓舞思奮
者豈人情哉且其用人也執政于内則有品
夷簡晏殊杜衍富弼宣力于外則有韓琦范
仲淹龐藉將帥則种世衡狄青張元周美皆
一時之選也故得元昊乞降稱臣如故仁宗
稱爲仁豈不信哉今奴賊初陷撫順清河我
皇上尤知震懼起經畧用廢將曾不崇朝而
明旨即下廼四路喪師之後觀者謂

皇上當如何震怒如何驚恐如何理財用人而
皇上乃漠然不動心用一經畧尤待屢次疏催開
原再陷而後得請今兵部之印任其久封調
兵遣將之疏置若罔聞宜懼而安宜急而緩
臣不知其解也夫外侮來而吾有以待之不
懼何害然而內外諸臣旣無韓范之望足寒
賊膽遼東諸將又無狄張之才能破賊兵
皇上又鮮投醪挾纊之恩以鼓舞士氣今日之遼
視楊鎬時事又復不同各鎮精銳盡于一戰

傷痍未起戈甲盡喪又三百萬金錢不可復
繼所恃者惟各處召募兵八九萬人而一時
烏合聞風破膽糧草匱乏枵腹待斃雖熊廷
弼以忠義激發之未見有可用之兵也議者
欲厚賂虎墩兎憨使爲我用不知夷狄何厭
之有見我有難益肆要挾引類呼朋兵來吞
噬豈肯攻其同類以媚我中國乎今者奴兵
六萬入擄開原巳視遼陽城爲囊中物而粆
花黃把兎諸酋聚兵五萬爲之犄角屯于寨

下遼左岌岌殆且不保臣恐奴夷不但能爲
元昊而且爲阿骨打也
皇上不于此時恐懼圖存爲臥薪嘗膽之計而深
居宮中以晝作夜章疏不下如故兵部堂印
塵封如故若使建夷破遼東直犯山海將何
策以待之亦危矣哉柰何其不懼也臣本書
生不知軍旅但
皇上使臣協理京營京營侍遼陽爲門戶安可坐
視夷寇漸逼而寂無一言謂宜

勅下兵部速令昌平總兵王國棟帶兵六千移駐
山海關相機以援廣寧令大同總兵王威帶
兵六千移駐永平以爲王國棟後繼然後別
用大將以守大同昌平蓋兵將近則易至遠
則難達醫家急則治標計無急于此者
皇上更宜猛然懼速下枚卜簡大僚以共圖安攘
下考選赦縲臣起廢官以收拾人心庶几遼
陽猶可保全金甌可望無缺不則藩籬不守
夷兵日逼諸臣見禍將且有相率棄位而逃

如宋季丞相章鑑樞密院曾淵子文及翁倪
普者勿謂一官能羈縻人而且斬之不與疑
其望眼欲穿也天下有事君當求臣臣不求
君存亡安危之機在于旦夕臣不顧忌諱直
言無隱惟
聖明裁詧焉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僅題為軍器續發當裁運
價設處有法謹擬咨酌量分地轉輸以救危
遼并固根本事江西司案呈准巡視廠庫工

科祝耀祖雲南道俞誨揭帖前事內開切惟國家武備廢弛物力空匱至今日而極矣先是經臣熊廷弼請發軍器數至五十餘萬職等已躬親驗設法督運幾竭廠庫之藏而窮日夜之力方幸告竣遼陽有備而經畧咨討復稱缺乏蓋緣三路挫衂開原鐵嶺相繼告陷凡一切器械盡沒虜中今雖陸續湊手然派發各營各信地防禦未免得此遺彼支東虧西是身在漏舟此蓬桅艙柂無一不索之

於人設身處地慨難爲胡越之視乃問之水衡又慮積貯空匱則根本動搖而稽之册藉多有數目開寫而器復朽壞職等職司巡視防周内外不得不叅酌盈虛稽覈利鈍務擇其急用以捍疆場之危而稍留其餘以裕京師之守故就經畧洛文款列而一一覆覈之有照數見存應與盡發者如兵仗局神箭九萬枝戍字庫大箭一百萬枝斬馬刀一萬把腰刀一萬把提過浄硝十萬斤無砂浄黄四

萬斤熟鐵十萬斤是也有冊內紅黑圈先經運過及議留城中營操再揀發堪用者如盔甲廠帽兒盔五千頂擺錫盔五千頂鐵佛郎機小提砲三千箇大小鐵斧二千把大小鐵鎚二千把遮耳護項五千付長身大甲二千付神臂弩箭二千枝鈎鏈二千杆召買眞銅一萬斤再取甲字庫銲鉛三萬斤節愼庫熟鐵六萬斤解造大小鉛鐵子棗核丁筧釜鍬钁是也此事關廠庫職等按其所有尚得議

發乃若僱募車騾前番有冏寺協濟爲費不
貲衡司又奏給八千兩矣今則無米可炊巧
婦掣肘除包索仍取給武庫司外不得已搜
括別項今職兼攝巡靑查有科臣亓詩敎范
濟世等精覈收放力剔弊蠹及祝耀祖偕臺
臣張至發節省餘銀共二千二百三十餘兩
堪以支用而先運餘銀一千七百餘兩原擬
督運囬日筭明給庫今亦移作脚價尤有不
足議以職等省存節愼庫餘銀量給起運但

揆勢度力止能選取京營把總管運山海一截刻期早到關外料理應責永平道袁應太支動驛遞錢糧或派隣府州縣協濟完運亦不必差司官督押總會該道驗票查收及聽委賢能州縣官分任拮据至京中僱募撥派細扎輕重循環稽覈皆職等已試之法可倣而行兵部應委一掌印司官同工部郎中戴士傑管理軍器何玉成協力幹辦職等旦暮估計料價出巡馬房各項奏繳查刷奸弊殆

無慮矣固分難役其精神而自妨夫職業非
敢厭煩而避勞也此外咨討各色布三萬疋
查係戶部管驗當以本年布花折價給軍抵
出本色或在甲字庫選取變染起運脚價仍
動餘銀其調取匠役查盔甲王恭兩廠見役
一百五十名修理各項火器大半窳惰尚不
堪用即議召募都門游食之輩暫應目前追
啟行非潛遁無踪則制器不巧反滋虛冒且
安家行糧計無所出終成畫餅聞薊門永平

沿海一帶匠多猛力藝本誠心莫若
勅令總督轉行各屬領支新餉募選堪用不惟令
行如流抑且地近得速即所需毒藥若干亦
宜并
勅總督支餉差官分投收買其贋難售轉運更捷
以上酌議種種打算俱無窒碍伏乞
皇上速下戸兵工三部照款裁覆庶經臣之望不
孤而塞上之威克振矣等因具揭到部送司
查得揭開軍器等物事隷工部應聽彼中覆

請毋容議擬其所需各色布三萬疋巳該巡
科道一併具題相應據揭覆請運發案呈到
部看得遼左于京師安危關于一體禁軍于
戍卒寒苦所當並恤況夷氛孔熾兵器正竭
絕塞天懸玄冰慘烈十餘萬之兵士枕戈臥
雪守月衝風視京軍尤宜加之念此今經畧
熊廷弼咨討各色布三萬疋以折價抵京軍
留布克外用爲請廼今冬衣花布巳經奉
旨尅期給散且軍士急于得布又何可再爲更張

以拂軍心悖

明旨查得甲字庫本色布除放冬衣外貯尚多而

南直河南又新解到布三萬九千餘疋即于

内截取三萬疋數截取所餘本色布尚多合

無照發工部染色聽兵部委官一員同各項

軍器等物一併解赴軍前應用其脚價費染

價工部與兵部另行估計酌處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夷虜警報疊至

廟堂戒備宜嚴敬陳目前急着仰祈

聖明速勅舉行以遏狂逞以圖救寧事竊觀奴酋
自破北關以來時彌三月聲息窅然如虎之
蹲如鷙之伏爲謀甚狡爲毒必深職等抱杷
人之憂揮賈生之涕非一日矣而無如
主上泄泄于方蹶之天臣工悠悠于將昃之日若
有恃其不來意者殊可疑也忽于二十七日
接塘報稱黃把兎父子會合伯要子等聚兵
五萬騎到養善木屯兵只在一二日犯搶矣
又于二十八日接塘報稱奴酋帶領達子六

萬餘騎從開原所屬松山堡進墻要犯搶瀋陽等處地方矣夫此諸酋也部分東西性皆犬羊方以有孤兎之悲而激爲我用胡乃有絲繩之聯而驟與彼合機會坐失空口無補果爾遼陽存亾之機在此舉矣于此而坐眎不可于此而膠柱不可于此而狃兩歧之見乏萬全之筭不可斟酌輕重之宜權衡緩急之用是在經畧與督撫諸臣加之意耳臣請以膚見畫爲急着惟

陛下試允行焉

一急固守遼陽夫遼京師之藩籬也自開鐵去而遼陽孤注矣頃經臣戰守大畧一疏分布區畫不翅聚米苐添此十萬之精兵猝難應手而見在八萬之疲卒殊可寒心戰則不足守則有餘經臣不云乎管糧草者但去搬運管兵馬者但去設防願充一總者冠帶領中軍協守諸將守城且到臨時相機調度微乎微乎變難預設機可先圖但求遼陽無損卽

甃歸併何嬿閫以外將軍制之一切議論勿計耳然而非多兵無以固遼非多發金錢無以養兵是在

陛下急勅該部如議舉行者也

一急防禦廣寧廣寧遼陽唇齒也遼陽有警廣寧亦可犄角而兵衛单薄自顧不暇何暇顧人總兵李光榮塘報不云乎窺犯屢有情形

一撥防不過數百此等光景何可令強虜見也是在該部亟催援兵有應出關者于廣寧三

岔河等處各添設一萬或數千即以謀勇將官統領扼要地不致空虛彼此亦可應援矣

一急備山海夫山海

神京之第一門戶也唐之潼關宋之澶淵實相埒焉一有失守京師豈得安枕臥哉新督臣文球不云乎此關外控遼內衛薊係兩鎮咽喉三輔門戶近逆酋犯順于東群虜生心于西與夫士馬之缺乏城廓之傾圮似此情狀而以督臣隻身彈壓其間萬一有警是猶持

空拳以搏不格明矣合無于新募民兵有昌平天津等處不能容者撥赴山海即推一廉勇總兵日同督臣訓練簡閱之庶有濟乎至于修城垣築敵臺以及一片石等處是又當併爲料理以爲久病蓄艾之計者也

一急督催糧運師行糧從一刻不可匱乏航海梯山兩献原相接濟職昨差竣入都過津門會餉臣李長庚言及海陸並運鑿鑿可行而該地方官堅執不從專靠海運且有言遼中

軍士只要折色不要本色等語今竟何如也軍馬雲集糧芻日益全無屐霜堅氷之戒輒爲臨渴掘井之圖業已勢窮不啻肘見季孫之憂豈在顓臾哉今餉臣已奉旨出關矣會同督撫責成司道應牛車則用牛應騾車則用騾近科臣祝耀祖催騾車運火器直抵遼陽較之牛車似屬快便此固已試之效也再查古昔有董摶霄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人可行一里三千人可行百里每

人負米四斗以夾布袋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負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可運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給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獨不可倣其意行乎但求源源不絕自爾軍興不匱是又應援遼陽之一大機括也凡此數者外則責成督撫司道內則責成本兵司農大小相維中外相繫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方稱同心庶可共濟再照遼左告急薊門震驚該鎮總戎最屬切要新推劉渠猝不能

到且有言薊鎮重地須得威望素著戰陣曾經爲諸虜酋欵服者方可勝任僉以爲非大同總兵王威不可向已公入敵事以封貢未成而止今貢事已完可無他慮獨不可藉爲薊門鎖鑰乎至山海關人烟輻輳之地奸宄出沒之鄉矧今奴酋慣用奸細合無將劉渠改推此地以平昔捕盜之驍雄作今日當關之虎豹方爲人地相稱庶于疆埸有裨職目擊時艱愽採輿論敢因遼事併及之伏乞

勅下該部速爲議覆施行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部調紙上有兵出關無兵目今奉

旨撥防鎮江聲援朝鮮無憑防援懇乞

嚴勅部催原調兵將併覆新添各兵固內援外以保危遼事項閲邸報見兵部覆遼東廵撫周永春朝鮮貢道急宜添兵防守一疏奉

聖旨鎮江等處應添兵將着經畧熊廷弼酌量委撥務使兵力强盛足爲朝鮮聲援其兵將未

到的都嚴催出關以備調用欽此職惟朝鮮北關皆我藩蔽今東西旣通北關又陷僅一朝鮮存亡相倚敢不悉心綢繆强我兵力壯彼聲援日者所陳戰守大畧議于鎭江添兵設將且先于九月間遣麼將胡國臣領召募新兵二千九百餘人往鎭江王平領新兵一千八百餘人往靉陽湯遇時領新兵一千一百餘人往寬奠單盡忠領新兵二千一百餘人往清河協同見任將官戴光裕韓宗功等

相機守援而職已會酌量委撥之早矣但前項新兵皆南衛銀差僉派强逼而來民力不能掇石手不能挽弓稍一勞之以力役束之以軍法皆十百成群公然散去前者無兵可遣不得已遣此張一虛聲以見我兵漸東而實不能使之强盛足爲朝鮮聲援也乃兵部所調援兵俱是紙上虛數十無二三到遼陽者欲委撥無可委撥欲嚴催誰與嚴催職請摅見到各兵實數見撥各兵地方爲

皇上細陳之案查兵部陸續來咨大約謂自征剿
失利按臣報陣亡者四萬五千餘名見存四
萬二千三百六十餘名續到川兵一萬五百
三十二名撫臣召募兵一萬四千二百五十
八名先調已發未出關湖廣兵約一千五百
名職部續調兵一萬七千五百名內已出關
兵七千六十名已發未出關兵二千七百名
見催未發兵七千七百四十餘名總計遼左
見在已到兵共七萬四千二百餘名邇者開

原破陷必多損傷再議調近鎮素練之兵與選用見任及廢閑各有家丁將官前後通計薊宣真保延大各省鎮及祁魯二家調兵一十萬一千六百五十名又議于大同延綏各募兵五千名宣府山西寧夏固原昌平各募兵二千名共募兵二萬名以足中府會議十二萬兵之數此係兵部六月三十日題過清數凡六月已前已到未到數目已經部查明白惟自七月起至十一月止細筭各兵到遼

者大同遊擊李尚義八百二十六員名保定千總米繼龍三百四十一員名河間把總程遇道三百員名山西把總劉興漢三百九十三員名以七月内到薊鎮坐營談尭德三百七十八員名延綏遊擊李茂先二千八員名以八月内到宣府守備郝鳴時一千員名薊鎮都司王豸一千五百九員名真定百總明尚進二百名天津右營千總夏邦卿四百一員名保定忠順營千總戴其爵八百二員名

眞定千總楊時英二百六十五員名山西守
備郭世藩一千三員名甘肅涼坤千總王崇
信王益七百二員名山東遊擊別鎭二千名
以九月内到大同坐營方承勛一千員名于
十月内到宣府守備劉盡忠一千員名青州
兵一千名以十一月内到以上總計一萬五
千一百三十八員名内除山東標兵二千員
名天津右營兵四百一員名青州兵一千員
名暫留廣寧外實到遼者止得一萬一千七

百二十七員名爲各鎮發來原數而中間逃
故如延綏兵二千八員名一路逃故一百三
十八名之數則見到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七
員名未可據爲實數也此外惟有援遼副將
鮑承先領開原道募兵二千一十六員名不
在咨調之内卽咨内撫臣招募一萬四千二
百五十八名兵部已作見在實數及查撫疏
半係餉司馮汝京巡道張銓等所招止得張
斌良領兵一千名到遼陽餘俱存操廣寧尚

費沙汰半係贊畫劉國縉所招內如卞爲鵬等領兵三千三百四十一名楊于渭領兵一千八百八十三名共五千二百二十四名除汰去一千九百八十一名逃去二千三百餘名止存九百餘名是洛中一萬四千二百餘人而僅僅得二千人之用也此見到各兵之實數也遼陽與自在州南北連城九門二千餘里除民兵擺守外每垛貼步兵二名計垛三千餘應貼兵六千餘人每二十五垛扎兵

一隊爲遊兵如一垜有急則該隊群起併驅以免別垜亂動應置兵六千餘人兩項應用一萬三千餘人今止有南浙殘兵真保殘兵及續到兵山東水營殘兵八千餘人貼守尚少三千餘名無處查撥城內每面應置馬兵三千人爲遊騎今止有職標下內丁標左殘兵協營奇兵及新到大同宣府援兵五千餘人分守尚少三千餘人無處查撥城外扎營惟川兵一萬一千餘人內除九門每門撥去

一百五十名防守外止餘九千餘人分扎兩營玄武營五千餘人自扎一營尚餘贊畫召募新兵五千餘名恐有奸細夾襍既不敢使貼防于城內又不能獨扎立于城外惟分撥各邊堡設防而此外則總兵賀世賢領馬步一萬一千餘人柴國柱領馬步一萬一千餘人李懷信除將原分廣寧兵馬交付李光榮掌管外止領馬步七千餘人各駐防虎皮駬三塊石等處當賊來路頃報西虜五萬結聚

養善木昨又近至長寧堡邊外復令李懷信
移駐遼陽首山迤南賀世賢移駐遼陽迤北
以防西虜之深入東賊之乘虛此見撥各兵
之地方也
皇上試令兵部科道中外諸臣細筭見到兵數細
想見撥地方何處不必防守何兵尚可贍那
應撥鎮江以爲朝鮮聲援則職卽撥去不敢
遠而如一人一騎不能撥也則兵部奈何誑
皇上以紙上虛數不亟守催而欲陷職以他日失

悞之罪哉頃聞毛兵二千餘人將到及零星出關者只彀補足城守前數即海蓋道屢討兵馬防守海州東昌三岔河一帶今亦無兵可撥即瀋陽今冬如幸保全明春無有不守之理亦不知將何兵將委撥即今東賊四萬騎二萬步入駐開原打庄家運糧器欲令三總兵揚兵于汎懿之北以示驅逐或聲言于撫順之衆以示擣巢而促其速歸三總兵皆慮兵馬寡怯不能敵又慮西虜五萬騎之見

聚養善木者乘我兵東出而從西入搶我兵北行而從中關斷以此躊躇皆按兵不敢動似此光景何論鎮江何論朝鮮須得閱視姚宗文書大畧謂昨者北關出于不意不能相顧今賊已有犯朝鮮消息便當預辦戰將勁兵以待之如奴果引兵渡江則以兵萬人聲言擣殺以兵萬餘逆之江上約朝鮮腹背攻之無使再得志于朝鮮致遼勢愈孤賊勢益熾我兵將之心愈寒欲守遼陽而不可得其

意正與職疏相合而無如我兵之单寡恐雖
明知賊犯朝鮮不能相救也此職所以屢請
閱臣早駐遼陽欲其身履目見而爲此半個
河東不絕如綫之命親切求于
皇上者也伏乞
嚴敕兵部將各省鎮原調兵將作速差官馬上分
催定限歲裡俱到遼陽但有遲違坐以領軍
官承調失期之律兵科仍查參該撫鎮道臣
毋得抗旨誤事兵過山海關總督逐一選驗

人馬器械中用者出關不中用者阻回另補
免如前調虛糜糧餉其前所陳戰守大畧疏
内應增兵數速覆征調以備明年急用乃職
更有傷心墮淚欲請問于
皇上在今日之遼東誰家封疆今日北京誰家
宮寢
皇上之封疆
宮寢也當事諸大臣身不在遼東無地方之責家
眷聞賊警皆送回原籍事急大家伏

闕上一公疏了事聽不聽隨
皇上封疆失有經畧當罪而諸臣不與
宮寢危有
皇上當禍而諸臣不與即被叅劾至極不過一養
病回籍而去耳以此兵部戸部身擔兵餉重
擔皆圖全軀保妻子莫有肯爲
皇上摽夅力爭上緊幹辦者何况各省鎮督撫諸
臣今日之事若非
嚴旨切責而一斷之以誤邊誤國之法如

世廟時事則兵部戶部誰肯處兵處餉督撫鎮道誰肯遣將遣兵日挨一日不至亡遼東危北京而使

皇上獨當大禍不已也當此之時卽按丁汝夔王忬王汝孝等故事盡戮參諸臣亦何補于成敗存亡之數哉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四終

籌遼碩畫

三三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AC
9A
05
K97

AC
149
P3
v.59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五　己未季冬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監收海運事山東司案呈戶科抄出巡撫周永春題稱等因又該總督文球巡按陳王庭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送司看得海運一議起自昨夏成於春正以腳價等費較陸運省十之五六故決計行之匪直佐軍興抑以紓國困也乃薊州道交卸之說山東海防道

陶副使曾劄言之矣而部題覆咨卸于金蓋二處止據該道稱海上之風濤不測到蓋之船隻頗遲隨地交收不過爲當日權宜計而彼中之便不便尚未及詳今據撫臣會題轉運遼陽從蓋套連芝島者近而易從旅順三犋牛者遠而難就仍膠柱鼓瑟既航海又梯山欲省費而反冗費矣則運糧之交卸宜在蓋套不宜在旅順等處也甚明況省其力于旅順三犋牛以金州之全力并歸蓋州於此

增數千人飛輓之益於彼㳄數百里跋跡之
勞事半功倍便遼固以便金蓋也又况由登
萊達蓋套自樵石外别無他險如立木竪旗
使之望而知避何有覆舟之虞且舟人出入
海濤乃其長技所利在多得錢耳量增工價
若干必樂赴爭先矣便遼亦以便登萊也至
押運委官不畏艱險矢心奉公特加犒賞以
酬之其誰不勸而從此運道之定于蓋套無
煩再討矣蓋撫臣與經臣身係疆場重望慮

周兵食遠圖一切盱衡餉事無不聚族而謀持籌而畫夫是亟海運以濟陸運之所難因酌陸運以調海運之所適其得之道臣閱歷者旣至眞而參之獨見劑裁者又至確詢今日救遼第一良策第前此奉有

明旨若非

天語重申示以畫一恐奉行者不無異同要之擇便而行期符初議非謂暮四朝三也旣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題覆恭候

命下容臣該部移咨總督經略督餉等衙門及遼
東巡撫責令海防海蓋兩道將天津登萊海
運糧船聽其量加脚價盡至蓋套交收一體
遵行無異至遼氛未靖運務方殷海防海蓋
兩道始而首倡是議今而均任厥勞前庸後
效均之可紀卽膺不次之擢以示旌賢豈曰
破格但俟其成功另爲顯錄不具論外其餘
運官或獎或陞或犒或賞臣部歲終一并查
議特行以彰朝廷優恤德意庶激勸在上鼓

勵在下灌輸者源源若水儲積者纍纍如墉
而海運有裨遼疆有賴矣
○戶部右侍郎李長庚題為經臣計兵已定愚臣
計餉難緩懇乞
聖明特賜裁允以重封疆事照得兵食相須計兵
必先計餉該臣日在永平從督臣處接得經
臣疏揭為敬陳戰守大略以候
聖裁事內稱遼左用兵歲計餉該銀三百二十四
萬兩糧一百八萬石豆九十七萬餘石草二

千一百六十萬束皆一毫裁削不得者夫遼
不可棄兵不可減餉不可缺即多亦不敢言
難即難亦無所容諉矣該臣前者計米豆之
數通以百萬今至二百萬則米從何得如此
之多也遼洋一總臣蒞任初疏首及此議而
未蒙覆允近接總漕大臣書以爲可行兹責
米如此之多非多截南糧于淮不可矣臣原
計天津見截漕糧二十萬石登萊泒米豆共
三十萬石山海關見有米十五萬石薊州召

買米豆五萬石天津召買米豆六萬石尚少三十萬石應議截首幇漕糧三十萬于淮安行令總督衙門查復遼陽舊總從淮安運發遼東惟有成山嘴之險近登州道臣陶朗先屢募慣海水手在此接應可保無虞者先淮總漕咨查東征舊案浙江巡撫衙門催助船數十隻江南巡撫衙門催助船數十隻今應一併于撫臣處行取催發以助淮船之所不及也除所截漕糧外其山東一督應將六府

新舊餉銀盡行留用以爲糴本其密津永等
處聽本部發銀買之此議米之大略也至于
豆則仍照本年所派召買之數永平派召買
十萬石薊州召買五萬石密雲增召買三萬
石天津增召買十萬石真保近河地方共買
十萬石山東召買豆再增三十萬石共前數
爲六十萬石若豆不足則兼買䓗米其價卽
留各州縣新餉不足者本部議發内山東派
數較多葢緣海道最近日同督臣與薊永郎

中李乃蘭宋繼登及永平道袁應泰監軍道高出寧前道王化貞往復計之皆以山東運道爲便應以各處所省脚費加值以糴于山東似亦無難登州道臣極力擔當招練有法而諸臣又多東省人也知之頗真僉言民運召商于遼左增值收買無不競從而增買值即于省運費中處之諸臣亦願同心協力任其事此議豆之大約也若草束難運惟有採打秋青及本地召買二策而已以上所派并

送戶科載入考成施行又總計銀三百五十萬兩牛驘車價一百三十六萬餘兩米豆二百餘萬石糴本在內運費倍之大約八百餘萬兩矣當國家兩歲之入值此釜鬵計畫無從萬不得已惟有地畝量議再行加派一策可行除兵馬糧草經運煩苦之地及各省賦重或經災傷者另爲酌議若有司得人每畝毫釐民亦不覺其苦上歲有司亦有賢者自爲設處若其不肖則加派之外又有火耗派

數不淸重復混累有司因緣爲累是在撫按司道明爲出示嚴爲查叅重懲其一以警百也至于廣開事例條議臚悉如
國典一節閱臣巳有專議又如房殿中書光祿署官鴻臚序班人所樂納者咨行吏部量許添註增員而中書歷年加銜幷許入貲則所入甚多又如山東四十三年納粟生員應者頗多若議定有志者聽考無志者准衣巾終身則人尤願赴其所納舟車及糧豆草束者

准于天津登萊淮揚永平遼東各處上納量
减銀二十兩納遼東者减三十兩宜廣其途
者也又如閱臣稅契之議優免除生員外縉
紳徵解一年之議二欵尤當亟行至稅契多
在有田之家捐助尤臣子報公之義茲可不
爲瘐民倡耶又如科臣動倉穀一半之議此
見貯在倉文至即可動也鑄錢之議寧前道
臣力主可行惟工匠銀兩當速發也又如各
府州縣照大小派助之議行之已久尚未應

者無論居恒無事叨祿地方往來交際豈無可節省之費即如地方荒歉有司留心地方者皆多方設處以救饑民今以朝廷大事豈無一人應者葢一處救荒官司行之專而今以天下之大行之緩也此皆諸臣所已言有臣部已復者但言者尚未盡行行者又未盡實合聽臣部將前後應行條欵刋成書冊頒行送入戶科一併勤限考成求其必舉庶爲實濟今天下之勢瘠瘠矣臣每書一字心骨

若割事勢至此無可奈何糧一不足遼左脫
巾奴酋乘之大事去矣是在大小臣工念之
以臣爲得巳乎不得巳乎儻諸臣恊力調停
共完公事臣即碎骨以謝天下生靈臣所甘
也若如近者屢催造船于淮不爲報完遼餉
陸運在關海運在岸未見接運而應增車牛
各道并無一字及臣視臣爲附癰之官一旦
倉卒始言令臣何術以爲神運之策儻有不
繼則臣惟束身先歸命于廷以待斧鑕而悞

臣之罪小悞國之罪大臣願與諸臣認其罪也抑臣又有請焉遼左之餉不繼而致脫巾臣部之罪也然至于脫巾即虀粉臣部諸臣而禍則國家當之矣是臣部之罪也而非獨臣一部之憂也如舊例職掌分在各部者亦當分力均任而兵食二字尤宜計議相須同心區畫職歷任外籓見兵部缺官柴馬解官以單項錢糧每辭不肯解此項催之一省可得萬金而工部弓箭軍器二項臣在江西見

所造者尚三十九四十年之弓箭也臣在東
省見所造者尚四十三四年之軍器也已解
者未見銷批見年者原未成造曷若將已前
者順解將見年者改折亦何損于成數乎得
此二項濟之則所謂舟車之協濟無難也臣
本不宜越組而談及此但見餉務日益各部
協助無銀不得不并爲一言耳此皆遼左急
緊軍需時刻難緩
皇上立賜下部覆議上請勅入考成仍乞

天語叮嚀各省直督撫司道諸臣一體遵奉以拯
溺救焚之心行之庶少有濟焉
○刑部員外馮時行題爲解完軍器以慰
聖懷以補借支并獻奇車以速進勦以省兵餉事
職蒙兵部題奉
欽依差職督運軍器赴遼請冏銀六千兩付職帶
往山海顧覔車騾接運職將所帶冏銀于關
内外多方招集用是輪蹄輻輳絡繹出關計
半月盡數抵遼矣頃聞奴酋領兵六萬勾連

西虜五萬欲犯瀋陽惟恐我兵未必能當職

爲遼事積思得奇車數式拙者可使之巧弱

者可使之强凡將可遣凡兵可用更可來往

不逃不亂以軍自衛可保不傷人一以車進

勦可期直衝萬處一月可復開鐵數月可平

奴酋各邊調兵可罷各省派餉可觸不過用

車五百輛兵一萬餉三十萬足矣但車用木

料牛皮及鐵木匠二千餘人乃能一月可完

儻或急難雜辦但率一萬人携三十萬餉以

助高麗爲名彼國木料頗饒且因糧于彼假道于彼由混同江西入建州出其不意以順太乙五福之先東北者不半月可下也夫人情所怕者死有砲攻擊有車護衛膽自壯矣但國家所難者餉儻三十萬可了此役亟圖進勦可也不然遼餉日費萬金只遲一月則三十萬餉空糜矣矧糜又莫知所底止乎

皇上不以職言爲狂

勑下兵工二部令先造如式車五十輛職止用營

軍千人卽以營軍精銳萬人統一能將與職

比對彼此各不動火器職仍歛其鋒刃讓其

用箭如式其一可擊十則職車之奇始見而

奴酋之滅可在月中矣但職餉三十萬所用

不多惟遼之官軍冬春二季尚需五十萬非

内帑不能濟急

皇上又何惜一內帑且內帑職又可料其必能還

者昔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于虞

以伐虢及虞亾而璧馬仍取還晉臣不自揣

妄意奴酋一平則所取我清撫開鐵之利何

止二百萬悉爲我

皇上之外府一切豹參胡珠又世爲中國利而取

之不竭者是今日大發帑金異日倍還內府

試之車者職亦可保必補還內帑矣再計當

令所藉惟是將兵之人今特舉一二延日廢

將便謂了事乃承平日久互市多年人不習

戰有如一處被寇令計期救援其將能乎援

之不及勢若可追不使全歸其將能乎被寇

之處防禦得宜可保全勝其將能乎虜一回
兵使之設伏要截歸路務期成功其將能乎
四者不能尚何敢勦一驅進勦則兵不及虜
強刃不及虜利馬不及虜猛安能制勝萬全
顧成功無期而索餉日急使漢人驅市人百
萬聚之垓下有如韓信三月不能滅楚雖十
蕭何不能供當事者竟不叩其兵用幾何餉
用幾何進勦幾何時成功幾何時如醫人切
脈不云藥餌幾劑幾日可痊而雜試百方以

幸一中主肯服其藥乎職雖不才願以身効之職由高麗入進經臣令諸將由遼陽分路入進職一進勦但令諸將設為短兵職先勝經臣亦可撤兵以歸各邊使諸將奮勇審分設奇得獲先勝未必非職一激之力也計今冬嚴寒斷難進勦即明歲進兵舉朝不敢主勦者亦必十人而九動輒以閣樞催楊鎬李維翰令張承胤為口實殊不審兵調而不能徹餉盡而不能支當事者將何術以處也然

進勦有三要議請得熟數之以俟
聖明採擇焉夫三岔河横亘遼廣之間南通大海
北接舊遼議者欲須重兵防守茀河東河西
屯堡星布八百里而舊遼距河西至河東僅
二百八十里自國家一棄舊遼令東之建酋
西之虎憨煖兎粆花俱得由三岔河内東西
馳攻蕞爾遼東遂分爲二令我遼瀋東西受
敵東失撫清北失開鐵西失十方寺等堡今
若恢復開鐵不復舊遼無論開鐵孤懸東西

諸虜勾連兩河阻隔急難相救應柰何不守二百八十里而守八百里令虜騎横驅如入無人之境哉此可議一也虎酋部落最衆因建酋猖獗竟肆挾賞舊年挾四萬今年挾三萬賞出于挾邊將可謂無人而議者猶謂挑攻建酋是前門驅虎後門進狼也况未必能滅未必肯滅而徒借奴以挾我乎不然奴酋之富十倍虎酋彼固欣羡久矣豈有金白爲其姻親宰賽爲其部落滅者滅擒者擒不聞

敢加一矢乎此可議二也尤可慮者奴酋卽
以遼爲有備姑置不來能保其不犯高麗乎
一犯而高麗儻或不支則又不愛遼矣高麗
之富十倍奴酋我之危遼亦屬無用且山東
浙直處處可入所召浙人慣習水戰再連倭
奴爲害更烈又不審
國家之兵從何調餉從何出卽大發内帑亦不
及昔年征倭之費當事者又將何術以處之
也職所欲以助高麗爲名由以入建者此也

此可議三也職恐奴酋暫退有襲沈惟敬故
事者上塵
聖覽伏惟
聖明垂察則遼民幸甚
○豐城侯李承祚題爲目擊時艱敬陳虜見懇乞
聖明採擇萬一事爵自請假在南聞奴警報切見
人心洶洶凡爲
國家計者多懷杞人之憂爲身家計者恐有徵
賦之惜眞是促促靡遑剝體及虜爵入都來

隨有一疏上干
天聽乃爵到都之後仰見
廟堂暇豫草野雍熙一片太平景象若外備不
足虞者爵以昔日所陳實爲迂計今在都月
餘備知言兵無兵言餉無餉當事即刓弗予
列職每署空虛則爵前日之憂又非迂況今
邊報日急遼餉日窮猶然以泄泄沓沓爲之
當夫事急則憂幸其尚緩而喜甚非所望于
聖明之世也除鴻猷明論廟堂所譚爵不敢贅惟

是一二膚見有不能自已者敢信心直陳惟
皇上垂察焉
一曰敬事天以迓眷命爵因至南郊陪祀兢兢
敬天祗事何敢少渝獨是咫尺
天顏一念而當攝代之人似未得盡展以爵一人
之心如此則諸人之心可知以人心如此則
天心可知蓋從來郊祀未嘗不親惟
文皇帝北征監國恭代特令宗伯報成行在隆重
若此今每歲望爲故常徒遣臣下恐非所以

格天心也

肅皇帝晚歲雖疏朝御而玄宮醮事尤與天通且

屢見大臣則簡在之心帝所必鑒今卿輔寥

寥諸曹星落爵愚以為

皇上一舉筆間便有昭格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日相地利以興屯田夫兵農合一古今大利

昔之屯田莫過於趙營平諸葛武侯武侯故

出攻中原是以戰為守而屯田五丈原又以

守為戰至若營平禦虜專事屯田當時未有

不以爲迂遠者而營平自許則曰朞月可決而今歲留屯明年振旅成功神速若取諸寄兵家妙用莫過于此目今興屯首務在邊而方當夷奴狂寇人心多懼則從内及外實爲良策碩畫也必須築堡又慮乏財合無募天下義民有能築堡開田不惜授以官職則内安外攘根本日培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收人心以固國本自古天下有事必有奮發思用之人上不能用遂散之四方竟成擾

擾爵在江南自奴警以後頗見意氣自喜之士願從軍旅一效涓涘及聞訓練防禦糗糧是從樂趨奔命者不可勝紀逮爵歸途遇見諸人嗒然羣歸詢之皆云工師之梓材未知何在匠人之小斵竟將安施故半途廢耳夫此輩既知爲國亦知有家不赴有司之招願爲尚義之旅及今不收實爲可惜合無特遣一臣出外招致議餉議兵尚可悉集且當今議論知起廢將有家丁之用不知起廢臣所

得更多儻于林壑諸賢逐一推用
明旨勅之凡願從報効者聽其奏帶材畧素知者
聽其薦舉則裨益國家更不可量今日所當
亟行者也
一曰鼓義氣以來輸助昔人有云有財出財有
力出力則虜不足平今帑藏空虛恃籌無計
勸民輸助實爲上策然人心不同有富而吝
財者有貧而好義者當不論貧富不論多寡
盡鼓樂從方克有濟然非利無以得人之效

死非名無以鼓人之輸財嘉靖年間史際以
閑住事輸粟五千遂晉符卿而倭平叙功竟
授金吾世職合無效此遺意立一格例以勸
義民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通屬國以便糧餉竊照遼東兵餉每苦不
給況今天寒氷凍海運難行陸運多費近見
朝鮮貢使貿易紬帛絲菓滿載而歸葢因中
國海禁既嚴各屬諸夷通行交易于彼頗獲
大利乘此之時特遣一使抵彼國中與之通

議凡彼國中可通之貨或官買官齎或義商
樂往以官兵護送到國中彼國計值以糧米
齎至境上用助軍興彼國亦值恐懼之時喜
有輔援之助必自樂從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應外請以預事機漢世淮陰爲將而轉餉
一年關中應用不乏故能展其技能且今以
遼東逼迫至此諸請者心盡血乾而
廟堂恍然不爲設處不爲援應無膏之犬其吠
能幾今後合無悉天下歲計論之先急軍興

後及別用廣為得策爵又見先臣嚴清撫蜀
時以陝西餉急遂建議以為蜀餉輸京道遠
不便割蜀課二十萬金輸陝至今賴之此其
苦心妙畫所當以各省郡縣附近遼東者內
除邊國課轉解遼東內除邊餉則既省以入
京出京之費又省差遣驛遞之煩今日所當
亟行者也以上諸欵爵實至愚庸不知忌諱
偶有一得敢自謂芻蕘之獻儻蒙
皇上採擇見之施行天下幸甚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謹題爲餉務千難萬難餉
臣千苦萬苦仰祈
聖明亟檢餉臣屢疏立刻沛發併
勅計臣及遼左諸道臣協力同心以共襄餉務共
保危遼事日者經臣議兵十八萬議餉可八
百萬蓋一年而抵征倭八年之費夫金錢既
措辦不敷糧草復梯航未易本折并詘陸海
俱難詳在餉臣屢疏中所賴圖難于易恃有
皇上之一請即俞計臣之一叩即鳴遼左諸道臣

之一呼卽應而事猶可支撐如意也柰何餉

臣上不得于

明主受事以來不知疏凡幾奏什九留中

皇上豈以今日之役有經臣督兵遂可無餉臣督

餉耶不知經臣但能調度軍馬而不能以饑

兵羸馬為戰征餉臣能奉天子命料理轉輸

而不能以一無把着但張空拳為轉輸

皇上若重餉臣正所以重經臣今以經臣計乃不

為餉臣計而餉臣苦矣餉臣中不得于本部

蓋本部事自計臣爲政若兵餉一節計臣居
中餉臣居外其實二人一體者也餉臣有所
請乞計臣須一力肩承毋掣其肘即如餉臣
屢疏不下本部誼切同舟或宜爲頻催屢請
或宜爲題知徑行或宜爲據揭登覆頃閱報
知爲覆九欵一疏而餘疏尚多未覆餉臣雖
舌敝頴禿若罔聞知而餉臣苦矣餉臣又下
不得于地方諸臣遼左之糧陸運在關海運
在岸雖百十行文不爲接運即所需牛車惟

海葢道僅一申詳其餘各道并無一字相及
而突然責數至幾千幾萬似此遲悞將餉臣
任咎耶抑各道任咎耶况置買車牛寧前道
止議用銀七千九十兩而三道議銀乃至一
百三十六萬兩何參差懸絕至是此不貲之
費豈倉卒能辦耶而餉臣苦矣爲今之計
皇上宜檢餉臣屢疏盡下該部即該部亦須查屢
疏應請
旨者請

旨應題知者題知應徑行者徑行毋得遷緩須臾至妨運事大抵疏中論陸運則催督騾車甚急謂其費比牛車稍省而迅速倍之既經分泒各府但恐緩不及事若得先借大工騾車又令近京之地速委司官多方催募蚤濟彼中之急而各處牛騾立限考成庶亦陸續可到矣論海運則造催淮船最急今日海運自是登萊一運居多而濟登萊之窮無如復遮洋舊總從淮安運發若遮洋既開須得一精

敏部臣爲之專督而與淮徐淮揚各道府斟
酌行事又立考成限以造船若干募船若干
開春早至津門乃爲有濟聞閣臣曾對餉臣
舉來斯行其人者委之專督諒自不差若前
此部覆止用縣丞一員官卑擔重臣殆不知
其可也嗟乎餉臣孑然一身耳臣曾擬添巡
餉御史令主糾彈今部已覆矣若其承行屬
吏定須添設郎中二員頃既覆閣臣疏欲以
新泒及别項所入者併解餉臣則不惟郎中

應設而庫官庫吏亦應設薊漕運四百萬石文武備官遼餉二百萬石數半于漕而僅一大臣督之眞爲未妥且時而津門時而關外前者餉臣欲用一相隨中軍而亦不可得昨日單騎出關併無一兵一馬尾其後成何體統至經臣出關以兵餉臣出關以餉催車銀兩不可發一二十萬遣官送往乎雖然餉臣亦未得久于遼也遼左艱難光景須餉臣目擊方爲緊切糧運處置事宜須餉臣與經督

撫閱諸臣面議方爲停妥前日之出自不可
少若今日以後牛騾船隻多關内事無預關
外卽如運船遭風泊停各島非餉臣誰與督
催浙兵四千五百餘名又將到津門矣日用
米薪安插得所非餉臣誰與早備伏祈
明旨敦趨餉臣遼中擬議既定星速入關嗣後餉
臣似宜卽便與本部不時商確而遇出巡之
日天津永平任其所之不得拘拘久駐一處
庶幾運事無妨耳而至于折色輸將太倉若

掃加派一議已經上聞他有懷隆道之節省
銀臣言之不報即舊宣撫請為製備衣甲不
報計原銀尚在數雖無多該部不可立取為
僱募之用耶流聞灤漢二營原有保河民兵
三千把守信地故事保河二郡解發軍糧該
每月六千兩為給軍糧因民兵往復不便在
萬曆六年總兵戚繼光另行本地召募軍糧
之解數如初而給數減半每年約該剩銀三
萬六千兩歷四十餘年不審開銷何項此雖

風聞未的獨不可一撒行查耶又聞南直八
府國初養馬人戶田不徵稅丁不編徭至于
牧馬草場息馬房廠額設地共六十萬頃在
南太僕舊誌可孜也弘治間有奏稱南馬矮
小不堪征戰遂罷養馬戶而場廠地巳令民
間私墾矣自萬曆二十一年以前南戶兵尚
書及南冏卿先後題稱馬戶丁田應照民間
起科場廠田土經典鬻者應請清查上價入
官疏報可未經覆奏事竟中格不行若每畝

止價一兩以六十萬頃計之可得六千萬兩而三等起科又歲額可增五六萬事雖年遠然獨不可細加考究耶處無可柰何之時勢爲萬不得已之搜括臣因議運餉而及措餉者如此至于運餉有言牛騾不及若就近地方馬亦可用有言軍人排列口袋傳遞更爲最速又在各當事之採擇而已矣

○直隸巡按毛一鷺題爲朝政節節廢弛人情段段否隔懇乞

聖明大奮

乾斷立賜疏濬以圖

宗社之安以救危亾之勢事職嘗歷覽古今興亾
之故得失之林未有不以整飭治以廢弛亂
者未有不以疏通安以否隔危者葢天下猶
人一身然手足頭目無一處可不運動脉絡
精血無一處可不流貫故有一廢棄即痿痺
不仁有一間隔即結轖欲死而況百體盡皆
廢棄周身盡成結轖此直奄奄待盡不但偏

鵲望而走也今日景象何以異此職每念及不覺痛哭流涕而心膽俱裂也職觀自奴酋發難以來糜無數之金錢殺無辜之赤子今且竭天下全力以救一遼而未見有必勝之形亦未見有不敗之局近閱經臣先後疏揭彼中徒有紙上之兵幾無十日之餉矣誰司國柄而漫忽至此艮可嘆也且聞東西夷虜合謀蠢動而日暈之變適與期會是天且明以背叛之象顯懸于上矣職思今日大勢不

徒在兵餉不足而在人心心欲離士氣不振人
心離故雖束以法而常有獸驚鳥舉之思士
氣衰故雖未見敵而常有風鶴皆兵之畏轉
盼春和氷泮強虜訌于外將士叛于內則遼
陽必不能守遼陽破則廣寧望風而潰廣寧
潰則山海震搖而京師隨之岌岌乎將有傾
巢覆卵之禍此乾坤何等時也
皇上即日召百官商確兵食博謀廣詢求所謂于
謙揚一清其人付以國事尚恐莫支大厦之

顛乃職自入都以來惟見
廟堂之上杳然如無一人寂然如無一事請發
内帑則有借事生嗔而叩閽反以拂違思譴
六曹重地半屬塵封政本揆席久嗟覆餗吏
部者百官之總而亦數見留難總憲者紀綱
之首而亦置如冷局
溫旨慰留徒成頑鈍之譏刓印弗予常借積薪之
嘆是無用舍也死事可憫莫憐野火之青國
恥未除尚緩藁街之典是無刑賞也以至直

臣以錮悲賜環之無期老臣物故憐帷蓋之
尚缺樞臣進退皆非旣卸職而復令之供職
詞臣慊慨足任業受事而若令之繳事總之
事事蒙蔽幾同于秦二世但以聲聞事事寢
閣更甚于司馬門三日不報株守黃白翠華
之輦徒設倒用日夜長樂之鐘晝傳
皇上似欲外大臣百官而自為君于是大臣百官
亦若外
皇上國事而自為意古稱同寅協恭今則輔臣與

各部大臣隔矣各部大臣復與各部大臣隔矣各部與各司無不隔矣似各效職掌實各界藩籬似互相質證實互相推諉如一身中上下決裂五官百體血脉各斷夫以時勢倉卒如此朝政廢弛如此人情否隔如此譬猶不繫之漏舟在驚濤怒浪之中主人惟酣寢不動把舵者縮頭袖手聽持篙者欲東則東欲西則西究竟東西南北渺無定泊載胥及溺不亾何待職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凡在

同舟安危存亾無不與共職願輔臣目下與
朝中各部大臣亟商救焚拯溺之策共效袚
髮纓冠之誼以全付精神用之納牖遇巷凡
應行之事應用之人必期得請後已務期轉
敗爲功職又願各部大臣竪起精神各各料
理各各照應目前如吏部議用人戸部議餉
兵部議兵工部議器械等事總如一脉相貫
此呼彼應彼窮此通事宜剏起勿以沿襲爲
觀望事可徑行勿以請覆爲延捱苟要言可

採勿以輕微槩置弁髦儻厄言無當勿因津
要妄生搖惑必期同舟共濟庶保金甌無虞
蓋自古閒暇之時可惜而倉皇中之閒暇尤
爲可惜往者旣以泄泄錯過來者恐復蹐蹐
無餘有如上下交諉彼此相卸
皇上旣膏肓財貨以醉夢消白日大臣復株守功
名以支吾了套局情事必愈弛愈隔國勢必
漸削漸弱直至新亭洒淚楚囚對泣彼時
皇上何以上對

祖宗何以下貽孫子輔臣與各部大臣何以贖誤
國之罪于目前何以逃斧鉞之誅于後世哉
此愚臣所以心悸魂搖不能自已者也且
皇上既耽貨利職卽以貨利解之試思此大內積
鏹必不從天降地湧而來則社稷江山豈容
輕于一擲必不能與宦官宮妾共守則六軍
萬民豈容置之度外輔臣與大臣既重功名
職亦卽以功名解之試思此奕世高爵厚祿
必非國破家亾之餘可保則頂踵髮膚豈宜

自愛且從書契以來曾有三十年不臨蒞之
朝常否曾有上不對越天神下不訓迪子孫
之至尊否曾有強敵壓境而舉朝悠悠忽忽
依然不痛不癢之世界否葢旣開千古未有
之局便應召千古未有之變職以爲今日戎
馬生郊喪師失地非不幸也伏乞
皇上乘此國難多般翻然改悟復臨御之常下罪
巳之詔仍面諭大臣百官各要矢心戮力期
于共濟時艱更

嚴勅戶兵二部速圖兵餉急着盡起廢弛之習立
通否隔之形庶泰交旣合人心可收羣力畢
奮士氣可振奴酋雖強悍跳梁會須傳首闕
下是在
聖心之一轉與當事大臣之心一相照而已
○遼東巡撫周永春咨爲防海無兵餉道可虞懇
乞酌添偵防議加協守以保海運事據整飭
金復海蓋兵備副使康應乾呈稱照得奴酋
煽亂遼左垂亾徵調援兵一切糧餉全資海

運項金蓋之間陸輓不及儲糈山積奴賊窖
遣奸細遍行窺探凡我虛實情形無不周知
矣既知吾輜重在彼儻徑由寬蝬黃骨島入
犯斷我饟道各處無兵誰爲防守今海州叅
將員缺本道已具文通詳似應速行題補使
之駐防于三河昌勝之間仍以金復叅將洗
大坊于金復沿海設防其寬蝬鎮江等處尤
當添設兵馬謹嚴烽堠庶數十萬海運之儲
不爲盜資矣再照金復海蓋舊稱爲遼東腹

裡兵馬原自單弱且于遼瀋各處設防近奉
文編兵凡戍丁者盡驅北伐兼以輓運之苦
逃亾接踵四衛幾空頃金州訛傳虜警致登
山航海而逃者不可勝數人心震潰如此安
望其效死勿去哉自非設添副將一員提重
兵而守之恐無以重海防一事權也隨行金
州海防廳卽便查議要見添設總兵一員應
添水兵若干于某處調發應造戰船若干作
何如製造原設叅將應否議裁查議明妥作

速呈詳本道以憑轉詳去後今據同知黃宗
周呈稱依蒙行據旅順南營把總孔有略呈
稱查得萬曆二十六年奉軍門萬提督周題
請旅順設立遊擊招募沙船一百隻每船用
兵二十五名共二千五百名天津運糧至朝
鮮彌串堡交卸倭平復回登州設立遊擊挑
選沙船四十隻唬船八隻划船四隻中軍一
員千總一員把總四員旗鼓一員共用兵一
千四百八十八員名防守旅順緣由到職據

此惟照旅順添設協守誠保防海運之急圖也茀查往日征倭之例曾設遊擊一員中軍千把總數員所用水兵二千五百餘名沙船一百隻唬船不等後東事告寧水兵漸減至一千四百餘名今議設副總兵一員一以嚴設防海一以保全海運非得水兵數千曷以資彈壓乎查得沙船一隻用水兵二十五名大約用一百隻以為裝運設防之資共用水兵二千五百名唬船一百名以為哨探練兵

之具共用水兵一千五百名共計所用之兵
約得四千名或招募于本地或招募于登萊
其製造船隻本地原乏木植油灰匠人向日
兵船每于淮安修造當差的當官員移文淮
安製造其水兵錢糧初領于山東北直隸後
因支領不便改領于廣寧左庫及查旅順原
無設立叅將南營水兵則在金州守備兼轄
之叅將原駐防復州今調防海州三岔河其
應否議裁非卑職所敢專也緣由詳報到道

據此該本道看得金州旅順口左接夷地烏龍等江片帆可渡右連山東登萊等處一葦可航矧今糧艘雲屯夷情叵測非得重兵提防亦何恃而不恐乎則協守不得不議添設船隻水兵不得不議修置召募益事勢至此萬難言節省矣其金復叅將仍應駐防復州以爲金蓋聲援既經海防廳查議前來擬合呈請伏乞照詳施行等因到職該本職于九月具題内有云合于金復之間另添道臣一

員副總兵一員督水兵萬餘駐防海口外衛金復內護登萊職查得遼陽水兵見有二千七百八十八員名可以移駐黃骨島再于浙直等處調足萬人而天津營原有沙唬戰船七十七隻剗船三隻由水路順風二日可到今援遼千總葉春情愿赴取所屬船隻幷火器一應戰具相應准從俟防守有功破格優擢今添設道臣已經吏部將叅政薛國用題補訖其添設副總兵一員併調水兵等項盻

望日久未見貴部題覆事干防護海運難以延緩萬一奴酋由寬奠突犯金復無論數十萬儲糈悉爲盜資即登萊之間亦岌岌乎不可保矣爲此合咨貴部煩爲查照本職先題事理即刻具覆至于廣寧添兵二萬三岔河海州各添兵一萬以麻承恩劉孔胤領之並爲急着更難延緩須吏頃經略移書調總兵李光榮赴遼陽將李懷信原領一半兵馬交付李光榮專防西虜今查得關外寧前一帶

至廣寧之杏山西寧沙嶺等處迤北至遼瀋
懿汎開鐵之間總為西虜各營臨境住牧之
地延袤二千餘里在在蠢動處處當防李光
榮將河西兵馬盡帶河東猶不足分派防守
而河西為之一空矣前議共添兵馬四萬除
天津山東步兵共三千四百名見在廣寧外
其餘或于援兵出關者應留留某鎮兵馬即希
貴部題明以便留防或于前調之外速為議
調請勿置之度外俾後來噬臍無及也須至

咨者

○福建道監察御史彭鯤化題爲遼陽指日將危舉朝排闕無路伏乞

廟堂處分早定急救三韓以維國祚事自遼被夷患以來失事大與往時不同而失地且自今日爲始遼鎮孤懸岌岌有纍卵之危矣乃地土失而又失天心轉而不轉奴酋日爲有心之羡而國中晏若無事之時自寬自解若以奴不再來者不知奴暫不來慮西虜耳非

畏我也亦非畏寒也今夷虜合謀夷以六萬壓境而虜攻廣寧矣且約夷得地方虜得財物矣遼陽存亾在此一舉雖經略與撫臣得人極力持撐可保無事而將領兵餉皆不湊手疾呼緩應揖讓救火前有謂經略云若不帶兵隨去一出關卽無人照管今果然矣儻遼陽一塊土不保不有直窺黃裏乎職候命多年憂時有日事急不能緘言職聞前若無兵近不苦無兵而苦無餉乃續經略疏而知

兵仍烏有也樞臣雖調援有數亦當馬上速
催關前查點未可如紙上為兵也昔抗旌犯
順者恨不為勤王之師是亂臣亦知勤王之
為忠也史思明未平衛州婦人侯四娘等三
人刺血謌于軍前願入義營討賊為人臣子
而不急赴國難豈不為侯四娘所羞乎說者
謂宣府偲偪未見追處土知州田萬年等未
見嚴懲故人皆效尤耳今奉
旨嚴催兵部宜速查援兵不堪及逗遛不進者指

名叅處既誤不宜再誤也乃兵不肯出關亦自有說援兵從來未殺一夷未勝一陣羊投虎口生赴死地何所恃而不恐今先論其膽氣如守寧陸者每噉一聲卽鴈數行飛去兵氣不揚而膽氣何以練之雖以忠義鼓舞亦必將勇則膽壯食足則氣強此自然之勢也今之大將自賀世賢李光榮李懷信而外不多見矣求其如劉綎者未有矣張巡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之將俄有南霽雲今海内豈

無英雄豪傑當詢訪而築臺拜之以爲三軍
司命可耳如河南領兵守備越效忠有古千
金酧士一劍荅恩之風約束毛兵秋毫無犯
此眞將材可以叅遊充練兵之選者也今之
餉更不足矣餉臣採諸條議臚列
上請生財大節目巳無遺策至于運餉以騾車濟
牛車以人運濟車運俱是應變急着奉
旨作速議覆惟當着實舉行耳内有司捐助一欵
聞晋撫急公業奉行此當速解以爲各省倡

歸德鄉紳共約助餉海內聞風必皆繼起葢
至尊方憂社稷臣子分義當然乃
皇上自保金甌反吝金花不肯暫借乎昔大觀東
有入無出後安在哉今內旣不出庫外仍欲
入甚且助餉之銀亦留不發若視內一天下
而外又一天下也不知財聚必散且不善散
中夏漁潰雖方尺之錢其何有救黄巢犯闕
人爭攘寶內庫燒爲錦繡灰矣與其爲敵資
孰若濟邊用乎朱暉奏天子不言有無帝怒

切責及畢請罪詔曰國家樂聞駁議黄髮無
愆詔書過也則借金花之鹿善繼不當降也
祿山反出内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雖
皆市井子弟然猶知散財募兵也今有此市
井子弟乎奴酋猶不惜厚賞購中國人爲彼
細作抄報皆有重價見本中說錢糧措置爲
之大笑堂堂天朝反不如夷奴乎奴酋不圖
我財物止圖我地方而我反吝惜財物將
祖宗地土輕送與奴酋乎卽愚者知其非計何

聖明之不悟也散財之外用人尤急今老臣盡瘁
而死漠然無聞君臣之情可謂薄矣且枚卜
不下冢卿未推大僚之缺甚多署印之疏不
發以致薊撫無人漕差無日而考選散館候
命諸臣一次不蒙俞用七年猶未完局惟警
報至用一人二人城池失下一命二命用人
少而失地多矣安有許多土地易人材耶宋
時邪正混雜猶布滿在位今半且不能無問
滿矣金兵入見鑄鼎之象嘆曰宋之君臣用

含如此烏得久存此時士大夫失職甚矣能不兆亂乎德宗十年之間凡以微遣逐者不復叙用後召陽城陸贄皆未及至今海內棄廢仁賢二十餘年不肯賜環河清難似大半凋謝錮人盛世良爲可惜頃罪弁已許贖用直臣尚在繫室宜赦之犴狴之內還列烏府之班蓋平居有犯顏敢諫之臣臨難方有伏節死義之士異日尊賢敬士之報未必不在此着也總之用人行政增兵添餉議者多矣

而任者少謀者多矣而斷者少任與斷大臣責也朱穆曰大臣共轡而馳同舟而濟覆車傾舟患實共之若不力支傾厦無論風林必無寧翼儻至神州陸沉誰之罪乎乃親臣亦當任其責矣戚畹勛舊同國休戚或輸家資或進忠言不但公爲社稷亦且私保身家也若近侍不得辭其責矣

皇上雖惡聞敗北未常不注意遼東若蔽主耳目使不聰明宋時虜至内臣不達民兵憤怒殺

死內侍數人念及于此豈不寒心葢今日之
害全在壅蔽延緩恐天下事終誤在此四字
矣而其改尤在
皇上職請以三事進一曰速充國屯田之疏七日
報可圖大事動經年人患其遲曰一日萬幾
那得速正惟萬幾故當速耳遲速之間興替
之關也一曰實崇寧宣和之詔宣之通衢而
人不聽拯之墻壁而人不視以其文具而無
實也今奴酋殺戮甚慘

諭旨非不曰朕心惻惻朕心痛恨而未見眞惻眞
恨也
聖躬萬福托病非眞
聖諭累篇虛套近戲天子無戲言以言戲是以國
戲也一曰斷宋雖議多功少其君亦時出獨
斷葛敏敗于定川事聞帝按圖觀之曰若仲
淹出援吾無憂矣已而果然何斷也今責樞
臣之卸肩似斷斷矣卽已委署而又令供職是
不斷也至于賞罰尤當嚴明今旣無功可賞

止有死事劉綎等當速加恩恤耳若罰則李
如栢如楨大壞遼事者當正法與失陷城池
無異金錢十萬貫雖可通神而死者數萬人
可憐寃鬼誅其兄弟猶不足以謝遼人也徽
宗時遼蕭嗣先伐女直大敗止于免官諸軍
相謂曰戰則有勞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
故士無鬭志遇敵輒潰皆賞罰不明致之也
可不鑒此前車乎職草野不識忌諱惟
聖明採擇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嚴催造僱淮船以便海運事山東司案呈督餉侍郎李長庚題稱云云等因到部看得遼兵非一日之局遼餉亦非一日之需必海運與陸運相輔而行乃克有濟顧應運淮船或僱或造以五百隻爲率一切僱造銀兩業經移咨工部該部許借蕪稅動支未有程限乃那借車價二萬預辦拮据是事上而具疏屢請下而移檄屢申心幾嘔舌幾敝也胡乃差官督造已踰三月造完

若干竟無一報只報所僱沙船僅七千餘隻轉眼臨春直兩旬餘耳萬一備載不能如數將海運百萬糗糈能飛度波濤而遼東十餘萬饑卒能坐待歲月乎臣子誼切同舟豈宜秦越相視急者自急緩者自緩等舟楫之修製難若縷塵任文移之往來急如度影誰非王事而顧泄泄則誰司督造之過也始而

俞旨既不能早得之

皇上繼而費資又不能速得之工部以致人心玩

愒事體躭延現今時迫徒以焦勞貼餉臣而臣部無能爲也則臣部亦與有責也夫天下事患不圖耳不患圖之勿就以天下事任天下人患不策耳不患策之靡前試觀徐揚間上下啣尾誰非船隻大林蔽江而下泊淮居多誰非船料傕與造何難之有祇緣人多推諉之念無共濟之心而又未設風憲之臣以經紀其役則法不必行官不必儆而事情或至參差時勢至此安得因循仍前除借工部

蕪稅淮庫等項起存錢糧及疏理鹽法道嬴
餘銀兩爲催造船費聽淮司開報餉臣稽查
外其所造淮船并所催沙船或不足五百之
數或明春正月終二月初不至津門有悞軍
事則差官及徐揚各經管道府諸臣一併住
俸督催甚者且以不職論儻稽核不嚴則奉
行者易怠如餉臣所云考成之法斷不可少
也其料理運務頭緒多端須有奉差司屬分
任厥勞而餉臣第借箸以總其成不則運糧

二百萬豈一手一足之力能左右畫而東西適乎寧直勢必不給且亦非體如餉臣所云于山東司添註司官二員聽其差遣者斷不可少也其督餉計有部臣又設一御史豈因備員蓋御史冠執法冠得以白簡從事能令遠通震肅而不敢違前餉臣曾列欵以請已經部覆矣此而復爲申懇無非藉其風力以資振刷所裨不止海運而海運之左提右挈共襄有成者斷非御史不可也至各處道臣

執掌靡常誰無督作之責仔肩是效豈乏之
力之尤簡而委之是在餉臣或者可無煩添
設乎總之考功法既嚴分司官既具而又董
之以憲臣即梯航足矣既經該司案呈前來
相應題覆恐乞
聖明念遼餉至急需船甚緊責令工部應發船價
速爲急發俾臣部早得咨移餉臣轉行淮揚
等處道府勒限催造運船五百隻明春正二
月間前至津門發運米糧其早報速完者優

叙以彰其能如有遲悞一體叅治輕則住俸
重則褫職以儆其慢仍乞
勑吏部即速添設山東司主事二員以備餉臣差
委併
勑都察院速選御史一員註差督餉與餉臣同事
督催一切經營有司及押運官員分別殿最
而舉劾之庶羣工爭奮而海運無悞矣
〇山東道監察御史薛敷政題爲遼東敗壞難支
廟算顛迷失當謹據實直陳以仰祈

聖鑒事職竊觀經臣閱臣餉臣及督撫臣各疏備述彼內外情形兵疲弱不任馳驅餉窘匱不供時日甚欲撤回三師軍馬就食于遼而車牛船隻苦無措辦令人心膽俱裂嗟嗟我
祖宗櫛風沐雨締造之天下何輕爲棄擲若此大抵今日事勢兵與餉並急而餉尤急蓋宇內驍雄猛悍之夫非乏重賞之下誰不樂于應者故有餉則征調可召募可環而守可鼓而戰可聯屬國以壯聲靈可廣間諜而以夷攻

夷可惟吾所向何事不濟餉苟缺乎卽智堪
設奇料敵才足雪耻除兇終束手就斃而已
是餉之盈縮遼左存亾係之遼左存亾社稷
安危係之非可漫視而緩圖也今主計者勞
神焦思獻議者罄產窮毛夫旣不遺餘力顧
或零星涓滴或待水西江求其取數多而見
效速畢竟請帑一節耳然外庭視
皇上至富
皇上自視至貧外庭謂

皇上朽蠹可捐
皇上若錙銖可惜外庭謂
皇上散不妨復聚
皇上慮一出不可復收則請帑難矣帑不得請而
遼歲費金錢八百餘萬總其事者非戸部尚
書李汝華乎擦括加泒等項頭緒百千莫可
究詰則主計又難矣藉汝華專心并力猶恐
耳目易竭伎倆易窮無以充府庫之藏無以
果軍士之腹忽而別爲票擬以理財者攝銓

政豈餉不難足乎豈司農不難兼攝乎則特
命督餉大臣何爲議添督餉御史又何爲汝
華能左右晝而東西適則可能一身坐戶部
堂一身坐吏部堂則可如其不能誤軍國大
事何輔臣不念及此耶不念及是置國家于
度外也念及而票擬依違是徒狥體面徒拘
格套不顧國家之危殆也況舉朝嗷嗷雖不
敢必于發帑尚不無幾倖于發帑
皇上天稟聰明幽遐洞矚縱不以請帑爲是亦未

必盡以請帑爲非一旦主計之臣移之他署得無疑恡益甚瓊林大盈之緘益堅吝將安諉矣又况經閱諸臣卧薪嘗膽于邊閑將士數十萬輩枕戈披甲于草野羽書狎至所徼惠司農者何如所責備司農者何如可令一息不持籌握算一息不營精于多寡歛散間哉遠聽之人且謂上實不恤我而奪我主計者灰守死之志叢脫巾之呼階厲非淺胡不凜凜也乃輔臣方從哲之自爲計抑又難矣

夫從哲柄政七年于茲今乾坤何等時乎奴
酋按兵棲塞苟幸旦夕無恙轉盼春來狂熖
愈逞如開原鐵嶺覆轍何以禦之設全遼不
保漸入漸迫震驚我
陵寢搖撼我都城何以解之斯時而欣戲四顧相
對沾襟百死曷贖焉職爲輔臣計宜日日入
閣日日與
皇上懇言禍福日日見大小臣工共商匡扶機略
期得勝算而後已倘曰九閽萬里

天聽誠高吾無可柰何

皇上業靜拱深宮輔臣復偃卧私室凴夷虜縱橫

直擣聽

廟社論喪丘墟試思高爵厚祿誰爲享者壞削主

辱誰爲釀者至揆席空虛得一人可收一人

之用前所推七員趙煥故矣李鋕長往矣

皇上且畱于黙而遲于下卽下亦復寥寥就是人

情恊從賢于夢卜公論共惜克濟艱難獨不

可再推一二以備任使以息紛囂乎此相臣

救時最急之務汲引同升之公何泄泄不爲
也職故因兵餉并及之伏乞
皇上念無食則無兵無兵則無國慨發帑金助餉
速簡任冢宰不令分計臣心力庶遼事有賴
而疆宇生靈可維于勿替矣
○遼東經略熊廷弼咨爲急發援遼兵馬併祈嚴
責各鎮挑選精銳以足額數以濟實用以保
危遼事准總督軍門文書稱近見各兵有抵
京者俱以天寒暫駐爲請兵部亦以分泒地

方爲咨及查各兵中亦有援遼額數者恐此時暫留將來遣之更難又稱選兵一節如已抵關發回更換亦稽時日不如彼處慎挑爲便俱解至遼陽或山海交割即以兵之強弱馬之壯瘦盔甲器械之堅利與否以爲各官殿最各官不得不殫厥心不然督撫未必肯挑選精銳督撫即然而道鎮未必然道鎮即然而將領未必然終成一番話柄等因准此看得今日遼東殘破已極兵馬喪亡已盡自

三路覆沒之後陸續援兵到遼陽者從三月川兵算起至今日雖三萬有餘僅抵中間開鐵失亾及召募之虛數名雖添兵實未添兵以致鎮江討兵聲援朝鮮而無兵可遣蓋道討兵防護糧草而無兵可遣寬靉清河討兵拒賊搶犯南衛而無兵可遣總兵李懷信原領兵印交還河西討兵補數防賊來路而亦無兵可遣日望援兵出關眼穿流血乃今各兵抵京者貴部皆徇天寒暫住之請咨泒關

内地方不行催發是留兵不遣棄遼不救者在貴部不在各省鎮也且貴部征調各處兵馬咨疏輒云某㢊將領家丁五百某㢊將領家丁一千某處調見兵有幾千某處召新兵共幾萬只以紙上虛數上欺朝廷下哄本部院何曾見有兵到及間有到京者又狥情留派內地不行發遣其不到者又不見差官馬上守催各省鎮疏留疏減者又不肯明白出疏與之爭執已誤遼東失陷半個到此萬分

危急不可救此地位若復仍前虛套相籠再失陷此半個遼東以致禍逼京師本部院不敢獨當此罪請先罷斥聽貴部自來經略為此合咨貴部煩照咨備事理一面將援遼兵馬見在關內者嚴檄過遼不得徇情故留不遣一面具題嚴責各鎮督撫鎮道將應發援遼人馬不堪者至山海關聽總督軍門挑選發換外經管各官仍如總督軍門書聽其分別殿最不時查參貴部仍馬上差官分投守

督其有疏留疏臧者明白執復無徒置之不見不聞之地以啓各省鎮之觀望如其憚于守催怯于報復以朝廷封疆爲俛仰人情之具請貴部親來經略完此一裝人情而非本部院之所能及也須至咨者

○國子監監生范性善題爲遼鎮勢成兎解幾載輔災近剝膚謹獻末議以佐

廟算事嘗聞善爲國者治亂于未形消禍于未萌振綱肅紀明罰飭法詰兵戎膳器械以備不

虞實充府庫以經國用是以變生卽滅患生卽解葢以備之有素也我朝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海内晏安間有小醜竊發旋膏斧鑕所稱治平二百五十餘年于茲邇來

奴酋遘逆兵馬始不滿三萬已稱驍動其樸滅未易也自總兵張承胤全軍覆沒而軍資馬匹悉爲所有然猶恐天下之大兵馬之衆也自三月後三路敗衂悉天下之精銳利器復委而棄之于是奴酋視中國益輕矣今兵

幾十萬乘勝長驅剋開原剋鐵嶺剋北關如入無人之境區區遼陽不絕如綫所幸經略熊廷弼抱不世之才秉貫日之忠聞

命就道晝夜靡遑明法令固人心振士氣濬河塹嚴間諜奴酋始稍震懾兵不出而數月以來地方漸有生意不然遼陽已不保而畿輔亦岌岌震動矣然而未可視爲寧謐也戰敗之瘡痍未起土著之訓練未經征調之卒老弱亢數奴酋之衆訓練三十餘年而我之士卒

不若彼精銳也遼陽平曠無名山大川之限無金城湯池之固戰守兩策皆無可據奴酋之兵出可長驅入可固守而我之地理不若彼險隘也盔甲器械丟棄已盡今乃取內庫徒有數目非濫惡不堪則朽腐無用奴酋之成造不如法者必斬之而我之器械不若彼堅利也大兵雲集所費不貲瀋陽開鐵拋荒不種所資海運又爲馮夷作祟軍士恒患枵腹奴酋兵馬因糧于內而我之芻餉不若彼

便益也軍遭屢敗一聞虜入驚慌無措雖法以繩之而恐懼思遁奴酋勝兵有律知進無退而我之法令不若彼素行也體貌異形服式異制華夷之辦本自截然縱善偵探不能入其巢穴以知虛實奴酋奸細皆係遼人而我之情形不若彼真的也種種戰守之具均不若奴酋素備而理亂之極豈特已形已萌哉今乃狃于一旦之安僉謂有經臣如是遼左長城可恃無恐不知經臣係天下安危其

身甚重如此無米之炊其心甚苦且奴酋狡詐百出安知其終無大志而困守此一隅耶儻一再犯遼陽失守則畿輔無左臂矣人無左臂則不生國家無遼鎮能安枕乎況遼鎮強兵所聚尚難驅除而中原柔脆之衆久不經戰是何異于羣羊格猛虎哉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今奴酋不出速爲設備務使一切機宜先控于不敗之地俾進可戰退可守毋悠悠忽忽于當今無事而致他

日事來徒倉惶失措也請借著籌之有八欵焉天下之事存一難心則爲之易存一易心則爲之難昔播州之設酌議兵六萬錢糧八百萬期三年奏績先臣李化龍入其境見山川險峻林木叢箐卒難成功乃移令戸兵二部議以三年之兵餉用之一年調募土漢官兵三十餘萬十路進兵直擣其巢而卒滅凱旋不然徒費兵餉三年無益也今奴酋強甚于播州而不一大創切恐師老財匱益難支

持矣播州故事一勞永逸踵成效而建大功非今日所當議者乎象之大也制于狸虎之猛也制于猱且虜之驕悍必須邊兵禦之而今乃調腹内之衆徒縻廪餉毫無所用至于邊兵守鎮諸臣各屬封疆多爲庇護不肯精挑遠發不知各邊窵遠京師而遼東乃門庭之寇今日乃勤王之師也且兵非簡練則不精除薊鎮外宜調各鎮總兵統領所屬各將領食糧内丁隨帶軍器馬匹剋期赴援遼左

地方古制副總兵居攝家丁名鈌各將領另
爲召補選拔缺額不妨以前差召募新兵福
之則額兵無推避而新兵且樂從調邊師以
滅強虜非今日所當議乎一師行糧從軍資
所急而大兵枵腹能無脫巾之慮于今中外
告匱摻括無餘往往請發内帑不知
聖上私儲靳之必有所謂獨計人臣委質于君不
有其身而何有于俸祿而況武職世受國恩
者乎當此主憂臣辱之時急公家而緩身圖

亦臣下之願也請文臣捐俸薪半年武臣捐俸薪一年舉天下大小文武臣工其銀不啻千萬矣捐俸祿以助軍餉非今日所當議者乎集衆思廣益武侯所謀出萬全當今全盛之時豈乏英雄以爲國家楨幹昔燕昭王築黃金臺以招天下士而樂毅劇辛輩出誠不愛千金萬戶之賞招致海內智謀之士草澤英雄必有投袂應者則開幕府以廣延納非今日所當議者乎將者三軍司命敵人所觀

望者也號令風行威名雷動使三軍畏將不畏敵斯可樹掀揭于不朽當今奴酋匪茹猛將如雲無不激烈壯懷欲滅此朝食豪傑之士不善逢迎而好爲振刷易興怨讟儻不曲爲體察則一命之榮能爲將之寵辱一卒之微能制將之死命將亦文過飾非不暇而何能展其四體是必廉其果貪懦不法者不宥而微疵小過俱置不問優禮貌于司道專生殺于部曲全體面責實效非今日所當議者

乎兵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能因地利
宜或設伏以待之因敵人之向或設疑以悞
之是能以少擊衆以弱擊強而古名將無不
以此勝者今奴酋攻陷我城堡非止一處曾
不聞有設伏設疑以待其來又不聞有戰守
而拒之去徒使賊至城下而坐以待斃不知
賊至城下則人心之固不能如雎陽變應之
才不能如郝昭而城焉得不陷宜于百里之
外依險設伏使營堡珠連壁貫以爲犄角而

大兵居中以爲策應避其銳氣弗迎頭而廝殺冲其兩脇使賊首尾不相顧擊其後隊使賊返救自相蹂躪用正兵以固吾城守出奇兵以徼其歸路非今日所當議者乎開鐵之失玉石俱焚凡茲世胄武職能不寒心遼左二十五衛計指揮千百戶何啻六七百員其戶下餘舍又不知幾千百人矣昔寧遠伯李成梁舍餘家丁雄冠諸路値今奴酋大變身家皆所不保何不倡義急調衛所各官皆令

隨帶戶丁赴營殺賊大約指揮以十人為率千百戶以五人為率如溢于額數三百名以上者題准都司僉書如二百以上者題准備禦如五六十名以上者委用千把總如果戶薄丁稀毋必取盈以滋煩擾其盔甲器械馬匹悉從官給月餉照依家丁之數至于成功之日除有功另敘外各官題准升授世襲實職各加一級以酧其勞各戶丁即無解散則戶官無不選精壯以自衛子弟無不衛父兄

以賈勇激其忠憤倡其勇敢則人人皆貢言而衆可至千數用世冑而舉義旗非今日所當議者乎吳子曰先和而造大事不和于國不可以出師不利于衆不可以出陣今縉紳之家議論盈庭甲可乙否而

廟算無定衡也介冑之家偏心不釋左猜右忌而同舟不相濟也矧今奴酋非纖芥之疾而遼鎮非藩籬之外所當速爲區畫以紓宵旰之憂伏願廟堂之上賡喜起而協一德若鼎鼐

之調和議戰議守同心以商處兵處餉戮力
以濟毋因循失事毋洗垢索瘢邊塞之上先
國家而後私仇若手足之衛腹心克愛克威無
偏私焉可戰可守無落事焉毋妬賢嫉能毋
忌成幸敗則集和衷以襄大事非今日所當
議者乎如是則衆士雲屯材官星聚兎罝壯
干城之器雁行無庚癸之呼進則犁庭掃穴
退則執馘獻俘坐看奴酋之首致之
闕下而再造開鐵輦磐石之固矣不然而怠緩

失策則歲月將邁兵餉愈艱夷情叵測遼鎮傾危逼臨畿輔能不深貽君父之憂哉臣寓遼二十餘年邊務夷情親知灼見非同臆度是以三月失師之後業獻救遼十策今見事勢益危復進此平夷八欵知管窺蠡測無裨于樞機而憂國奉公實同于漆室伏乞

皇上勑下兵部採擇施行則于

廟堂勝算未必無小補矣

○工部尚書周嘉謨等謹題為估計要地城工乞

亟議修築以固邊圉事營繕司案呈該巡按

董元儒題稱據永平道兵備袁應泰呈稱山

海喫緊關鎖修繕城墻增築敵臺及關南關

北邊墻誠保障至計須臾難緩等因呈詳到

臣據此該臣會同總督汪巡撫劉巡按王議

照山海扼薊遼之咽喉而拱

神京之門戶所恃外禦憑陵內壯營衛者全藉

一線城墻屹爲夷夏之塹柰承平日久桑土

計疎以致墻垣傾圮復隍可虞敵臺稀少拒

守無勢此在邊疆寧謐之日已非金湯鞏峙
之勝乃今何時也奴氛猖熾虜報紛然奸細
之窺伺夷狄之伏莽固無日不思乘隙蹈瑕
而我且弛籓蔽漫藏誨盜卒有不戒緩急無
賴卽驅精兵十數萬列山依海以陣恐猶卒
然不能還顧而嬰城未易固守況內備單弱
徵調半虛揆時度勢又今日萬不能及者此
山海修築城臺乃眼前第一要着臣與按臣
閱歷所至目擊心維遑遑未敢朝夕置念者

蓋不獨爲山海慮爲畿輔計尤爲京師計也今據道府估計修補城墻增築敵臺所需八萬餘金尺寸錙銖衡量既已明確且按臣先有七百之捐適見撫臣又有七千之助而臣亦盡括節年解剩贖銀四百兩以少佐之實計工料七萬有餘經費亦不甚奢趂此冬春閒暇之日陰雨綢繆更覺力不勞而工易集語曰圖大事者不惜小費擲此數萬不過馬體毫末而一勞永逸藩籬有基無壞國家有

恃無恐利害輕重相去何啻倍蓰固知
聖明早已洞察必不以纖嗇妨大計以近慮遺遠
憂矣除城外溝濠及一片石等工另議外所
據議論修關城等項工料銀兩伏乞
勅下該部速議覆請或特差工部主事或專督道
府專官及時料理興作庶岩鎮有恃而根本
重地藉庇非渺小矣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五終